第一天

优雅的小姐们，你们肯定会认为这本书令人生厌，让人感觉压抑，甚至是有些恐惧。这我非常理解，我知道这是你们天生的同情心在起作用。这本书的开头，令人不禁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场可怕的瘟疫，凡是亲眼见过或者耳闻其事的人，都不免会心里难受。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哀伤叹息，或者吓得不敢再读下去。本书的开头虽然有点可怕，但只有短短的几页而已，后面可是一片欢乐呢。这就好比一片美丽的平原前，挡着一座险峻的高山，但只要你翻过这座山，迷人的原野就在眼前了。爬山越岭的确是件艰苦的事，但是付出的艰辛越多、收获的欢乐也就越大。悲苦到了尽头，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要不是这样事先声明，只怕你们猜想不出，苦尽之后还会有甘来。但话说回来，我是不愿你们为得到欢乐而付出那么多辛劳，走这条崎岖的山路的，可实在是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就无法交待清楚，你们将要读到的这许多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发生的，所以我只好在这本书里写下这样的一个开端。

那是在我主降生后的 1348 年，在繁华的佛罗伦萨，这座意大利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不知是受了其他天体的影响呢，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作恶多端的人类加以惩罚。这场瘟疫最初几年发生在东方，在不长的时间里，死去的人就难以计数，而且不断地一处处蔓延开来，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对付的办法也没有。派人打扫过了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颁布了，也采用了保护健康的种种建议，甚至还有些虔诚的人成群结队或者零零星星地向天主祈祷过了。可是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年头的初春，奇

特而可怕的病症还是出现了，而且情况迅速恶化起来。

在东方只要病人的鼻孔一出血，就必死无疑，瘟疫在这里是另一种征兆。染病的男女，最初是在腹股沟或胳肢窝下突然隆肿起来，到后来越肿越大，有的像普通苹果那么大，有的像鸡蛋那么大，一般人管这肿块叫作“疫瘤”。很快地，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位蔓延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在此之后，病症迅速恶化，悔斑或是紫斑在病人的臀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有时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则又细又密。不过，这跟初期的毒瘤一样，都是死亡的征兆，只要这种情况出现，病人就必死无疑。

这瘟病的传染力实在是太大了，健康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会传染上，就像干柴靠近烈火，只要两者一接近，干柴就会燃烧起来。这际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与病人接近，就是跟病人说说话，也会染上这必死无疑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疾病。这场瘟疫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而且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甚至屡见不鲜的是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病，过不了多久也会一命呜呼。

活着的人们看到这类大大小小的惨事，因为异常害怕，不免生出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冷酷无情的手段被几乎所有的人采取了：尽量躲开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他们以为这样一来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保住了。

人们的见解各不相同，却并没有个个都死，也并没有个个都逃出了这场浩劫。正因各有见解，各地也就有不少那些在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的人，后来到他们中一些人自己也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此一命归天。

就这样，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开你，街坊邻舍，各不相顾；亲戚朋友，断绝往来。这场瘟疫使得男男女女个个人

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姐妹舍弃弟兄，甚至常见的是妻子舍弃丈夫。最令人伤心和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生病的子女，好像这子女不是他们所生所养。

因此，许许多多病倒的男男女女都没人照顾，虽然偶然也有少数几个出于慈悲的朋友，来给他们一些安慰，但这样的朋友实在为数甚少；偶然也会有些贪图高额工薪的佣人，肯来服侍病人，但也是为数极少，而且这些男女多半粗鲁无知，并不懂得看护，只会把病人要的东西递过去，此外就只会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这些侍候病人的佣人，在后来也大都送了命，白白赚了那么些钱。

就因为得了病之后，邻舍亲友不肯照顾，又找不到女佣人，这座城市就流行开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不管一个本来怎样如花似玉，怎样尊贵的女人一旦病倒，她就再也不计较雇用一个男人来当佣人，也不管他是年老年少，都只当对方是个女佣，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裸露出来。她们这样做也是迫于病情，无可奈何。后来有些女人保全了性命，品性就不那么端庄了，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就这样，得了瘟病的好多人丧了命，有些人假如能得到好好的调理，本来是可以得救的。瘟疫来势凶猛异常，病人又缺乏适当的看护，所以城里日日夜夜都有好多人死去，那情景听了都叫人觉得骇怕，更不用说亲眼所见了。就这样，在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当中，由于情势所迫，风俗习惯也就变得与从前大不相同。

有十个八个邻居来送葬真是为数极少，而来送葬的也决不是什么有名望、有地位的公民，而是些自称是掘墓人的不三不四的人，其实，他们来干这一行当只是为了赚钱，讨到钱后，匆匆忙忙抬起尸体就走，而且不是送到死者生前指定的教堂，而是送到最近的教堂了事。他们的前面，是四五个手里拿着几支蜡烛、有时甚至连一支蜡烛都没有的神父，在那些掘墓人的配合之下，这

些神父也懒得去找麻烦，再也不郑重其事地替死者举行什么落葬仪式了，只要看到有空的墓穴，就叫掘墓人把尸体扔进去。

下层人和大部分的中层人，情形就更惨了。因为没有钱，或者是因为存着侥幸心理，他们多半留在家里，或者只在附近活动，不敢远走，就这样，每天病倒的也数以千计。病了之后，几乎全都死了，没有一个能幸免，因为既得不到适当的调理，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补养，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很多人倒毙街头。很多人死在家里，他们的尸体腐烂后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就这样，城里到处尸体纵横，活着的人要是能找到脚夫，就叫脚夫帮着，把尸体抬到门口，否则，只好自己动手，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恻隐之心，而是唯恐腐烂的尸体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能找到尸架的人家，可将尸体装上抬走，找不到的，只好用木板把尸体抬走。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三具尸体一次被抬走，往往都是夫妻两个，或者父子两个，要么是两三个兄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神父拿着十字架走在前边，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跟在后面。一个人死了，别人知道会有神父去给他安葬时，往往会抬来六七具、有时甚至还要多的尸体来借光，再也没有人为死者落泪、点起蜡烛为他送葬了。那时死了一个人，根本算不上一回事，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一样。本来，一个在人生的道路上偶尔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的有教养的人，也很难学到忍耐的功夫的，而现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就是最没有教养的人，对一切事情也都处之泰然了。

所有的教堂里，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大批的尸体运来，由于死人太多，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有些人家仍想沿用古习，要求每个死者有一个墓地，这样一来，情况便更加严重。教堂的坟地全占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宽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就像往船舱里堆货物一样几百个几百个地葬下去。

这些尸体层层叠叠地堆集起来，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大坑装满之后，才用泥土封盖起来。

不必细说当时城里的种种凄惨景象，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当城里瘟疫横行的时候，郊外的乡镇和村庄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只不过灾情不像城里那么声势浩大罢了。可怜那些住在偏僻的乡村和荒远的田野的穷苦农民们，一旦得病，既没医生，也没有人看顾，随时倒毙在路上，在田里，或者死在家门口。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这样死去的人，他们死了，不像死了一个人，倒像死了一头牲畜。

城里的人们自知大难当前，于是就扔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也是如此，自知死期已到，就再也不想干活，碰到什么就吃什么。以前在田地牛羊身上花费过的那么多心血，寄托过的那么多希望，现在再也顾不到了。这样一来，牛、羊、驴、绵羊、山羊、鸡，甚至人类最忠诚的伴侣——狗，都离开圈栏，在田里到处乱跑。田野间，早该收割和打好收藏的庄稼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那些牲畜家禽，白天在田里吃饱之后，一到晚上就自动回到圈栏，无需牧人来赶，好像颇有灵性似的。

让我们再从乡间回到城里来吧。其实，除了说天主对人类真是残酷到极点外——也许人也有点儿太狠心了——还能怎么说呢？从3月到7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多人，这都是由于这场猛烈的瘟疫，由于健康人对病人的恐怖、不肯对病人进行照料、或者根本不闻不问。要不是这场瘟疫，谁能知道这座城里竟住着这么多人？

从前那些是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的雄伟宫殿、华丽大厦、漂亮宅第，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个最卑微的仆从都找不到了！唉，多少显赫的家族、丰盈的家产、有名的产业，空留在那里，无人继承！有个就格伦、伊波克拉底或者伊斯克拉庇斯也得说他们结实异常的那些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青年，早晨还在同

亲友们一起谈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同他们的祖先一起吃晚饭去了！讲述这些悲惨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十分心酸，所以不如就此打住，我想讲讲另外一件事。瘟疫如此猖獗，居民相继死亡，佛罗伦萨活像一座空城。后来我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说，那是做过弥撒之后，一个星期二的早晨，玛丽娅·诺维拉大教堂里冷冷清清，只留下都穿着与这年头相符的黑色丧服的七个年轻女子，七个人之间不是朋友就是邻居，甚至是亲戚。其中最大的不过28岁，年纪最轻的也有18岁。七个人个个长得天仙一般，仪态优雅，又具有良好的教养，显然全都是出身高贵的女士。

我本来是可以告诉你们她们的姓名的，可是因为正当的理由，我这里就不讲了。这是因为，下面将要记下她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她们讲的那些话，我不愿意将来有一天害得她们不好意思。由于前边讲过的原因，当时不要说像她们这样年轻的姑娘，就连岁数大得多的女人，也沾染了那种风气，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又严肃起来，不像当时那样放荡了。另外有些人专爱中伤别人，我不愿给人留下口实，让他们借这个机会对这几位纯洁无垢的人的品德进行挑剔，破坏她们的名声。所以我便按照她们各人的性格，给每个人另起一合适的名字，要说合适，也只能说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罢了。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造成混乱，让读者搞清，是哪个在讲述故事。

年纪最大的一个，我叫她伯姆皮内娅，第二个叫菲亚梅塔，第三个是菲洛梅娜，第四个是埃米莉亚，第五个是劳蕾塔，接下来是内伊菲莱，最后一个名字最恰当，叫作埃丽莎。

她们那天见面只是巧合，事先并没有约定。大家在教堂一角坐成一圈，长吁短叹了一阵，也不再作祈祷，七嘴八舌地谈起当时的种种情形来。过了一会儿，大家沉默不语了，只听伯姆皮内娅说道：

“各位亲爱的女郎，一个人做他本分的事是不会让人见怪的，我想你们一定像我一样早就听说过。世界上的每个人，上天赋给我们尽力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只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甚至杀害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风俗人情也是容许的。如果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尚且能容忍这么严重的行为，那么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采取种种与人无损的手段，当然也是可以容许的了！我一想到今天早上的情形，我就知道，我们担心的无非就是我们的性命，我想你们也一定明白，我倒并不对这些觉得奇怪，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人，虽然女人都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的，我们这些女人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来摆脱这种忧愁呢？

“我认为，我们留在这里，除了看看又运来多少尸体落葬，或者听听修士们是不是还按时进来唱圣歌，或者以我们的丧服向来到这里的人显示一下我们遭到的不幸是多么大以外，别无其他。如果我们走出这座教堂，我们所看到的，无非是到处都被抬着的尸体或病人；要么就是，现在在大街小巷大摇大摆地闲逛的、从前被放逐的罪人，他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那些执法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病了；要么就是那些自称是掘墓人的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喝饱了我们的血，骑着马到处乱跑，嘴上还唱着下流的调来嘲笑我们的苦难。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听到的只是，‘某某人死了’，或者是‘某某人只剩一口气了’。要是一个人死了之后还会有人为他哭丧，那么我们在城里就只会听到一片哭声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全家人都死了，回到家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女佣人去面对偌大的一个门庭，真让我毛骨悚然。在家里，无论是坐也好，站也好，总觉得死去的人的阴魂都到了我眼前似的，可他们的脸不是我熟悉的脸，模样儿都很可怕，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归来这样吓唬我。

“外界的情况分明已是如此，我们还要留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还在这等什么？我们还梦想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不立即着手

替自己的安全着想，就像别人那样呢？难道我们的性命就没有别人那样可贵？或者是我们自认为我们的体魄比别人强，根本用不着想办法来保护自己？我们错了，我们上当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那我们可就太糊涂了。只要我们想想，这场可怕的瘟疫使多少青年男女送了命，就该知道我的看法是多么千真万确了。

“因此，照我看来，无论是从厌烦这里的一切还是从自己的前途出发，都不该再留在这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知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及早离开这座城市，像那些已经逃走的人那样。不过，我们不都像那些逃避死难的人那样，也去过那种堕落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在乡间都有好几座别墅，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由着自己的心意寻求欢乐，但不越出理性的范围，而是过着正正经经的生活。

“在乡下，我们可以听百鸟欢唱，可以观赏青山绿野，欣赏田畴伸展、麦浪起伏、以及种种花草树木。我们还可以眺望那辽阔的苍穹，尽管上天对我们这样严酷，可还是在我们眼前展示出它那不知要比我们这座城市美丽多少倍魅力，除了这些以外，那儿的空气也新鲜得多。在这样的季节，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很，而烦恼却是很少，但那里毕竟是屋少人稀，虽然乡下的农民也像城里的市民一样不断有人死去，但相比之下也就显得不那么太触目惊心了。

“再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因为我们的亲戚不是死了，就是逃了，所以我们并没有抛弃任何人，倒是别人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好像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亲人，只留下我们形只影单地承担他们留下的苦难。

“因此，按我的话去做，根本不会受到什么非难，要是不按我的话去做，反而会遭到痛苦、麻烦，甚至是死亡。如果大家愿意，就让我们带上必要的东西和我们的女佣，大家一起逃出城去，趁着这大好时光，从这座别墅走到那座别墅，好好享受一

番。我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样，只要我们不死，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天主怎样对付这次瘟疫。我们要记住一条，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出走的。别的女人放荡不羁地活在城里，天主只会惩处她们而不是我们。”

听了伯姆皮内娅的这番话之后，女郎们不但众口一词地赞扬她的建议，而且竟迫不及待地讨论起这个计划的具体办法来，好像谈话一结束，她们一站起身来，就要马上出发似的。可是，菲洛梅娜是个十分谨慎细心的姑娘，因此说道：

“各位女郎，虽然伯姆皮内娅刚才所说的一切确实不错，可是也不能像刚才大家说的那样，站起身来说走就走。你们要知道，我们都是女人，也都不是小姑娘，想必大家都知道女人们单独在一起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的引导，势必不能一切按部就班。因为我们女人太善变、太任性、太多疑、太懦弱无能，所以我很担心，如果我们没有男人来引导，只由着我们，那么我们这些人很快就可能不欢而散，弄得大家脸上都无光彩，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动身不迟。”

这时，埃丽莎说道：“是的，女人的首领是男人，如果没有男人们的安排，我们做什么事都难有圆满的结果。不过，我们怎样找到这样的男人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亲属多半死了，即使还有没有死的，也像我们刚才打算的那样，早已各自结伴，各奔东西，谁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随便找几个陌生人来参加，也不太妥当。因为我们要躲避生命危险，同时也要谨防流言蜚语，我们不能为了寻求欢乐和安宁，反而招来烦恼。”

三个年轻人在这几位女郎正在议论之时走进了教堂，当然也不能说他们都很年轻，其中最小的一个也已25岁。尽管这年头不好，处处叫人提心吊胆，他们有的丧失了朋友，有的丧失了亲人，甚至自己也朝不保夕，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他们的爱情有一丝半点儿的冷却，更不用说使这爱情的火焰完全熄灭了。

他们三人一个叫潘菲洛，一个叫菲洛斯特拉托，最后一个叫迪奥内奥。这三个人的言谈举止都非常可爱、很有教养。在灾难频繁的岁月里，他们想方设法要见见自己的情人，这在他们就是莫大的欣慰了。事有凑巧，他们的情人就在这七位女郎之中，其余几位女郎当中也有几位跟他们有关系。

他们走进教堂之前，几位女郎就看到了，伯姆皮内娅笑着对其他几位女郎说：

“咱们的运气有多好，你们看，这不是来了三个又英俊又有教养的青年来成全我们的愿望了吗？如果我们能收留他们，他们一定乐意做我们的向导和跟班的。”

恰巧正被三个小伙中的一个爱着的内伊菲莱，听了这话，不禁羞得满脸通红，说道：“伯姆皮内娅，看在老天的面上，你说话也该多想一想呀！我很清楚，不管怎么说，他们三个人都是优秀的青年。我也相信，他们也能担当比这更重大的事，同时我也认为，别说我们，就是请他们陪伴比我们漂亮高贵得多的小姐，那他们也是非常合适而且令人愉快的良友。可是，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正爱着我们中间的几个人，要是让他们同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都是清白的，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我还是怕诽谤和流言依然不肯饶过我们。”

菲洛梅娜马上说：“这倒无关紧要，只要我们堂堂正正，随别人怎么说，我们都问心无愧。保护我们的是天主和真理。他们要是肯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真像伯姆皮内娅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天意在成全我们。”

听了她的这番话，大家一致赞成她的意见，说是应该上前跟那三个青年打招呼，把她们的打算讲给他们听，问一问他们是否愿意陪她们到乡下去。于是，伯姆皮内娅不再多说什么，站起身来，向那三个青年走去，原来她跟其中一人有亲戚关系。

那三个青年正站在那里看着她们。伯姆皮内娅便微笑着同他

们打过招呼，把她们的意图向他们作了说明，并且以全体姐妹的名义，请求他们本着兄弟般纯洁的友爱，陪她们一起到乡下去。

起初，那三个青年以为是在戏弄他们，后来见她郑重其事，也就疑虑全消，愉快地答应下来，而且还表示愿意及早出发，说是为了快些成行，大家都该立刻着手准备。

第二天，正是礼拜三，他们把该带的东西全部筹备齐全，要去的地方也已派人先去通知。在晨光熹微中七个女郎各自带着自己的女佣，三个青年也带上自己的男仆，离开城池，走了两公里，他们就到了预定逗留的地方。

这座别墅建在一座小山上，同四周的各条大路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各种花草树木围绕在别墅周围，一片葱绿，景色宜人。主要建筑物就在山头，正中是个很大的庭院，周围是环廊。客厅和卧室的墙上是鲜艳的图画，布置得十分雅致。四周的草坪非常漂亮，各处的花园也都一样美丽。宅内还有清凉的泉水井，那些善饮之徒最感兴趣的是，窖里藏着各色美酒，不过，那些端庄的女郎们则不关心。卧室的床铺已经安排就绪，每个房间里都摆着时令鲜花，地板上铺着灯芯草。整个别墅已经给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来到之后，看了这一切，心情都非常愉快。

大伙儿刚一坐定，就开始谈起来。最乐观风趣、最活跃的年轻人迪奥内奥首先说道：

“多亏了各位女郎出的巧妙的主意，我们才来到这里，所以得感谢你们的引导。我不知道你们想怎样排解忧愁，至于我呢，刚才才从城里动身，我就已把忧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我请求你们在不失端庄的前提下同我一起纵情欢笑歌唱。否则，你们还是放我回到苦难的城里去，重新在悲苦中生活吧。”

伯姆皮内娅似乎也已把她的愁苦统统抛掉了，听了这些她非常高兴地回答道：“迪奥内奥，你讲得太好了，我们从苦难中逃出来，就正是为了尽情欢乐。不过，凡事必须得有个规章制度，

否则，就不会长久。是我首先提议让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欢乐能够长久持续下去，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推选一个大家共同尊重和服从的领袖。而他呢，就得专心筹划怎么样让我们过得更快活。因为这样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领袖的责任和光荣，也能够消除彼此之间因这一责任和光荣而造成的妒嫉。因为这样，那么，第一天的首领先由大家一起公推，由当天任首领的他或她在每天晚祷时分指定下一天的继任人作为以后的领袖。以后就这样继续下去。在各人主持期间，由他或她决定我们取乐的地点和取乐的方法。”

伯姆皮内娅的这番话使大家都感到高兴，众人众口一词地推举她当第一天的女王。菲洛梅娜常听人说，桂冠会给人带来光荣和尊敬，所以她马上跑到一棵月桂树下，摘下几枝细枝嫩叶，编成一个美丽的桂冠，戴到伯姆皮内娅头上。从今以后，当大家在一起时，统治权的象征就是这桂冠，戴上它就可以管理其余的人。

伯姆皮内娅接受众意，做了女王。她命令大家静下来，并吩咐叫来他们带来的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佣。等大家安静下来后，她才说道：

“咱们这样吧，我先树立个榜样，以后当你们戴桂冠时一定能做得更好。这样，大家就可以逍遥自在，一切都有条有理，不失规范，我们这样的生活要过多久就能过多久。我任命迪奥内奥的男仆帕尔梅诺做总管，这里的一切日常事务都由他负责，特别是餐厅的所有事务。潘菲洛的男仆西里斯科担任财务和采购事务，帕尔梅诺有什么吩咐，由他去做。菲洛斯特拉托的男仆廷达罗除了负责他主人的住所事务之外，还要管理另两位男士的起居，在他照顾不过来时，别的人也可以去帮一手。我的女仆米西娅和菲洛梅娜的女仆莉奇斯卡负责厨房里的工作，一直负责到底，帕尔梅诺吩咐过后，由她俩精心烹调。劳蕾塔的女仆基梅

拉、菲亚梅塔的女仆斯特拉莉娅在小姐们的房里侍候，还要把我们想去的地方事先打扫干净。我还要嘱咐大家一句，你们如果想博得我们的欢心，那么不管你们到哪儿去，从哪儿回来，听了什么，看到什么，只许带好的消息回来。”

她的这些命令大家都举手赞成。吩咐完后，她高兴地站起来，对大家说：“这里有的是花园、草地和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大家可以随意漫游一会儿，但到了打晨祷钟的时候都要回到这里，趁天气凉爽，大家一块吃早饭。”

这些快乐的男女，得到了女王的认可，就在花园里漫步，有说有笑，头上戴着花环，嘴里哼着情歌。到了女王指定的时刻，大家都回到家里，帕尔梅诺已经尽心尽力地安排好了一切。大家来到一楼的餐厅，看到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杯子闪着银光，到处摆着金雀枝花朵。大家按女王的吩咐，洗了手，按总管排定的坐次坐下。精美的美酒佳肴送到面前，三个仆人站在桌边侍候。一切安排得这样周到，这样完美，大家异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

这些青年男女都能歌善舞，饭后撤去桌子后，女王吩咐会弹琴的把乐器拿来，仆人自去吃饭。迪奥内奥听了女王的命令，拿来一个琵琶，菲亚梅塔拿来一只六弦琴，两人合奏起一支美妙的乐曲来。她和两个青年和六个女郎跳起慢步舞来。舞罢，接着又唱了好多支轻松活泼的歌曲。

这天上午，大家尽情玩乐，直到女王认为该是午睡的时候了，这才停止。得了女王的命令，三个青年和女郎们各自回到自己房内。他们的房子是分开的，床铺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也像餐厅那样，还摆放着许多鲜花。青年和女郎们回房后即解衣入睡。

午后钟敲过不久，女王首先起床，把其余的女郎一一唤醒，又吩咐把三个青年也叫起来，说是白天睡得过多不利于健康。大家来到一块绿草如茵的大草地上，那儿丛林遮住阳光，凉风习

习。女王吩咐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圈，说道：

“你们瞧，骄阳似火、暑气逼人，除了橄榄树上的蝉鸣，没有其他声息。如果这时候出去玩耍，实在太蠢。这里又美又凉快，还有棋子和骰子，大家可以随意玩乐。不过，依我看，还是不要下棋掷骰子为好，因为玩这些，总会有输有赢，免不了有一方精神上会感到沮丧，而对方和旁观的人却并不因此感到有多大的快感。还是让我们来讲故事吧，一人讲，其他人听，大家都能得到快乐，这样，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也就过去了。等每人讲完一个故事，太阳快落山了，暑气退了，那时我们愿到哪儿就到哪儿玩了。我这个建议要是大家喜欢，那就让我们来讲故事，要是大家不喜欢，那我也不勉强，大家就随意活动，到晚祷的时候再见。”

青年男女们都赞成讲故事。

“那好吧。”女王说道，“既然大家都喜欢，今天，大家可以随便点，每人就随意讲个心爱的故事，题目不限。”

女王回头看着坐在她右边的潘菲洛，微笑着请他讲第一个故事，给大家带个头。潘菲洛听了吩咐，就开始讲他的故事，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故事一

亲爱的女士们：人无论干什么，都是以伟大神圣的造物主的名字作为开端的。既然我第一个开始讲故事，我就拣一件天主的奇迹讲起。大家听了，会对永恒不变的我主的信心更加坚定，并会永远赞美他。

大家都知道，世间万事万物，原本是匆促短暂、生死无常的。人在其间，都要遭受里里外外各种各样的困苦、苦恼，忍受无穷无尽的灾祸。我们既然是天地万物间的一分子，实在软弱无力，既无力抵御外界的侵害，也忍受不了各种折磨，没有一个不

出错受苦的。好在圣明的主赐给了我们以力量和智慧。

可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恩宠是因我们的功德而得来的，而是全凭了天主的慈悲和诸圣的祈祷。

那些圣徒们当初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凡夫俗子。但他们在生时一刻都不曾忘主的旨意，因此得到了永生，在天上受到祝福。我们在祷告中就是向这些圣徒倾诉我们的自身要求，而不敢直接向那最高的审判者表达自己的私愿的。因为这些圣徒有切身的体验，洞悉人性的弱点，我们只好祈求他们转达苍天。

我们凡人虽无法揣测神旨的奥秘，但我们确信天主的慈悲是广大无边的。有时，我们凡人受了蒙骗，会错找那永远遭受流放、再不能觐见圣座的人来转达祈祷，而天主可是不会受蒙骗的。虽是这样，天主还是鉴于祈祷者的真诚，宽恕了他的愚昧，不计较那被流放的人的沉重罪孽，依旧垂听那错把罪徒当作天主座前圣徒的人的祷告。这一点在我要讲的故事中显得很清楚。我这里说的“很清楚”，并不是指天主的判断，而是说的我们凡夫俗子所认为的那些东西。

很久以前，法国有个大商人，叫穆夏托·弗兰泽西。由于有钱有势，成了骑士。当时，国王的弟弟卡洛·森扎泰拉被教皇博尼法乔召见，要到托斯卡纳去，便叫这位原籍托纳的人一起前往。他像一般商人那样，临起程时才发现仍有好多事需办理。但这些事分散在各处，不能立刻办妥，便把这些事托付给别人。没想到一切大小事务都找到了合适的人，却有一件一时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原来，他放给勃艮第人好多债务，现在一时找不到可信赖的人去催收。因为他知道，这班勃艮第人都泼辣得要命，对你既不讲信用，又不讲道理，他一时想不起一个精明干练而且可靠的人来对付这些勃艮第人。

他想啊想，终于想起一个人来，名叫切伯雷诺·达普拉托。这个身材矮小、衣饰华丽的人经常出入他在巴黎的宅第。这法国

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有“小木桩”的意思，反以为是“小冠”的意思，即法语里的“花冠”。又看他个子矮小，就“夏泼莱托”地叫开了。

谈起这位夏泼莱托的一生，可真叫人不寒而栗。他是个公证人，可他的拿手好戏是编造假文书，如果真写了毫无弊端的真文书，那反而会使他羞得满脸通红。因此，他的文书是真少假多，而且他并不要你出多少钱去求他，而是将假文书奉送给你。给别人作假证，那是他最高兴不过的事。不管你求不求他，他总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那时，法国人对发誓作证可十分看重，不敢作假。可是每逢他出庭作证，他总是发假誓，每次总是靠这样无赖的手段胜诉。

他还喜欢在朋友和亲戚们中间挑拨离间、惹是生非，传播流言蜚语、散布秘事丑闻、传播仇恨。乱子闹得越大，他就心里越高兴。凡有人求他谋害人命，或是干其他坏事，他总是乐于效劳，从不推辞，而且十分卖力去干，屡屡得手。亲手杀人，也是他的乐趣。对于天主和诸位圣徒，他一味亵渎，哪怕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会暴跳如雷。教堂他从未进过。提到圣礼圣餐时，他总是使用最难听的字眼，好像讲的是一文不值的东西；相反地，酒店和一些下流场所，他却经常光顾。他离不开女人就像恶狗少不了棍子一般。总之世上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坏的人了。他杀人越货时心安理得，就像修士向天主奉献和牺牲一般。他贪吃酗酒，有时甚至糟蹋坏了身子也在所不惜。他还是个臭名远扬的赌棍，到处做手脚，坑骗别人钱财。

我何必还要多费唇舌呢，总之，他是自古以来世上最难找的坏蛋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凭他的奸诈来维护穆夏托的权势和地位。而穆夏托又依仗自己的权势来庇护他，不止一次地把他从受害人的手里、法律的惩处中拯救出来。

总之是穆夏托想起这个夏泼莱托来，他的历史全记在他的肚

子里，他对他是了如指掌。要对付泼辣狡黠的勃艮第人非他莫属。于是，他派人把他叫来，对他说：

“夏泼莱托先生，你知道，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还有些事没有办完，其中一件就是同勃艮第人的事。这些人刁钻狡猾，我得把借给他们的款子收回来，我看再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你眼前也无事可干，要是你愿意去的话，我进朝廷给你讨一份许可证。帐收回来之后，你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份额，算是给你的酬劳。”

夏泼莱托这时刚好无事可做，手头又拮据。如果一直支持庇护他的这位朋友一走，情况将会更加困难。于是便毫不犹豫满口答应下来，并说是非常愿意前往办理。

两人谈妥细节之后，穆夏托也启程去办他的事了。夏泼莱托便带着委托书和皇家证明文书来到勃艮第地区。在勃艮第，几乎没人认识夏泼莱托。他倒一反常态，收帐时温和宽厚，行为检点，颇为本分，好像要把他那套邪恶的手段统统藏起，到了最后再拿出来。

他寄居在两个佛罗伦萨人的家里。这两兄弟在这一带放高利贷。他俩看他是穆夏托派来的，也就对他十分优待。想不到他在这里病倒了。兄弟两个很快给他请来大夫，并叫来仆役侍候，尽一切办法，使他得以康复。

可是这一切都不见效。夏泼莱托本来就有一大把年纪了，加上平时又荒淫无度，这次便病人膏肓了。他的病情天天加重。后来，大夫们说，他这是不治之症，看来是没救了。这可急坏了两兄弟。一天，兄弟两个在夏泼莱托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商量着该怎么办。一个对另一个说：

“对这个人，我们怎么办才好呢？这件事可真不好办呀。把这么重的病人赶出咱家，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定会受人指责。当初，大家见我们把他接进家来，后来又给他请医买药，照顾得周周到到。现在人快要死了，决不能做出什么有害于我们的事

了，却忽然看到我们把他给赶了出去，这有点儿说不过去。另一方面，他平生是个恶棍，决不肯忏悔认罪，接受教会的圣礼。一旦死了，这不曾忏悔之人，他的尸体没有一个教堂肯收留，只能像死狗一般随便扔到哪条沟里，话又说回来，就算他忏悔认罪吧，他的罪状那么多，罪孽那么重，结果还不一样，还是没有一个神父或是修士肯赦免他的罪行。只要没人肯赦他的罪孽，他的尸体还是只能扔到沟渠里。要是这样，这里的人平时就恨干我们这一行的，成天骂我们是不义之徒，骂我们不公道，到时就会抓住机会，一窝蜂地冲进来抢劫我们的钱财，嘴里还会高喊：‘这班伦巴第的恶狗，连教堂都不肯收容你，快快滚蛋吧！’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要是一死，我们就倒大霉了。”

刚才说过，就在隔壁的夏泼莱托像往常一样，病中的听觉反而特别敏锐。所以兄弟俩说的一番话，他全都听到了。他把弟兄两人请到自己的房间，对他们这样说：

“请你们用不着顾虑和害怕，也不必担心我会连累你们。我全都听到了刚才你们说我的那些话，要是事情像你们预计的那样发展，结果肯定会和你们说的一样。但是，事情不会那样发展。我这一生总是违背天主的意愿行事，不知造了多少罪孽，现在我的阳寿不多了，再造一次孽也没有关系，多一次少一次无所谓了。因此，请你们给我找一个最虔诚、最有德性的你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神父，只要世上真有这样的神父，你们就给我请来。由我来办其余的事，我自有办法把你们所担心的事情统统都办得周周到到，让你们感到称心。”

虽然这兄弟两人不抱多大希望，但他们还是来到一座修道院里，说是家里有一个伦巴第人快要断气了，要一位最圣洁而又有学问的圣徒来听临终忏悔。修道院便派了一个老修士跟他们同去，这位修士非常圣洁、很有学问、精通圣经，当地所有居民都十分敬重他。

修士来到夏泼莱托的房间，在床边坐下，先温和地说了几句安慰病人的话，接着又问他，上一次忏悔是在什么时间。夏泼莱托本来一生一世都不曾忏悔过，却回答说：

“圣父，我习惯了每星期忏悔一次，有时远不止一次。自从病了之后，已经有八天没有忏悔了，这是真情，我被病魔折磨得好苦啊！”修士就说：“我的孩子，你做得很好，从今以后，世上的人都应这样做才对。既然你常作忏悔，现在也就无需我多问多听了。”

夏泼莱托马上说：“尊敬的修士，千万别这么说。尽管我经常忏悔，一生不知忏悔了多少次，但我还是渴望来一次总忏悔，把我所记得的、从我出生到现在作忏悔之时所造的罪孽全都原原本本的吐露出来。因此，我的好圣父，请您还是就像我从来不曾忏悔过一次似的，详详细细地拷问我吧。我宁可牺牲自己肉体的舒适，也不愿让我这救世主用他那宝贵的鲜血赎回来的灵魂沉沦在罪恶的深渊之中。”

这番话使那位圣徒大为高兴，认为这证实了这个病人心地善良，着实把夏泼莱托称赞了一番，然后开始问他，是否跟什么女人犯过奸淫之罪。夏泼莱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

“唉，我的圣父，我真不好意思在这件事上说真话，怕的是我这样说会犯自夸罪。”

对此，那位圣洁的修士说道：“尽管说好了，不管是在忏悔的时候，还是在别的场合，只要说的是真情实事，是决不会犯罪的。”

“既然这样，”夏泼莱托便回答说，“我就放心了。我要向您说的是，我就像我刚出娘胎时那样清白，还是个童身呢。”

“啊，愿天主赐福给你！”修士嚷道，“你这品德实在太好了！因为你是自愿这样做的，同我们和别人都不一样，我们这样做都是受了清规戒律的约束，是被迫的，所以你这样做最值得赞扬。”

弄清这一点之后，这位圣徒又问病人，可曾冒天主的不悦而犯过贪嘴罪。

对此，夏泼莱托连声叹着气说，确实犯过这样的罪，并且犯了很多次。正因为如此，除了像别的信徒那样年年遵守着四旬斋的禁食外，他每个星期还一至少斋戒三天，只吃些面包，喝点儿清水，喝起水来便放开肚子大喝，尤其是祈祷累了，或者前往朝圣途中走累的时候，更喝得津津有味，就跟酒徒一模一样。有好多次他真想尝尝妇女们拌的到乡下去时吃的那种生菜；有时候，吃东西会使他感到非常高兴，而那对于像他这样时常虔诚斋戒的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听了这些，修士对他说道："我的孩子，这些算不上什么太大的过失，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也不必过于责备自己的良心，适可而止。每个人都是这样，不管他是多么虔诚，都是会偶尔大吃大喝的，特别是在长期斋戒之后进食、在疲乏劳累之际喝水时。"

"啊，我的圣父，"夏泼莱托说，"您这是在拿这话来安慰我，您知道，凡是侍奉天主的事，都要出自真心去做，心灵之中存不得半点芥蒂，否则就是犯罪，我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

修士听了大为高兴，就对他道："我真高兴你能这么想，我禁不住要赞美你那纯洁善良的心灵。可是告诉我，你有没有犯过贪婪罪？比如，追求不义之财，或是占有你不该占有的财物。"

"我的圣父，"夏泼莱托回答说，"请不要看我住在高利贷者家里就对我起疑心，我和他们是没有瓜葛的。倒是相反，我本来是为了劝告他们，要他们洗心革面，从此再别干这重利盘剥的勾当，才到这里来的。我相信，要是天主不就此把我召去，我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您还应该知道，我的父亲是很有钱的，他老人家去世之后，我把他留下的一大笔遗产中的一大半产业都施舍给了别人。我做了一点小生意，想赚取一点利润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同时也继续周济周围的穷苦人，可我总是把赚来的钱一分

为二，一半留给自己使用，另一半送给穷苦无告、信奉天主的人们。蒙天主的恩典，我干得一帆风顺，生意兴旺发达。”

“你这样做很好。”修士说，“不过，你是不是常常轻易动怒呢？”

“噢，”夏泼莱托说，“您说的这一点我倒是常有的！谁能看着那些道德沦丧的人整天为非作歹，不把天主的戒律和审判放在心上呢？他们整天追逐虚荣，只知道朝着世俗的路去走，却不肯追随天主的光明大道，诅天咒地发假誓，成天在酒店进进出出，却从不跨进教堂一步，我一天里好几次宁可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活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

于是修士说道：“我的孩子，我不能让你把这正义的愤怒，当作罪恶忏悔。不过，你有没有因一时的愤怒而杀人、伤人、污辱人，或者使别人受委屈呢？”

对此，夏泼莱托回答说：“唉，我的圣父，怎么像您这样天主的弟子也会讲出这种话来？像您说的种种罪恶，别说付诸实行，就是心里稍有所想，您想天主还能这样一直容忍我活到今天吗？那些都是强盗歹徒们的行径，我只要一见到那样的人，总是对他们说：‘去吧，愿天主感化你们。’”

“愿天主降福于你！”修士说，“我的孩子，现在你告诉我，你有没有作过伪证来陷害人，有没有诽谤过他人，有没有侵占过他人的东西？”

“唉，我的圣父，这样的事当然有过。”夏泼莱托回答说，“我曾经诽谤过别人。我从前有个邻居，总是平白无故地打他的妻子，犯了世上最大的罪，我看不过，有一天就去告诉了她的娘家人，说他如何如何不好，那是因为我太可怜那个女人了，要知道，她的丈夫喝醉了酒，会多么凶狠地打她。”

于是修士又问：“你说一般商人总是坑骗别人，既然你是个商人，有没有跟他们一样呢？”

“当然有过。”夏泼莱托回答道，“确实有过，可我也不知道那吃亏的人是谁。有个人赊了我的布去，后来来还钱，我顺手把钱扔进钱箱连数也没有数。一个月后当我数钱箱的钱时，多出4文钱来。为了物归原主我就把这笔钱另外放开，可是等了一年多，也没见他来，就只好把这笔钱施舍给了穷人。”

修士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你处理的方式也很恰当。”

于是对于修士提的另外一些问题，夏泼莱托都用这种方式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在修士正要传赦罪礼的时候，夏泼莱托却大声嚷起来：

“我的圣父，我还犯有一件不曾向您忏悔的罪恶呢。”

修士忙问他是什么事，他就说道：“我应该尊重我主的圣安息日，而我却在我的女仆身上没有做到。我记得，那只是一个礼拜六，下午3点之后，她在给我打扫房间。”

“噢，我的孩子，”修士说，“那是一件小事。”

“不，”夏泼莱托忙说，“您可不要说那是小事，那足以毁掉我主的性命，我竟然在圣安息日那应该尊重的日子里那样做了。”

修士又问：“你还有没有别的罪过？”

“有的，我的圣父。”夏泼莱托回答说，“有一次，我竟在天主的教堂里吐了口水，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修士笑起来，说道：“这样的事不必放在心上，我的孩子。连我们这些修士都天天在那里吐口水呢。”

夏泼莱托说道：“那你们就太不应该了，教堂应该像圣地一样保持清洁，因为那可是向我主祭献的地方。”

总之，诸如此类的事，他讲了许许多多。最后唉声叹气起来，接着又放声大哭，因为他精于此道，所以能够声泪俱下地哭个不停。那圣洁的修士慌忙问道：“我的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唉，我的圣父呀，”夏泼莱托回答道，“我还有一件不好意思开口的罪恶从来不曾忏悔过，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哭得像您

所看见的这副样子，我觉得，天主再慈悲也不会宽恕我的这一件罪恶的。”

那修士说道：“好了，孩子，你在说什么呀？哪怕世间所有人的、已经犯过和将要犯的罪恶，全都集中到唯一的一个人身上，只要他能痛改前非，像我看到你的这副光景，那么天主是慈悲无边、与人为善的，只要忏悔了，天主便愿意赦免他。所以，你尽管放心地对我说吧。”

夏泼莱托依然痛哭流涕，边哭边说：“唉，我的圣父，我罪孽深重，除非您帮助我，为我祈祷，否则我是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主会赦免我的。”

修士说道：“你放心地讲吧，我答应，一定为你祷告。”

夏泼莱托只是哭，不肯说，修士仍在劝他打消顾虑。修士劝了半天，夏泼莱托才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圣父，您既然答应为我向天主祷告，那我就向您说了吧。您知道，小时候我有一次骂了我的亲娘。”说完后，他又泣不成声。

“嘿，我的孩子，”那修士说，“你把这看成是这么重的罪孽吗？唉，每天都有很多的人诅咒天主，可是，只要这些亵渎天主的人一旦忏悔，主就会宽恕他们。你以为我主真的为这么点事而不宽恕你吗？别哭了，宽心吧，我已经清清楚楚看见了你的痛切的忏悔了，就算是你把耶稣钉到了十字架上，也一定能得到主的赦免的。”

“唉，我的圣父，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夏泼莱托说，“我那亲爱的妈妈，十月怀胎，我那时可是日夜不离她的身啊！生下来之后，她老人家千百次地抱着我，日夜操劳，那可真是不容易啊！我竟然诅咒她老人家，那可真是罪大恶极啊！要是您不替我在天主面前祷告，我就永远得不到宽恕了。”

修士看到夏泼莱托再也无需忏悔什么了，就给他行了赦罪礼，为他祝了福，以为他说的句句是真，把他看成了世界上最圣

洁最虔诚的人。看到一个临死的人说得这么恳切，说得声泪俱下，谁能不相信呢？仪式之后，修士又对他说：

“夏泼莱托先生，天主保佑，你会恢复健康的；但是，如果天主要把你那圣洁的灵魂召到他的身边，你是否愿意让你的遗体安葬在我们修道院里呢？”

“当然愿意，我的圣父。”夏泼莱托回答说，“而且，我不愿葬到别的场所，因为您已答应代我向天主祈祷。再说，我对于你们的教派本来就怀着特别的好感。所以我求您回去之后，就把我主的真身送到我这里来，也就是你们每天早上供奉在圣坛上的圣餐，因为我虽然不配有这光荣，但我还是愿意得到您的允许，临终领受圣餐，此后再行涂油礼。这样，我活着的时候虽然是个有罪孽的人，但至少死时是个基督徒。”

那善良的修士说，他讲得很有道理，让他听了感到非常高兴，并且答应立即回去把圣餐给他送来。后来，他果然把圣餐送来了。

再说那兄弟俩，本来对夏泼莱托就很不放心，怕他拆他们的台，所以就躲在另一间屋里，趴在壁板上偷听，夏泼莱托向修士说的话，他们听得一清二楚。有好几次，他们差点儿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听了夏泼莱托向修士忏悔的内容，觉得真让人喷饭，他们私下里说：

“这个人可真有一套，衰老也罢，即使在疾病也罢，就在眼前的死亡面前，天主的审判都奈何不了他，死到临头还是像活着时那样刁钻，这是个什么人呢？”但是，他们看到，修士已答应把他埋到教堂，心里的石头也就落地了。

夏泼莱托受了圣礼，病情每况愈下，看来是没救了，那修士就给他施了涂油礼。就在他作了这次漂亮的忏悔的当天，傍晚时分，他便断了气。那兄弟俩拿着夏泼莱托的钱，按照他的愿望郑重其事地办理丧事，还通知修士们按习俗当晚来给他作夜祷，第

二天一早把尸体运走，一切该办的事宜全部好好办妥。

那听取他忏悔的圣洁修士接到了报丧之后，便向修道院长禀报，然后打钟召集全体修士。这位修士告诉大家，从夏泼莱托先生的忏悔来看，他是一位圣洁的正人君子。他希望，天主将通过这位君子而显示众多奇迹。他劝告大家应当怀着尊敬和虔诚去迎接死者的遗体。经他这么一说院长和众修士都一致同意照办。

那天晚上，全体修士来到停放夏泼莱托尸体的地方，为他举行了庄严盛大的夜祷。第二天早上，修士们身穿法衣法袍，手里拿着圣经，胸前挂着十字架，唱着圣歌，来到他的尸体边，行礼如仪，将他的尸体迎到教堂，全城的善男信女紧随其后，好不热闹，等遗体到了教堂，那听了死者忏悔的圣洁的修士登上法坛，大大颂扬了死者的斋戒、童贞、清白、圣洁和他一生的美德，特别讲到了这位夏泼莱托如何痛哭流涕地向他忏悔自以为是最深重的罪孽，他费了多大口舌才让这好人相信，天主会宽恕他。由此他又责备了正在听讲的大众，说道：

“可是你们，天理难容的人呀，连脚下绊根草绳都要把天主、圣母和天上的诸圣骂遍！”

除此之外这位修士就夏泼莱托的忠诚和圣洁讲了好多事。总之，听众深深地受到了感动，相信了他的话，仪式一完，人们都拥上前来，虔诚地亲吻死者的手脚，把他的衣裤扯个粉碎，哪怕是只抢到那么一小块碎片，也觉得是有了洪福。结果只得把他的尸体停放一天，供众人瞻仰遗容。到了夜里，才庄重地将尸体放入小教堂里的一个大理石棺材中。第二天，人们立即络绎不绝地赶来顶礼膜拜，点起蜡烛，向他祈祷许愿，还愿时就在他的神龛前挂了许多蜡像。

他的圣洁越传越远，人们对他的虔敬与日俱增，甚至当遇到灾病时，除他之外，再也记不起还有什么其他圣徒可求。人们都称他为“圣夏泼莱托”，大家说，天主借他之手显示了很多奇迹，

只要诚心诚意地求他，就会无求不应。

切伯雷诺·达普拉托先生就是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这样成了圣徒。我并不想说他在天主面前蒙受祝福不可能，他虽然一生作恶多端，但在临死的一刻可能良心发现、真心悔罪，获得天主宽恕，把他收进天国。但是，这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事。

潘菲洛讲完了他的故事，沉默不语了。

故事二

潘菲洛的故事让女郎们自始至终听得津津有味，有些地方还逗得大家笑了起来。等他讲完之后，女王看到内伊菲莱坐在他身边，便吩咐她接下去讲一个。内伊菲莱不但长得漂亮，而且一举一动也温柔庄重，听了女王的命令，自然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开始讲道：

潘菲洛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宽厚仁慈的天主并不计较我们由于力所不能及的原因而造成的过失，现在，我想向你们讲讲天主如何以同样的宽厚仁慈，容忍了那班本来应该以其语言和行动来宣扬天主的恩典，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人的罪恶，不但如此，天主还暴露了这班人的罪恶，以此验证他拥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好叫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信仰他。

亲爱的女郎们，我听人说，从前巴黎有个经营丝绸呢绒的大商人，名叫贾诺托·迪奇维尼，为人正直善良，买卖做得很大。他有一个十分要好的犹太人朋友，名叫阿伯拉罕，这个人也是个十分富有的商人，为人也同样正直忠厚。贾诺托看到他的这位这么正直忠厚的朋友不信天主，如此善良、聪慧的灵魂会为此而堕入地狱，心中实在为他焦急，因此就推心置腹地劝他放弃虚伪的犹太教，改奉正宗的天主教。他说，即使是犹太人也可以看到，这天主教是多么善良神圣，在日益发扬光大，而他的犹太教却相反，正在逐渐衰落，最终必会灭亡。

那犹太教徒却回答说，在他看来，犹太教的美好神圣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比不上的，他生来就是犹太教的人，是信仰犹太教的人，此生此世打算一直信奉下去，他不会因为世间任何事而改变这一信仰。

对此，贾诺托并不退却，好多天老是用重复的这套话来规劝他。他反复试图用人的逻辑来证明我们的宗教好，而不是犹太教更好。虽然那个阿伯拉罕是精通犹太教法典的大师，可是，不知是贾诺托的友情感动了他，还是天主假那单纯善良的人之口而说出来的话有了效验，那犹太人开始喜欢起贾诺托所说的那一套来。不过，他坚持自己的信仰，自然不会轻易动摇。但是，他越是坚定，贾诺托就越是劝他，最后，那犹太人拗不过他，只得这么说：

“贾诺托，咱们这样办好了，你一心想让我改信天主教，我准备照你说的做。不过，我想先去一趟罗马，看看你所说的天主派到地上来的代表，看看教皇的作风和气派，也看看他的兄弟们也就是那些红衣主教们的作风和气派。只要你的劝告和他们的气派确实能使我相信你信的宗教比我的宗教优越，恰如你向我刚才说过的那样，那我就照我刚才所说的去做，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一如既往依然信我的犹太教。”

贾诺托听他这样说，暗暗叫苦，心想：“尽管我以为自己干得漂亮，满以为说服了他，现在看来是白费力气了。要是他真的跑到罗马教廷，亲眼目睹教士们的荒淫无度的腐败生活，别说他身为犹太人而改奉信仰基督，连本来信仰基督的也会改信犹太教。”于是他转身对阿伯拉罕说：

“嘿，我的好朋友，你何必要多此一举特地去罗马呢？既要花好多钱，又要忍受舟车劳顿，并且，像你这样一位富翁，无论是走水道还是走陆路，无疑都是挺危险的。难道你认为这里找不到一个为你行洗礼的人吗？要是你对我讲给你的教义还有疑惑，

那么除了这里，你不能再在别的任何地方找到更精通教义的饱学之士给你解答。因此，照我看，你这次罗马之行是多余的，你想，在罗马看到的那些主教虽更接近教皇一些，虽然更高一筹，但同这里看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依我说，你这次长途跋涉还是免了吧，留待恕罪朝圣的时候我陪你一同前往。”

对此，那犹太人回答说：“贾诺托，我相信，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说千句道万句，也就是一句：如果你真要我满足你的要求，那我就非得去罗马走一趟不可，否则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贾诺托见他主意已定，只得说：“那你就去吧，祝你一路平安。”可是，说完后仍在暗自思忖，认为他见了罗马教廷的情形后，肯定再也不会改信天主教了。但是他毫无办法，只能由他去了。

那犹太人骑马出发了，日夜兼程，来到罗马教廷。到了那里，受到当地犹太朋友的热情接待。他住了下来，但绝口不提此行的目的，只是细心察看教皇、红衣主教们、主教信以及教廷其他人等的所作所为。他本来就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凭他的耳闻目睹，他早已知道，这里的人从上到下无不犯着贪色的罪恶，寡廉鲜耻甚至不仅是一般的贪色，而且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没有了，以至于在那里办什么事都得走妓女和娈童的门路。除此之外，他们毫无例外地个个都是贪图口腹之欲的酒囊饭袋，狼吞虎咽起来，个个活像没有理性的动物。

深入考察，他发现他们个个都是爱钱如命、贪得无厌，什么都用金钱交易，甚至人的血肉，哪怕是天主教徒的血肉，以及各种神圣的东西，连教堂里的职位、祭坛上的神器、教徒奉献的牺牲，都可以买卖。买卖比巴黎的许多绸商布贾或是其他行业的商人做得更大更精。他们盗卖圣职，美其名曰“委任代理”，拿“保养身体”作口实来大吃大喝，妄图用动听的字眼蒙蔽天主，仿佛天主也跟我们凡人一样，根本不去过问这些字眼的本意，因

此他也就跟我们凡人一样，看不透他们的堕落的灵魂和卑劣的居心了，被他们愚弄。凡此种种，以及其他许多不便明言的罪恶，叫那个正直的犹太人大摇其头。他认为所见所闻已经足够，该回巴黎了，于是便启程返回。

贾诺托一听说他的朋友回来了，就赶去看他，心里明白他肯定不会改信天主教。两人相见，十分高兴。等他的朋友休息了几天之后，贾诺托才去问他，罗马之行对于教皇、红衣主教和教廷其他人的印象如何。那犹太人立即回答说：

“印象很坏，照我看，那里简直糟糕透顶。要是我的观察不错的话，我可以说，那城我看没有一个谈得上圣洁、虔诚、有德性。欺诈、妒嫉、骄横、无恶不作，甚至还有更丑恶的，罗马不是一个高居他人之上的圣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根据我的考察，你们的牧羊者以至一切其他牧羊者，理应做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石的，可他们殚精竭虑把聪明才智都用于天主教的早日垮台，直到有一天从这世上消失。

“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的目的并未实现，你们的宗教屹立不动，传播得越来越广，处处发扬光大，这使我得出结论：一定有神灵在给它作支柱和基石，它确实比其他宗教更伟大神圣。所以，虽然以前不管你怎样劝导我，我都一点也听不进去，不想成为天主教徒，现在我却可以公开宣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成为天主教徒了。我们一起去礼拜堂吧，我得按照你们圣教的仪式接受洗礼吧。”

贾诺托万万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听了这番话之后，比任何人都高兴。他立即陪同阿伯拉罕来到巴黎圣母院，请院里的神父给阿伯拉罕施洗。院里的神父听说有犹太人自愿入教受洗，给他行了礼。贾诺托把他从洗礼盒边扶起时，给他取了“约翰”的教名做了教父。从此以后，贾诺托即延请最著名的教士来给他讲解教义，他进步甚快，终于成为一个高尚而虔诚的善人。

故事三

内伊菲莱的故事，大家交口称赞，她讲完之后，菲洛梅娜奉女王的命令，开始叙说起她的故事来：

亲爱的女郎们，你们想必都知道，愚蠢往往不会使一个人幸福，只会使人堕入痛苦万分的深渊，而聪明人往往能摆脱险境，凭着智慧走上康庄大道。愚蠢把有些本来可以快快活活过日子的人弄得整天愁眉苦脸，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今天我想讲一个很短的故事，无非是为了向诸位表明，人类的智慧就是快乐的泉源。

我们知道，当初出身贫微的萨拉迪诺竟一跃而成了巴比伦的苏丹，而且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诸王国作战屡屡获胜，一时声势显赫。但是，由于连年战争，再加上奢侈淫逸，他的国库已经空虚。有一天，他需用一笔巨款，短时间内无处筹措，这时，他突然想起，亚历山大利亚城有个放高利贷的犹太富翁，名叫梅基塞德。他想，如果向他伸手，这倒是个顶用的人。不过，那个犹太人一向爱钱如命，绝不会痛痛快快拿出钱来，而萨拉迪诺又不想使用强迫手段。现在，钱是非用不可，不能不想个让这个犹太人就范的办法。想来想去，觉得最好还是借个冠冕堂皇的口实能让他上当，再迫使他拿出钱来。于是他便派人把梅基塞德请来，客客气气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到自己身边，然后说：

“可敬的人啊，我听好多人夸你博学多才，尤其神学造诣很深，所以我想向你请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者比起来，究竟哪一种才算正宗呢？”

那犹太人确实名不虚传，一听这话，就知道萨拉迪诺是在设圈套让他往里钻，所以他暗暗拿定主意，这样一来，萨拉迪诺就无法达到他的目的了。于是，沉思片刻，他想了一番既得体而又稳妥的话，回答说：“我的陛下，您向我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在回答这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给陛下讲个短短的故事。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记得听人多次讲过，从前有个家财万贯的大富翁，家里珍藏着许多珍珠宝石，而他最心爱的是一枚极美丽、极名贵的戒指。他立下遗嘱，凡是得到这戒指的便是他的继承人，其余的子女都要尊他为一家之长，得到这戒指的，要照样行事，一代代传下去。

“于是，这戒指成了他的传家之宝。就这样，这枚戒指代代相传，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他的三个儿子，个个都有才有德，对父亲都十分孝顺，父亲对他们三人也同等钟爱。那三个青年都知道那戒指是做家长的凭证，都无微不至地服侍那垂老的父亲，好让父亲去世时把戒指传给自己。

“那位可敬的老父对三个儿子原是一样地钟爱，无所厚薄，因此不知道传给谁更好。他分别答应了三个儿子的要求。不过，他想，最好让三个儿子都能满意，于是便悄悄叫来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照样仿造了两只跟原来的那只一模一样的戒指，放在一起，那匠人自己都不能分清哪一只是真的。那父亲临终时，私下把三只戒指分别给了三个儿子。父亲死了，那三个兄弟都要求作家长继承产业，彼此各不相让，大家都拿出一只戒指来作凭证。但那三只戒指十分相像，无法辨认谁真谁假。究竟谁是真正的家长，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至今仍然是个悬案。

“因此，我的陛下，我可以说，天父赐给三个民族以三种宗教，也跟这情形是一样的。您问我这宗教中哪一种算是正宗，我的回答是每个民族都以为自己得到了天父的真传。他们全都以为自己才是天主的继承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教义戒律才是真正的教义戒律。这个问题就像那三只戒指的问题一样，依然是悬而未决呢。”

萨拉迪诺听了这番话，就知道那犹太人已十分机警地躲避了他设下的圈套。因此他只好如实说明自己的困难，看看他能不能

帮忙。那苏丹还告诉对方，要不是他如此圆满地回答了问题，他本来是想如何对待他的。

那犹太人一口答应了萨拉迪诺所需要的款项。后来，萨拉迪诺如数归还，另外还给了他许多极珍贵的礼物，并且同他交了朋友，将其视为宫廷的上宾。

故事四

菲洛梅娜讲完故事，她住口不语了。坐在她旁边的迪奥内奥知道按次序该轮到自己，不待女王发话，就这样讲了起来：

多情的女郎们，如果我没有误解你们的意思的话，那么我们聚在一起讲故事是为了消遣自娱。现在我不怕诸位见怪，打算讲一个小修士如何逃脱了责罚，免受了皮肉之苦的小故事。

离这里不太远有个叫作卢尼贾纳的村庄，那里有座修道院，那时教规和修士都比现在多，其中有个小修士，血气方刚，无论是那里的清静、斋戒，还是夜祷，都还没有磨耗掉他的青春活力。一天中午，众修士都睡了，他一个人在修道院附近溜达。这修道院历来都位于僻静之处，偏巧这天有个漂亮姑娘，大概是某个佃户的女儿，正在田里采集花草，他一见这姑娘，心头一阵冲动，情欲难忍。他赶忙走上前去，同她搭讪，两人谈得很投机。过了一会儿，他已发觉这姑娘也有了心意，便把她带到自己房中，谁都没有看见。

修士忘乎所以，同她玩得十分高兴，恰巧这时院长醒来，从这小修士房前走过，听到里面两人一起发出的响声。那院长想看个究竟，便轻手轻脚地凑到门口去听。一听就明白了，本想立即把门打开，可是又一考虑，还是用个别的办法更好。于是就回到自己房间等那小修士出来。

那年轻修士正同那姑娘玩得高兴，全部心思都用在姑娘身上，但还是有些害怕，仿佛觉得外边有什么声响，就从门缝里张

望了一下，正好清清楚楚地看到院长正在偷听。他一下明白了，院长已经知道了他房里有女人。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但他在那姑娘面前却仍然不动声色，只是暗自盘算脱身之计。不一会儿，他果然想出个好主意，于是就假装已经尽兴，对她说道：“我现在出去想个办法，好让你出去的时候不被人发现。你待在这儿不要出声，等我回来。”

他走出房间，把门反锁，径直来到院长那里，把他的房门钥匙交给院长——每个修士出去时都需这样做，若无其事地对院长说：“师父，今天上午砍的柴我没有来得及全部运回来，因此，如果您允许，我现在就去树林搬。”

院长以为，小修士还不知道他的事已被发现，为了进一步调查清楚，就收下了他的钥匙，准他出去。院长看那小修士走了，便考虑怎样处置这件事：是当着全体修士的面打开房门，让其罪证公诸于众，免得将来执行刑罚时他喊冤叫屈，还是先盘问那个女人，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他又想，万一那女人是一个熟人家的太太或小姐，那让她当着众修士的面出丑就不妥了。这样一想，他就决定先去看看那女人是个什么人，然后再作计较。于是，他悄悄走向那间小屋，打开锁，走了进去，随手把门关好闩上。

那姑娘看见进来的是个大师父，大吃一惊，又羞又臊，竟哭了起来。院长的目光在姑娘身上转了一遍，只见她长得娇嫩漂亮，尽管他已上了年纪，依然跟那个修士方才一样，马上觉得浑身热辣辣的，好不难熬。他喃喃自语道：“天呐，我能找到快乐为什么不找？我成天操心费神，实在够厌烦的了。这个姑娘长得这么讨人喜欢，世界上又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这里。要是我能说得她动心，让我快乐一下，那我何乐而不为呢？又有谁会知道呢？任何人都不会知道的。罪孽不为人知就减轻了一半。这样的

机会以后恐怕不会再有了。白白错过天主赐与的良机是愚蠢的。这样一想，那院长完全把来时的本意抛之脑后了，走上前去，和颜悦色地安慰那个姑娘，劝她不要哭泣，说着说着，终于把他那求欢的话也夹在其间讲了出来。

那姑娘并非铁石心肠，也就半推半就地依从了院长。那院长呢，搂着姑娘，连连亲吻，然后爬上了小修士的那张床。或许是他老人家想到自己身体笨重，那姑娘体质娇嫩，经不住他折腾，所以就没有爬到那姑娘身上，而是让姑娘伏在他的福体之上，两人高高兴兴地玩了好长时间。

再说那小修士，佯称是到树林里去了，其实是在走廊里躲了起来。他看到院长独自进了他的房间，心中想到他的妙计已经生效了；听到院长在里面把门锁上，心里更是十拿九稳。于是，便从那躲藏的地方出来，悄悄贴到那墙缝边。院长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被他听得分明，看得真切。

过了一会儿，院长终于同那姑娘玩够了，仍旧把她锁在房里，返身回到了自己房间。不一会儿，那小修士回来了。院长估计他是从树林里回院，决定把他严厉训斥一通，然后把他投入禁闭室，关起来，然后就可以独自享用到手的美食了。于是，他老人家一声令下，把那小修士传来，沉下脸来大声训斥，然后吩咐把他关起来。

岂料那小修士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师父，我信奉这圣贝内德托教派的时日不多，教规还没有学全；您教了我斋戒和夜祷，可您还没有教我应该给妇女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现在，您已给我作了示范，如果您能饶恕我这一回，那么我保证，我以后决不敢再擅自妄为，一定按您那种样子行事。”

那院长本来是个聪明人，一听这话，马上明白这小修士不仅全知道了他做的事，而且全看得一清二楚。他自己也犯了同样的罪，当然无颜惩罚人家，只好宽恕了小修士，还叮嘱他不要乱说

乱道。他们两人私下把那姑娘悄悄放了出去。不过，据说他们经常叫她再来。

故事五

在座的女郎们所迪奥内奥的故事时，起初有点儿难为情，她们的脸都有点儿红了就是明证。她们面面相觑，一边听着，一边忍不住暗暗笑起来。接着菲亚梅塔开始讲她的故事。话说蒙费拉托侯爵一向以英武闻名，十字军远征时，他加入教会的军队，成为一名旗官，出海远征。那时，法国国王独眼龙肋力也准备出发，出国远征。出国前，某天宫廷里谈起了蒙费拉托侯爵的英勇善战。一个骑士说，这位侯爵和他的夫人，是世界上最般配的佳偶，不仅侯爵英勇非凡，在骑士们当中鹤立鸡群，更重要的是，他的夫人美貌贤惠，可谓盖世无双。这些话让国王听了，印象极深，尽管他从未见过这位侯爵夫人。但他竟然突然热烈地爱上了她。

因此，他决定出海远征时先走陆路，到了热那亚再上船出海，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顺路而过，趁她丈夫不在家，冠冕堂皇地去见她了。

这位国王主意已定，就立即执行，命令部下先行，自己则只带了少数随从，直奔热那亚而去。在接近侯爵夫人的封地时，他派人提前一天通知侯爵夫人，说是国王明天中午在她家里用饭。侯爵夫人聪明而又谨慎，欣然表示欢迎，说是国王驾到，乃是莫大的荣幸，他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的。

等使者一走，侯爵夫人便寻思起来，堂堂一国之尊，竟在她丈夫外出之际到她家里来，用意何在呢？很快她就猜出，一定是她的艳名使国王慕名而来。

夫人通权达度，准备对国王以礼相待，于是召集城里的绅士，请他们做好迎驾的一切准备工作，但有一件事例外：筵席上

的菜肴和饮料由她亲自办理。她当即吩咐把附近的母鸡全部买来。

第二天，国王果然驾到，受到侯爵夫人十分热情隆重的接待。这位国王一见夫人，只觉得她本人比他听了骑士之话以后在心目中想象的形象还要漂亮优雅。他真是喜出望外、赞不绝口，对这个女人更加神魂颠倒了。夫人先请国王在几间富丽堂皇的房间休息。休息过后，筵席开始，国王和侯爵夫人单在一桌，国王的其余随从各按其职位分别在其他桌前落座。

国王桌上，菜肴不断，杯里美酒满杯，除此之外，还有如花似玉的夫人陪着，让他看个够，国王洋洋得意，开怀畅饮。可是尽管每道菜肴不同，却都是母鸡而已，他不免觉得有点奇怪。国王也知道，这一带的各种野味不可胜数，何况预先已有通知，她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派人去射猎。不过，尽管他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也只轻描淡写笑嘻嘻地向夫人问道：

“夫人，这里难道只生母鸡，一只公鸡也不产吗？”

侯爵夫人完全领会了他的弦外之音，觉得这分明是天主给了她大好时机，明确地表白自己的操守，于是对国王说：

“陛下，事情可不是这样，不过，这里的女人就算在服装和身分上有所差别，与别处的女人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国王一听这话，恍然明白了侯爵夫人设母鸡宴的用意和侯爵夫人所表明的清白，他也知道，要用语言来挑逗这样一个女人，只是枉费心机，显然使用暴力更荒唐。为了顾全自己的名誉，只好明智地把这一团荒唐的欲火压了下去。他怕再招没趣，只顾埋头用餐。饭后，为了掩饰来时的暧昧企图，他感谢了她的款待，为她祝了福，匆匆动身前往热那亚去了。

故事六

大家赞美了侯爵夫人的贞洁，以及她仅凭一句话就把法国国

王说得哑口无言的机智。坐在菲亚梅塔旁边的埃米莉亚，遵照女王的吩咐，兴致勃勃地讲起她的故事来：

有一个正直的人，凭着一番锋利的话驳倒了一名贪财的修士，这个故事叫人听了不但发笑，而且肃然起敬。

亲爱的同伴们，不久以前，我们城里有个圣方各派神父，在宗教裁判所里任法官，专门调查异教活动。他像所有的神父一样。外表装得道貌岸然，虔诚敬主，其实，他是专门在调查哪个人信还是不信天主。他果然就查出一个家产丰厚却有失谨慎的好人来，这个人也许是多喝了几盅，也许是兴奋过度，反正不是故意对天主不敬，他信口开河对别人说，如果耶稣也有这么好的美酒，那么这耶稣也是会喝的。他的这句话传到了这名神父的耳朵里。这神父一想，那家伙又有田地，又有金钱，而他又"带着刀子棒子"。于是这神父便以严重罪名把这个人逮捕了。这神父采取这一措施，并非为了加强被告的宗教信仰，而是为了依照他一贯的做法，从被告身上捞到大把的钱。

他把那人叫来，问他指控是否属实。那人回答说确有其事，并且把当时是怎么说起这话来的情况向他解释了一番。可那神父既圣洁，又崇拜金子，对那人训斥说："你凭什么把基督说成酒徒？难道他就像你们这些整天在酒馆里胡混的醉鬼一样吗？现在你还这样轻描淡写，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简单吗？你别再糊涂了，如果我们愿意——那也是我们的责任——依法办起来，你的罪名够得上被活活烧死。"

那神父还声色俱厉地讲了好多恐吓的话，似乎讲这话的这个好人儿简直就是否认灵魂不灭的伊壁鸠鲁。那个人给吓得够呛，连忙托人说情，给他送了好多带圣约翰头像的黄澄澄的"脂膏"，让神父擦他的双眼，好医治修士们见钱眼红的通病，据说对那些不敢同金钱接触的圣方济各派的修士，这药膏尤其灵验。这样一来，这神父或许能从宽发落他。

虽然这种膏药在加莱诺的医书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记载，但却灵验得很。原本要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现在竟开了恩替他换成了十字架佩在他身上，象征带着这十字架去东征，而且为了让这十字架像军旗一样漂亮，还规定十字架为黄色，衬底则用黑色。除去这些之外——当然是神父拿到钱后——还把这个好人在他身边留了几天，吩咐他每天早晨必须到圣十字架教堂做弥撒，算是忏悔的表示；神父用餐时，在一旁恭立侍候。其余时间自由支配。那好人儿不敢怠慢，严格执行。

一天早晨做弥撒的时候，那个好人听到一段"福音"的歌曲，其中唱道："你们奉献一个，必将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他照例在神父的桌边侍候。那神父问他，今天早上做弥撒没有，他赶紧回答说："去过了，老爷。"

那神父又问："你听着，有什么地方搞不懂需要向我请教的吗？"

"当然有的，"那好人回答说，"我对于听到的一切不敢有丝毫怀疑。不过，有一句话，使我很为您和你们神父担心，我不禁想到你们在天国的日子太难过了。"

"什么话，让你替我们这么担心啊？"那神父问道。

"神父，"那好人回答说，"就是'福音'里的一句话：'你们奉献一个，必将得到百倍。'"

"这话一点不假啊，"那神父回答说，"你听了为什么要担心呢？"

"神父，"那好人回答说，"请听我解释，我来这儿之后，每天都看见您把修道院里吃剩的菜汤，有时一大盆，有时两大盆，施舍给门外乞讨的穷人。如果您施舍一盆菜汤，在来世就要得到百倍的回报，那你们得到的菜汤岂不要把你们淹死了。"

一桌子吃饭的人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那神父却觉得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把他和他们这班神父的贪吃和假慈悲都揭露无遗了。

幸亏这好人儿刚刚受罚，竟还敢嘲讽神父和他们这班饱食终日的神父，本来也是该加上惩罚的，而那神父只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

故事七

埃米莉亚所讲的故事，加上她讲话时俏皮的神情，把女王和所有的人都逗笑了，大家一再称赞她挖苦带着十字架去东征的那段俏皮话。笑声平息后，轮到菲洛斯特拉托讲故事了。他这样讲：

高贵的女郎们，如射手射中固定的目标固然不错，可是如果一样不熟悉的东西一闪而过，能做到眼疾手快，一发中的，那就更了不起啦。教会里的修士腐败堕落的生活就是众矢之的，谁高兴都可以尽情地冷嘲热讽，就像对准那不动的靶子，没有不中的。因此，那好人儿干得不错，他叫那个裁判官下不了台，他们假仁假义地把那些要喂猪或者倒掉的剩菜剩饭施舍给穷人，竟算是“救济”。听了刚才这个故事，我想起一个人来，他才更值得夸赞。我现在就想给你们讲讲这个人，他借表面上一个叫卡内·德拉斯卡拉的贵族，讽刺他的吝啬。

这卡内·德拉斯卡拉老爷四海闻名，他是个命运的宠儿，事事如意，在腓特烈二世登基以后，这位老爷在全意大利贵族中首屈一指。一次，他想在维罗纳城举办一次盛会，四面八方的人纷纷赶来参加，特别是那些俳优弄臣，更是闻风而至。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位老爷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办了，只拿出一点点盘缠来，把这些人全打发走了。只有一个叫贝加米诺的人，独独留了下来。他能说会道，不曾和他当面谈过的人简直想象不出他的口才是多么好。他既没有受到招待，也没有人打发他回去，于是他就留了下来，指望日后总还可以有得到些补偿的机会。卡内先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拿东西给贝加米诺，等于

是扔进火里，于是既没有同他面谈，也没有让人转告，总之是一句话都没给他讲。

好多天过去了，贝加米诺始终不见有人来同他讲，也不见有人给他盘缠，而他带着仆人和马匹寄宿在客栈里，钱都快花光了，不免着急起来。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干等，觉得就这样走了实在不甘心。他的衣箱里藏着三件别的贵族们送给他的华贵的衣服，让他在节日的时候穿得体面些。店主来向他讨房租，他就拿出一件来抵帐。迟疑之间，又得拿出第二件抵帐。只剩下第三件衣服时，他才打定主意，能坚持多久就住多久，实在不行了再动身。

就在他靠着第三件衣服坚持度日的时候，有那么一天，贝加米诺有机会在卡内老爷正在吃午饭时见到了这位老爷。贝加米诺当时愁容满面。这位老爷一见到他，也并不想让他讲些什么有趣的事，而是存心想取笑他。于是就对他说道：

“贝加米诺，你这么心事重重是怎么啦？给我说一段吧。”

贝加米诺听了这话，好像早已成竹在胸，不加思索就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大人，您一定知道，普里马索精通拉丁文，写起诗来出口成章，没有谁能比得上他，这使他名扬四海，受人尊敬，即使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他的姓名和名声。

“但是他怀才不遇、一生落魄。有一次，他来到巴黎，听人说，克利尼修道院院长是个教会里除了教皇以外，收入最丰厚的大富翁。这位院长慷慨大方，经常门庭大开、招待四方。在他吃饭的时候有人来向他乞求，他一概管吃管喝，从不拒绝。普里马索本来就喜欢同富而好礼的人物打交道，听人这么说，就决定去见识见识这位院长的慷慨大方。他向人打听这位院长住的地方离巴黎有多远，有人告诉他说，这位院长住的地方离巴黎有六英里远。普里马索估计，如果一清早动身，吃饭的时候也就可以赶到

了。

“他向人问了路，只是没有同路人，他只怕走错了路，到时可能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要是这样，那可就要挨饿了。他决定带上三个面包，水反正到处都会有的，他把面包藏到怀里就出发了，一路顺顺利利不到吃中饭的时分就赶到了院长家。

“他进了门，不免四下打量，但见许多桌子上已经摆好杯盘碗盏，厨房正忙着准备午饭，一切就绪。他暗自思忖：‘这位院长果然名不虚传，慷慨得很。’

“开饭的时刻到了，总管吩咐端水让众人洗手。洗手之后，众人落座。普里马索被安排在靠近院餐厅时必经的门口的一个座位上。

“这里有个规矩，院长入座之前，面包、酒和吃的喝的都不端上来。总管把餐桌安排好之后，就去请院长出来用饭，说是一切就绪，院长愿意的话就可开饭了。院长命令打开通往餐厅的门，他往外望了一眼，恰巧看到第一个人就是穿着破烂的普里马索。院长没有见过他，一看就觉得心里有点儿不痛快，竟起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吝啬念头，暗自思量：‘瞧，我竟款待起这种人来了！’于是，他转回身，吩咐关上门，问左右那个坐在门口桌上的穷鬼是什么人。大家都回答说不认识。

“普里马索又向来不斋戒，赶了半天的路，早已饥肠辘辘。等了一会儿，看院长仍不出来，他就从怀里掏出一个自带的面包吃起来。过了片刻，院长叫人看看普里马索走了没有。那手下人回来禀报说：

“‘还没走，老爷，他正在吃自己带来的面包。’

“于是那院长说：‘好吧，那就吃他的东西吧，可是，他今天可别想吃我们的东西。’

“院长觉得赶走普里马索毕竟不合适，原希望他会自己走，可这普里马索吃完一个面包之后，看院长还没出来，吃起第二个

面包来。前去察看的佣人报告了院长。这院长又打发这个佣人再去看看普里马索走了没有。普里马索吃完第二个面包，看院长迟迟不露面，又掏出第三个面包吃起来。佣人把这情况又报告给了院长。院长想道：

“‘唉，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何苦这样吝啬，这样瞧不起人呢？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多年来我一直招待食客，向来来者不拒，不论贫富贵贱，总是一视同仁。我曾亲眼看过多少在我的餐桌上骗吃骗喝的现象，可是从来没有产生过像今天这样的念头。等闲之辈不可能使我产生吝啬念头，我把大人物当成流氓，因此我才不肯款待他。’

“这样一想，他才打听这人是谁，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鼎鼎大名的普里马索，而且是听人说院长好客，特地来亲眼看看院长究竟是多么慷慨大度的。院长一下羞得面红耳赤，连忙赔罪，送了一套适合普里马索身份的华服给他，又送给他银钱和马匹，还跟他说，他是想回去还是在这里住几天，都悉听尊便。普里马索十分满意，再三地谢过院长，回巴黎去了。不过他来的时候步行，回去时骑着大马。”

卡内很聪明，一下就听懂了贝加米诺的意思，笑着对他说：

“贝加米诺，你可真会说话，借了一个故事就表明了你所受的委屈、你的才艺、我的吝啬以及你对我的希望。说真的，我在这之前向来不是个吝啬的人，对不起。不过，我是准备借你指给我的棍子，赶走心里的小器鬼。”

卡内果然付了拖欠的贝加米诺的房租，赎回他的三件华服还给他，另外又把一件更华丽的衣服送给他，还送给他一些钱和一匹马，由他自己决定去留。

故事八

坐在菲洛斯特拉托旁边的是劳蕾塔，听见大家赞扬过贝加米

诺的巧妙辞令之后，认为接下来该她讲了，没等吩咐，她就落落犬方地讲道：

亲爱的伙伴们，刚才的故事让我想起一位行吟诗人，他是个聪明人，巧妙地讽刺了一个大财主的贪婪，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虽然这个故事的主题跟刚才大同小异，但结局美满，也相当有趣。

很久以前，在热那亚住着一位名叫埃米诺·德格里马尔迪的绅士，大家都知道，他有大量的资产和钱财，在当时的意大利，再也没有一个比他更富的人。可是，正如他比任何意大利人都富一样，他的吝啬和贪婪也是无人可比的，远远超过世上任何吝啬贪婪之徒。他爱钱如命，不仅对别人一毛不拔，而且对自己也是十分苛刻。热那亚人很讲究穿着，他却舍不得花钱，连一身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在吃喝方面，他也是抠抠搜搜。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忘记了他的姓氏，没有人称他德格里马尔迪大爷，都叫他“守财奴埃米诺”。

他就是这样一毛不拔，另一方面又拼命聚敛财富。这时，热那亚来了一个温文雅尔、出身高贵的行吟诗人，名叫埃尔莫·波西埃雷。他可跟现在的行吟诗人迥异不同，现在这班行吟诗人专做些卑鄙龌龊、厚颜无耻的事，却要装作绅士贵族，跟宫廷里的行吟诗人比起来，他们只能算作驴子。那时，行吟诗人的权限职责就是尽力消除争斗、调解纠纷，哪里的贵族与贵族有了冲突，他们就前往调停；他们还撮合婚姻、巩固联盟、增进友谊、抚慰心灵苦闷的人，用机智巧妙让宫廷里的人快乐，而对于坏人的缺点错误，则像严父般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得到的酬劳却很微薄。而今天这班吟诗作赋的呢，却专爱搬弄是非，散布恩怨，讲些伤风败俗的话。更糟的是，他们在这个人面前无所顾忌地说那个人无耻，在那个人面前又说这个人如何卑鄙。他们还用不正当的手段引诱良家子弟去干那荒唐堕落的勾当。越是那些谈吐卑鄙、行

为龌龊的人，越是博得欢心和赏识，得到丰厚的报酬。这正是当今世道的奇耻大辱，无怪乎现在已是道德沦丧，我们这不幸的人正在罪恶的泥淖中挣扎。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故事吧——出于愤怒我的话有点儿偏题了。我是说，古利埃尔莫在热那亚很受当地绅士的尊敬，大家都热情接待他。他在城里逗留了几天之后，听到不少关于埃米诺的贪婪成性和吝啬的故事，便决定去拜访他。

埃米诺先生也听说古利埃尔莫是个了不起的人。埃米诺尽管贪婪成性，却还是懂得礼貌的，所以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跟他谈笑风生，谈了好长时间。他又领着这位行吟诗人和当地的绅士来到他的一座新建的华丽公馆。他带领众人看过公馆的各个部分之后，对大家说：

“古利埃尔莫先生，您见多识广，能不能告诉我，我本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好让我把它画在我的客厅里。”

古利埃尔莫觉得他这话问得出奇，便答道：“先生，从未见过的事，我怕一时难说出来，除非是打喷嚏之类的事。要是您高兴，我倒可以说出来，我相信您还没有见过。”

埃米诺想不到对方的回答会使他自讨没趣，便说：“那是什么呢，请告诉我吧。”

古米诺莫马上回答说：“把‘慷慨’画在府上吧。”

埃米诺一听这话，羞得无地自容，以致他立即反躬自省立即下决心改变过去的习性，说道：“古利埃尔莫先生，我一定要把这‘慷慨’着意描画出来，好叫你和其他人以后再也不会说我不曾见过它，或者从来不认识它。”

只因古利埃尔莫的这句话，埃米诺从此彻底改过自新，热情款待本地和外地的人，成了热那亚一个最慷慨大方的绅士。

故事九

最后，只剩埃丽莎未接到女王的命令，所以不等女王来发话，她就高兴地讲起来：

各位漂亮的女郎，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人不管别人怎样谴责嘲讽和惩处他，偏偏就是执迷不悟，而有人无意间说了他一句，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劳雷塔刚才讲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我也准备再讲一个短故事，来证明这个说法。一个好故事不论谁讲谁听都是起点作用的。

话说在塞浦路斯第一任国王执政的时候，戈蒂弗雷·迪布利奥内已收复圣地，于是出了这么一件事：瓜斯科涅地方的一位贵夫人前往圣墓朝拜，途经塞浦路斯，遭到乡下一伙歹徒的强暴。她不知该如何出这口怨气，又气又恼。后来想，此事应该去求国王给她作主。但是有人告诉她说，求国王恐怕也是白搭，因为国王毫无出息，非但不能替人主持公道，报仇雪耻，就连他自己遭受凌辱，也因生性怯懦，而只得忍气吞声。甚至谁有什么不满，也可以对他出言不逊，当面侮辱。

那位贵夫人听了这些，知道报仇雪耻无望。可她又不甘心，决定去把这个不中用的国王奚落一番，也好出出这口恶气。于是，她便哭哭啼啼地来到国王面前，说道：

“陛下，我来见您，并不是求您为我报仇，只是听说您也受过别人的侮辱，却能泰然处之，因此，特地前来向您求教，希望您也教教我。我要向您学习，受了别人的侮辱，却还可以心平气和地忍受下来。天主在上，如果可能的话，我是多么想把身受的侮辱加授给您啊，因为您的涵养功夫实在太好了。”

这个一向昏庸软弱的国王，听了这位夫人的话，猛然醒悟，严惩了那群歹徒，替她报了仇。从此以后，他从不手软，严惩了那些胆敢亵渎国王的人。

故事十

埃丽莎讲完，就女王自己没讲了，她以女性特有的妩媚开始讲道：

高贵的女郎们，正如繁星装饰着晴朗的夜空、春花点缀着碧绿的草地，俏皮话在社交场合能给端庄的举止、欢快的谈论添上光彩。

说实在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像干别的任何事一样，必须考虑说话的时间、地点和对象。往往有些女人、男人，想说些俏皮话来挖苦别人，可由于没有弄清对方的学识程度，结果弄得自己面红耳赤。所以，我们说话应该随时随地注意这些方面，免得证实了一句古话，即“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是我今天讲这最后一个故事的用意，为了让大家知道，既然我们的心灵比别的女人高贵，那么我们的举止谈吐就该比别的女人端庄文静。

前几年，博洛尼亚城里有一位闻名世界的名医，说不定他现在还活着。这位名医名叫阿尔贝托，虽然已经年近七旬，可是精神饱满，尽管体力虚弱，但心头爱情的火焰却并未完全熄灭。有一次，他在宴会上遇到一位风采照人的寡妇，名叫玛盖丽塔·德基索利埃里太太。他对她竟一往情深，跟风流多情的小伙子一样，一天见不着她，竟吃不香、睡不着。

为了见到他的美人儿，他老是借各种机会，在她家门前来回走过，有时步行，有时骑马。这样一来，那寡妇和她的女伴们识破了他这样在她门前来回走动的用意，觉得这样一位年老而又明白事理的人竟然也会堕入情网，煞是可笑，就私下里常来取笑他，在她们看来，那柔情蜜意似乎只容许存在于那班年轻人头脑里似的。

阿尔贝托先生继续在那寡妇门前徘徊。有一天恰逢节日，那寡妇和另外几个女人坐在门前，远远瞧见这位老先生走来。于是

她们商量，请这位先生进去，热情地款待他一番，然后取笑他的这番痴情。她们说做就做。待他走近时，便迎上去，热情地把他带进一个凉爽的院子里，拿出美酒和甜点来招待他。最后，她们半假半真地问他，他应知道有好多英俊潇洒的年轻人爱着这美人儿，那他怎么还爱着她。

那医生听出了这善意的话里含有的讽刺意味，就微笑着回答说：

"太太，我爱着您，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应对此感到惊讶，特别是我爱的是您这样一位值得爱慕的人。尽管老年人受着自然定力的限制，恋爱起来难免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们并没有被剥夺爱别人的权力，他们还是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值得爱慕的。可以说，老年人应更明白事理，自然而然比青年人更有经验和见识。许多年轻人在爱慕您，而我这老头子也痴心妄想地追求您，这是因为；我经常看到，女人们吃饭时吃的是扁豆和大葱。那大葱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比较好吃也不太令人讨厌的部分只是它的根部。可是，你却根据自己的口味，往往把大葱的根部挑出来拿在手里，吃的却是大葱的叶子。那葱叶不仅没有任何营养，而且也没有味儿。太太，我怎么知道，您在挑选爱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中选的将是我，而不是其他人。"

那寡妇和她的同伴听了这番话，很觉羞愧。寡妇说："大夫，我们自高自大，冒犯了您，理应受到您的责备，您很客气，只是委婉地说了我们几句。我很珍惜像您这样一位才德兼备的君子的爱情。从今以后，我的心就向着您了，除了与我的名誉相关的事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悉听尊命。"

那医生站起来，其余的宾客也站了起来。医生谢过主妇，兴高采烈地告辞而去。

那位太太只因不了解对方，想取笑别人，如果反被人取笑。你们聪明的女人可要小心，千万不要做出这等傻事来。"

年轻的女郎们和三个青年的故事讲完了。这时，日落西山，暑气渐散。于是，女王高兴地说道：

“亲爱的女郎们，我今天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唯一未完成的事，就是给你们选一位新女王，好让她根据自己的计划来安排我们明天的生活和娱乐的事宜。本来，我的使命应该到今天晚上才结束，可是继任的人如果不事先准备，明天一上来就会不知所措。因此，明天的新王应该在现在接任，好让她把明天的事安排起来。我现在就推荐菲洛梅娜来当我们明天的女王，她是一位非常谨慎的女郎，就由她来领导我们寻欢作乐，来崇拜那使万物生长、给我们安慰的天主吧。”

说完这些，她站起身来，把自己头上的花冠取下，恭恭敬敬地加在菲洛梅娜的头上，并且向她祝贺，其他人也跟着向她祝贺，表示热烈欢迎她当统领。

菲洛梅娜看到那顶王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不由得满脸通红，不过，她想起了伯姆皮内娅前边讲过的那番话，就镇定起来，鼓起勇气执掌朝政。她首先承袭了伯姆皮内娅所颁发的一切命令，接着宣布明天上午大家仍到这里来，又布置了晚餐，并要大家今晚仍各回原先住的房间，然后说道：

“亲爱的伴侣们，承蒙伯姆皮内娅立我作你们大家的女王，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由于她对我的厚爱。故此在安排我们的共同生活方面，我也不准备仅以我的好恶行事，而是尽量将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打算综合到一起来考虑。我现在把我的打算简明地讲一讲，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做以补充或者更改，好使大家都满意。

“如果我的说法不错的话，伯姆皮内娅今天的安排很值得称颂，大家过得十分快活。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的生活并不会使大家感到厌倦，或者并没有别的反对的意见，我认为，这日程还是不改为好。

“等我们把这件事安排好之后，大家就可以离开这里，自由活动，等到太阳落山以后，我们趁凉吃饭，饭后可以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再去休息。明天一早我们起来，各人可以随意去散一会儿步，到时候就像今天一样，大家回来一起吃早饭，饭后跳一会儿舞，午睡过后，大家回到这里来讲故事。我觉得，讲故事很有趣，也很有收益。

“由于时间紧迫，伯姆皮内娅刚被选为女王就临时上阵，来不及给大家指定一个讲故事的范围。现在，我想给大家出个题目，让大家有充裕的时间预先在这个范围内想出一篇精彩的故事来。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这样办。盘古开天以来，人们始终受着不同命运的支配，将来也依然如此，直至世界末日。因此，大家应该讲这样一个故事：起初饱经磨难，后来逢凶化吉、喜出望外。”

无论是女郎还是青年，都赞同她的意见。迪奥内奥说：“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话。我觉得，您定下的规矩不错，很值得赞赏，只是我想请您赐给我一个特权，而且我希望，这一特权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欢聚结束之时。我所希望的特权就是，我讲的故事可以例外，不一定非在规定的题目之内不可，我可以随意讲我所喜欢的故事。为了让大家明白，我提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因为肚里的故事不多，从今以后，我愿意总是在最后一个讲故事。”

女王见他是个活泼的人，理解他提出这一请求的用意，那就是：如果大家听着同一个主题的故事觉得厌倦了，他就可以另外讲一个好笑的故事，让大家调济一下，换换口味。在征得众人的同意后，女王批准了他的这一特权。

大家站起来，缓步来到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澈见底，从小山上流下来，流经岩乱石，流入青苔绿荫、树木参天的谷底。大家到了这里，光脚赤臂，走进水里，嘻闹起来，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去用餐。

晚饭后，女王吩咐取出乐器，让劳蕾塔领着跳舞，埃米莉亚唱歌，由迪奥内奥弹着琵琶伴奏。听了女王的命令，劳蕾塔马上领着跳起来，这时，埃米莉亚一展歌喉，唱了起来：

我深深爱上了我的漂亮，

我钟情于自己，

别人的爱不会使我如此欢畅。

……

在劳蕾塔唱这支歌时，每到重复之处，大家就高声齐唱，唱完之后，有些人还沉浸在歌词之中。大家又跳了一会儿圆圈舞，由于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已晚，女王吩咐第一天就到此结束。她命令仆人点起火炬，领众人回去好好休息，明晨再见。于是大家各自回屋安歇。

第二天

红日东升，金光四射，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鸟儿在绿叶间歌唱，把那动听的歌声送进人们的耳朵，报告新的一天的到来。这时，女郎们和三位青年都起了床，不约而同地来到花园。大家在缀着晶莹露珠的草地上漫步，采摘花草，编织花冠，玩了好一阵。像前一天一样，他们十分兴奋。大家趁着凉爽吃了早饭，又跳了一会儿舞，这才去午睡，到了下午 3 点左右，遵照女王的命令，大家来到凉爽的大草地上，围着女王席地而坐。

戴着花冠的女王，真是美丽动人。她先把众人环顾一周，停顿了一下，才让内伊菲莱说今天的故事。内伊菲莱并不推辞，兴高采烈地开始讲起她的故事来。

故事一

最亲爱的女郎们，一个人如果想要戏弄别人，往往会咎由自取，尤其在那些理应受到尊重的事物上，如果你也拿来跟他人取笑，难免要自作自受、自讨苦吃。

很久以前，在特莱维索城里面住着一个德国人，叫作阿里戈。他很穷，以给人搬运东西为生。谁家有活，他便去干，混口饭吃。只因他为人善良正直，并洁身自好，人们都十分敬重他，都认为他是个圣洁的人。据当地人说，他临终时，特莱维索城各大教堂的钟，无人敲打，却都响了起来。这话是真是假，现在都无所谓了。

这件事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奇迹，于是大家都说，阿里戈是个圣徒。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涌到他家里，按照对待圣徒的隆重仪式，把他的遗体抬到了大教堂，又把那些瘸子拐子、瘫子盲人和各种各样的畸形的残疾人及病人，统统都拉来，所有这些人只

要触摸一下圣徒的尸体，什么病都痊愈了。

正当人们来来往往、一片忙乱的时候，碰巧我们的三个老乡也来到特莱维索，一个叫斯泰基，另一个叫马泰利诺，第三个叫马凯塞。这三个小丑，善于模仿别人的动作和神情，常在宫廷府邸里献技，以此来博取王公大臣的一笑。他们这是头一次来到这座城市，见这里乱哄哄地人来人往，不免有点奇怪。就四处打听，打听到了原委，便也想去见识见识。他们把行李寄存到一家客店之后，马凯塞说道：

“我很想去看看这位圣徒，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进去。另外我还听说广场上挤满了德国人，守城的长官怕发生意外，派人把守大门，再也不让人进去。此外，据说教堂里也挤得水泄不通，休想再插进一个人。”

马泰利诺也很想进去看看，便说道：“我们可不能为此止步，我们一定能想办法接近圣洁的遗体。”

“那你说怎么办呢？”马凯塞问。

马泰利诺回答说：“让我告诉你吧。我装成一个拐子，根本走不了路，你和斯泰基一边一个搀扶着我，你俩扶着我进去，说是到圣徒那里去求治，别人看我们这种样子，不就会主动给我们让出路来放我们进去了吗？”

马凯塞和斯泰基都非常赞成这个主意。于是三个人迅速离开旅店，找到一个偏僻的处所，马泰利诺施展他的看家本领，把手臂、手掌和手指都扭曲起来，腿也拐了，除此之外，眼斜口垂，整个的脸颊七扭八歪，让人看了十分恐怖。无论哪个人看了他的这副尊容，都会以为他是个全身残废的人。一切就绪后，马凯塞和斯泰基就搀扶着他，直向那教堂走去，一路上满脸虔诚，卑躬屈膝地请求别人，看在天主的份上，让出一条路来。就这样，他们一直向前，进展顺利。

人人注视着他们，没有一个不高声喊着：“让开！让开！”就

这样，他们径直来到停放圣徒阿里戈遗体的地方，站在遗体边的几位绅士当即把马泰利诺抬了起来，放在遗体上方，好让他触摸遗体，重新恢复健康。

所有的人都睁眼盯着马泰利诺，看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马泰利诺本来就善于变这套戏法，在圣体上躺了一会儿后，再慢慢伸直了手指，随后手掌也正常了，逐渐地手臂也伸直了，全身都舒展开了。众人看到这等奇迹，全都欢呼起来，盛赞圣徒阿里戈，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这时即使是晴空惊雷也会被淹没在欢呼的海洋中。

恰巧那天有个佛罗伦萨人也在那个教堂里，他同马泰利诺很熟悉，只是他进来时扮成了那副怪模样，才没有认出他是谁，等到马泰利诺恢复原状时，他才认出了他，不禁大笑起来，并且嚷道：

“天主啊，快惩罚他吧！看他刚进来时的那副鬼模样，谁都会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残废者。”

这些话给当地人听见了，不禁问道：“怎么啦？他难道不是个残废人？”

“天主不会饶恕他的！”那佛罗伦萨人答道：“他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完全一样，身体棒棒的，只是他比别人会耍把戏，正像你们看到的那样，他能随心所欲地把身体各部位变成千奇百怪的样子。”

众人一听这话，再不多问，就蜂拥而至，叫道：

“他是个无赖，竟敢跟天主和圣徒开玩笑！他并不是个残废者，他是假装残废来捉弄咱们和咱们的圣徒的！快抓住他！”

人们就这样叫嚷着，抓住了他，并把他拖了下来，揪他的头发，撕他的衣服，人人争着去揍他，拳打脚踢，好像谁不揍他，谁就不是人。马泰利诺急得大声呼救：“看在天主的份上，宽恕了我吧！”他左躲右避，可是哪里有用？他激怒了公众，人越围

越多。

斯泰基和马凯塞见势不妙，同时还担心自己也因此而吃苦，所以不敢去救他，反而跟着众人大喊，说他该死，但同时，他们也在暗思对策，能用什么办法把他从愤怒的人群中救出来。还是幸亏马凯塞想出了一个办法，要不然，只怕他真给众人打死了。城里的警卫全都在教堂外面站岗，马凯塞竭尽全力挤出教堂，奔到一个警官面前，说道：

“看在天主份上，帮帮我吧！一个小偷把我的钱袋偷了，里面可有100个金币呢，他就在里边，快去抓他，好把我的钱追回来。”

那警官听了，立刻率领十二个警卫，按着马凯塞指的方向，一字排开，冲了进去。那些警卫好不容易才把马泰利诺从众人手里抢出来，把他押到官府。此时马泰利诺已给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可是人们认为受了他的侮辱，不少人还不肯善罢干休，跟着来到官府。后来听说，他是因为偷了别人的钱袋被抓来的，心想这样也好，为了让他多吃些苦头，就七嘴八舌地叫起来，咬定他偷了他们的钱袋。

这本是一个性格暴躁的审判官，一听说抓了小偷，就立即开堂审问。哪知这马泰利诺竟若无其事，回答漫不经心，根本就不承认他偷了别人的东西。这可把审判官气坏了，下令把他绑在绞刑架上，反复用刑，逼他招供。可他偏不招，直到绳子套到脖子上。

把他放下来后，审判官又问他，别人对他的指控是不是真的，马泰利诺觉得不招不行了，便说道：“我的大老爷，我很愿意从实招来，只是得请您把那些指控我的人召来，问他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偷了他们的钱，那我就可以招出哪些是我偷的，哪些不是。”

审判官说：“这样也好。”他下令把一些原告叫来，这些原告

一个说八天前马泰利诺偷了他的钱袋，另一个说是六天前，还有一个说是四天前，另外一些说是在今天。

马泰利诺听了这些，说道：

“我的大老爷，他们全是胡说。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可以向您证明，我到此地才几个钟头，在此之前从没有来过。今天活该我倒霉，一到这儿，我就去教堂瞻仰圣徒的遗体，刚到那儿就给打成这副模样，这您也看到了。我以上所说句句属实，毫无半点假话，大人可以向登记外地人出入境的官员明查，可以查看他的登记本，或去问我住的客店主人。如果查明属实，那么就请大人开恩，不要听信那些坏蛋的话来整我，把我处死。”

再说马凯塞和斯泰基两个就在官府外面，听到这审判官对马泰利诺毫不留情，又急又怕，暗想：“完了，我们把他救出了油锅，不想又投进了火坑。”就匆忙回到客店，把遇到的祸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店主。店主听后不禁哈哈大笑，就带他们去见本地的一名绅士，此人名叫桑德罗·阿戈兰蒂，跟当地总督很有交情。店主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还跟这两个人一起请求他，设法救救马泰利诺。桑德罗听了，哈哈大笑了一阵，就来到官府，请求总督开释马泰利诺，总督当下应承了。

故事二

内伊菲莱讲的马泰利诺吃尽苦头的故事，使女郎们捧腹大笑，青年们也大笑不止，特别是菲洛斯特拉托。他就坐在内伊菲莱旁边，女王吩咐他接着讲，他毫不推托地开始讲道：

美丽的女郎们，刚才的故事使我想起一个跟宗教有关的故事，其中不乏有风险和爱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大家听了也许会受益不少。尤其是，谁如果踏上了爱情这条危险的道路，他一定会知道，要是他不常念圣朱利亚诺的主祷文，那么即使有一张舒适的卧床，他也无法安睡。

话说在阿佐做费拉拉的侯爵时，有个名叫里纳尔多·德斯蒂的商人，来到博洛尼亚城处理私务，事情办妥之后，就启程回家。在他出了费拉拉城赶往维罗纳的旅途中，碰到三个模样也像商人的人。其实不然，他们是几个拦路打劫、无恶不作的匪盗。里纳尔多无半点防范之心，便与他们结伴同行。

匪盗们看他是个商人，猜想他身上必定带着钱款，暗中约定，只要一有机会，便下手抢劫。为了不让他起疑，他们尽力装作正人君子，一路上跟他谈的都是一派正儿八经的话，看他们的谈吐举止，可以说，他们对他既谦逊又亲热。他原只带了一个仆人，骑马随行，现在结识了这班人，大家结伴而行，他觉得很幸运。

大家一路行来，谈笑风生，不觉谈到了人间向天主祈祷这个题目。三强盗中的一个问里纳尔多：“先生，请问您在旅途中常作的是哪种祈祷？”

里纳尔多答道：“说真的，我是个世俗的人，在这类事情上不怎么内行，所懂得的祈祷也就不多。我过的是正派人的生活，一角钱就当它十分花。不过，我出门在外的时候，总是每天早上离开旅店时，要为圣朱利亚诺父母的在天之灵念一遍‘我父在天’及‘万福玛丽亚’，接着再向天主和圣朱利亚诺祈祷，求他们保佑我在晚上能找到一个舒服的下榻之处。我在路上多次遇到很大的危险，但每次都逢凶化吉，躲过危险，而且晚上能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住处。因此，我坚信，这种恩赐都是我的崇敬的圣朱利亚诺向天主替我祈祷而来的。要是我早晨忘了向他祈祷，我白天赶路就会碰到麻烦，晚上歇脚就会找不到好住所。”

“那，您今天早晨念过祈祷没有？”那个人又问。

“当然念过了。”里纳尔多回答。

那问话的强盗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心里想：“你今天真要给自己好好祷告才行，要是我们的计划不出什么差错，你今晚肯

定要睡个坏处所了。”想完之后，他又说道：

“我经常出门在外，虽听人说起这套祷告的好处，可我还从没念过，但我从来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找不到睡觉的好处所，今天晚上你就看看，我们两个究竟是谁能睡到更好的地方，是做过祷告的你呢，还是没有做过祷告的我？说真的，我从来不念你那祷告，而是念 Diupisti，或者 Intemerata，或者是‘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教我这样祷告的老祖母说，这样的祷告才有用处呢。”

他们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闲聊着，只等到了合适的场所和时机，他们才好下手。看看天色渐黑，一行人来到古利埃尔莫城堡附近，当他们正要过一条河时，三个匪徒见天色已晚，此地又偏僻闭塞，便一起扑上前去，把他的东西抢了个干干净净，只扔给他一件衬衫。临走时，他们还对他说：“见鬼去吧，看你的圣朱利亚诺今晚还给不给你找一个跟我们一样好的睡觉处所。”说完，三个人过了河，飞奔而去。

里纳尔多的仆人一点用也没有，一看歹徒扑上去抢他主人的东西，根本不去救助，反而掉转马头狂奔，直朝古利埃尔莫城堡逃去。进了城，天已黑了，便找了家客店住下，蒙头大睡。

这时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里纳尔多光着两只脚，只穿件衬衣，冷得浑身颤抖，牙齿打战，他环望四周，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投宿一晚，以免冻死在雪地里，岂知这里刚刚经过战乱，满目疮痍，哪里还有什么住所！冷得实在是不行了，他只得拼命向古利埃尔莫城堡跑去，也不知道自己的仆人先跑进了城堡，还是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心想只要能进得城堡去，就能托天主之福，寻回一线生机。

可是等他跑到离城堡还有一里多路时，天已经漆黑了。他来得太晚，城门已关，吊桥收起，哪里还能进得城去。他这时真是又气又急，悲伤地大哭起来。他不甘心地四处张望，看看哪里能

避避风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到城墙边上有一幢房子，突出在城墙外边，他便打算到那所房子的屋檐下去躲一夜，天明之后再作打算。他来到那个房子前，看到有一扇门，但上了锁，只得在附近捡了些干草，垫到脚下，就地而坐，十分悲惨。他对圣朱利亚诺好不抱怨，抱怨这位圣人不该让一个虔诚的信徒落到这般地步。但是这圣朱利亚诺到底没有把他抛开不管，不曾让他委屈多久，就给他安排了一张舒服的床铺。

原来在这座城里住着一位寡妇，美若天仙，别的女人谁也及不上她，阿佐侯爵对她十分宠幸，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并把她安顿在一座房子里，专供自己享受。这寡妇的房子正好就是里纳尔多避雪的处所，只是他在门外罢了。这一天，正好侯爵和这寡妇有约会，当天夜里要住在这里，同这寡妇共枕同眠。这寡妇已经悄悄命人备下一盆洗澡的热水和丰盛的佳肴，一切准备妥当，只等侯爵来受用。偏偏就在侯爵正要动身之际，一个仆人来到门口，向侯爵禀报说有紧急事务，要侯爵立即前往。侯爵只得打发人告诉那个寡妇，不必等他来了，然后就马上动身上路。这寡妇好不扫兴，闷闷不乐，便打算用给侯爵准备的热水洗个澡，吃完饭后独自上床睡觉，于是进了洗澡间。

那洗澡间紧靠着通往城外的一个门，门外恰巧就是倒霉的里纳尔多蜷卧的地方。因此，她在洗澡的时候，听到外边一声声的哭号和牙齿打战的声音，就像一只鹳鸟在那儿磨喙。于是她就把女仆喊来，说道：“上去楼看看，是谁在墙外干什么？”

女仆登上楼来，借着周围的雪光，看见一个男子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衫，蹲在那里瑟瑟发抖。她问他是什么人，可怜的里纳尔多抖得筛糠似的，尽可能简短地自报家门，以及现在如何落到这步田地大致讲了一遍，接着苦苦哀求对方行行好，救救他，不要听任一个落难的人冻死在野外。

那女仆动了同情之心，便回去禀告主人。那寡妇听了，也很

同情，想起她有那个侯爵有时悄悄地进出的门上的钥匙，于是吩咐说：“你去轻轻把门打开，放他进来，反正这里睡觉的地方多得很，还放着一桌饭菜没有人吃。”

那女仆称颂主人心地善良，就跑去开了门，把他领了进来。那主妇看他都冻得僵直，便对他说：“这位客人，洗澡间的水热着，快去洗个热水澡吧。”

里纳尔多怎能不高兴呢？他也不用再三推辞，就把冻僵的身子泡进了热水里。洗完澡，他死而复生，好不痛快。那寡妇又拿出她那去世的丈夫的衣服给他穿，他穿在身上十分合适，仿佛就是给他缝制的一样，他一边在那里等候女主人的吩咐，一边在心里暗暗感谢天主和圣朱利亚诺，感谢他们像他希望的那样，帮他逃了劫难的一夜，还把他送到这样一个舒适的宿所。

那主妇休息了一会儿，吩咐把大厅的壁炉生旺。她来到这个大厅，问那女仆，那个汉子人怎么样。女仆回答说：“太太，他已经穿戴好了，人很潇洒，举止文雅，看起来像个有教养的人。”

“好吧，”那女主人说：“我想，他还没有吃饭吧，你去把他叫来，让他到这里暖暖身子，吃点东西。”

里纳尔多被领到大厅里，见这家的女主人是位有修养的人，就赶紧上前请安，再三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女主人看了对方的人，又听了他的这番话，觉得女仆所说果然不假，便客套地招待他，让他随意地和她一起坐下来烤火，又问他怎么会出这种事的。里纳尔多便把当天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他说完这些事，女主人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因为他的仆人逃进城堡之后已经讲过，她也听到一些，而且将她知道的有关他仆人的事也都告诉了他，说是明天早晨不难找到他。这时晚餐已准备好，里纳尔多按照女主人的吩咐，洗过手，同她一起坐下来吃饭。

这里纳尔多正当壮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举止文雅，那

主妇的眼光不时在他身上打转，对他颇有好感。这天，本来侯爵约好和她幽会，所以早就春心荡漾，不能自已。

吃罢晚饭，离了席，那主妇就跟她的女仆暗暗商量，既然侯爵失约，让她空喜欢了一场，那么，送上门来的肉包子，怎能不充分利用呢？那女仆早就猜透了女主人的心思，乐得顺水推舟。于是，主妇重又回到大厅，里纳尔多仍然独自在那里烤火。她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说道：

“哎，里纳尔多，您干吗闷闷不乐呢？您不就是丢了马匹和一些衣服吗，请放心吧，您应相信您能够得到补偿的，振作起来，您就当作在自己家里，并且我还想对您说，您穿的先夫的这身衣服，我觉得，您真像他。我真想搂住您，吻您千遍！要不是怕您不高兴，我早就这样做了。”

里纳尔多并非傻瓜，听了她的这番话，又看见她眼里春情四溢，就伸开双臂，向她走去，并且说道：

“太太，我这条命是您救的，没有您，我早已不在世上，我会竭尽全力侍候太太，让您心满意足，这才是道理，要不然，我就不是人了。来吧，您只管搂我吻我吧，吻个天昏地暗，我也一定奉陪，我也更高兴地搂您吻您。”

话到这份上，自然无需再多费唇舌了。那主妇早已欲火难耐，投入了他的怀抱。她紧紧搂着他，吻啊吻啊，吻了何止千百次，也让他回吻了上千遍。两人这才起身进了卧室，也不多耽搁，马上宽衣解带，云里雾里，一直到天亮，两人才善罢干休。

天蒙蒙亮，主妇便叫他赶快起床。为了不让人看出破绽，她又找出一身破旧衣服叫他穿了，并给他的钱袋里塞满了钱，同时又恳求他，昨天晚上的事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并指点了如何进城去找他的仆人的路径，然后让他从昨晚进来的那个门出去。

等到天已大亮，城门大开，他便装作远道而来的商贾，进了城，找到了自己的仆人，从马背上取出自己的衣服换上。正要让

仆人扶他上马起身时，奇迹发生了：昨天抢劫他的那三个匪徒，在另一件事上翻了船，被官府抓住，押进城来。他们对所犯的案件全都供认不讳，里纳尔多被抢的马匹、金钱以及衣物，全部物归原主，除了几根棍棒丢失了，其余一无损失。

里纳尔多感谢天主和圣朱利亚诺，然后才上马启程，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那三个不法匪徒，第二天就飞上西天了。

故事三

女郎们和三个青年听了里纳尔多·德斯蒂的故事，无不拍手称奇，赞美他的一片虔诚，同时也感谢天主和圣朱利亚诺的恩德，在他危难之时拯救了他。但对那位不负天公美意、善于把握时机的寡妇，她们也不愿加以指责，尽管大家没有把这个意思明确地说出口来。就在大家谈论那天晚上她是多么爽快的时候，坐在菲洛斯特拉托旁的伯姆皮内娅知道下一个该论到她了，就在心里暗自琢磨该讲个什么样的故事，一听女王的吩咐，她就不慌不忙地、高高兴兴地讲起来：

从前，我们城里住着一位骑士，叫作特巴尔多，有人说他是朗贝蒂家族的后裔，因为有人见他的后代都从事着阿戈朗蒂家族至今还在从事的行业。不管他是哪一家的后代，反正他是当时一个富甲一方的骑士，膝下三个儿子，老大叫朗贝托，老二叫特达尔多，老三叫阿戈朗特。这三个儿子个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当老大还不满 18 岁时，特巴尔多骑士不幸去世，弟兄三人依法各自继承了一笔巨额家产。

呈现在兄弟三人面前的是这么大的一份家业，房产土地、金银现钞，无穷无尽，他们就毫无节制地挥霍无度。他们广养骏马、猎狗和禽鸟，侍候他们的仆役更是数不胜数。他们还广开门庭，大宴宾客，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还不时召集文人武士，打擂比武。总之，凡是有钱人的享受，他们都享受遍了，而且年经

人的种种纵欲，他们也不放过。

这样奢靡的生活没持续多久，父亲留下的家业就差不多给花光了，虽也有少许收入，但也是人不敷出。于是，他们开始变卖家产，以资抵债，今天卖这个，明天当那样，眼看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财富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贫穷使他们懊悔不已。

一天，朗贝托把两个兄弟叫来，对他俩说，父亲在世时家道是何等兴旺，那时的日子是何等富有，父亲一死，他们是如何挥霍无度，快把那么大一份家业花光，现在就要沦为穷光蛋了。因此，他认为，最好趁这场面还没有被拆穿之前，把剩下的东西变卖掉，跟他一块远走高飞。

兄弟三人变卖完后，也不向亲友告别，更不声张，悄然离开佛罗伦萨，来到英国，在伦敦租了间小屋住了下来。他们精打细算苦苦度日，干起放高利贷的行当来。也许是他们的运气来了，不出几年工夫，挣了不少钱。

就这样，兄弟三人相继回到佛罗伦萨，把旧时的大部分产业又赎了回来，除此之外，还购置了一些新产业，三人娶妻生子。放贷业务在英国仍在继续进行，他们后来打发一个叫作亚历山德罗的年轻侄子，前去接管。这兄弟三人都留在佛罗伦萨，但他们都忘了以前所吃的苦头，个个旧病复发，尽管他们都有了家眷，都已生男育女，却再次挥霍浪费起来。再说，他们自认财力雄厚，无论什么人来借贷，也不管借多少，全部满口应承，花钱如流水，更胜以前。幸好亚历山德在英国只贷款给贵族，并要他们拿城堡或其他产业作抵押，收入着实可观，因此能将大笔款项寄回来，弥补了三个叔叔的亏空。

就这样，这三兄弟依然继续挥霍无度，总指望着从英国来的接济，钱不够用时就向人借债，可是事与愿违，英王和王子失和，双方兵戎相见，酿成一场战祸。这样一来，贵族各踞一方，有的效忠国王，有的依附王子。抵押给亚历山德罗的城堡和地全

被占领，他的财源由此而完全断绝。但他一直留在英国指望国王和王子总有一天会重归于好，战乱平息，他就可以收回本息，不受损失。但在佛罗伦萨的三兄弟仍不节制，肆无忌惮地挥霍，债台越筑越高。

几年以后，英国方面毫无接济，三兄弟不仅信誉扫地，而且因拖欠的债务久久不能偿还，被债主们逮捕起来，投入牢房，全部家产被没收，但仍资不抵债。他们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好不悲惨，看来这一辈子只能与贫穷为伍了。

再说亚历山德在英国观望了几年，一心指望时局能平稳下来，后来看看再没有什么希望，只怕再待下去连性命都难保，就想回到意大利去。就这样，他独自一人踏上了归途。一天，刚出布鲁日城，看见一位穿着白衣服的本教会年经修士，正领着一大队修士、无数仆人走出城来。一辆大货车在前，后面两个上了年纪的骑士策马护送。亚历山德罗认出，那两个骑士就是国王的亲属，便上前向他们打了招呼，与他们一路同行。

在路上，他轻声问他们前往何处，带着这么多随从，骑着马走在前面的教士是什么人，其中一个骑士回答说：

“那青年教士是我们的一个亲戚，最近被任命为英国最大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但按照规章，他的年纪太轻，还不能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们奉命陪他到罗马去，恳求教皇予以通融，批准他的任命。不过这些事你千万不能跟别人讲。”

那位新院长骑在马上悠闲自得，忽前忽后，就像我们通常看的贵族们出门上路的那副景象。这样一来，这位院长便注意到了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正当青春年少，又长得眉清目秀，举止文雅，天下没有哪个男子能够比得上他。那院长一见他，就满心欢喜，觉得他挺可爱。于是便把亚历山德罗叫到身边，和颜悦色地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亚历山德罗把自己的身世一一细说了，并表示愿意为院长效犬马之劳。

那院长听他说得有条不紊，再看他举止端庄，就暗中断定，这必定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尽管他操的是贱业，但觉得他更加可爱了，对他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便好言相劝，安慰了一番。院长对他说，不要担心难过，只要为人善良正直，天主定会把他从那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不仅能恢复昔日的繁荣，而且甚至会比以前更好。院长看大家都向托斯卡纳进发，便请求同他结伴同行。亚历山德罗谢过院长，并再次表示，愿意为其效劳。

那院长自从见了亚历山德罗之后，心里便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大家就这样一路同行了几天，来到一座小城，城里连一家像样的客店都找不到，可院长却偏要在这里过夜，幸亏亚历山德罗经常在这里路过，便让熟识的一个客店老板收拾出一间舒适一点的房子，好让院长住下来。这样，亚历山德罗凭着自己的干练，俨然成了院长的总管。他还想尽办法，为随从在城里找到了住处。

院长用过饭后，天色已很晚，大家都分头去睡了。亚历山德罗就问那店主，他自己能在哪里将就一夜呢？那店主回答他说：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你看，到处都住满了，连我和我的妻子也只好睡在地板上。不过，院长的房里有几袋粮食，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麻袋上临时给你弄出个铺位，你就在那里勉强过一宿吧。”

“这怎么行？”亚历山德罗说，“你知道，院长的房子本来就不宽敞，连他的修士都没有睡在他那儿，我怎么好去打扰呢？早知如此，那我就该趁院长还没睡下时，叫他的修士睡在麻袋上，而我到修士们睡的地方去睡。”

“这可怎么办呢？”那店主说，“到了这份上，我看你还是将就一下吧，睡在麻袋上也蛮不错。反正院长已经睡下，帐子也放下来了，我就悄悄给你弄个铺位，你就睡在那儿好了。”

亚历山德罗觉得这样做，倒不至于惊醒院长，就答应了，并

悄悄爬到麻袋上，躺了下来。

再说那院长因为春情荡漾，迟迟不能入睡，亚历山德罗同店主说的话，他全都偷听到了，不由得心花怒放，暗自想道："这不是天主给我一个如愿以偿的机会吗？要是我放弃了，以后哪一天才能再遇到这样的姻缘。"

院长便打定主意，等客店里的一切都静下来后，便低声喊叫亚历山德罗，要他到自己的床上来睡，亚历山德罗再三推辞之后，只得答应了。

亚历山德罗脱去衣服，上了床，在院长身边躺了下来。院长这时便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胸口上，不住地抚摸他、挑逗他，就像多情的少女抚摸热恋的情人一般。他这一举动叫亚历山德罗大吃一惊，以为院长要与他亲热。凭着直觉，以及亚历山德罗的举动，院长马上猜透了他的心思，不觉暗自好笑，便解开内衣，抓起他的手放到自已的胸前，对他说道：

"亚历山德罗，洗洗你的灵魂，赶走你那荒唐的想法吧，你摸摸我这儿，你就会发现我瞒着你什么。"

亚历山德罗用手在院长胸口一摸，摸到两个圆而坚挺、结实而富有弹性的东西，握在手里滑腻腻的，舒服极了，原来是少女的两个乳房。这时亚历山德罗才明白真相，他毫不犹豫，不等对方有所表示，便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正要亲吻她时，她却说：

"先别挨近我，听我把话说清楚。现在你也知道了，我是个女人，不是什么男人。我离家的时候是个处女，这一次去朝见教皇，是要请他替我主婚。不知是你幸运，还是我晦气，反正那天我一见到你，爱的烈火就在我胸中点燃了，我相信，无论哪个女人也没有像我那样爱得炽烈。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什么人都不要，只要你做我的丈夫。如果你不愿娶我为妻，就请你即刻下床，回到你自己的铺位上去。"

亚历山德罗看她一路上带着那么多随从，断定她一定是名门

贵族的千金小姐，又见她长得妖艳无比，也就不再迟疑，赶紧回答说，只要她愿意，他哪里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她一听这话，就从床上坐起来，把一个戒指塞到他手里，让他对着墙上的一幅耶稣的小画像，起誓要娶她，然后两个人才急切地拥抱在一起，度过了这令人销魂的一夜。

天亮时，亚历山德罗就按他们商量好的办法，像昨晚进来时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离开了房子，这样就谁也不知道他昨夜究竟是在哪里睡的了。亚历山德罗好不高兴，继续跟着院长的人马一路前行。过了几天，他们来到了罗马。

歇息了几天之后，院长只带着两个骑士和亚历山德罗拜见教皇，她按例向教皇行过礼后，说道：“尊敬的教皇，您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人想要过一种洁身自爱的正派的生活，就得躲避开诱惑他误人歧路的事物。正因为如此，我要做个规矩的女人，于是，我乔装成男人，带着国王的大部分财宝，悄悄从我父亲——英国国王的宫廷里偷偷逃了出来。您也看到了，我是这样年经，可我的父王却非要把我许配给苏格兰国王，他可是个年老的国王，因此我逃了出来，请求您给我找个夫君。我之所以逃跑，并不是担心苏格兰国王的年岁，而是怕我年纪太轻，意志薄弱，禁受不了诱惑，或许会做出什么违背天主戒律的事来，有损我们王室的名誉，所以这才前来求您。

“天主给人们安排的一切都是天衣无缝、珠连璧合的，正因为这样，在这一路来时，是那慈祥善良的天主让我遇见了我心目中的夫君，他就是这位青年。”说着，她用手指了指亚历山德罗。“您看到了，他就在我的身旁，以他的仪表和品德，他可以配得上任何一位高贵的小姐，尽管他的血统也许不那么高贵，但他的高贵形象征服了我，他就是我所要的人，除了他，再没有哪个男人能打动我的芳心，不管我的父亲和别人怎么想，反正我只要他。我这次长途跋涉，本来是为了我的婚事，如今这个原因已经

不存在，但我还是来了，一是为了瞻仰罗马城的名胜古迹，并且觐见教皇陛下；二也正是为了当着您的面和众人的面，公开我和亚历山德罗两人私订的只有天主作证的婚约，但愿天主和我都喜欢的事也让您高兴。我衷心地求您，求您为此祝福；您是天主在世间的代表，接受了您的祝福，也就是加倍地得到了天主的赞许，这样我们两人就可以生死与共、白头偕老，永远宣扬天主和您的荣耀了。”

亚历山德罗听了这番话，才知院长原来是英国的公主，真是又惊又喜；而那两个骑士听了这番话之后面面相觑，大为震惊，要不是教皇在场，只怕他们会对亚历山德罗做出鲁莽的动作，也许连公主也会惨遭他们的毒手。

教皇也是一样，他看到公主女扮男装，又听她说自作主张选择了丈夫，感到十分震惊。可是他看到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便答应了公主的恳求。他先劝解那两个骑士，叫他们息怒——他知道他们在生气，让他俩同公主和亚历山德罗言归于好，然后着手安排婚礼。

到了教皇确定的日子，他安排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把教廷的红衣主教、城里的达官显贵都请来赴宴，然后让公主同贵宾们一一相见。她身穿皇室华服，雍容华贵，妖美可爱，博得人人喝采。新郎亚历山德罗也身着盛壮妆，气度不凡，俨然一位王孙公子，根本不像一个放款收利的年轻人，连那两个骑士也对他肃然起敬。教皇亲自主持结婚典礼，在婚礼上新婚夫妇重申盟誓，当众受到教皇的祝福。婚礼庄严隆重，热闹非凡。

离开罗马之后，按照亚历山德罗的意思，夫妇两人一起来到佛罗伦萨，当然，公主也很愿意到这座城池来。他们结婚的消息早已传到佛罗伦萨，他们一到那里，就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公主替那兄弟三人还清了债务，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又替他们赎回家产，并把三家的妻子儿女都接回家来，一家人对公主感激不

尽。亚历山德罗夫妇离开佛罗伦萨时，力邀阿戈朗特同行，当他们来到巴黎时，受到了法王的隆重款待。

两个骑士已先返回英国，极力在国王面前替公主说情，英王果然原谅了公主，并热烈欢迎他的女儿和女婿归来。不久，英王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亚历山德罗伯爵爵位，并将康沃尔半岛赐给他做为领地。因为伯爵极为干练，调停了英王和王子之间的冲突，使全国得以恢复和平，因此深得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阿戈朗特收齐全部款项，又被亚历山德罗封为骑士，载誉而归。伯爵和他的夫人终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据说，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及勇敢，再加上岳丈的指点帮助，后来征服了苏格兰，当上了苏格兰国王。

故事四

劳蕾塔坐在伯姆皮内娅旁边，听见她的故事已完满结局，不待吩咐，便紧接着讲起来：

善良的女郎们，照我看，命运的力量的确伟大，而它最伟大之处莫过于让一个贱民一下子成了皇亲国戚，正如伯姆皮内娅刚才讲的那个亚历山德罗一样。

人们都说，雷焦到加埃塔这段海岸，是意大利风景最优美的地带，尤其是萨莱诺附近，青山紧邻大海，当地人称作阿马尔菲海岸，沿岸大大小小的城镇落在两岸，花园喷泉，随处可见。住在那一带的，都是些大商巨贾，个个精明能干，富得流油，像他们这样善于经营者，实在少见。就在那一带，有个小镇，名叫拉韦洛，今天这个镇上的人都很富有，从前呢，那里有一个家资殷实的人，名叫兰多尔福洛。可他仍贪心不足，富了还想更富，结果险些倾家荡产，甚至差点搭进了自己的性命。

兰多尔福与一般商人无异，很会算计。他买了一艘大木船，又买来整整一船货物，启程向塞浦路斯岛驶去。到了那里，他才

发现，别人已先他一步运来了货物，他毫无办法，只得忍痛降价，直至接近白白送人，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这样一来，他整天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眼看自己马上就要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了，于是思忖，看来别无选择，要么去死，要么就铤而走险，出海抢劫，把损失的钱捞回来。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由大富翁沦为穷光蛋。于是便找人把他的大木船卖了，又贱卖货物，凑钱买了一艘海盗专用的那种快船，并购置枪具器械和海上生活用品，把这只小船装备得满满当当，就出海拦截货船，尤其是土耳其人的船只。也许是上天保佑，他做海盗比他做商人顺利得多。

从此以后，他抢劫了不计其数的土耳其商船，不到一年功夫，他抢劫来的钱财，抵过了他经商的损失不算，比原来还多出一倍多。他看看自己弄到手的钱已经不少，不想再次栽跟头，应适时收手，于是打算带着这笔钱返回老家。上次的生意使他破产，这次他决定不再拿钱去买货物，决意带着现款回去，于是带着钱开船出海，向家乡进发。

当快船来到多岛海时，正逢傍晚，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由于逆风而行，而且波涛汹涌，他的小船承受不住，只得驶进小岛的一个港湾里躲避，等待风平浪静。他的船刚驶进港湾不久，另有两艘大船也慌忙地驶进来躲避。

这是两艘从君士坦丁堡驶来的热那亚人的大商船，船上的人看见港湾里泊有一艘小木船，又听说这条船的主人就是如雷贯耳的大富翁兰多尔福，这帮人本来就见钱眼开，决定下手，于是就用大船拦住去路，便准备下手抢劫。他们派了一部分人，带着弓箭，全部武装，登上岸去，选好地点，将木船团团围住，不让船上的人逃上岸去；其余的人跳上小艇，借着海潮的力量，很快就靠在兰多尔福的小船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围住了小船，船上的人无一幸免。他们登上小船，将船上的货物全部抢走，只留下兰

多尔福身上的一件马甲，又将小船凿沉，把兰多尔福押到大船上。

第二天，风向逆转，两艘大船扬帆西行，整整一天，一帆风顺。可到了傍晚，风暴骤起，惊涛骇浪迎面扑来，两艘大船被冲散，可怜而又倒霉的兰多尔福所在的那艘船被风浪卷去，猛烈地撞在切法卢岛上，就像鸡蛋碰到石头，大船顷刻之间撞得粉碎。刹时海面上全是货物、箱子、木板，随着浪涛四处漂散。这时天色已晚，风大浪高，茫茫大海一望无际，那些落水的人，拼命逃命，碰到什么东西，就紧紧抓住不放。

那倒霉的兰多尔福也不例外。那天死神三番五次来召他，他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想不如趁早一死。可是，真的到了生死关头，他又害怕了，求生的本能使他伸手抓过一块漂浮过来的木板，紧紧抓住不放，并希望天主保佑，帮他逃出险境。

他爬到木板上，随着风浪漂流，直到天明。这时他举目四望，乌云骇浪，除了一只箱子在浪涛里颠簸着别无所见。每当这只箱子向他漂来时，他就十分害怕，唯恐这箱子撞翻他的木板，所以它每次漂来，他就顾不得身子虚弱，伸手把箱子推开。这时，突然一阵暴风吹来，掀起巨浪，那箱子一下撞翻了他的木板，立刻将他掀进海里。兰多尔福这时已经精疲力尽，只好在浪底漂了一会儿，但出于害怕他挣扎着浮了起来。他举目回望，只见他的那块木板已经漂远，那箱子却在附近，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便向那个箱子游去，抓住箱子，奋力爬到上面，又用双手划着，游向远处。

就这样，他随海浪漂这漂那，整整一天一夜，既没有吃，也没有喝，更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举目四望，只见茫茫一片汪洋。

到了第二天，他已浑身透湿，活像一块海绵，两手依然紧紧抓着箱子不放，快要沉溺的人都是这样，只要抓住什么东西，总

是不肯放开。不知是天主的意旨，还是风的力量所致，他给冲到了科孚岛的海滩边。恰巧一个穷苦女人在海边，正用海水和泥砂擦她的砂锅，抬头望见海上一个怪物向她漂来，便吓得尖叫起来，向后跑去。这时的兰多尔福的眼睛已模糊不清，话也说不出来，当然无法向她解释。多亏海水把他冲到岸边，那时女人看清是一只箱子，再仔细看时，才看到箱子上面的两只手臂，接着看清了兰多尔福的脸。这时，她才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了。

这时，海上已经是风平浪静，她动了恻隐之心，就跨人海里，抓住兰多尔福的头发，连人带着箱子一起拉上岸来，并像抱孩子似地把他抱回家里。给他洗了一个热水澡，又给他按摩全身，他的身子慢慢暖和起来，渐渐恢复了知觉，她就这样为他忙碌了一阵，并给他拿来甜酒和点心热情地款待他。几天之后，在她的精心照料之下，他完全康复了，神志也完全清醒过来。那善良的女人，把她一直替他精心保管的箱子还给了他，认为他该继续去干自己的事，并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他。

兰多尔福已经记不起那个箱子了，既然那善良的女人说是他的，他就没推辞，心想也许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维持他几天的生活。他拿起箱子，发觉箱子很轻，不觉大失所望。等那女人不在家时，他还是设法打开了箱子，看看里面是些什么。原来里面全是宝石，有镶嵌的，也有尚未加工的，这使他感到喜出望外。他一看这些东西，知道它们价值连城，便满心欢喜，连声感谢天主的恩赐。但是他又想到，短短一段时间，他遭到命运的两次打击，这使他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用些破布之类的东西，把这些宝石好好包起来，并对那善良的女人说，如果能给他一个袋子，他便把箱子送给她。

那善良的女人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再三谢过救命之恩，便背起袋子，向她辞别而去。他搭了一艘船，来到布林迪西，沿海岸继续航行，来到特拉尼。在那里，他碰到几个丝绸商，谈起来才

知道大家都是同乡。他把自己的曲折离奇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只有那箱子的事只字不提。他们听后深表同情，送给他一套衣服，让他骑上他们的马，把他一直送到他的家乡拉韦洛，几个丝绸商才重新上路。

到了家，他感到万无一失了，这才重新谢过天主的保佑，解开他的袋子，仔细欣赏了一番他的宝石，这时他才发现，这些宝石都是稀世珍宝，而且数目繁多，即使贱卖出去，也比出发前足足富了一倍有余。他设法把宝石卖出之后，寄了一大笔钱给科孚岛的那个善良女人，以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又寄了一些钱到特拉尼，感谢那些丝绸商人，其余的钱留着自己享用。从此，他不再外出经商，而是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享尽天年。

故事五

现在轮到菲亚梅塔讲故事了，她说道：听了兰多尔福巧拾宝石的故事，使我想起另外一则故事来，也是十分惊险，甚至不亚于劳蕾塔刚才讲的那个，只不过她的故事经历了好几个年头，而我要讲的，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你们下面就可以听到了。

据说，从前有个年轻人在佩鲁贾市，他名叫安德鲁乔·迪彼得罗，是个精明的马贩。他听人说，那不勒斯的马很便宜，就用钱袋装了五百个金币，同其他商人一起出发了，开始他自己的第一次出门远行。他们正好在星期天快打晚祷钟时到达。他当晚向店主人打听了一些情况，第二天一早就来到马市。他看到，那里的马确实不少，而且每一匹都令他喜欢，于是就跟人家讨价还价，但结果连一匹也没有谈成。为了表示他要买马，他像那些粗俗的乡巴佬一样，不时把钱掏出来，在过往的行人面前摆弄他的那些金币。这时，正巧一个长得妖艳无比的西西里姑娘在他身边走过，看到了他摆弄的金币。她本来就是个以卖笑为生，给点小费就能满足男人的欲望的女人，但安德鲁乔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姑

娘。她向前靠了两步，来到他身边，注视着他的钱袋，心里立即浮起一个念头：“要是这些钱成了我的，那谁还能比我更阔气呢？”想过之后，也就走开了。

在这姑娘身边，站着一位老太婆，也是西西里人。她看到了安德鲁乔，就没理会走开的姑娘，就热情的拥抱住了这个小伙子。那姑娘看到了这一切，便在一旁悄悄地等着，一句话也没说。安德鲁乔定睛一看，原来他认识这个老太婆，便热情地向她问候致意，并约她到他住的客店去拜访，说完两人便分了手。安德鲁乔继续在那里转悠，但他一上午依然没有买到马，空手而归。

那姑娘开始注意的只是安德鲁乔的钱袋，后来见那老太婆同他的交情，便想方设法要把他的钱弄到自己手里，不行，要弄到一分也不差。于是她仔细地向那老太婆打听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她俩是怎么认识的。那老太婆便把安德鲁乔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姑娘，并说她自己曾在安德鲁乔的父亲家住过很长时间，先是在西西里，后来是在佩鲁贾。她还把安德鲁乔住在哪家客店，到这里来干什么，都告诉了姑娘。

那姑娘把情况问了个一清二楚，又把他的名字和他亲属的名字都牢牢地记在心里，想利用这些材料施展她的骗术，满足她的欲望。回到家里，她就故意找了些杂七杂八的事，让那老太婆忙碌了一天，无暇去看望安德鲁乔。到了傍晚，她就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使女前往安德鲁乔住的客店。碰巧，那使女到了那里，安德鲁乔正好独自站在店门口，使女一打听，正好问到了他本人。那使女一听，便把他拉到一边，说道：“先生，这城里有位小姐，想在您方便时同您聊聊。”

安德鲁乔听了，好不高兴，不禁从头到脚把自己打量了一番，以为自己真是个美男子，好像整个那不勒斯再也找不出比他更潇洒的小伙子似的，认为那位小姐一定是爱上了他，因此，他

立刻应允下来，又问那使女，那小姐准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他谈。使女回答说：“先生，您想啥时候来就啥时候来，她在家等您。”

对此事，安德鲁乔向店主一字未提，便对使女说：“那好，现在就去吧，你带路。”

使女把他带到那条叫做恶窟街的小街里，这条街上的作风正如其名，不相上下。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毫不怀疑，只认为是光明磊落地去会见一位尊贵的女人，所以他就放心大胆地跟着那个使女进了那所房子。他刚登上楼梯，那使女便向她的小姐喊道：“安德鲁乔来了！”这时他看到，那位小姐正在楼梯上注视他。

那小姐正当二八年华，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穿着大方得体。她见安德鲁乔走上楼来，便连下三级台阶，张开手臂，搂住他的脖子，好像一时悲喜交集，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然后她流着眼泪，亲吻他的前额，哽咽着说：“啊，我的安德鲁乔，我可要好好款待你啦！”

安德鲁乔真是受宠若惊，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亲热的欢迎，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说：“小姐，见到您在下真是不胜荣幸。”

那姑娘拉起他的手，带他进了客厅，没有说一句话，又带着他从客厅来到她的卧室，卧室里摆放了许多玫瑰和桔子花，还放了许多香精香料，芳香扑鼻。他打量着卧室，内有一张锦帐低垂的绣榻，门后挂着一套套衣服，这是这一带的一种风俗另外还有好多摆设，他从未见识过。一切都富丽堂皇。因此，他认定她必是一位富贵人家的小姐。她请他一起坐在床边的一个大箱子上，这才开始对他说：

“安德鲁乔，我知道，你一定被我的拥抱和眼泪弄得莫名其妙，毕竟你并不认识我，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从没听说过，可是，我讲一件事给你听，你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是你的姐姐。我想对

你说，真该感谢天主，使我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的一个亲兄弟，了却我平生的愿望，这样我就死而无怨了。否则，我死也不瞑目。你恐怕对这些事毫无所知，那么，就让我慢慢告诉你吧。

“彼得罗是我们俩的父亲，我想，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他在巴勒莫住了很长时间。由于他忠厚善良，和蔼可亲，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对他有好感，对他记忆犹新。在那些爱他的人当中，爱得最深的就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有身份的女人，当时正在守寡。她不顾父兄的威吓，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结识了他，后来就有了我，就是你面前的我。

“后来，彼得罗因故需要离开巴勒莫返回佩鲁贾，当时我还小，他抛下我们母女俩走了。从此他就毫无音讯了。如果他不是我的生身父亲，那我一定要指责他对我母亲的无情无义，且不说他还欠了我这做女儿的一段情分，我是他堂堂正正的亲生的女儿，又不是什么妓女叫化子的。我母亲只因为一心一意地爱他，若不知道他是这样一种人，便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子都交给了他。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当时做下了错事，却无法挽回，随着时间的消逝，只能在心里指责。

“他把我丢在巴勒莫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后来我在那里长大成人，我的母亲本来是位贵夫人，于是就把我嫁给了阿格里琴托城的一个可敬的绅士。他因为爱我和我的母亲，便搬到巴勒莫来住。他是个教皇党的中坚分子，因与我们的国王查理密谋，而被腓特烈皇帝发现，我们只得匆匆逃离西西里岛，那时，我马上就要被封为骑士夫人了，那个封号在整个西西里岛还是头一个。我们只带了很小一部分财产逃到这里。承蒙查理国王不忘我们过去对他的效忠，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失，赏赐了我们好多田地房屋。他还一直给我的丈夫——也就是你的姐夫——很高的俸禄，这一点你以后自会看到的。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定居了下来。想不到，凭着天主的指点，在这里见到了我的好弟弟。”

说完，她又楼住他，眼里噙着泪水，热烈地吻他的前额。安德鲁乔听了这篇娓娓动听的故事，又见她讲得有条不紊，滴水不漏，没有一点儿结结巴巴，同时他又记起，他父亲确实在巴勒莫住过一段时期，他本来就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迷恋女色，再加上看到她那滚滚的热泪，疯狂的拥抱，纯洁的亲吻，因此便相信了她说的一切都是实话。等她住口之后，他便回答说：

“夫人，您自会想到，这事真叫我吃惊。事实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父亲也从未当面提起过你们母女俩。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您这样一个人。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别的事，没想到竟寻到了我的姐姐，这真出乎我的预料，我太高兴了。真的，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结识您，更别说像我这样的小商贩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您要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姑娘道：“今天早上，一个穷苦老婆子告诉我的，她常到我这儿来。就是她谈到了咱们的父亲，她还对我说，父亲在巴勒莫和佩鲁贾的时候，她一直在家里做佣人。我本来早就想去探望你了，只因想到，一个女人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里去不成体统，所以还是觉得你来这里更好些。”

讲到这里，她又一个个提到家里好多人的名字，询问他们的近况，安德鲁乔一一作了答复，这使他越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他们就这样谈了很长时间。天气闷热，她让人端来希腊白葡萄酒和甜点，让安德鲁乔享用。他受用之后，看看到了晚饭时间，便起身告辞。但她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走，并装出生气的样子，抓住他说：

“天哪！现在我才知道，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你刚刚遇到了你从未见过面的姐姐，到了她家里，应该留下来吃饭才对，怎么能离开这里去客店吃饭呢？本来，应该由你的姐夫陪你吃晚饭的，可是，他不在家，这使我深表不安。但是，作为你的姐姐，我知道该怎么款待你。”

对此，安德鲁乔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说："我把您完全当作自己的亲姐姐，可是，如果我不走，大家还正在等我回去吃晚饭，这不免有点儿不懂礼貌了。"

"我的天哪！"她说道："我难道就不能打发一个人去叫他们不要等你了吗？不过，要是你真懂礼貌，那就应当把你那些朋友全都请来，吃过晚饭之后，如果你真要走，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回去。"

安德鲁乔说，今晚他不打算请他那些同伴来，不过，他愿意留下来。于是，她假装打发人到客店去关照，然后又跟他东拉西聊了一会，这才请他共进晚餐。她准备了好几道菜，故意消磨时光，等着天黑。吃完晚餐，安德鲁乔再次站起来告辞，可她还不让走，说是在那不勒斯，晚上不便随处走动，尤其是对一个外地陌生人来说，是很不安全的。她还说，刚才她打发人去客店通知他不回去吃晚饭的时候，同时也关照过，说他晚上不回去住了。

这些话他毫不怀疑，又想多在她身边待一会儿，便上当了，留了下来。他们两人各自心照不宣，又谈了好一阵，直到深夜。于是，她让安德鲁乔睡在自己的卧室里，并留下一个男童侍候他。一切安排好后，她这才带着使女到别的房里去睡了。

那天天气很热，安德鲁乔看看只剩下自己，便立即脱掉外衣和裤子，把它们放到床头。这时，他突然感到肚子有点儿胀，想去方便，便问那小童，便桶在哪里。那个男僮指着一扇门说："在那。"

安德鲁乔毫不犹豫地推门迈了过去，谁知竟一脚踏在一块架空的木板上，连人带板一起跌了下去。幸亏天主关照，他虽是从高处掉下去的，却并没有受伤，只是弄得满身污泥。为了让大家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暂且把这个地方给大家交代一下。原来这是像我们通常见到的那样的一条很窄的胡同，两边的房子挨得很近，房与房之间架两根梁，中间钉几块木板，就算是坐人

的地方，安德鲁乔踏上去的就是这么一块板，只是没有钉住而已。

安德鲁乔跌到了下面的窄胡同里，很是气恼，便叫起那个小童来。谁知那小童见他掉了下去，便跑去报告他的女主人。那个女人立刻来到房间，先搜他的衣服，果然从裤子袋里找到了安德鲁乔的金币。原来，他怕被偷，总是把钱带在身边。这位所谓巴勒莫的太太，他的姐姐，一旦把钱弄到手之后，便再也不管他的死活，随手把那扇门关上了。

安德鲁乔喊着喊着，不见小童回音，便更大声喊叫，仍然没有一点儿反应。这时，他才疑惑起来，可是到这个时候才发觉，的确为时已晚了。他跳过胡同里的一堵矮墙，来到大街上，找到那所宅子门口——那宅子他记得清清楚楚——又踢又闹。这样折腾了半天，还是没人答理。这时，他已知道上当受骗，不觉边哭边嚷起来：

“哎呀，我真倒霉哪，一转眼就丢了五百金币和一个姐姐啊！”

他又哭闹了一阵，便又去敲门，放声大哭。他这样闹腾，把附近的人给吵醒了，他们从床上爬了起来，那位太太的使女也跑到窗口，装作睡眼惺松的样子，向他怒喊了一声：

“谁在下边敲门？”

“喂，”安德鲁乔嚷道，“我是安德鲁乔，你不认识我了？菲奥达利索太太的弟弟。”

那使女回敬他道：“可怜虫，如果你喝多了，那就快回家去睡吧，有事明天早晨再来，我可不明白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认识安德鲁乔。你还是快滚吧，让大家睡个好觉，行不行啊？”

“什么？”安德鲁乔骂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你肯定清楚。如果你们西西里人这样对待自己的亲戚，忘恩负义，那么你们至

少应该把我的衣服还我，我二话不说，掉头就走。”

“可怜虫，”她忍不住笑着回答说，“我看你在做梦吧。”说完，她缩回身子，砰的一声把窗户关上了。

安德鲁乔这时才知道，他的钱被人骗去了，这可把他给气坏了，知道多费口舌也是于事无补的，便捡起一块大石头，拼命地砸起那扇大门来，声音比先前大得多。

这样一来，周围邻居都被吵醒了，他们以为他是个流氓，故意捏造这故事来纠缠那个女人，又恨他拼命砸门，闹得鸡犬不宁，便都跑到窗口像对疯狗一样对他大声呵叱起来：

“人家是正派的女人，你这可怜虫，这种时刻到人家门口，讲些下流的话，实在太卑鄙了。看在天主的份上，快滚吧！让大家安安静静地睡觉吧！如果你同她真有什么事，明天再来吧，别吵得人整夜不得安宁。”

在那个所谓的正派女人家里有个拉皮条的五大三粗的打手，安德鲁乔来时并没有看到他，这时，那大汉听到了邻居们的话，心里便有底了，来到窗口，怒气冲冲地大声叫道：

“什么人竟敢在此胡闹？”

安德鲁乔顺着这声音，抬头望去，只依稀地看到一个满脸黑胡子的彪形大汉，又伸懒腰，又打哈欠，像是刚被吵醒从床上爬起来似的。安德鲁乔不免有点儿害怕，回答说：

“我是这家女主人的弟弟……”

那楼上的大汉打断他的话，比刚才更粗暴地喝道：

“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下去揍你一顿，揍你动弹不得才好，你这个王八蛋、酒鬼，你这样吵得谁都睡不成了！”

说完猛地关上了窗子。有几个邻居了解这个人的脾气，好心地劝安德鲁乔说：

“看在天主的份上，快走吧，可怜的人，他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为了你自己，还是快逃吧。”

安德鲁乔被那个家伙的凶神恶煞和大声呵斥给吓倒了，又经不住众邻居出于好心的劝告，只好离开。他丢了钱，好不难受，无精打采地沿使女领他来时的路径想返回客店，但又不能确认是不是这条路。他身上沾满了污秽，臭味难闻，自己也觉得难受，想到海边洗一洗，就向左拐，走进一条叫作卡塔拉纳的街道。当他正往城市的尽头走时，突然看到两个手里拿着灯笼的人迎面朝他走来。他担心来人是巡丁或者强盗，便想躲开，举目四望，恰好旁边有个草房，便躲了进去。可是那两个人好像早已商量好似的，也径自来到这座草房。一进草房，便把肩上扛的铁器放下，一边谈着，一边敲打着这几样铁器。忽然，其中一个说道：

“怎么回事？今天这里怎么这么臭！”

说着，便举起灯笼，一下就照见了可怜的安德鲁乔，吃惊地问道：“你是谁？”

安德鲁乔沉默不语。他们提着灯笼，走到他身旁，问他为什么这副模样，为什么在这里。安德鲁乔只好把他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他们推敲了一下那出事的地点，其中的一人对另一人说：“不错，是布塔弗科家，就是那个卡莫拉的强盗干的。”并转身对安德鲁乔说：

“可怜的人呀，可你还得感谢天主，尽管你丢了自己的钱。只因你掉了下来，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屋子，不然的话，等你睡熟之后，定会惨遭他们的毒手，结果连你的性命也会一起搭进去送给他们的。你现在再哭也没什么用：你现在想拿回一文钱，简直比登天还难。不仅如此，如果那个家伙听到你把这件事传播出去，只怕你的性命都难保呢。”

说完，那两个人又商量了一会儿，这才转身对安德鲁乔说：

“你看，我们很同情你。现在我们正要去干一件事，如果你肯加人，跟我们一块儿去干，那我们敢肯定，你所分到的那部分好处足以弥补你的损失。”

安德鲁乔正身处绝境，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原来那天是那不勒斯大主教菲利波·米怒托罗下葬的日子，他穿着华丽的服装、名贵的礼服，带了好多随葬品，手指上还戴着一个价值五百个金币以上的红宝石戒指。这两个人就是打算去偷盗这些东西的。他们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安德鲁乔，他这时啥也没想，只想到得好处，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在去大教堂的路上，安德鲁乔仍然浑身散发着臭气，一个人便说：

“我们想办法让他先洗一洗，免得这样臭气熏人。”

“好的，”另一个回答说，“这附近有一口井，那里的辘轳上总是吊着个大水桶，我们就赶紧到那里给他洗一下吧。”

他们来到那口井边，只见绳子还在，大水桶却不见了。他们就用绳子把安德鲁乔缚住，放下井去，待他在井里把身上的污秽洗干净了，再摇绳子，把他拉上来。

安德鲁乔刚下井，就有几个巡丁，因为天热，又追捕犯人跑了半夜，正口干舌燥，便来到井边喝水。那两个窃贼一看到巡丁，一溜烟跑了，来喝水的两个巡丁没有发现他们。

安德鲁乔在井里洗好了，便摇动绳子。那两个巡丁将他们的小木盾、兵器和披风放到地上，开始向上拉那条井绳，还以为拉上来的是满满的一桶井水呢。安德鲁乔刚被拉到井口，便松开绳子，抓住井栏，跳了上来。两个巡丁一看上来是一个人，吓得魂飞魄散，扔下绳子，头也不回，拔脚便逃。安德鲁乔也莫名其妙，大吃一惊，要不是紧紧抓住井栏，说不定就掉进井底，受伤或者送了性命。他看见地上的几件兵器，更是慌乱，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他的那两个同伴并没有带武器。他疑惑不解，不知这又是谁在耍什么鬼把戏，于是决定什么也不碰，悄悄离开这儿。可是，他又能到哪里去呢？

就这样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时，安德鲁乔又碰到了先前的那两个同伴，原来他们想去把他从井里拉上来。他们见到他，惊奇

不已，问是谁把他拉上来的。安德鲁乔也不知是谁，只把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并把在井边看到的东西说给他们。两个同伴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哈哈大笑，告诉他他们刚才为什么跑开，又是些什么人把他从井里拉了上来。这时已夜深人静，大家不再说什么，径直来到大教堂前，顺利地走了进去，来到大主教的石棺旁。那是一个很大的大理石石棺。他们用随身带来的铁棍把沉甸甸的棺盖撬了起来，再把它支撑住，正好容一个人进出。弄好一切之后，一个人说：

“谁进去？”

“我不去。”另一个回答说。

“我也不去。”那第一个说，“安德鲁乔，你进去。”

“我也不去。”安德鲁乔。那两个家伙呼地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

“什么？你不进去？天主在上，如果你不进去，我们就给你当头一棒，送你上西天。”

安德鲁乔妥协了，只得爬进石棺，一边往里钻，一边想着：“这两个家伙强迫我钻进去，无非是想骗我把里面的东西都交给他们，等我挣扎着再爬出来时，他们早已不见踪影了。我却一无所得。”

这样一想，他便决定首先为自己弄一份。一进石棺，他想起他们对他说的那枚红宝石戒指，就赶忙把戒指从大主教的手上捋下来，戴到自己手指上。他这才把主教的牧杖、帽子、手套等东西，一件一件交出去，说是能拿走的全拿了，事实上，死者身上确实只剩一件衬衫了。外面的两个人坚持说，肯定有一枚戒指，叫他仔细找找。他在棺里假装在努力寻找，却故意磨蹭让他们在外边等着。那两个家伙却比他精得多，一边假意叫他再好好找一找，一边却将支撑棺盖的撑柱抽掉，棺盖掉下，盖住了石棺，也不管安德鲁乔在石棺中的死活，两人扬长而去。

安德鲁乔在里面突然听到轰然一声，棺盖盖上了，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害怕。他想把棺盖顶起来，一会儿用头，一会儿用肩膀，都是瞎子点灯白费力气。他感到绝望，不由得昏倒在大主教的尸体上。这时要是有人来看到这番情景，一定很难分辨出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哪个是主教，哪个是安德鲁乔。等他苏醒来，不由得放声大哭，他知道，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没有人来挪开棺盖，他就只能陪伴尸体的蛆虫，因空气污浊，缺氧窒息，饥饿而死；要么是有人挪开棺盖，发现了他，那也会被当作盗墓贼而绞死。

就在他这样胡思乱想，懊悔不已的时候，忽然听到教堂里来了许多人，夹杂着说话的声音。他立刻猜想到，也许这些人也是来干那种勾当的，这使他更加害怕。但是当他们撬起棺盖，撑好之后，也发生了谁进去的难题。谁都不愿进去，争论了好半天，一个神父发话了：

“怕什么呢？难道死人会吃掉你们？死人是不会吃人的。好，让我进去好了。”

这么说着，他就把胸口贴到石棺边上，头朝外，两条腿伸进石棺里面。安德鲁乔看到他真的要进来，立刻转过身，抓住神父的一条腿，装作要把他拖进石棺。那神父突然感到石棺里有人拉他，吓得高声尖叫，爬出石棺，没命地逃跑了。其余的人一见这情形，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拔腿便逃，好像背后有千百个魔鬼追来似的，只恨爹娘没多生两条腿，再也没人去理会那开着的石棺了。

安德鲁乔看到这情形，喜出望外，立即爬出石棺，从原来进来的地方走出大教堂。

这时，天已发亮，安德鲁乔手上戴着那枚好不容易到手的戒指，见路便走，一直来到海滩边，这才又寻路回到了原来的客店。客店里，他的同伴和客店老板因他一夜未归，都放心不下。

他把他的遭遇讲给他们听，店主劝他最好立刻离开那不勒斯。他也不敢耽搁，立马动身，回到了佩鲁贾。他出门原是为了买马，结果马倒没有买成，却把所有的钱换了一枚戒指带回家。

故事六

无论是女郎们还是青年们，听了菲亚梅塔讲的安德鲁乔的遭遇，都痛痛快快地哈哈大笑。笑毕，埃米莉亚遵照女王的吩咐，接着讲道：

命运总是捉弄人，给你以不幸和痛苦，当命运青睐我们时，我们得意忘形，不以为然。所以我认为，不论是幸运的人，还是苦难的人，听了那样的遭遇也无需烦恼，因为对于幸运的人，可以居安思危，而对于苦难的人，也不失为一种安慰。因此，虽然这类故事已经讲过好几个，但我还是想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心酸的真人真事。尽管这故事的结局也是美满的，但是，当初忍受那么多的痛苦，我想，到头来的欢乐怎么也不能抵偿那重重的艰辛。

亲爱的女郎们，你们想必都知道，腓特烈二世驾崩后不久，曼弗雷迪被奉为西西里王。在辅佐他的大臣中，有一位最受器重的就是那不勒斯的贵族阿里盖托·卡佩切，他那漂亮尊贵的妻子名叫贝里托拉·卡拉乔拉，也是那不勒斯人。这阿里盖托在执掌整个西西里的大权时，突然听说查理一世在贝内文托大败西西里军队，并杀死曼弗雷迪，整个王国已经投降查理一世。阿里盖托丝毫不相信西西里岛人的忠贞，又不甘心向先王的仇敌俯首称臣，只好准备出逃。不幸泄露机密，被人察觉，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以及曼弗雷迪的臣仆均被抓住，成了查理王的阶下囚，此时，查理王已将全岛占领。

贝里托拉突然间失去了丈夫，这对她无异是个晴天霹雳，她不知道他的生死下落，只吓得心惊肉跳，觉得已是大祸临头。为免遭敌人侮辱，她抛下了所有的家产，也不顾自己已有身孕，匆

忙中只带了八岁的儿子朱弗雷迪，身无分文，就上了一条小船，向利帕里群岛逃去。在那里，她生下一个儿子，名叫斯卡恰托。随后她雇了一个奶妈，大小四人登上一条小船，打算去那不勒斯投奔亲戚。可是事与愿违，途中木船遇到风暴，本来应该去那不勒斯的，却给吹到了蓬察岛。他们来到一个小港湾，等待风平浪静后再继续航行。这贝里托拉夫人也像别的人一样登上小岛，孤身一人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不觉失声痛哭。

她每天都要上岸转一会儿，与其说是去散心，还不如说是找个无人的地方痛哭一阵。一天，她正在独自悲泣，突然一伙海盗闯来，木船上的人和水手毫无觉察，一下子全被掠走，没有一个逃脱。等到贝里托拉夫人哭完之后，照例回到海滩边去看自己的孩子时，不料此时海边已空无一人。她大吃一惊，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感到迷茫，当她抬眼向海上瞭望时，只见一只大船，后面拖着那只小木船，还没有走远。这下她全明白了，她不仅失去了丈夫，连两个娇儿也丢了，现在只剩她孤苦伶仃一人，流落在这荒岛之上，一无所有，也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和自己的丈夫儿子见面，她呼天抢地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昏厥在海滩上。

在这渺无人迹的荒岛上，有谁会来用凉水和药品来救醒她呢？她的魂魄便离开了她的躯体，飘飘忽忽游荡了很长时间之后，她才缓过气来。她呼唤着儿子们的名字，跑遍了小岛，找遍了每个洞穴，结果一无所获。这时天已黑下来，她感到精疲力尽，这才想到了自己，还是先替自己打算打算，却不知该到哪儿栖息，只得来到她平时去痛哭的那个洞穴。

她在恐惧和痛苦中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夜，迎来了新的一天。她稍觉宽舒，因为从前一天起就不曾吃东西，所以现在肚子饿得发慌。她只得挖些野菜充饥，边吃边想，面对未来愁绪万千，她又哭起来。正在这时，她看见一只母羊进了附近的一个岩洞，不

多一会儿，又从洞里出来，到林子里去了。她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进那个岩洞，看到两只刚刚生下来的小羊，毛茸茸的可爱极了。她分娩不久，还有奶汁，便轻轻地把它们抱起来，给它们喂奶，它们也不谦让，就把她当作母亲似地吃起奶来。从此之后，它们再也不分羊奶人奶，一样吃得很欢。就这样，在人迹罕见的荒岛上，她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伴侣，跟小羊和那只母羊都混熟了。她自己也安心地在这荒岛上住了下来，吃的是野草，喝的是山泉，想起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过去的日子，便痛哭一场，想以此了却残生。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她几乎成了一个野人。有一天，一艘从比萨来的木船，也是因为遇上了风暴，漂到了这个荒岛上，停泊了好几天。

船上有一位叫作科拉多·德马凯西·马莱斯皮尼的贵族，以及他贤淑的夫人，他们遍访了阿普利亚地区的所有圣地名胜之后，准备取道回家。一天，这科拉多和他的太太带着一些仆人和几条狗上岸散心。他们来到贝里托拉夫人栖身的岩洞附近，那几只狗看见有两只小羊在那里吃草，便汪汪吠叫着奔了过去，那两只小羊已经长大，独自出来吃草被狗一吓，别无去处，逃进贝里托拉藏身的岩洞。她见狗追来，急忙起身，拿起一根木棍，将狗赶开。这时科拉多和她的夫人跟着狗正好走进来，看到蓬头散发、又瘦又黑的贝里托拉，大吃一惊；而这贝里托拉乍见两个生人，也惊异万分。科拉多依照她的请求把狗喝住了，然后好言好语地问她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她便把自己的身世、悲惨遭遇及目前的艰辛和自己不愿离岛的决心，对他们细细说了一遍。

这科拉多原同阿里盖托早就认识，听了她的叙述，不禁凄然泪下，竭力劝她离开这种非人的生活，说是愿意把她送回家去，或者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像姐妹般对待她，等到时来运转，再见机行事。可是贝里托拉夫人主意已定，坚持不肯接受科拉多的好

意，他只好把自己的妻子留下来陪她、劝说她，并派人送来食物、衣服，因为她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那好心的太太陪她留在这里，先是为贝里托拉的不幸遭遇哭了好一阵，等衣服和食物送来之后，费尽口舌，劝她吃了些东西，换上衣服，最后她提出要去无人认识她的地方，并同意让他们带她到卢尼贾纳，并要带上那两只一直与她相依为命的小羊和那只母羊。这时，那只母羊也回来了，同她十分亲热，科拉多的夫人在一旁看了，不觉十分惊异。

天气转好之后，贝里托拉带着羊和小羊跟着科拉多夫妇上了木船。船上的人都不知道这位夫人的名字，都管她叫“母羊”。他们一帆风顺，很快就来到马格拉河口，下了船，来到他们的城堡。在这里，贝里托拉夫人身着寡妇的衣服，举止谦逊温顺，像是科拉多夫人身边的一个侍女。同时，她依然钟爱她的小羊，亲自喂养它们。

且说那一帮海盗，在蓬察岛劫了木船，把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热那亚，只有贝里托拉除外，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发现她。到了热那亚，海盗们瓜分了钱财和俘虏，那奶妈和两个孩子连同另外一些东西落到了一个名叫瓜斯帕林·多里亚的人的手里，被他领回家去，做了他的奴仆。那奶妈同主人失散，她自己和这两个孩子又沦为他人的奴仆，十分悲痛，时常默默流泪。她虽然出身贫苦，但人聪明贤惠，知道多哭也没用，便同孩子们一起做人家的奴仆，尽量安慰两个孩子。她也知道自己目前是什么处境，如果把孩子们的真实姓名讲了出来，就会给他们招来更大的麻烦。此外，她又想，说不定哪一天命运有了转机，两个孩子要是还活着，或许还能恢复他们的身分和财产。所以她下定决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向任何人透露两个孩子的来历，凡有人问起，总是说他们是她自己的儿子。她把大孩子朱弗雷迪改名为贾诺托·普罗奇达，那小的则一字不改。她向朱弗雷迪再三解释为

什么要给他改名换姓，如果被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又会是多么的危险。那孩子原长得聪明伶俐，所以牢记奶妈的话，时刻不忘她的嘱咐。

那兄弟两个同奶妈一起，在瓜斯帕林家里苦熬了好几年，整天穿的是破破烂烂，干的是脏苦累活。贾诺托长到16岁，心高气傲，因他本非奴才之辈，不甘久做别人的奴仆，便离开瓜斯帕林，搭乘一艘去亚历山大利亚的船，到处漂泊，但始终没能得志。

从瓜斯帕林家出走三四年之后，他已长成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他打听到，原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父亲仍然活着，只是被查理王关在狱中，处境十分不妙。最后，他流落到卢尼贾纳，事也凑巧，他恰恰来到了科拉多·马莱斯皮尼家，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家仆，很讨主人喜欢。偶然也能见到在科拉多夫人身边的母亲，只是他认不出来，母亲也没有认出他来，毕竟分手已经多年，两人的容貌都有不小的变化。

科拉多有个女儿，叫作斯皮娜，嫁给了尼科洛·达格里尼亚诺，不久前，不幸丈夫去世，她成了寡妇，在父亲家里住。那时，斯皮娜刚16岁出头一些，青春年少，长得美丽动人，她的眼光常常落在贾诺托身上，他也常常偷偷瞅她，俩人竟一见钟情热烈地相爱了。没过多久，两人便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被别人发现。正因为如此，两个人忘乎所以，胆子越来越大，不像以前那样谨慎小心了。

有一天，一家人到野外游玩，那小姐和贾诺托故意快步前行，把别人甩在后面。两人来到一座枝叶繁茂的林子里，待到了林荫深处，他们以为已经离众人很远了，便找了一个好地方躺下，借着周围树木的掩护，肆无忌惮地作起爱来。两人只顾作爱，玩了好长时间，还以为只有一会儿工夫。不料先是那女孩子的母亲，然后是她的爸爸，突然闯了过来。那做父亲的看了这番

情景，十分恼怒，不分青红皂白，就命令三个仆从把两个人绑起来，押回城堡。科拉多恼羞不堪，决定处死他俩以解心头之恨。

那姑娘的母亲也十分气恼，觉得女儿做了错事，应该重重地责罚她一顿，但不忍走极端，把女儿处死。当她从丈夫的话里得悉他要怎样处置这对罪人时，不禁赶到他身边来求情了。她说，他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愤怒，在垂暮之年还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杀害，也不必让一个仆人的血弄脏了他的双手。他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解气泄愤，可以把他们投入牢房，叫他们在那里为自己的罪孽痛哭流涕。亏得这贤慧的夫人再三哀求，才使她的丈夫打消了原来的主意，吩咐把两个人分别囚禁起来，严加看守，每天只给些薄粥清汤，让他们半饥半饱，饱受折磨，以后再作主张。手下人遵命行事，两人便被囚禁起来。两人终日痛哭流涕，忍饥挨饿，这牢狱的苦楚是不难想象的。

贾诺托和斯皮娜在牢房里苦熬了一年，那科拉多几乎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这时，阿拉贡的彼得罗王同姜·迪普罗奇达联合起来，发动西西里的人起来造反，从查理国王手中重新夺回西西里岛。科拉多原是个保皇党，听了这一消息，十分高兴。贾诺托在牢中也从看守他的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不禁长叹一声，说道：

“唉！我的命好苦呀！我在外边到处漂泊，整整十四个年头，就指望能有今天，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可我却身陷囹圄，除了一死，别无希望了。”

“你这话从何说起？”那看守问道，“这是皇帝们之间的事，与你何干？你同西西里又有什么关系？”

贾诺托回答他说：“我一想起我父亲从前在西西里的风光，便感到痛心，我逃出西西里时虽还小，可是我记得，当初曼弗雷迪为王之时，我的父亲是岛上的重臣。”

“那么，你的父亲是谁呢？”那看守又问。

“我的父亲嘛，”贾诺托回答说，“现在我总算可以毫无顾虑地讲出来了，以前我可不敢吐露半点风声，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我父亲名叫阿里盖托·卡佩切，如果他老人家还活着，他应该依然是这一姓名。我的真名是朱弗雷迪。假如我能重返自由，回到西西里去，我敢肯定，我在那里能过上王公贵族的生活。”

看守不再追问，找了个机会，把这些话全部禀告了科拉多。这科拉多听了之后，不动声色地打发他走之后立即去找贝里托拉夫人，彬彬有礼地问她，阿里盖托是不是有个儿子，名叫朱弗雷迪。那女人流着泪说，是这样，这就是他的大儿子的名字，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 22 岁了。科拉多听了，断定贾诺托多半就是朱弗雷迪，于是暗自寻思，他现在可以做一件好事：把女儿嫁给贾诺托，既是一件善行，又洗刷了女儿和一家的羞辱，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他吩咐把贾诺托悄悄叫来，仔细盘问他的身世。等他弄清这个年轻人确实是阿里盖托的儿子朱弗雷迪时，便对他说：

“贾诺托，我待你不薄，对你一向宽厚仁慈，这点你应清楚，作为一个仆人，照理说你应处处维护我们家的名誉，却不想你反而同我的女儿干下那种勾当，叫我蒙受耻辱。如果换了别人，早就把你处死雪耻了，可是，我却怜惜你，饶恕了你。现在，既然你是名门之后，父母都是有地位的贵族，那我就不计前嫌，解脱你的痛苦，把你释放出来，恢复你的名誉，保全我家的声誉，当然，这些都要看你愿意不愿意。你知道，你跟我的女儿斯皮娜相好，这事既怪你，也怪她。她已守寡在家，有一大笔很好的嫁妆，她的人品，她的门第，你也都已了解，对于你目前的处境，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愿意，我就同意让她明正言顺堂堂正正地做你的妻子。你呢，就是我的女婿，就和她一起住在我家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

长时间的监禁虽然使贾诺托的肉体受尽折磨，但他高贵的出

身给他熏陶成的崇高的品格和他对情人的忠贞不渝的爱情都丝毫未减，虽然科拉多对他所说的这些话正是他所热切企盼的，也知道他现在还掌握在对方手中，但是他仍然从从容容、光明磊落地回答说：

“大人，我绝不是看中了您的权势，贪图您的家财，也不是出于别的目的，像那些没有良心的人那样陷害您，图谋您的钱财，我爱您的女儿，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爱她，因为她值得我爱慕。按世俗的眼光来看，我过去做出了对不起她的事，我的罪只是与青春俱来的过错，要铲除这种罪过，那青春也得一并消失。要是老年人回想一下自己年轻时，曾犯过的错误，同我的错误比较一下，那么他们就不致像您和一般世人那样，把这回事看成是罪大恶极了。我是做了错事，但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好心。您方才所提议的事，正是我一向所盼望的，要是我知道您会答应，我早就向您提出请求了。当我不再存什么指望了的时候，幸福却从天而降，这使我感激不尽。但是，如果您表里不一，那就别对我抱有任何幻想，再把我送回牢房，随您怎么严厉处置都可以。不过即使如此，我将依然爱着斯皮娜，正因为我永远爱她，所以不管您如何对待我，我都爱您、尊敬您，且决无怨言。”

科拉多听了他的这番话，十分钦佩他那对爱情的专一及高尚的人格，因而更加敬重他，竟站起身来拥抱他，吻他，并且当即吩咐仆人把斯皮娜也带过来。

斯皮娜经过一年多的监禁，已是脸色苍白、憔悴，弱不禁风，早已失去了先前的那份娇艳，像贾诺托一样，与先前简直是判如两人。这时，这对恋人当着科拉多的面，订下婚约，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结为夫妇。

科拉多在几天之内，把结婚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已置备妥当，但又对外秘而不宣。这时，他觉得是该让两个母亲也高兴一番的时候了，便把他自己的夫人和“母羊”一起请了来。他先对“母

羊”说：

“夫人，要是我让您的大儿子回到您的身边，并且他已娶了我的女儿，您会怎么想呢？”

“母羊”回答说：“那我只能对您说，您给我的恩德我终身不忘，我把儿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假如像您所说的那样，真要让我同他团聚了，那我已失去的希望又找回了大半。”

说到这里，她已泣不成声。这时，科拉多转身向自己的妻子问道：

“我的夫人，假如我给你找了一个女婿，你会觉得如何？”

夫人回答他说：“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个穷苦人家的子弟，只要你喜欢，我当然也高兴。”

“那太好了，”科拉多这时说，“我想过不了几天你们两个就都会成为幸福的太太。”

这一对小夫妇经过几天的休养，恢复了从前的容颜，科拉多便让他们打扮得艳丽多姿，然后问朱弗雷迪：

“如果你能看到，你的母亲也在这里，那么你是否觉得这是喜上加喜，是否会认为这一切是真的吗？”

朱弗雷迪回答说：“我不敢相信，她老人家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还在世上。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太高兴了。她是我最亲近的人，我相信，靠她的指点，我能把在西西里岛的大部分产业恢复如初。”

于是，科拉多把两位夫人请了出来。她们见了新婚夫妇，异常激动，并向他们祝贺，心里却为科拉多突然在这件婚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而感到惊奇。贝里托拉想起科拉多先前说过的那番话，不禁细细打量起贾诺托来。由于母子间的天性，她忽然从他的容貌中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小时候的某些特征，当即，就张开双臂扑了过去，紧紧搂着他的脖子。那欣喜若狂的情绪和强烈

的母爱，使得她说不出一句话来，所有的情感一齐涌上心头，她再也支持不住了，竟一下子昏厥在自己儿子的怀里。

这可把小伙子给惊呆了。他只记得，他在这个城堡中多次见过这位夫人，但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可是，他也从她的身上辨认出了母亲的气息，不禁责怪自己从前的鲁钝，一边紧紧地抱住亲娘，一边流着热泪亲吻着她。科拉多夫妇和斯皮娜又是用凉水又是想了许多别的办法，贝里托拉才慢慢苏醒过来，她紧紧抱住儿子的头，一边痛哭流涕，诉说着母亲的关爱，一边千百遍地亲吻儿子。儿子怀着尊敬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端详着母亲，接受着母亲的亲吻。

他们这样三番五次地拥抱亲吻之后，便各自讲起自己的遭遇来。旁边看的人无不为之高兴，为之哭泣。科拉多宣布要把女儿的这桩婚事遍告亲友，并且决定举行盛大婚礼来庆贺这对小夫妇，这使大家更加高兴。但是朱弗雷迪却对他说：

“大人，您赐幸福予我，我的母亲这十多年来又承蒙您照顾，您对我已是仁至义尽了。现在，我却还要再向您请求一件事，派人把我的弟弟也接来，让他也来参加这个婚宴，这个婚宴就更加美满了，我和我的母亲会更加感激您的。我曾讲过，我和我的弟弟一起被海盗掠去，他现在还在瓜斯帕林家做奴仆。我求您派几个人到西西里岛去，打听探问一下我父亲的生死下落，要是他老人家还活着，那么情况又怎么样。打听到的一切回来就让我们知道。

科拉多答应了朱弗雷迪的要求，马上派了几个人分别到热那亚和西西里岛去。去热那亚的那个人找到了瓜斯帕林的家，以科拉多的名义，要求他把斯卡托和奶妈放出来让他带回去，并且把朱弗雷迪和他的母亲的遭遇讲了一遍。瓜斯帕林听了，十分惊奇，说道：

“我当然乐意尽一切努力为科拉多效劳，你要的那个孩子和

他的奶妈，的确在我家住了十四年，我乐意把他们交给你。不过你回去之后，拜托你转告，千万不要轻信贾诺托的话，他现在忽然自称是朱弗雷迪，谁知他在搞什么鬼把戏呢？”

话虽是这样说，可他还是好好地款待了科拉多的使者，一边又悄悄把奶妈叫来，细细盘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奶妈已经听到了西西里岛起义的消息，也听说阿里盖托仍在人世，过去的顾虑全部打消了，便把前后经过和盘托出，并且解释她从前为什么隐瞒真相的原因。

发现这奶妈所说的同科拉多派来的人所说的完全相符，那主人开始有几分相信了。但他为人奸诈，还是不放心，又翻来覆去地调查了一番，种种结果证明这都是真的。他觉得十分羞愧，深悔当初不该亏待这小儿子。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孩子。他的女儿长得美丽动人，刚刚 11 岁，他还给了女儿一大笔财产作为陪嫁。举行盛大的婚礼之后，他便带着女儿女婿、奶妈和科拉多的使者，登上一艘全副武装的大船，向莱里奇驶去。到了那里，他受到了科拉多的热情款待，一行人骑着马来到离此不远的科拉多的一个城堡，那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这真是盛大的节日，母子团圆、骨肉重逢，又见到了忠诚的奶妈。瓜斯帕林和他的女儿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他也十分高兴。这一家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再加上科拉多和他的夫人、孩子以及在场的亲朋好友，所有人的兴奋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只能请各位女郎自己去揣摩。

这天主真是慷慨无比，一旦施恩总是施个十足。阿里盖托安然无恙的消息，不迟不早，恰在这时传了过来。正当盛大宴会刚刚开始，众宾客刚刚入座时，那个被派往西西里岛去的使者正好赶了回来。他报告了阿里盖托的情况及那里的各种消息。原来，人民起义的时候，阿里盖托还囚禁在卡塔尼亚市的牢里，愤怒的

人们冲进牢房，砍死狱卒，把他救了出来。因为他是查理王的仇敌，所以大家推举他做起义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之下，大家把法国人杀的杀了，赶的赶了。因此，彼得国王对他更加器重，恢复了他的所有职衔和财产，他的情况非常好。使者还说，他受到了阿里盖托的盛情款待，当阿里盖托听到自己的夫人和儿子的消息时，十分振奋，自从他被下狱之后，他们的音讯全无。现在，他已派了一艘快船和几位绅士，前来迎接家人还乡。

听着使者叙述的一切，大家都欢心鼓舞。等他讲完，科拉多立即离席，带领着几个亲友，前去欢迎前来迎接贝里托拉和朱弗雷迪的绅士们。大家相见，彼此问候，科拉多请这些绅士们一起回去赴宴。这时宴席刚进行到高潮，朱弗雷迪和他的母亲以及众亲友都起身欢迎，好不热闹，真是空前绝后。那几位绅士入席之前，先代表阿里盖托向科拉多夫妇致意，并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照料他的妻子和儿子们的恩德，并愿意在能用得着他的地方效犬马之劳。他们又转身朝向瓜斯帕林，说他的深情厚谊当初他并不知道，可以断言，如果阿里盖托知道了他有恩于斯卡恰托，他必定会十分感谢他的。

说过这些话以后，他们才兴高采烈地与大家一起开怀畅饮。科拉多不但这一天款待他的女婿和众亲友，而且接连好多天大摆宴席以示庆贺，一直到贝里托拉和朱弗雷迪以及其他人觉得该告辞动身时为止。

故事七

贝里托拉的苦难使女郎们听了很是难过，如果埃米莉亚讲的故事再长些，也许这些女郎们个个都会泪流满面。故事讲完之后，女王命令潘菲洛接着讲一个。他欣然领命，马上开始讲道：

亲爱的女郎们，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有些人以为只要有钱，生活就可以

高枕无忧、逍遥自在了。所以为了钱，人们不但死皮赖脸地向天主祷告祈求，还费尽心机、不辞艰辛地去谋求财富。这样一来，有些人成了百万富翁，不免让人眼红；也有人因此而丢送掉了自己的性命。有些人本来出身低微，但身经百战，靠着兄弟朋友的鲜血，终于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以为从此就可尽享人间的荣华富贵了。哪里想到一登王位，终日忧心重重，担惊受怕，直到临死时才明白，盛宴时的金樽里面原来藏着毒药。有些人热切希望自己有种种长处，体力超群，或者美貌过人，他们却不知道，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些东西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或生活中的其他不幸。

很久以前，巴比伦有个苏丹，叫作贝密内达，他的一生福星高照，万事如意。他有好多儿女，其中一个女儿叫作阿拉蒂埃，凡是见过她的，莫不说她是世上的绝色美人。这时，阿拉伯人大兵入境，来势甚猛，那苏丹幸亏加波国王的大力援助，才能御敌于国外。所以这加波国王便向苏丹求婚，要娶阿拉蒂埃为妻。这苏丹满口应允，算是给这位国王的特殊恩惠。苏丹备了一艘华丽的大船，将好多昂贵的嫁妆装上大船，再加上侍候公主的官员和宫女，由大队士兵护送公主远嫁。启程之日，苏丹亲送公主上船，为她祝福。

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水手们便挂起满帆，离开亚历山大利亚港。一连几天，一直顺风，航程愉快，不觉已过了撒丁岛，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突然，逆风刮起且来势凶猛，大船怎抵挡得住？船上的人都认为凶多吉少。但这些水手个个英勇无比，勇敢地同风浪搏斗，坚持了整整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晚上，风势依然有增无减。夜里风大浪高，乌云密布，四周一片漆黑，大船早已迷失了航向，在风浪中颠簸漂流着，到离马略尔卡岛不远的地方，突然发现船底有一条裂缝，眼看就要沉没了。

船里的人看看大事不妙，便抛下别人，纷纷逃命，哪里还管

他人。水手们把小船放到水里，撇下主人，纷纷跳了下去，认为小船虽小，总比漏了的大船可靠得多。先跳进去的人拔出刀子，阻止后边的人再上小船，可后边的人那管这些。可怜他们原想逃命，谁知反而很快就送了性命。小船本来就小，加上风大浪高，一下子便倾覆了，船上的人无一生还。

大船上，只剩下了公主和几个宫女，她们在风浪中被折腾得晕头转向，晕倒在甲板上。大船虽然破裂，舱里灌满了水，但因风势凶猛，依然在海洋里急速漂流着，飞速冲向马略尔卡岛的沙滩。只听轰隆一声后，船身竟牢牢地陷入泥沙之中，这一夜再也没有被风浪卷走。

黎明时分，风势稍息，公主苏醒过来，极度虚弱，吃力地抬起头来，一个个呼唤她的侍女，但叫遍了所有的人，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原来她们离她很远。公主见无人答应，四周又看不到一个人影，惊恐万分。她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才发现她的侍女横七竖八地躺在船上。她又是推搡又是哭喊，却只有几个人还剩一口气，其余的人因经不起风浪的颠簸和极度的恐惧，早已气绝身亡。这使公主更加恐慌。公主孤零零的一个人，又不知身在何处，但总得想个办法，只好尽力推摇那些气息尚存的侍女，直到把她们摇醒。她们不见船上的那些男人，也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只见大船陷在泥沙之中，满船是水，大家不禁抱头痛哭。

这时已经是上午，她们时时望着岸上，祈祷岸上有人经过，能发发慈悲，前来搭救她们。正午过后，有位名叫贝里科内·达维萨尔戈的绅士从他的庄园归来，骑着马，带着他的仆从，路过这里，他看到了这只搁浅的大船，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吩咐一个仆人快到船上去探探情况，回来向他报告。那仆人好不容易才爬上大船，看见一位年轻小姐和几个侍女，畏畏缩缩地躲在船头的斜桅下。她们看到一个男人上了船，都哭着求他行行好。可是她们很快发现，她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只好打着

手势，解释她们所遭受的不幸。

那仆人回到岸上，把他看到的情形详细禀报了贝里科内。贝里科内当即吩咐把几个女人救上岸来，把船上能搬动的贵重物品和那些尚未被海水泡坏的东西统统搬进他的城堡。他请她们吃些东西，好好休息，并请她们安下心来。贝里科内注意到阿拉蒂埃衣着华丽，知道她是个有身份的女子，又见另外几个女人对她毕恭毕敬，更加认为自己的想法一点不错。她虽然经受了海上的折磨，脸色惨白，形容憔悴。但从其眉目之间仍可看出她是个绝色美人。因此，贝里科内当下暗暗盘算着，要是她还没有嫁人，他须娶她为妻，如果不能，他也要让她成为自己的情妇。

贝里科内自从把公主带到家里之后，就尽心尽意地调养她。不出几天，公主已完全康复，果然美艳无比，他越看越着迷，但苦于言语不通，无从知道她是什么人。可是他被公主的美貌撩得心痒难耐，便极力献殷勤，向公主求欢，希望公主顺从他，谁知这种种努力竟毫无用处，她断然拒绝了他的一切亲昵。不过越是这样，贝里科内的欲火燃得更旺。这一切，公主也已看在眼里。她在这里待了几天，从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来看，她知道自己是在基督徒中间，明白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她能把自己的身分说出来，也毫无益处。同时她也感到，时间一长，无论是自愿，还是无奈，她恐怕迟早会屈从贝里科内的欲望。但是她生性高傲，不肯向命运低头，所以叮嘱她身边的三个侍女（这时身边只剩这三个侍女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别人知道她们的身分，除非机遇对她有利，能帮她摆脱困境，恢复自由。她还极力要求她们要坚守贞操，并声称自己已经下定决心，永保清白，除了丈夫，决不许任何男人染指。三个侍女都盛赞公主，表示愿意绝对服从公主的嘱咐。

眼看着令人垂涎的美人近在眼前，却无从下手，恨得贝里科内咬牙切齿。眼看奉承和引诱都打动不了她的心，他决定耍一下

手段以达到目的，直至不惜使用暴力了。他有几次注意到，她很喜欢喝几口酒，这也难怪，因为她那儿的法律禁止喝酒，以前很难得喝到。于是他就想，这酒说不定能作为爱神的使者，帮他了些夙愿。

一天晚上，他备下丰盛的菜肴，只装作在他和公主之间不曾出现过什么不快地款待公主。他吩咐侍从们，替她频频斟酒，这酒是他叫人用好几种酒混合调制的。公主不知其中奥秘，只觉得酒味醇厚，喝时不觉放松了警惕，喝过了量，也完全忘记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变得非常快活。公主见几个女人正在跳马伊奥里卡舞，也就跳了一段亚历山大利亚的土风舞。

贝里科内看到这个情景，知道鱼已上钩，于是更加殷勤，命令将更多的佳肴美酒频频送上，使宴会一直延续到深夜。最后，宾客纷纷告辞，只剩下公主，他便亲自将公主送进卧室。这时的公主，酒性发作，只当贝里科内就是她的侍女中的一人，当着他的面，宽衣解带，上床睡觉。贝里科内这时也不耽搁，躺到公主身边，一把把她搂在怀里，公主毫无抵抗，凭他摆布，两人熄灯上床狂欢起来。在此之前，这公主从未同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初次领略了这种滋味，好不高兴，后悔当初不该一再拒绝贝里科内。此后，常常是无需他前去求她，她屡屡主动出击，招他前来，虽说他们言语不通，但凭她的手势不难明白。

贝里科内和她正过着如胶似漆的生活，命运之神却并不因为把一个王后变成了乡绅的情妇而就此罢休，还为她安排了一个更卑贱的人来享有她的身子。

贝里科内有个弟弟，名叫马拉托，25 岁，年轻漂亮，英俊潇洒。他一见到阿拉蒂埃，便十分喜爱，从她的言谈举止，认定她对自己也有好感。只怪贝里科内把她看管得很紧，他们两人现在无法亲近。因此，他顿时起了残酷的念头，毫不犹豫，说干就干。

这时，恰好该城港口停泊着一艘货船，将要驶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基亚伦扎城，只等顺风立即启航。船主是两个热那亚青年。马拉托和他们两人商量就绪，让他带着一个刚刚到手的女人搭他们的船。那天夜里，他纠集了一伙亲朋好友，把他们领进堡内，藏了起来，贝里科内毫无防备，丝毫不觉。到了半夜，他带着这伙人闯进贝里科内和公主睡觉的卧室，房门并未上锁，一下便冲了进去，一刀结果了正在睡梦中的贝里科内。公主哭哭啼啼，他们威胁她不得出声，否则立刻要她的命。他们就这样抢走了公主，并且席卷了贝里科内的许多贵重物品，悄悄逃到海边，未被任何人察觉。马拉托挟着公主，上了那艘货船，他的那伙弟兄各作鸟兽散。水手趁着顺风，立即解缆启航。

公主连遭两次劫难，心里好不悲伤。不过马拉托靠着天主赐给男人的那个法宝，开始给了她极大安慰，让她服服贴贴地和他同居，把贝里科内忘了个一干二净。

然而，当她刚对自己的境遇刚刚开始满足时，命运之神似乎对此还不满足，正打算让她再经历一次苦难。

我们前面讲过，这阿拉蒂埃原是一位绝色美人，一举一动又绰约多姿，因此两个船主，竟也迷恋上了她。他们想尽办法去接近她，讨她的欢喜，只求不让马拉托发觉，其余的事情，一概顾不上了。两人看出了彼此的心事，便在暗地里商量，决定先一起出力，把她弄到手，然后大家再来分享，轮流受用，仿佛爱情也像财物似的，可以对半平分的。

他们发现，马拉托把她看管得很严，他们难以下手。一天，一路顺风，船行如箭，马拉托正在船尾观察，毫无觉察到这两个人已悄悄包抄过来，两人一使眼色，迅速从后面冲上去，顺势一推，扔进了大海，等到有人发现马拉托掉进海里时，大船早已驶出一海里之遥了。公主听见这一消息，慌得不知所措，痛哭起来。那两个情人立即上前，用尽甜言蜜语，极力安慰她，还许下

许多誓言，只是公主一点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事实上，这公主的悲哀更多的是悲叹自己的悲惨命运，倒不是为了那个倒霉的马拉托。他们这样在她身边安慰了半天，以为已经劝住了她，于是开始商量谁第一个跟她睡觉。两人都想先拔头筹，谁都不肯退让，争得不可交加，继而声色俱厉，怒火中烧，拔出刀来，互相拼杀。船上的人还没来得及把他们分开，双方身上已经各自挨了几刀，一个当场倒地毙命，另一个也奄奄一息受了重伤。公主见了这情景，眼见没有一个人能够搭救自己，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也没有谁替自己出主意，更加悲伤起来，又恐这两个热那亚青年的亲友会把她当作罪魁祸首，要她抵命。幸好那个受伤的小伙子替她求情，大船又很快驶抵基亚伦扎，她总算幸免一死。

公主跟着那个受伤的小伙子上了岸，住进一家客店。她的美艳飞快传开，轰动全城，甚至连伯罗奔尼撒亲王也听到了。这位亲王当时正在这座城里，便想亲自目睹她的芳容。及至见了公主，这亲王觉得她的美艳比传说中更胜几分，竟一见钟情，除了她，别的事全都不放在心上了。他打听到了她的经历，便断定他很有希望把这美人弄到手。

就在亲王这样茶饭不思，左思右想时，这受伤的小伙子的家属有所耳闻，把她送给了亲王。亲王自然眉开眼笑，公主也暗自庆幸，以为从此可以过太平的日子了。那亲王看她不但长得娇美动人，而且仪态万方，雍容华贵，料想她决非寻常人家的女儿，因此更加爱怜她，格外尊重她，不把她当作情妇，而把她看成自己的妻子，凡亲王之妻该享的特权，都统统给了她。

公主逐渐淡忘了自己悲惨的境遇，觉得目前情形不错。心情逐渐开朗，容光焕发，恢复了以前的娇艳，弄得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都在议论她的妩媚风流。这样一来，她的艳名传到了雅典公爵的耳朵里。这公爵本是个美男子，跟亲王是亲戚，彼此互有往来，很想亲眼目睹这位美人，便想去拜见亲王。像往常一

样，这位公爵带了一大批精选的侍从来到基亚伦扎，受到了亲王的隆重款待。

过了几天，两个人在一起闲聊时，说起了这个女人的容貌，公爵就问亲王，她真的像众人盛传的那样美丽？亲王回答说："大大超过传闻。不过，百闻不如一见，你用眼睛看一看就知道了。"

于是公爵要求亲王带他前往。这时公主已满面春风的出来迎接。她招待他们两位在她旁边坐下，只是言语不通，大家无法交谈，两人只好像观赏宠物似地望着她，尤其是那位公爵，简直惊呆了。公爵只顾饱览秀色，痴情地目不转睛地瞅着她，仿佛喝着一杯杯爱情烈酒，深深地爱上了她，已经为她的美貌神魂颠倒了。

等他和亲王一起离开公主后，他独自思索，觉得亲王得了这样一个美人，真是艳福不浅。他心里思前想后，反复琢磨，最后，邪念终于战胜正气，决定把这美人儿从亲王手里夺过来，独自享用。

公爵急于想占有她，便把正义、公道统统抛在一边，冥思苦想着如何下手。一天，他按计划暗暗买通了亲王的一个名叫朱利亚的侍从，让他悄悄备好几匹马和一些必要的东西，一旦得手，立即出逃。夜里，公爵和一个亲信手持尖刀，由买通的那个侍从带领，偷偷进了亲王卧室。天气很热，公主已经睡下，亲王贪图凉快，正光着身子站在窗口，享受由海面吹来的凉风。公爵的亲信便蹑手蹑脚来到窗边，拔出匕首，向亲王背后猛刺过去，刺了个对穿，顺势将他举起，从窗口抛了出去。

亲王的宫殿临海而筑，窗下空地上原有几间矮小的民房，因受海浪冲击，已经倒塌，成了很少无人光顾的荒滩。正如公爵所料，亲王的尸体抛下去后，任何人也没有发觉。

公爵的侍从见事情已经办妥，便假装拥抱朱利亚的样子，却

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到他的脖子上，用力拉紧，使他来不及喊叫便命丧黄泉。然后公爵和他把这人的尸体从窗口扔了下去。

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他们确信所有这一切未惊动公主，也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公爵才擎着蜡烛，来到公主床前，悄悄揭开罗帐，只见公主一丝不挂，正在睡得香甜。他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不由暗暗喝彩，本来，她穿着衣裳时已经叫他十分迷恋了，现在一丝不挂地呈现在眼前，更叫他欲火难耐。公爵这时也不顾自己犯下的罪孽，手上还沾着鲜血，竟迫不及待地扑到公主身上，公主这时仍睡意朦胧，还以为是亲王，躺在那里，迎就配合。

公爵享受完艳福之后，立即起床，叫来侍从，吩咐他们把公主劫走，不让她喊出声来。公爵一行，循着原路，从一扇暗门出去，骑上马，公爵带着一行人一溜烟似地悄悄上了路，直奔雅典。不过，公爵已有家室，不能把这公主带到雅典城里，便把她藏到了离城不远的一幢精致的海滨别墅里，精心呵护她，侍奉她。所需物品一应俱全，但这位公主仍然愁眉苦脸。

再说亲王这边。第二天直到中午时分，人们仍不见亲王起床，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动静，就轻轻推开虚掩着的房门，却没有看见一个人。他们以为亲王带着他的美人到什么地方去玩几天，所以也就没有注意。

第三天，有个疯子来到海边废墟一带，看到了亲王和朱利亚的尸体，这疯子竟拖着勒死朱利亚的那条绳子把尸体拖回来了。不少人认识他，见此大为惊骇。大家哄着疯子，把他们领到发现这尸体的地方。在那里，大家找到了亲王的尸体。大家十分悲痛，隆重地埋葬了亲王。大家寻思这罪大恶极的血案究竟是怎么回事时，想起雅典的公爵形迹可疑地不辞而别，一定是他杀害了亲王并把美人劫走了。于是，大家立即推举亲王的弟弟做他们的新亲王，要他为亲王报仇雪恨。新亲王即位后，经过一番调查，

掌握确凿证据，证明众人的猜测并非无稽之谈，就召集了亲友侍从，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去讨伐雅典公爵。

公爵听到这消息，慌忙调兵遣将，准备迎战。许多贵族也都赶来助战，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派了太子康士坦丁和皇侄曼努埃尔，率领大军，前来支援。这两位贵客受到公爵，尤其是公爵夫人的热诚款待，原来他们之间是兄妹关系。

形势日益危急，战争一触即发。这时，公爵夫人请两个兄弟到房里来，声泪俱下把战事的起因和公爵私藏情妇、欺瞒妻子等情形，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又十分恳切地向他们讨个主意，怎么才能让公爵既保持荣誉，又解她心头之恨。

这两个年轻人对公爵的事早有耳闻，也不多问，只是好言相劝，叫她放心就是了。他们问明那女人藏匿地点，就告辞了。他们也多次听人家夸奖她的美艳，很想见见她，就请求公爵让他们瞻仰一下她的风采。这公爵居然忘了，那亲王只因让人看了看她，便惨遭杀身之祸，竟一口答应了他们。第二天，他在公主居处的花园里设下盛宴，带了几个亲信和两个内弟，到那里赴宴。

康士坦丁坐在公主旁边，被她的美丽惊得目瞪口呆，心里暗想，世上居然有这样标致的女人！他又觉得，不管是公爵还是别的什么人，为了占有这个美人，而干下了丧尽天良的罪恶行径或者其他卑鄙的事来，倒是情有可原。跟当初的公爵一模一样，他把这个美人儿看了又看，越看越看不够。告辞之后，他心里全装着她，战争的事早已被抛诸脑后，只是想着如何从公爵手里把她夺过来。不过他一直不动声色，以防别人识破他的私心。

就在康士坦丁欲火中烧之时，亲王的军队已经逼近公爵的领地。公爵和康士坦丁以及另外一些人按照预定计划，离开雅典，开往边境，拒敌于国门之外。他们在前线驻扎了几天，康士坦丁的心思一直在那个女人身上。他想，现在公爵远离城池，正是天赐良机，便假装称病，要回雅典休息，得到公爵的批准之后，就

把军权交给曼努埃尔，回雅典去见他的姐姐。闲聊中，他故意逗引他的姐姐讲起公爵欺瞒她，在外面另养一个情妇的事来，于是就对她说，他倒有个办法，就是趁现在这个好机会，把那个女人弄走，从此断绝了这一祸患，如果她赞成，他愿为其效力。

公爵夫人以为这是他的一番好心，哪里想到他却是打那个女人的主意，就说很赞成这个想法，只要不要让公爵知道她插手就成。康士坦丁对此许下诺言，于是公爵夫人就授权给康士坦丁，让他见机而行。

康士坦丁悄悄武装起一艘快船，一天傍晚，叫人把船停泊在公主居住的花园附近，吩咐船上的人，应该如何行事，然后就带着几个人前往公主住的别墅。公主亲自带着侍女出来迎接，陪着他和他的侍从在花园里去散心。康士坦丁说是公爵有话托他转告，单把公主引到靠海的一个门边，侍从事先已开了门，向船上悄悄发了约好的信号，康士坦丁立即叫人抢了公主跳上船去，他自己转过身来对公主的侍女们说：

"都不准动，不许出声，否则就要谁的命！我不是想夺公爵的女人，而是替我姐姐雪耻的。"

为此，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康士坦丁就带了众人上了船，坐在哭哭啼啼的公主身边吩咐解缆启程，命众人奋力摇桨，船如离弦之箭离雅典而去。第二天清晨，来到埃伊纳岛。他们在这里上岸，稍作休息。康士坦丁乘此机会，享受了一番艳福，而公主却一直在为自己的红颜薄命而哭泣。大家又上了船，继续航行，不多几天，来到开俄斯岛。康士坦丁害怕受到父王的怪罪，又不想失去，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美女，认为这里比较安全，决定在此住下来。公主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哭了好多天，康士坦丁刻意安慰她，使她像前几次一样，又渐渐屈从于命运之神为她作出的安排了。

就在这时，同君士坦丁堡皇帝正在连年打仗的土耳其王奥斯

贝赫，路过伊兹密尔，听说康士坦丁掳了美艳的女人，窝藏在开俄斯，全无戒备，独享着艳福。奥斯贝赫便率领一些人，分乘几只战船，趁着黑夜，偷袭开俄斯，尚未被发觉，便占领全城，也有几个拿起武器顽抗的，却统统丧命。奥斯贝赫下令烧毁全城，把俘虏和战利品都装上船，返回伊兹密尔。

年轻的奥斯贝赫在检查俘虏时，看到了这个从康士坦丁床上抓到的漂亮的女人，奥斯贝赫十分高兴一见钟情，毫不迟疑，当即娶她为妻，并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同她高高兴兴地住了好几个月。

此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本来在同卡帕多奇亚国王巴萨诺谈判时订立军事同盟，双方同时进兵，夹击土耳其，只因巴萨诺提出的要求过高，双方尚未达成协议。如今，君士坦丁堡皇帝听说儿子惨遭毒手，非常悲愤，便不计前嫌，立即答应了卡帕多奇亚国王的要求，并催促尽快发兵，进攻土耳其，他本人也调兵遣将，准备从另一侧进攻土耳其。

奥斯贝赫得到这消息，赶紧调集大军，先行迎击卡帕多奇亚国王，以免腹背受敌，而把伊兹密尔和那位美人托付给一个心腹照管。奥斯贝赫同卡帕多奇亚对峙了几阵之后，短兵相接，奥斯贝赫的军队竟一败涂地，他本人也丧命沙场。巴萨诺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当地的人纷纷向他投降。

再说受奥斯贝赫嘱托照料公主的那个心腹，名叫安蒂奥科，虽然年迈，可是一看到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不觉也动了心，竟爱上了她，把主子的嘱托抛到九霄云外。他居然懂得她的语言，这使她特别高兴，因为，几年以来她流落到异族人之间，如同一个哑巴和聋子，所以没过几天，安蒂奥科已经和她混得十分熟稔。又过了不久，两人便勾搭上了，贪婪地享受着床笫之间的欢乐，把在外作战的主人忘得干干净净。后来消息传来，奥斯贝赫已经战死，巴萨诺的军队一路杀来，所过之处，烧杀抢掳。这两

个人便私下商定，趁敌人还没有到来，赶紧一起逃走，于是收拾了奥斯贝赫的大量金银细软，逃到了拉迪岛。他们两人在这个岛上还没呆多久，安蒂奥科就自染重病，危在旦夕。他有一个知己朋友，是塞浦路斯商人，这时恰巧在拉迪岛。安蒂奥科自知天命难违，便决定把自己的财产和这个心爱的女人赠送给这个商人。弥留之际，他把两人叫到床前，说道：

“我知道我已不久于人世，我真伤心，这一生以来，我从未有过像最近这样快乐的日子。死在你们两个人的怀抱里，这使我感到欣慰，一个是我的平生知己，一个是我最爱的人，自从我认识了她，我爱她就胜过自己，你俩是我在世上最亲近的人。唯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我死了以后，丢下她一个人在这里，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幸亏你在这里，否则我真放心不下。我相信你就像爱护你的老友一样会尽力爱护她。所以我真诚地恳求你，我死之后，把我的东西和她都托付给你，一切请你照顾，一切全由你支配，只要使我的灵魂得到安慰就是了。

“至于你呢，我亲爱的公主，我只求你，我死了以后，别把我忘了。这样一来，我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也感到自豪：我在人世的时候，得到了世上最漂亮的女人的爱情。假如你们能答应我这点要求，那我死也瞑目了。”

听了他的这番话，那商人和公主都不禁凄然泪下，两人都安慰他，并且郑重地答应他，一旦他有个三长两短，一定照他的话去做。不久之后，他去世了，两人体面地厚葬了他。

几天之后，那塞浦路斯商人在拉迪岛上办完了商业上的事，准备乘便船返回塞浦路斯，便问这位漂亮的女人，是否愿意跟他一起走。那女人回答说，如果他不嫌弃，她很愿意跟他去，只是希望念及安蒂奥科的交情，像姐妹一样对待她。那商人回说，那再好不过，但是在前往塞浦路斯的路途中，为了途中方便，不妨对人只说是夫妻关系。两人上了船，船上的人给了他们船尾的一

间小仓房，他们既说是夫妻，便只好合睡一张小床。在这种情况下，当初从拉迪岛动身时两人谁也不曾想到的事自然便发生了，两个人在黑暗中同衾共枕，耳鬓厮磨，挑得两人春心荡漾，忘了对死者安蒂奥科的情谊和爱情，两人在强大的诱惑力的推动下一拍即合，成了好事。船还没到帕福斯，两人已经如胶似漆，塞浦路斯商人带着她回到帕福斯这座城市。两人在这里又同居了一段时间。

当时恰好有个名叫安蒂戈诺的老先生，因有事来到帕福斯城，此人虽年事已高，阅历颇深，但时运不佳。这位老先生虽在塞浦路斯国王的宫廷里供职，但却没什么钱财。一天这位老先生从公主的住宅前面经过，瞥见一个美人倚在窗口，不觉得多望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个女人，只是一时想不起具体地点。

那美丽的公主受尽命运的折磨，现在似乎已经有了转机，快要否极泰来了，她看到安蒂戈诺之后，突然想起从前在亚历山大利亚时见过这个人，当时在宫廷里为父王效力，且倍受重用。她的心里立即涌起一个希望，或许靠了他的帮助，能恢复自己金枝玉叶的地位。于是趁商人不在家，赶紧把那老先生请了进来，然后怯生生地问他是不是叫安蒂戈诺，是不是法马戈斯塔人。那老先生承认，他正是安蒂戈诺，并说：

“夫人，我觉得您很面熟，但一点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不妨讨教一下芳名。”

公主听到他果然就是故乡来的人，不觉大哭起来，并且一把抱住他的脖子，问他，是不是在亚历山大利亚见过她。那老先生本来十分惊愕，经她这一提醒，立即认出她就是阿拉蒂埃，苏丹的女儿。人们都以为她已葬身大海。老先生马上上前施礼，她阻止了他，叫他坐到自己身边。安蒂戈诺坐定之后，恭恭敬敬地问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从哪儿来的，要知

道，这么多年来在整个埃及，人人都认为公主落海身亡了。

“我要是当真淹死了，”公主回答说，“那倒好了，也免得遭受那么多的苦难，我想，假如我父亲知道我的苦难遭遇，那他也一定认为我不如早死的好。”

说到这里，她不禁失声痛哭，那安蒂戈诺赶紧对她说道：

“公主，请您先不要难过，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请您先给我谈谈您过去的经历和您现在的生活情况。也许托天主的福，说不定我们能够想出挽救的办法。”

“安蒂戈诺，”公主说道，“我看见了你，就像看见了我的父亲，凭着做女儿对父亲的敬爱，我把自己本来可以隐瞒的事情向你说出来。在这世界上，简直没有人让我见了面能像见到你那样高兴，所以我想把一直埋在心头的悲惨境遇，像对自己的父亲那样对你和盘托出。你听了之后，如果能让我回到宫里去，那我就请你帮帮忙，尽量设法；如果你无法可想，那么我就求求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在这里见过我，或者传播有关我的消息。”

说完这些之后，她抽泣着，把在马略尔卡岛船沉人亡之后一直到现在的一切遭遇细说了一遍。安蒂戈诺一边听着，一边也不禁泪如雨下。他思索片刻，说道：

“公主，既然您遭遇了重重苦难之后却没有暴露身分，那我就绝对可以向您保证，我可以把您送回给您的父亲，让他比以前更加疼爱您，再送您去和加波国王完婚。”

她问怎么才能做得到，他就把自己的计划详细向她讲了一遍。他怕夜长梦多，不再耽搁，立即动身回到法马戈斯塔求见国王，禀报说：

“陛下，如果您愿意，我有一件事想来求您，这事会给您带来莫大的荣耀，同时也可以让我这个可怜的人得到一个好差使，而又不破费您什么。”

国王问他是怎么回事，安蒂戈诺答道：

“在帕福斯城，来了一位漂亮公主，就是以前大家都传说的已经落海而亡的公主，她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操，历经无数苦难，至今仍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很想回到父王身边。要是您肯派我护送她回到她的国家去，那么这在您说来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对我也不赖。我想，苏丹将永远牢记您的大恩大德。”

国王一向宽宏大量，当下就答应说可以照办。先派人把那位公主隆重地接到法马戈斯塔。国王和王后热情款待她一通。几天之后，国王应公主要求，便派了一班绅士和贵妇做她的侍从，由安蒂戈诺负责，护送公主去见苏丹。苏丹欢天喜地地把生还的女儿和护送她的安蒂戈诺及侍从等人接进宫去，待若上宾。

公主刚休息了片刻，她的父王就急于要知道，她是怎么侥幸生还的，以前又一直住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杳无音讯。公主已把安蒂戈诺教给她的一套话牢记在心，便一一地回答道：

“父王，我们分别后大约 20 多天时，我们的船就遇上风暴，船破裂了，在黑夜里漂荡着，撞到西方一个叫作埃格莫特的海滩上。船上的那些男人下落，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我仿佛死而复活。当地的居民看到船被撞破，全都来抢劫船上的东西。我和未死的两个侍女只得弃船而逃，刚到岸上，那两个侍女就被当地的小伙子们抢走，分头逃得毫无踪影，她们的结果如何，我也再没有听说过。

“我也落在两个年轻人手里，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着我朝一片大树林里跑，我拼命挣扎，奋力哭喊。正在这时，恰好有四个骑马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两个暴徒一看到他们，立刻丢下我，撒腿就逃。

“那四个骑马的人，看见这情景，立刻奔来，问了我好多话，我也竭力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们，却只恨语言隔膜，彼此听不懂对方说些什么。他们商量了半天，让我骑在一匹马上，把我送到一所女子修道院里，他们对院里的修女讲了好多，我就在那里

住了下来，她们也很友善地收留了我，我也跟着她们一起崇拜当地妇女最信仰的一位圣徒‘圣幽谷新月’。

“我跟她们住了一段时间，稍微学了些她们的语言，她们就问我是谁，从哪里来的。我怕一旦说了真话，因我是个异教徒她们会把我驱逐出去，就捏造了一套话，说我是塞浦路斯一个大贵族的女儿，我父亲送我到克里特岛去完婚，不幸途中遇到风浪，船只被毁，流落到此。

“我唯恐露出破绽，随时留心她们的风俗习惯，跟着她们的样子做。后来，院里的主管叫作院长的，问我想不想回塞浦路斯，我回答说，那正是我企盼已久的。但是，那位院长十分关心我的安危，不肯随便把我托付给到塞浦路斯的人。大约两个月前，有几个法国绅士带着家眷途经那里，前往耶路撒冷去朝拜圣地，那就是他们奉为天主的犹太人耶稣钉死后埋葬的地方。其中一位太太是院长的亲戚，所以她就把我托付给了他们，请他们顺路把我带到塞浦路斯，交给我的父亲。

“这些绅士和他们的太太热情欢迎我、款待我，说来话长，我们登上一条船，几天之后，就到了帕福斯。可怜我到了那儿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又不知该怎样向绅士们说明才好，因为那院长原是嘱托他们在那里把我交到我父亲手里的。幸亏天主保佑，就在我茫然无措正准备下船时遇见了安蒂戈诺。我立即叫住他，用我们本国的语言求他，请他把我认作他的女儿，这样一来，那些绅士和太太们就不会知道我们讲了些什么。他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装出十分高兴的样子，认了我。尽管他的境况糟糕，他还是尽力张罗着热情款待了这些绅士和他们的太太。随后，他把我送到塞浦路斯国王那儿，国王的盛情，我难以形容，他又热心地派人把我护送回家。要是还有什么遗漏，那么就请安蒂戈诺来补充吧，我的种种遭遇他已听过好多遍了。”

安蒂戈诺赶紧上前对苏丹说：

“陛下，她刚才所说的，我已听了好多次，送她回来的绅士和太太也都是这样讲的。只有一个地方她没有提起，或者是她有意不说，照我看她可能觉得自己不便说出来。那就是，同她一道来塞浦路斯的绅士和太太们，都称道她端庄稳重，在修道院里同修女们过着纯洁正派的生活，坚守贞操，当他们把她交给我，不得不同她分手告别时，那些太太和绅士们，个个都恋恋不舍，流下泪来。假如我要把他们称赞她的话全讲出来，我怕一天一夜也说不尽。我觉得只要讲一点就够了，那就是，从他们所说的话里，以及我自己的判断，公主不但相貌出众，而且冰清玉洁、情操高尚，陛下有这样一个女儿，是最值得自豪的了。”

苏丹听了这些话，非常高兴，不住地祷告真主，请真主好好报答那些照应过他女儿的人，尤其是郑重其事地把他的女儿送回来的塞浦路斯国王。过了几天，苏丹赐给安蒂戈诺一份厚礼，准他回塞浦路斯，又派了特使，带了国书，前去向塞浦路斯国王致谢，深深感谢这位国王搭救他的女儿的大恩大德。然后，苏丹准备履行前约，把女儿嫁给加波国王。因此修书把公主的曲折经历告知加波国王，并说，如果他想娶她为妻，那么就请他快派人来接。加波国王对此非常高兴，马上派了专使，隆重地娶回公主。公主虽然同八个男人睡过了千万次，但在新婚的床上，居然能使她的丈夫相信她还是一个处女。从此，她成了加波国的王后，和国王美满的生活多年。正如俗话所说：“被吻过的嘴唇，并不失它的娇嫩，弯成新月的月亮还会圆。”

故事八

女郎们听完美丽的公主苦难历程，不禁连连叹息。但是，谁又猜中她们为什么这样叹息呢？也许她们不是出于对公主遭遇的同情，而是在惋惜自己不能像她那样多次嫁人吧。这一点不必细究。潘菲洛最后讲的那句俗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女王听故事

讲完，就回头叫埃丽莎接着讲一个故事，她遵命大大方方地讲道：

我们今天所讲故事涉及的范围实在广泛，我们每个人不但可以在里面打一个圈子，就是转十个圈子也绰绰有余。你们想想，那捉摸不定的命运安排了多少千奇百怪的境遇啊。既然人生中无穷无尽的悲欢离合，那我就随便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吧。

自从罗马帝国由法兰西人转到日耳曼人手里时，两国的敌对不断加深，战争频繁。法国国王和王子以保卫自己的国土为借口，率领众多亲朋好友及调动王国的实力，向敌人大举进攻。国王出征，国不可一日无君，国王深知安特卫普伯爵瓜尔蒂埃里为人正直，忠诚可靠，对自己忠心耿耿，虽然知道伯爵深请战略，还是叫他担当起更艰巨的任务，任命他做摄政，代理法国的全国政务，自己则率领大队人马，出发远征。

伯爵担任摄政之后，治理国家，有条不紊，事无巨细都向王后和太子的妃子商量。虽然从职权上说，王后和妃子同样应受摄政王的管束，但伯爵还是把她们当作主公的女主人尊敬她们。

伯爵40来岁，身体结实，仪表堂堂，和蔼可亲。更加难得的是，这位伯爵又是当时温文尔雅、最善于修饰的一个武士。法国国王和太子在外作战，伯爵的夫人不幸去世，给他留下一子一女，他为公务同王后和妃子商量国家大事，时常进宫。不料那妃子竟为伯爵的风度所倾倒，眼睛不住地在他身上转，竟暗暗地爱上了他。这妃子想到，自己青春年少如花似玉，对方又中年丧偶，要满足欲望，照理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于是，她整天左思右想，怎样才能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一天，宫里仅她一人，她觉得机不可失，就把伯爵召进宫来，说有事要相商。

伯爵毫不怀疑，听到召唤，立即前去见她。屋里再无旁人，妃子有意躺在一张床上，叫伯爵在她身旁坐下。伯爵问他，召他来有什么事，连问两次，她都默不作声。最后，她为情欲所驱，

两颊绯红，也顾不得羞耻，断断续续，含着哭声抖抖索索地把她的心事讲了出来：

“我最亲爱的朋友，可爱的伯爵，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男人和女人都有弱点，也应该明白，由于不同的原因，各人脆弱的程度互不相同。因此，在一位真正公正的法官面前，同样的罪案，由于犯罪的人情况不同，判罪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凭力气勉强维持生计的穷男人或者女人，居然也想仿效那饱暖富贵、整天无所事事、什么都不缺的太太，追求风流韵事，那么谁不指责这个人不务正业轻浮狂妄呢？我想，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一个富贵人家的太太由于机缘而不由自主地堕入爱河，我们不必过分责怪她；如果她看中的情人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潇洒绅士，那就无可厚非了。我认为，这两种情况我兼而有之；此外，我正当青春年少，独守闺房，那我就可以在您面前替我自己的爱情辩护了，我就更可以勇敢地去爱我该爱的人了。您是个聪明人，听我这样说，不会不了解我内心的痛苦，那我也就要恳求您，帮我出出主意，看我该怎么办。

“我的丈夫出门在外，我无法压抑肉欲的冲动和爱情的力量，它是如此强大，不要说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就是那些堂堂的男子汉，也抵挡不住。您也知道，我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更需要爱情的抚慰，也就不知不觉地堕入了情网之中。我明白，这事如果让人知道了，那是很不光彩的，可是干得隐秘，那就无所谓羞耻不羞耻了。爱神对我不赖，它不但在我选择心上人时没有欺骗我的眼光，叫我不知所措，反而使我的眼睛分外明亮，让我看得清清楚楚，您正是我所爱慕的人。要是我判断不错，您就是全法国最英俊、最可爱、最英勇、最有修养的一个骑士了。您知道，我丈夫不在家，您也鳏居，所以我求求您，看在我对您的这一片真心上，可怜可怜我的青春，就跟我相亲相爱吧，我这颗年轻的心

就像冰遇到了烈火一样，完全为您溶化了。”

说到这里，她已泪流满面，她越是想继续哀求，越酥软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垂下头，哭着哭着就倒在伯爵的怀里。

这伯爵本是个正人君子，看到她竟怂恿他去干那种荒唐的事，就一把将她推开，疾言厉色地斥责她。那妃子张开双臂，还要去搂他的脖子，却被他愤怒地摔开。他发誓说，宁肯五马分尸，也万不肯做出这等败坏主公名誉的事来，更不许别人干出这等事来。

那女人听他说出这样的话，顿时一腔热情化为乌有，竟恼羞成怒，大叫道：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我这一片痴情难道就容得你这样糟蹋吗？天主永远也不会饶恕你的！既然你不让我活，那我就要你的命，让你在这世界上无立足之地！”

她说着，就把自己的头发扯乱，撕破胸口的衣服，同时大喊起来：

“救命啊！救命啊！安特卫普伯爵要强奸我啦！”

她这么一喊，伯爵反而乱了分寸，他虽问心无愧，没做亏心事，但知道朝廷里的众臣子平时对他就心存妒忌，害怕这些人轻信妃子的话，那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他立即逃出王宫，赶回自己家里，一到家，不加思索，马上把两个孩子放在马上，跳上马背，拼命向加来奔去。

再说宫廷里的好多人听见妃子喊叫，急忙跑来，他们看见妃子这副模样，又听了她那番话，个个深信不疑，说平时伯爵那样谦恭谨慎，竟会干出这等丑事来，因此怒气汹汹地冲到伯爵家里，准备逮捕他，不料扑了一个空，这些人便把伯爵家的所有东西一抢而空，然后把房子也给拆了个一干二净。

消息添油加醋地传到军中，国王和太子听到之后，大发雷霆，当即判决伯爵和他的子孙永远放逐，并且悬赏，如果有谁能

抓住伯爵，不论是死是活，都给予重赏。

伯爵虽然逃走，但懊悔不已。因为自己一身清白，可这一逃便等于证实自己有了罪行。好在一路上没让人认出。父子三人到了加来，立即乘船渡海，来到英国，换了破烂的衣服，前往伦敦。进入伦敦城之前，他叮嘱了两个孩子不许多说话，主要有两件事：第一，尽管他们都没有过错，命运却给他和两个孩子带来苦难，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安于从命；第二，如果他们想要性命，那就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身份，以及从哪里来。

那男孩子叫路易吉，九岁左右，女孩名叫维奥兰，七岁左右。两人虽然年幼，却完全领悟了父亲的告诫，处处留心。伯爵觉得，还是应该更为周密一些，需要给两个孩子改名。于是他把男孩改名为佩罗托，女儿改名姜内塔。三人这才进入伦敦，衣衫褴褛，到处行乞，以此维持生计。

一天早上，当他们在一座教堂门前行乞时，一位英国将军的夫人走出教堂，看到了伯爵和他的两个孩子，她问他是何许人，那两个孩子是不是他的子女。他回答说他是从皮卡第来的，只因为他的长子不肖，使他不得不带着这两个孩子流浪在外。那夫人心地善良，看那女孩子眉清目秀，举止文雅，十分讨人喜爱，便不住地瞅着这女孩，说道：

“可怜的人，如果你肯把你这漂亮的女儿留给我，我愿意好好照顾她，她是个好孩子，将来长大成人，我一定给她找个好丈夫，决不会亏待她。”

伯爵听了这番话，异常高兴，立即答应下来，流着泪把女儿交给了那位太太，并且再三叮嘱。女儿有了好的安身的地方，他便放了心，决定不再在这里耽搁，领着佩罗托沿路乞讨，来到威尔士。因为他们本来没有长途跋涉过，所以一路吃尽了苦头。这里住着英国的另外一位高级将领，高宅深院，仆从如云，伯爵带着儿子，常到他家门前乞讨。

这位将军的儿子，同另外一些贵族子弟常在这庭院里跳跳蹦蹦，玩个不休。佩罗托去熟了，就混在孩子们中间一起玩。不过不论哪项游戏，他比谁都玩得灵巧。有几次，将军偶然看到这孩子，觉得他很讨人喜爱，问了左右，才知道是常到这儿来乞讨的一个穷人的孩子，就叫人把他找来，说想收养这个孩子。伯爵听到这话，觉得再好不过了，便一口答应下来，只是骨肉分离，不免依依不舍。

这样，伯爵的两个孩子都有了着落，他决定不再在英国逗留，就费尽周折，渡海来到爱尔兰的斯坦福，在一个伯爵属下的爵士家里充当仆役，隐姓埋名，照料马匹，做着仆从该做的事情。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其间没有一个人认出他来。

再说已经改名姜内塔的维奥兰，在伦敦将军夫人家里住了好几年，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但将军夫妇都喜欢她，而且一家老少以及看见过她的人，没有一个不赞美她。加以她的举止言行好似大家闺秀，与名门小姐相比毫不逊色。那收养她的好心的将军夫人，从她父亲手里领来时，只听了伯爵编造的那番话，根本不知道她的底细，打算替她找一份门当户对的亲事。但是洞察一切的天主，知道她出身高贵，沦于卑贱并非她的罪过，而是由于别人的恶行，所以对她另有妥当的安排。我们不能不相信，仁慈的天主不忍心让一位千金小姐落到不三不四的人手里，所以就闹出了下面这么一段故事来。

收留姜内塔的夫人有个独生子，像天下父母一样，老夫妇俩把他看成是宝贝一般。这个孩子实在懂道理，品德又好，又受父母疼爱。他比姜内塔大六岁左右，见她如此俊秀，又这样温柔，不禁深深爱上了她，发誓此生非她不娶。只是他以为姜内塔出身低微，不敢向父母提出娶她的要求，怕会受到父母的斥责，说他不顾身分，滥用爱情，所以只得把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自己心底，非常苦恼。

这爱情的苦楚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终于得了重病。请了好几个大夫来给他诊治，在看了他的症状之后，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能对症下药，说是难抱希望。这可把他的父母吓坏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多次哀求儿子，倒底是哪里不舒服。对此，儿子只是叹气，或者说，他只觉得自己愈来愈虚弱了。

一天，一个年轻且精通医道的医生坐在他的床边，正在给他诊脉。恰在这时，姜内塔走进房来，因为她敬爱老夫人，有时代替她前来侍候病人。病人一看见她进来，虽然她没说一句话，没有什么暗示，但他强烈地感受着爱情的魔力，脉搏顿时跳得比平时有力多了。那位正把脉的医生立即觉察到了这一变化，十分惊奇，但他不动声色，想看看这种变化能持续多久。

过了一会儿，姜内塔办完事走出房间，病人的脉搏跟着平缓了。这样一来，这医生便明白了这年轻人的病根在哪里。稍等了一会儿，医生装作有什么事要问她，又把姜内塔叫回来，同时又把病人的脉搏按住，果然，她一进来，那年轻人的脉搏又像刚才加快了，她一走，脉搏又恢复原状。这一下，医生对病根更有了把握，便走出病房，把青年的父母请来，说道：

“令郎的病嘛，医家无能为力，一切全掌握在姜内塔的手里。从一些确切的迹象看来，我发现令郎害的是相思病。据我观察，这姜内塔本人对此毫不知情。若想保住令郎的性命，你们就看着办吧。”

那老夫妇俩听了这番话，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来，因为毕竟可以找出救他们的儿子的办法了。但他们又很不愿意，唯恐将来当真要认姜内塔做他们的儿媳。医生走后，夫妇俩来到病人房里，夫人说道：

“我的孩子，我万万没想到你有心事瞒着我，积郁成疾，憔悴成这个样子。因此，你可以尽管放心，只要能让你高兴，不管是什么事，就是摘星星月亮我也会帮你办到。尽管你把心事憋在

自己肚子里，可天主比你自己还要更加爱怜你，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你为此憔悴而死，因而把你的病因让我知道了。原来你是害着刻骨的相思病，日夜想念着一个姑娘。说实在的，像你这样的年龄，本该是谈情说爱的时候，这用不着隐瞒，也用不着害羞，要是你没有这方面的企求，那我倒要替你担心。所以，我的孩子，别再瞒我了，把你的心思全都告诉我吧，把那些叫你得病的烦闷和苦恼统统丢开吧，你尽管放心，相信你妈妈好了，只要你跟我说想要什么，我都会竭力去给你办，尽力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爱你甚于自己的生命。用不着害怕担心，把一切都告诉我，看我是不是能为你的爱情出点儿力。要是你发现妈妈不全心全意帮你，你就把她当作世界上最冷酷的母亲吧。”

那青年听了母亲的这番话，起初还有点儿难为情，但后来又想，除了母亲，再也没有更理想的人能帮他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才说：

“妈妈，我之所以把我的相思隐藏起来，只因为我发觉，许多人一上了年纪就忘了他们的年轻时代。现在你这样理解我，那我不否认你猜的一点儿不错，我还要告诉你，我心上人是哪一个，指望你说话算数，这样我的病就会不治而愈。”

夫人很自信，认为总会有办法既能满足儿子的要求，又不一定按儿子所希望的本意去办，就满口应承下来，说只要他肯把心事讲出来，她马上照办，了却他的心愿。

“妈妈，”青年于是说道：“我们的姜内塔真是端庄美丽，我爱上了她，可她并不知道，我也就无法得到她的关怀，我又丝毫不敢把自己这件事告诉别人，结果就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您已经答应了帮我的忙，要是你不能做到，那我可就不久于人世了。”

夫人知道眼前只能安慰他，而不能责备，便微笑着说：

“唉，我的孩子，你就为了这点事让自己病成这样子？放心吧，只要你的病能好，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那青年满怀希望，病情在很短时间里就有了极大好转，母亲看了着实高兴，就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她的诺言。有一天，她把姜内塔叫了来，在闲谈之中，旁敲侧击，亲切地问她是不是有了心上人。姜内塔立刻满脸绯红，回答说：

“夫人，像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姑娘，无家可归，只能寄人篱下，怎么配谈情说爱。”

那夫人便说：“既然你没有恋人，我们很想给你介绍一个，让你过得快活些，这才不辜负你的美貌。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还没有情人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对此，姜内塔回答说：“夫人，您在我父亲穷困的时候收养了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把我抚育成人，照应说，我本来应该事事遵从您的意旨，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却不能从命。如果承您高兴帮我物色一个丈夫，那么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地去爱他，可是我现在无法爱上一个男人，这是因为，我现在除了祖辈留给我清白之外已一无所有，而这份清白，我愿意终生守住。”

她这么一说，夫人觉得要实现答应儿子的诺言，很难实现。但这位夫人毕竟是一位聪明人，不由暗暗敬佩这个姑娘，就说：

“怎么，姜内塔，像你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如果一个国王，一个年轻的骑士前来向你求爱，你也会拒绝吗？”

姜内塔毫不思索，立即回答说：“国王可以用强暴我，但是，他要是不择手段，那他就永远也休想得到我的同意。”

夫人看她意志坚定，不便多说，不过还是想考验考验她，于是去对儿子说，等他病好了以后，她会把他俩单独安置到一个房间，那时他就可以去向姜内塔求爱了。夫人还说，如果由她出面，像媒婆那样为儿子牵线，那样有失身份。

这个主意不但不能使这个年轻人兴奋，反而使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了。夫人别无他法，只得把心事对姜内塔和盘托出。可是这姑娘的意志却更加坚定，毫不动摇。夫人看了，只得把情况告诉

了丈夫，两人商量了一阵，决定还是答应儿子娶姜内塔为好，虽然他俩很不情愿，但是，娶一个卑微的姑娘救儿子一命，总比眼看他娶不到妻子忧郁而死好得多。两人商量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就这样办。对此，姜内塔非常高兴，衷心感谢天主不曾忘记她。尽管如此，她仍旧自称是个平民的女儿，还是不肯吐露真情。那青年自然高兴得心花怒放，病很快痊愈，高高兴兴地举行了婚礼，两人开始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再说伯爵的儿子佩罗托留在威尔士一个英国将军家里，在将军的养育下，已经长大成人。他英俊潇洒，又习得一身武艺，不管是全岛比武，还是临时比赛，或者是其他方面，无人能匹敌，因此声名远播，无人不识，大家都叫他皮卡第的佩罗托。

天主没有忘记佩罗托的妹妹，对他也没有亏待。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去了全岛一半人的生命，侥幸活下来的，也大都逃奔异乡，到处一片凄凉。在这场瘟疫中，将军和他的夫人、独生儿子、兄弟和其他亲属，统统染疾而亡，一家人只剩了正当待嫁之年的女儿、佩罗托和几个仆人。瘟疫过后，将军的女儿因为爱慕佩罗托是个英俊有为的青年，征得几个幸免于难的长辈的同意之后，选佩罗托做了她的丈夫，认他为一家之主，掌管她继承的全部家业。不久，英国国王听到将军不幸去世，又听说佩罗托英勇善战，就命令他顶替死者的职务，封他做将军。这就是安特卫普伯爵骨肉分离之后，他的两个无辜的儿女的大致遭遇。

再说那伯爵，自从逃出巴黎，一晃就过了 18 年，眼看自己年岁已老，很想尽可能去看望自己的亲骨肉，看看他们的处境。他原来的容貌已经完全改变，显得十分苍老，只因长年劳动，倒比从前养尊处优时结实多了。他辞别了东家，身无分文，好不容易来到英格兰，先寻到了当初留下佩罗托的地方，打听到他已成了将军，颇有名望，又有了一份很大的家业，再看他已长得身材

魁梧，威风八面，伯爵心中甚是高兴。但在尚未找到姜内塔之前，他没有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于是，他又辗转来到伦敦，小心翼翼地向人打听收留他女儿的将军夫人和姜内塔的现状，这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嫁给夫人的儿子，心里十分欣慰。伯爵看到两个儿女都已长大成人，过着美满的生活，就觉得他以前所受的种种磨难也算不上什么了。

他很想见女儿一面，就常到她门前去乞讨。一天，姜内塔的丈夫贾凯托·拉孟斯在门口见到了他，看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头儿十分可怜，就叫一个仆人把他叫进来，给他一些东西吃，算是积点德。仆人照着办了。

这时姜内塔已经给贾凯托生了几个孩子，最大的不到八岁，个个长得活泼可爱，讨人喜爱。几个孩子看到伯爵吃东西，都跑到他身边，绕着他，同他亲近，似乎出于天性，使他们本能地知道，他就是他们的外祖父。伯爵知道他们就是自己的外孙，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对他们分外爱抚。这一来，孩子们不想离开他了，不管他们的教师如何呼唤，仍缠着老人不肯离去。姜内塔闻声，立即从房里走出，吓唬孩子们说，谁要是不听教师的话，就要挨打。孩子们吓哭了，说是喜欢同这位老人家一起玩，因为他比教师更爱他们，这引得姜内塔和伯爵都笑了。伯爵看见孩子们的母亲出来了，立即站起来，以一个穷苦人表示对贵妇人的敬意，而不是以父亲对女儿的态度，望着她，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姜内塔自然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变化太大，面貌苍老，花白头发，满脸胡子，又瘦又黑，简直和从前判若两人。她看到孩子们哭着不肯离开这老人，只得请求教师，让他们再玩一会儿。

正当孩子们拥在老人身边笑着闹着时，恰巧孩子们的父亲贾凯托回来了，教师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他本来心里就瞧不起姜内塔的出身，于是便说：

“随他们的便吧，天主会叫他们倒霉的。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他们的母亲本来就是个叫化子，他们喜欢和叫化子在一起，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伯爵听了这些话，伤心万分，但只是耸耸肩，把这一耻辱忍了下去，毕竟那么多的耻辱都忍受了。

贾凯托听说孩子们对这个老人特别亲热，心里虽然并不乐意，不过他热爱自己的孩子，为了哄他们别哭，就叫人去问那老人，是不是肯留下来在这里当个仆人，如果愿意，他可以留下来。那伯爵回答说他乐意，不过他别无所长，只会看马，因为他饲养了一辈子马。于是他们就交给他一匹马，让他每天照看完马后，就陪孩子们一起玩耍。

就在命运之神为伯爵和他的子女安排这一切时，法国国王突然驾崩，不过生前他同日耳曼人订下了合约，他死后由太子加冕登基，当初陷害伯爵的那个妃子就成了王后。后来，同日耳曼人的协定到期，新王又开始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战争。这时英国国王同法王成为新亲，派大军前往支援，由大将军佩罗托和另一个将军的儿子，即贾凯托统领援军。伯爵也随军出征，充当马夫，但谁也没有认出来。这伯爵本来是个良将，在军中出了不少主意，表现十分突出，而且往往无需别人相求，总是主动献策。

战争期间，法国王后得了重病，她自知死期不远，就向全国公认最圣洁的鲁昂大主教作了忏悔，把生平中的罪孽都交代出来，其中有一件，就是诬陷安特卫普伯爵。她不仅向大主教坦白，而且还当着宫廷里众多大臣的面，把这件事和盘托出，恳请他们替她请求国王，如果伯爵还活在人世，就恢复他的爵位，如果去世，则由他的子女承袭。王后死后，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她的临终忏悔则由使者赶到军中呈报给国王。

国王听了后，知道冤枉了好人，悲叹不已，当即通告全军以及全国各地，凡知道安特卫普伯爵及其子女下落者，每报一项消

息即可得到重赏。当初伯爵因罪流放，实属冤枉，幸好王后忏悔，才得以真相大白，现在，国王非但要恢复伯爵的爵位，甚至还要晋升嘉奖，以作补偿。

一直在军中充当马夫的伯爵，听到了这一消息，经过仔细核对，知道确实无误，这才去见贾凯托，请他和自己一起到佩罗托那儿，说他就是国王要找的人。三个人见了面，伯爵才把一切都讲了出来。

“佩罗托，贾凯托娶了你的妹妹，可她当初没有什么嫁妆，现在为了不让她永无嫁妆地嫁过去，我想，国王的这笔重赏就让他去领取，让他到国王跟前去禀告我们的行踪，你就是安特卫普伯爵的儿子，他的妻子就是你的妹妹维奥兰，我就是你们的父亲，安特卫普伯爵。”

佩罗托听了这段话，仔细地打量着他，终于认出他果真是自己的父亲，哭着跪到伯爵的膝下，抱着他的腿说：

“爸爸，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贾凯托听了伯爵的话，又见佩罗托的一举一动，又惊又喜，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他知道这一切千真万确，想到自己一向把伯爵当马夫，呼来唤去，实在羞愧，也跪在伯爵足下，哭着求他宽恕他从前的不敬。伯爵急忙把他扶起来，劝他不必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

然后三个人仔细谈起过去的苦难经历，一会儿伤心落泪，一会儿又开怀大笑。佩罗托和贾凯托请伯爵更换衣服，但伯爵坚决不换，他叫贾凯托先去报告领赏，然后他再穿着这身马夫的破衣服，跟他一起去拜见国王，好让国王羞愧一番。

商量好之后，贾凯托才带着伯爵和佩罗托去见国王，说是找到了伯爵和他的儿子，特地前来领赏。国王立即命左右拿来一份厚礼，放到贾凯托面前，让他赶紧把伯爵父子带来。这时，贾凯托转过身来，把自己的马夫和佩罗托领上前去，说道：

“陛下，这就是伯爵父子，他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妻子，她现在不在这里，不过凭着天主的仁慈，您不久就会见到她。”

国王听他这么一说，就定睛打量起伯爵来，尽管他比以前苍老多了，但仔细一看还是辨认出来了。国王含着眼泪，把跪在面前的伯爵扶了起来，拥抱亲吻，同时也热情地接见了佩罗托。然后国王叫人替伯爵沐浴更衣，一边又替他预备侍从、马匹，以及符合他的身份的一切应有的物品，这些很快就办妥了。此外，国王对佩罗托也宠爱有加。这时国王才详细问起伯爵流落他方的整个情况。

贾凯托因为报告了伯爵和他的子女的下落，得了重赏，领赏时，伯爵对他说：

“这是国王的恩赐，你收下吧，只是希望你别忘了告诉你的父亲：你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孙子、我的外孙，并不是叫化子母亲生下来的。”

贾凯托领了这份奖赏后，派人把他的妻子和母亲接到巴黎。佩罗托也把他的妻子接来。大家热烈地为伯爵祝贺。国王不但恢复了伯爵的地位，产业完全发还，而且比以前更加重用他。后来，伯爵的子女们辞别而去，各自回家，伯爵在巴黎安度晚年，生活比过去更加豪华舒适。

故事九

埃丽莎讲完了她那伤感的故事，完成了任务。接下来轮到女王菲洛梅娜讲她的故事了，她体态丰盈，端庄秀丽，惹人喜爱，只听她不慌不忙地讲道：

我们应该对迪奥内奥遵守诺言，现在只剩他和我还没讲故事，那就由我先讲，最后一个故事再由他来讲。

人们常说：害人者终害己。如果不是有事实来证实，这句谚语不大会使人相信。各位亲爱的女郎，我现在就来讲一个故事，

用这个故事来证明，这句俗语并非虚文，想来你们是喜欢听的，希望你们从中能吸取教训，对坏蛋有所提防。

巴黎的一家客店，住进几个意大利的大商人，他们各有其事，不尽相同。一天晚上，大家吃完晚饭之后闲聊起来，十分投机，东拉西扯，说着说着，便集中到这样一个话题上：各自留在家里的老婆。其中有一个人开玩笑说：

“我不知道我的老婆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干些什么，但我敢肯定，要是我在这里遇上一个漂亮的小妞，不去跟这到手的人儿快活一番，却还把自己的老婆放在心头，那才怪呢。”

另一个人接话道：“要是我，不干才怪呢，我相信，要是我的老婆遇上了这样的美事，她也照干不误，即使我不愿让她干，她也会同样行事。这叫作半斤对八两，针尖对麦芒。”

接着又有一个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总之，在场的人一致认为，家里的老婆只要有机会，是决不会独守空房的。

其中只有一个热那亚人，名叫贝尔纳博·洛梅利尼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说，感谢天主，他娶了一个全意大利少有的贤慧媳妇，不但女性的美德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就连那属于骑士和绅士的品质，多半也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她年轻漂亮风姿绰约，论起属于女人的描龙绣凤的本领，也比谁都出色。此外，举办酒席宴会的本领，哪怕是名门望族的总管也不及她。所有这一切，都因她出身名门，天资聪颖，庄重贤慧。接着他吹嘘她会骑马放鹰，能写会念，精通帐目，俨然一个精明的商人。这样赞美了一番之后，他又回到刚才大家议论的话题上，并赌咒说，世上再也不会找到比他的妻子更纯洁更正派的女人了。因此他相信，即使十年不归，或更长时间，她也不会同另一个男人苟且，做出那种事来。

在这伙闲聊的商人中有一个名叫安布罗焦洛·达皮亚琴察的青年，听到贝尔纳博称赞他的妻子是天下最贞洁的女人，不禁哈

哈大笑，并以嘲讽的口气问他，他这么大的福气是不是皇上赐给他的。

贝尔纳博有点儿生气，回答说这福气不是皇上赐给他，而是比皇上更有权力的万能的天主赐给他的。

安布罗焦洛说："贝尔纳博，你说的都是由衷的话，我并不怀疑，但是依我看来，你对于事物的本性却了解得很少，要是你在这方面多留意一些，我想你也不是一个傻子，你一定能明白许多事理，那么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不会轻率地得出结论了。你不要以为，我们这样乱讲自己的女人，好像我们认为自己的女人跟你的女人有什么不同，相反，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我们摸透了女人的本性。

"我一向认为，男人是天主创造的万物之灵，女人则是仿照男人创造出来的。普遍认为，男人比女人更为完美，这从他们的业绩中也可以看出来。正因为如此，男人当然比女人更加坚定，而天下的女人一般总是水性杨花。这一层道理可以用许多事实说明，不过，我现在不想讲这些。僻如说，意志坚定的男人尚且不能自持，会在骚女人面前臣服，那么当一个可爱的女人向他有所表示的时候，他更是千方百计地去跟她亲近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个月里只发生一回，而是一天就有成千上万次。你想想看，一个意志薄弱的女人，怎么能经得起一个聪明男子的苦苦纠缠、奉承讨好、送长送短以及其他种种手段呢？你想她能抵挡得住？尽管你口头上说得多么好，我还不相信，你会把你自己说的话当真。不说你，你的太太同别的女人一样，也是血肉之躯。既然是这样，她也有别的女人所共有的欲望，别的女人对于生理上的冲动能克制到怎么样，她也只能克制到怎么样。因此，尽管她极为纯洁正派，可是她还是会做出别的女人所做出的事来。既然有这种可能，那你就不该矢口否认这一点，不留一点余地。"

对此，贝尔纳博反驳道："我不是哲学家，是个商人，只能

以一个商人的见解来回答你。我承认，某些不知羞耻的蠢女人是会做出你所说的那种事来的，但聪明的女人以自己的名誉为重，她们维护自己的名誉时比男人更坚强，而男人往往在这方面倒是很随便的。我的妻子正是这类女人。”

“说真的，”安布罗焦洛又说：“要是女人们跟别的野男人交欢一次，她们的头上就长出一只角来，以此表明她们干的好事，我相信，她们就不会去干这种事了。但是，事实上她们头上长不出角来，往往是细心的女人，她会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不留蛛丝马迹。耻辱和损害名誉只是私情败露时才得到的报应。所以只要有可能，她们就会偷偷摸摸去做，要是不做，那才是傻瓜。你应该明白这一点：要是真有那么一个正派的女人，那只是因为没有人来追求她，或者是她勾引别人遭到了拒绝。就我所知，这是人的本性，除此之外我还要说，要不是我跟不少娘儿们有过多次经验，我也不敢把话说得如此肯定。我敢打赌，如果我能接近你那位圣洁无比的好太太，我敢说，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像我勾搭别的娘儿们一样就能同她勾搭上。”

贝尔纳博听了很生气，回答说：“这事儿不是口头上能够辩清的，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永远也说不到一块儿。你既然说所有女人都是那么容易上钩，你又是场中老手，为了表明我的太太是个圣洁的女人，我愿意打赌：如果你能叫她顺从了你，那么我愿意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如果你办不到，我也不多要你什么，你只消给我一千枚金币就行了。”

贝尔纳博争得面红耳赤的，安布罗焦洛也火了，答道：“我跟你打赌，如果我赢了，我拿了你的性命又有什么用，如果你真想验证我的话，那么你就拿出五千枚金币来赌我的一千——这总比你的脑袋划算得多了吧。你刚才并没有提出时间限制来，现在我自己确定个期限：从我离开这里回到热那亚算起，我要在三个月内让你的太太就范，拿到她贴身的物品作为凭证，好让你不得

不相信当真有这么回事。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一期限之内，你不能回热那亚，也不能写信通知她有这么回事。”

贝尔纳博一口应允下来，在场的许多商人觉得这不是儿戏，只怕将来闹出乱子来，于是竭力劝阻。可是这两个人正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当场签了契约，作为约束双方的文字凭证。

签好契约之后，贝尔纳博遵照契约留了下来，安布罗焦洛则立马动身前往热那亚。他在那里住了几天，私下暗暗地把那位太太的姓名人品等等打听清楚，这才知道，贝尔纳博赞扬她的那些话一点不假，因而感到自己这次真的做了蠢事。不过，他很快就认识了一个穷苦女人，她经常到那位太太家，深得太太的信任。于是他便用金钱买通了她，求她把他装在一个特制的大箱子里，运到那位太太家里，直接抬到了那位太太的卧室里。那个女人受了贿赂，就依照他的指使，假装对那位太太说，她要出门一趟，有一只箱子想在她家寄存几天。

那只箱子就这样进了那位太太的卧室。到了深夜，安布罗焦洛估计这位太太已经睡熟，便拨动机关，把箱子打开，轻轻钻出箱子。房间里点着一盏灯，他借着灯光，打量着房里的陈设以及墙上的绘画，把每样东西都牢记在心。他来到床前，看见这位太太和一个小姑娘睡得正香，他又轻轻揭开她的被子，只见她赤身裸体，跟穿着打扮时一样美丽，再细看她的身上，却没有特征可以回去报告，只是在左乳房下部有一颗黑痣，四周长着几根金黄色的茸毛。他看清楚之后，又轻轻把被子给她盖好。美色当前，他真想豁出性命，爬上床去同她快活一阵，可是他早听说，在这类事上，她冷若冰霜，一丝不苟，所以没敢冒险。这天夜里，他在这位太太的卧室里逗留了好长时间，从她的衣橱里偷了一个钱袋、一件睡衣、几只戒指和几条腰带，把这些东西统统塞进他的大箱子，自己再爬进去，盖好箱盖，使一切同原来一模一样。他

这样活动了两夜，贝尔纳博的太太竟毫无察觉。

第三天，那穷苦女人依照原先嘱咐她的话，把那个大箱子要了回去。安布罗焦洛从箱子里爬了出来，按照原先的承诺，重谢了那个穷苦女人，然后带着那些赃物，按照契约规定的期限之前赶回巴黎。

他把当初争论、订契约时在场的人都召集过来，当着他们的面向贝尔纳博宣布，他们两人打的赌，他赢了，他当初说的话现在完全兑现了。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先把那位太太的卧房的陈设和墙上挂的画描绘了一番，接着拿出女人用品，说是这都是那位太太送给他作纪念的。

贝尔纳博承认，那卧室确实同他所描述的一模一样，这些东西也都是他太太的，但他又说，安布罗焦洛可以是从他家的仆人那里打听来房间里的情形，这些东西也可能是从仆人那儿弄来的。因此，如果再没有其他东西，光凭这些还不能算数，不足以证明他已赢了。

于是安布罗焦洛又说："照实说，这些证据已经足够了，既然你还要我再说一些，那我再说就是了。我可以告诉你，齐内沃拉夫人，也就是你的太太，在左边乳房下边有一颗很大的黑痣，黑痣周围有些金黄色的茸毛。"

贝尔纳博听了这话，心如刀绞，痛苦极了。他没有说话，脸色骤变，但从他的神态表明，安布罗焦洛所说的一切，他已信以为真。过了一会儿，贝尔纳博才说：

"先生们，安布罗焦洛说的不错，他赢了，他随时可以找我要钱。"

第二天，贝尔纳博把赌注的钱如数给了安布罗焦洛，自己就怀着对妻子的毒恨离开巴黎，赶回热那亚去惩罚他的女人。看看快到热那亚时，他停了下来，来到自己的一个离城仅 20 英里别墅，然后吩咐一个心腹仆人，带着两匹马和他的一封信，前往热

那亚城去通知他的夫人，说是他回来了，请她到别墅来和他相见。但是他暗暗命令那个仆人，等她同他一起出城来别墅的路上，找个下手的机会把她杀掉，然后回来回话。

仆人来到热那亚，交了家信，说了些主人的情况，贝尔纳博太太好不高兴，将仆人好好款待了一番。第二天早晨，主仆二人骑马上路，前往那座别墅。一路上，两人东拉西扯，不觉来到一个幽静的山谷，两边沟壑纵横，树木繁茂，仆人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正好可以不露痕迹地下手，好回去向主人复命。他抓住女人的手臂，抽出匕首，说道：

“夫人，你不必再往前走了，快向天主祷告吧，因为你的死期到了！”

贝尔纳博的太太看见他扬着匕着，又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来，大吃一惊，嚷道：

“天哪，看在天主的份儿上发发慈悲吧，你总得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叫你这么狠心下毒手！”

“夫人，”那仆人回答说，“你一点也没有得罪我，而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丈夫，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明白，反正是他命令我，让我在半路上杀死你，不能手软，如果我不照他的话去做，他就要我的命。你知道，我忠于主子，不管他让我干什么，我都不能说半个不字。天主知道，我是同情你的，可我别无选择。”

对此，那女人哭着说：“哎呀，看在天主份上，千万不要为了别人，就向一个与你无怨无仇的人下毒手啊！那洞悉一切的天主，知道我从来没有做下什么错事，使得我丈夫这样对待我。现在咱们不说这些，我想说的是，只要你听我一句话，这样无论是在天主面前，还是在我丈夫和我面前，都能交待过去。你把我的这身衣服拿去，只留贴身衣服和外套，你拿着我的衣服去见我的丈夫，也即是你的主人，说你已经把我杀死。我向你发誓，你救

我一命，我马上离开这儿，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从此以后，无论是他是你，或是这一带的任何人，再也不会听到我的任何消息了。”

那仆人要杀她，本是出于无奈，所以不必多求，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就拿了她的衣服，又把自己的破旧紧身衣和外套脱给她，她随身带着的一点钱，也仍让她留着，叫她赶快离开这里。他看着她在这山谷里徒步向远方走去，这才回去向自己的主人报告，说是已将她杀死，并把她的尸体也扔给一群野狼吃掉了。

过了不久，贝尔纳博才回到热那亚。杀妻之事泄露出去遭到了人们的谴责。

再说那女人，可怜独自一人，十分悲惨，直到夜幕降临，才敢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子，向一个老太太讨来针线等物，照自己的身材把那件紧身衣裁短，用自己的衬衣改做了一条短裤，又把头发剪短，把自己乔装改扮成一个水手模样，这才向大海方向走去。无巧不成书，她在那里遇到一位加泰罗尼亚名叫恩卡拉赫的绅士，这个人把自己的船停在岸边，就独自上岸，来到阿尔本加镇的喷泉旁小憩。她同这个绅士攀谈起来，话很投缘，被他收容，跟着他上了船，她自称为西库拉诺·达菲纳莱。到了船上，她换了一套新的水手服，开始在这条船上做一名仆从，精心侍候这位绅士，颇得他的欢心。

不久，那些绅士航行到亚历山大利亚，带了几只猎鹰上岸献给苏丹。苏丹为表谢意几次设宴款待他，每次都看到西库拉诺在旁伺候得殷勤周到，很是喜欢，就开口问绅士，能不能把他留下来。他的主人不好推托，只得把他留下。西库拉诺进宫之后，正像从前在那位绅士跟前的情形一样，一举一动都非常得体，所以很快就得到了苏丹的赏识。

话说在阿卡这个地方，一年一度都要举行盛大的集市，许多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商人都要到那里去经商。为了保护商人和货物的安全，每次苏丹都要派遣几名大臣率领官员和士兵，前去维持治安。这一次，苏丹觉得应该派西库拉诺前往，他此时已学会当地语言，人又机灵，就果真派他前去。

西库拉诺来到阿卡，负责当地商人和货物的安全事宜，他尽职尽责，十分称职。他经常来回巡视，接触了不少商人，其中有很多西西里人、比萨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以及意大利其他城市的人。出于对家乡的思念，他特别喜欢跟他们攀谈。有一天，他走进一家威尼斯人开的服装店，在许多小物件中间，看见一个钱袋和一条腰带，竟是自己的东西，不觉大为惊奇。然而他不动声色，只是客气地问店主，这些东西是不是出售。原来安布罗焦洛·达皮亚琴察弄了大批货物，搭乘威尼斯人的一艘船来到这里做买卖，他听到长官问他的这几样东西，就走上前来，笑吟吟地说：

“大人，这是我的东西，但不出售，如果您喜欢，我愿意奉送给您。”

西库拉诺看他笑起来，倒怔了一下，心想莫非他看出了自己的底细？但他立刻沉下脸来，说道：

“你看我一介武夫居然对女人的东西感兴趣，才觉得好笑吧？”

“大人，”安布罗焦洛说，“绝不是笑这个，而是想起我当时把这些东西弄到手的情景就忍不住大笑。”

“噢，想必是运气很不错吧。”西库拉诺说，“如果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倒想听听。”

“大人，”安布罗焦洛说，“这些东西，还有另外几样东西，都是热那亚的一位太太送给我的，那位太太叫齐内沃拉，是贝尔纳博·洛梅利尼的妻子。有一天晚上，我跟她睡觉，求我收下这些东西。我想起了天下竟有像贝尔纳博这样的傻瓜，就想发笑。

他说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勾搭上他的老婆，跟我打起赌来，拿五千枚金币来对我的一千枚金币，结果我赢了，玩了他的老婆，还得了他的钱。实际上，他理应责罚自己的愚蠢，却迁怒于妻子，因为天下所有的女人都会那样干的。后来我听说，就为这个，他从巴黎赶回热那亚，杀死了妻子。”

西库拉诺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贝尔纳博那么恨他的妻子，弄清了自己的苦难全由此而起，就暗暗下决心，决不能放过这个骗子。于是，西库拉诺假装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的样子，又常去和这个人接近，十分亲密，在集市结束之后，安布罗焦洛还遵照西库拉诺的话，带了所有的货物来到亚历山大利亚。西库拉诺给他建了一个货栈，又拿出一笔钱来给他作本金，安布罗焦洛觉得交了这样一个好朋友，真是大有前途，就十分乐意留下来。

西库拉诺一心想要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表白自己的清白，时刻在寻找机会，后来终于通过亚历山大利亚和几个来自热那亚的大商人，设法把贝尔纳博说服到这里。这时的贝尔纳博已经一贫如洗，西库拉诺就叫自己的一个朋友资助他，却并不声张，只等时机成熟，再揭露一切。这时，西库拉诺已经把安布罗焦洛叫进宫里，让他在苏丹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好给苏丹解闷。贝尔纳博一到，西库拉诺觉得无需再多等了，便看准机会，请求苏丹把安布罗焦洛和贝尔纳博召来，当面对质，看他到底跟贝尔纳博的妻子有没有那种关系，如果他不肯实说，就动用酷刑，逼迫他说出。

两个人被召到宫中，苏丹当着众人，郑重地命令安布罗焦洛把当初怎样打赌，并赢了贝尔纳博五千枚金币的经过从实招来。在这么多人当中，安布罗焦洛最信赖的人莫过于西库拉诺，不料只见他脸色铁青，满面怒容，那显然意味着，如果不从实招认，就要动用严刑。安布罗焦洛见四面楚歌，只好当着贝尔纳博和这

么多人的面，把实情说了出来，心里还暗暗以为，只要赔还五千枚金币和交出偷来的一些物件，就可以逃过其他刑罚。安布罗焦洛坦白过后，这件案子的主审官西库拉诺转身对贝尔纳博说：

“你偏信了这个骗子之后，又是怎样对付你的妻子的？”

贝尔纳博回答说：“我输了钱，又出了丑，我认为这都是因为我的妻子不贞，一时气晕了头，回到家里，就吩咐我的一个仆人把我妻子杀了，据仆人回来报告，当时就把她的尸体扔给狼吃了。”

双方的陈词苏丹都听得一清二楚，真相大白，只是他不明白，西库拉诺查究这个案子究竟用意何在。这时，西库拉诺对他说：

“陛下，你现在知道，那个可怜而善良的女人有着这样一位‘情人’，再加上这样一位丈夫，该是多么幸福了。她的‘情人’只用几句谎话，就把她的一世清白毁掉了，骗走他丈夫的钱财；而她的丈夫呢，与她夫妻多年，宁可轻信别人的谎言，却不相信她的忠贞，把她杀了去喂狼。更叫人惊叹的是，这‘情人’和丈夫两个人，这样爱慕她、亲近她，却竟然认不得她了。现在为了使陛下彻底明白案情，公正判案，我请求陛下开恩，为了惩罚那个骗子，赦免那个受骗的人，请允许我把那位夫人带上来当面询问。”

苏丹在这件案子上完全听从西库拉诺的主意，就依了他的请求，要他把那个女人带上来。贝尔纳博一直认为自己的妻子早已死了，听到这里不免大吃一惊，那安布罗焦洛早已猜到大事不妙，恐怕不仅是赔五千枚金币所能了事的，知道那夫人一出庭，对他必是凶多吉少，所以惴惴不安地等待着。

西库拉诺见苏丹同意了他的请求之后，立即跪在苏丹面前，痛哭流涕，那男性的气质和声音一下子都消失了。只听得他哭着说：

“陛下，我就是那个苦难的齐内沃拉，六年来一直女扮男装，流落异乡，这个奸徒安布罗焦洛用卑鄙无耻的手段诬陷我，中伤我；而那个狠心的、不辩是非的男人却狠心杀死我，把我的身子抛给豺狼撕咬。”

说到这里，她解开上衣，露出乳房，让苏丹和在场的人都看到她是女人。然后，她转过身来，悲愤地质问安布罗焦洛：他什么时候同她睡过觉。安布罗焦洛这时已经认出她来，吓得低下了头，不敢作声，俨然是个哑巴。

苏丹一向以为她是男人，现在听她这么一说，看她这般情形，真是惊诧不已，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慢慢地心神稍定，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就大大把她称道了一番，赞美她的坚贞聪明。然后吩咐侍从，派许多宫女去侍候她，给她换上华贵的女装，赦免了贝尔纳博的死罪。贝尔纳博认出她就是自己的妻子，连忙跪在她面前，痛哭流涕，后悔不迭。这样狠心的男人根本不值得宽恕的，但她还是不计前嫌，把他扶起来，热烈地拥抱他，饶恕了他，认他做自己的丈夫。

苏丹发布命令，把安布罗焦洛立即绑赴城内高处木桩之上，全身涂满蜂蜜，任凭风吹雨打直至死亡。人们立即前往执行。苏丹又下令，安布罗焦洛价值不少于一万枚金币的所有财产，全部归齐内沃拉。苏丹又大摆宴席，款待齐内沃拉和贝尔纳博，盛赞她是女中英豪，并赏给齐内沃拉不少金银器皿、珍宝现金，价值又在一万枚金币以上。

宴罢，苏丹吩咐替他们准备一艘大木船，准许他们随时可以回热那亚。这对夫妇带了大笔财富，兴高采烈地回到故乡。人们热烈欢迎他们，特别是欢迎他们一直以为已经去世的齐内沃拉。她一生都受到了当地许多人的敬重，都盛赞她的忠贞不渝。

故事十

这伙正经的男女青年听了女王讲的故事，都赞不绝口，尤其是迪奥内奥。如今这天，只剩他没有讲故事了，在赞过女王之后，他开口讲道：

美丽的女郎们，我原想好一个故事，可女王的故事中有一节使我突然改变主意。我这里为的是证明贝尔纳博的愚蠢，尽管这愚蠢后来让他得了好处。像他这样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在这世界上闯荡，今天跟这个女人相好，明天又跟那个女人勾搭，却以为自己的女人在家里总是双手紧紧护住腰带，规规矩矩地独守空房。我们是她们生出，在她们中间长大，现在仍生活在她们中间，但日常的经验好像还不足以叫我们认为还有跟这相反的情形。我现在讲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证明这班人是多么愚蠢。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吹嘘自己的力量比人类的七情六欲的力量还要大，只要他们搬出一套谬论来，就可以逼迫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按照他们那套谬论来行事，结果适得其反。

从前，在比萨市有个法官，名叫里卡尔多·迪秦泽卡，头脑极为聪明，可惜体质稍差。该法官认为只要用他做学问的功夫来应付太太，就可以满足妻子的欲望，所以一心想要找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来做他的妻子。要是他给自己办事也像给别人出主意一样，那就好了，那他就决不会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做太太了。事也凑巧，他果然如愿以偿，洛托·瓜朗迪先生把他的女儿许配给这位法官，这位姑娘名叫巴尔托洛梅娅，是比萨城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儿。

在比萨城里，姑娘们一般都是面黄肌瘦，比那吃虫子的蜥蜴漂亮一点儿的实在不多。这位法官得了美女，十分高兴，大张旗鼓地把新娘迎到家里，并大摆宴席，热闹非凡。新婚之夜，自然要交欢一番。谁知这第一次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只差一点儿就

葬送了老命。只那么一次累得他气喘吁吁，面无血色，精力衰竭。第二天早晨不得吃些蜜饯和其他滋补的东西，喝些白干葡萄酒，以恢复精力。

现在这位法官先生对于自己的能耐,比从前清楚多了,于是便开始用一本适合于厌学的孩子们用的大概是在拉文纳编印的日历来教导他的年轻太太,根据这本历书,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不是供奉一位圣徒,甚至是好几个圣徒。他又引经据典,向他的太太证明,在这些圣徒的节日里,夫妻应该禁止交欢,虔敬神明。这还不算,他又添加了许多斋戒日,什么四季斋戒、十二门徒彻夜祈祷日以及上千位圣徒的节日啦,什么圣礼拜五日、圣礼拜六日、圣安息日啦,还有整个四旬斋的四十天,再加上什么月圆月缺啦,等等等等,总之是禁忌众多,在这些日子里,夫妻只能节欲敬神。他认为,对付他的同床共枕的女人,仿佛是对待民事诉讼一样,能拖则拖,推诿几天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一来可就熬苦了那位太太，一个月里，他也只不过敷衍行事一回罢了，总是避着她，而又把她监视得严严实实，只怕有人像他教给她那么多安息日似的教她那么多工作日。

有一年夏天，天气十分闷热，里卡尔多先生在蒙特内罗有了一幢华丽的别墅，打算带他的太太到那里去避几天暑。为了替漂亮的太太解闷，他带着大家到海上去捕鱼。他和几个渔夫乘船前行，他的太太和一些女眷们乘坐另一只船，跟在后面观看。大家玩得高兴，不知不觉已经离开岸边很远。就在大家全心打鱼和观赏海景的时候，海面上突然来了一艘大船，那就是当时闻名的海盗帕格尼诺·达摩纳哥的一艘海盗船。这海盗看见海面有两条船，立即追去，小船四散奔逃，但帕格尼诺还是追上了女人们的那条船。这海盗看见船里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太，就不理会他人，只把她掠上船去。里卡尔多已经逃到岸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盗抢了他的娇妻，扬长而去。

这位法官本来嫉妒儿很重，现在娇妻被人掠去，他的懊恼，自然不用多述了。他在比萨四处奔走，控告了海盗们的强盗行径，可是毫无实际结果，因为他既说不出是谁抢走了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她被劫的下落。

再说那帕格尼诺本来是个光棍，眼见这样一个美女落到了自己手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想把她占为己有。可这个女人却大哭大闹，任凭他怎样劝慰，毫无用处。到了夜里，他觉得白天的空话无用，还是用行动来安慰她吧，果然，她的那本历书就从腰带上掉了下来，那些圣徒的节日、安息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她也显出了开心的样子。就这样，还没有等到他们返回摩纳哥，她就把她的法官和那套规矩忘得干干净净，只觉得同帕格尼诺在一起真是如沐春风，好不快活。他把她带到摩纳哥，不但白天安慰她，而且夜夜让她满足，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

过了一段时间，里卡尔多先生竟打听到了她的下落，他恨不得马上找回自己的妻子，可又觉得谁都不可靠，必须亲自前往，并下定决心，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娇妻赎回。他乘着海船，来到摩纳哥，果然见到了她，她也看到了他。她当晚就告诉帕格尼诺，她的丈夫已经到了这里，并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第二天早晨，里卡尔多见到帕格尼诺，就跟他攀谈起来，不多久两人便混得像老朋友一样了。其实，帕格尼诺知道对方的用意，只是不想说破，只等着看他如何行动。当里卡尔多觉得时机成熟，就向对方委婉地道出了他此行的缘由，并问他要多少赎金，尽管说来，只要把他妻子归还给他。对此，帕格尼诺和颜悦色地回答说：

“我很欢迎您，先生，我愿意直截了当地回答您。是的，我家里有个年轻女子，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您的妻子，因为我既不认识您，也不认识她，只是与她生活了不久。看来您也是个正人君子，我不妨带您去见她，如果您所说的话不假，果真是她的丈

夫，那么照我看，她理应认识您。只要她讲的与您的话没有出入，并且愿意跟您回去，那我就成全您，至于赎金随便给我多少都行，我决不计较。但是，如果不是这么回事，那您就是存心到我这里来找岔。我可以警告您，我年富力强，也像别人一样知道保护自己的女人，尤其是像她这样一个女人，她可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里卡尔多说道：“她是我的妻子，半点儿不假，只要你领我去见她，你立刻就可以明白，她一定会当场张开双臂，搂住我的脖子。那么，就快照你说的办吧。”

“那好吧，”帕格尼诺说，“咱们这就去。”

里卡尔多跟着帕格尼诺来到他家里，在客厅坐定之后，帕格尼诺便叫人请她出来，她衣着华丽，来到两个男人坐定的客厅，可是她只向里卡尔多略微地招呼了一下，好像只是把他当作帕格尼诺带来的一位陌生客人。里卡尔多满以为她一见了他，一定异常高兴，看她却这么冷淡，不禁暗暗纳闷，私下里想道：“莫非我自从丢了她之后，她过分忧伤，悲痛，连我也认不出来了？”于是说：

“夫人，那天带你去打鱼，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从失去你之后，我心里懊悔万分，悲痛不已。可是现在你见了我，却这么冷漠，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似的。难道你没认出，我是里卡尔多，你的丈夫，是特地前来赎你回去的？这位先生仗义慷慨，答应把你交还给我，并不计较赎金的多少，难能可贵。”

那少妇转过脸，面带微笑，说道：“先生，您是在跟我说话吗？请您仔细看看，别认错了人。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您。”

里卡尔多马上说：“你说什么？请你仔细看一看，再好好回想一下吧，那你就会认出，我是你的先生里卡尔多·迪秦泽卡。”

“先生，”那少妇回答说，“对不起，像您说的，让我尽管对着您瞧，是不是太不礼貌？不过，说真的，我敢肯定，我确实从

来没有见过您。”

里卡尔多于是猜想，她不敢在帕格尼诺面前跟他相认才这么推托，所以就向帕格尼诺请求，能不能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间房里谈谈。帕格尼诺欣然答应，不过不能用强暴手段亲吻她，转身又吩咐少妇，跟来人到内室去，听他有什么要说的，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回答他。于是那少妇同里卡尔多进了内室，坐定之后，里卡尔多说道：

“我的心肝呀，我的甜蜜的灵魂和希望呀！难道你认不出你的里卡尔多了吗？他爱你可是胜过爱自己呀！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吗？唉，你那勾魂的眼睛呀，好好看看我吧！”

那女人这时笑起来，打断他的话：“放心吧，你应该知道，我还不至于记性那么差吧，连你这位法官老爷里卡尔多·迪秦泽卡，我的丈夫，都记不起来了。可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似乎并不很了解我，你自作聪明，以为了解我的一切，你应该明白，我是刚刚盛开的一朵鲜花，一个精力旺盛的少妇，因此你也应该知道，除了吃穿之外，我还有别的更迫切的需要，虽然少妇们腼腆说不出口。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你自己知道。”

“你如果喜欢研究法律，更胜于你的妻子，那你就不该娶什么太太。不过，在我看来，你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法官，你只不过是那些圣徒的节日、斋戒日、祈祷日的鼓捣者，幸亏你在这一套上是那么内行。我还要对你说，要是你让那些给你种田的农夫，也像你耕种我那块小小的田地那样，动不动就是假日，那么你就别指望会有一粒粮食的收成了。总算天主仁慈，叫我遇上了那个男人，我已习惯同他生活在一起。这里是从来没有你那些专门奉承天主（绝不是奉承女人）的假日，从那扇门里也从来不会闯进什么礼拜六啊，礼拜五啊，彻夜祈祷日啊，四季斋戒日啊，或者什么漫长的四旬斋啊，正好相反，我们是日日夜夜都在工作，导致我们的毯子破得特别快。就在今天凌晨，夜祷钟响过之后，我

还跟他工作了一番呢。我乐意跟他在一起，趁青春年少，好好干一场，那些圣徒的节日、朝圣、斋戒等等，等到我老了再去信守吧。你也不必多耽搁了，赶快回去信奉你的斋戒、节日吧，可别把我扯进去。”

听了她的这番话，里卡尔多心如刀绞，等她讲完，才张口说：“唉，我可爱的灵魂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难道你就不想想你家里的名誉和你自己的名誉吗？难道你不怕世人唾弃，宁愿在这里做这个人的姘妇，却不愿到比萨城里光明正大地做我的太太吗？他一旦厌倦了你，会把你一脚踢开，让你抬不起头来，而我是永远爱你的，你始终是我的宝贝，哪怕我不愿意，你也永远是我的女主人。难道你为了这淫乱放荡的肉欲，连自己的名誉都不要了，把永远爱着你的我也给抛弃了吗？啊，我心头的希望呀！不要再这样说了，跟我回去吧。既然我现在了解了你的需要，从今以后，我会尽力满足你。我亲爱的宝贝呀，你就跟我回去吧，可怜我自从丢了你之后，还不曾快活过。”

对此，那少妇回答说：“我的名誉，现在才顾惜，未免有些太晚了，除了我自己，我不指望别的任何人来顾惜。要是当初我的父母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替我好好设想一番，那该多好！既然当初他们不替我的名誉考虑，我现在也就没必要为他们的名誉着想了。要是我现在不合乎妇道，那么我回去和一根不中用的杵守在一起，又有什么快乐而言。你就不必为我的名誉费神了。我还想告诉你，我在这里倒觉得自己是帕格尼诺的妻子，而在比萨，倒好像是你的姘妇罢了，那时候，我得想着什么月圆月缺以及天宫里的种种星像，仿佛我和你的交合是星宿间的交欢一样，可在这里全不管这些，帕格尼诺整夜把我搂在怀里，他拥我咬我，抚我吻我，恩爱有加。刚才你说你今后要努力满足我，怎么个满足法？你能干过三次之后，还是像根棍子一样那样坚挺吗？想不到多日不见，你居然变成一个骑士了！走吧，好好活着吧，

看你这样脸色憔悴、三痨五病，好像活在人间倒是在受罪。”

“我还想对你说一句，就算那人把我抛弃了，我看他是不会的，只要我愿意同他在一起——我也永远不会回到你那里，因为你无论如何也榨不出一滴‘甘露’来了。以前我上当受骗活活守寡，现在我宁肯到别的地方去找快活也不回去。我都已讲清楚了，这里既没有那些圣徒的节日，也没什么彻夜祈祷，所以我愿意留在这里，看在天主面上，你还是快走吧，要不然，我可要喊叫了，说是你要强奸我。”

里卡尔多一筹莫展，终于明白，自己这么不中用，当初却偏要娶个年轻太太，真是愚蠢，只好忍着悲痛走出房去。他又去同帕格尼诺谈了谈，毫无结果，最后只得独自一人回到比萨。

这里里卡尔多过分痛苦，导致精神分裂，走在比萨街上，不管是人们向他打招呼，还是问他什么，他总是喃喃地说：“那强盗窝里从来没有安息日的！”不久，他就死了。帕格尼诺得到消息，又知道那少妇爱着他，就和她结了婚。直到他们还能行动之时，他们只知干这个活儿，从来不去理会什么圣徒的节日、彻夜祷告或者四旬斋的。亲爱的女郎们，所以在我看来，贝尔纳博跟安布罗焦洛争论打赌，那可是倒骑着羊儿下山——彻底地错了。

这个故事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捧腹大笑，笑得腮帮子发痛。女郎们都赞同迪奥内奥的意见，贝尔纳博确实是个傻子。等故事讲完，大家的笑声平息后，女王看看天色不早，大家都已讲过故事，觉得自己的使命到此结束了，便照开始时约好的规定，把花冠脱下，戴到内伊菲莱头上，笑着说道：

“亲爱的朋友，现在这个小小邦国就归你统治了。”

说完，她坐了下来。内伊菲莱得到这一荣誉，有点不好意思，她的脸红得像四五月里清晨的一朵刚刚开放的玫瑰花，虽然低着头，但她那美丽明亮的眼睛如闪烁的明星发出动人的光芒，大家都向她祝福，在一片祝贺声里，她显得非常高兴，坐直身

子，不像刚才那样忸怩了，说道：

“现在，我是你们的女王了，但我不想打破大家一直信守拥护的常规。我的意见很简单，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这样执行。”

“大家知道，明天是礼拜五，后天是礼拜六，这两天是斋戒的日子，很多人感到厌食，当然，礼拜五是基督为我们殉难的日子，我们理应纪念，我认为在这一天，我们为天主祈祷比讲故事更合适些。而礼拜六呢，女人们通常在这一天洗头，把一周辛劳所得的污垢洗掉。还有好多人为了崇敬圣母，在那天不工作，实行斋戒，以迎接礼拜天。我们呢，自然不能全搬这些规矩做去，但我想，至少在礼拜六这一天暂时停止讲故事。”

“到礼拜六为止，我们在这里总共就住够四天了，为了避免闲人打扰，我想也该换个新地方才好。新的地方我已经想好，并布置好了。到了礼拜天，午睡过之后，我们就到那儿集合。今天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为了让大家有所准备，了解所讲故事的范围，我想我们可以在命运无常这个总题目下，每人讲一件事，我想，题目可以是：靠个人的聪明机智，最后如愿以偿，或是物归原主。每人可以在这个题目范围内，想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或有趣的故事来给大家讲。当然，迪奥内奥仍不在此列，他仍有特权。”

大家都很赞赏女王的建议，同意遵照她的旨意去办。于是女王把总管传来，吩咐当晚的宴席在哪里设置，及在她的任期内他该干的一些事。然后女王宣布解散，各自活动。

第三天

清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就已经把鲜红的朝霞染成一片桔黄。今天是礼拜日，这时女王和她的同伴已经起床。总管早已把大部分必要的物品送到了目的地，还派人去照料。现在，当他看到女王动身时，马上像拔营似地把其他东西收拾好，带着剩下的仆人，押着行李，跟在主人后面出发了。

在大约 20 只夜莺和其他鸟儿的鸣唱中，女王在她的女伴和三位青年的陪同下，迈着轻柔的脚步，踏上了一条渺无人烟小路，向西走去。绿色的小草和野花点缀在小路两旁。朝阳初升，朵朵花儿争芳斗艳。女王边走边和她的陪同们聊天、嬉耍、笑闹。8 点半左右，在至多两千余步之后，他们来到一座小山丘的平地上，这里座落着一座华丽的别墅。他们来到了一座别墅前。他们走了进去，四处游览了一番，看到气派的大厅和陈设齐全、布置雅洁的内室，都称赞不已，认定它的主人不同凡响。接着，他们走了出去，看到那个极大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庭园，又看到满窖的美酒，清泉冒出大量凉水，就更加赞叹不已。

接着，他们又来到可以俯视整个庭园的一个阳台上观赏。由于季节时宜，花草和树叶都十分茂盛。他们坐定后，殷勤的管家给他们端来了精致的点心和醇香的美酒，让他们提提神。然后他们又到别墅旁边的花园去游玩。朝那围着一道短墙的一边走进去，他们觉得这里简直美不胜收，开始四处观赏，比观赏那个庭院要仔细多了。

园中道路纵横交错，宽广笔直。路边搭着的葡萄棚中，果实累累，预示着这一年的丰收。道路两旁还长满了白玫瑰、红玫瑰和茉莉花，那时节，花叶的清香和草木的芬芳混杂在一起，他们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东方的香料作坊里，香气扑鼻。游园中的

人，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艳阳高照之时，都可以走在舒适的绿荫下，避开太阳的直射。

在那个地方，花木的数量、品种，布置的非常讲究；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只要是气候所适宜栽培的花木，这个花园可算是应有尽有。在花园的中央有一块长满绿茸茸的小草的草坪，看上去一片墨绿，墨绿中交杂着许许多多的美丽的鲜花。苍翠挺拔的橘树和香木橼树环绕在草坪四周，在繁茂的枝叶中，既有正在开的花，更有果实，有些已经成熟了。绿荫令人凉爽舒适，香气使人心神陶醉。草坪中、央，是一座镂着精美的雕刻白色大理石的喷泉，一座人像由一个小圆柱托着，直立在喷泉中央。不知道是由于自然的力量，还是由于人工的力量，这喷泉通过人像把足够一个磨坊用了的水高高地喷向天空，然后水又落到清亮的水池里，发出阵阵悦耳的声响。当池子里的水要溢满时，就由一条暗道流出，再通过设计精巧妙、环绕着草坪的一条条小沟流遍全园。最后，在全园各个方向流动的水汇集成一条溪流，流出花园，朝平地泻去。那落差的巨大力量，可以推动安置在那里的两个水磨。这里的主人确实从中获利不少！

他们看着这座布局精巧，花木繁茂的园林，看着从喷泉中流出的溪水，他们快乐极了。想像着这莫非是人间天堂，天堂的花园也一定如此美丽。他们倾听二十余种鸟儿像比赛歌喉似的声声鸣唱。高兴地在花园里漫游，随手折下几缕青枝，编成一顶顶漂亮的花冠，这当儿又发现了新的东西：他们看到，原来园子里还养着上百种可爱的动物，那野兔活蹦乱跳，山羊悠闲地卧在地上，麋鹿正在啃青，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驯服畜生，就跟家养的一样，悠然地走动。这加在一起的两种快乐，真使他们欢天喜地。

他们尽情游玩，饱览了美景，然后回到摆在美丽的喷泉旁的酒席上。遵照女王的旨意，大家先唱了六首歌，再跳了几回舞，

然后开始用餐。女王吩咐第一个讲的人，是菲洛特拉托。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

故事一

诸位美丽的姑娘，世上头脑简单的男女多的是，他们妄想只要给一个年轻姑娘的前额上罩上一块白布，脑后披上一块黑巾就不再是女人，不再有女性的欲望，这种人一听异议，就恼羞成怒，似乎是出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极大事情，另外，还有很多男女，他们相信粗劣的饮食、生活的困境会使在田里干活的人失去性欲，会使他们的头脑简单智力低下。抱有这类成见的人简直是自欺欺人。现在女王命令我讲故事，我就按她划定的范围，给诸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吧。

在我们的地区，有那么一座女修道院，它以圣洁闻名。（为了不损伤它的名誉，我不想说出它的名字来。）在那座修道院里面，只有八位修女和一个女院长，她们都很年轻，此外，还有一个管理美丽大花园的傻乎乎的园工。这园工因为嫌工资少，向院里的管事辞职了，就回兰波雷奇奥去了。回乡后，免不了有人探望他。其中有一个名叫玛塞托的身强力壮的庄稼汉，在乡下人中，他算是漂亮的，脸蛋也讨人喜欢，他问那个园丁这一阵子到哪里做事去了，这个傻头傻脑的叫努托的家伙便告诉了他。他又问努托在修道院做什么事，努托就说：除了到树林砍柴挑水，干些杂活，另外“我还替她们收拾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花园，可修女们给我的工钱太少了，还不够买双鞋。再说，她们是年轻人，整天折磨人，不管你怎么做，她们都不满意，有几回，我在花园翻土，这个使我：‘把这个东西拿过来。’那个说：‘把那个东西放这里。’另外一个夺下我手中的锹说：‘那不对。’我不得不放下工作朝园外跑；所以，我实在不想在那里干下去，就回来了。那管事求我回去后看见有合适的人就介绍给他，我答应了。但愿上

帝保佑他别瞎操心了，我乐意就给他找一个，不高兴就算了。”

玛塞托听努托的话想，按努托所说的情形，他只要能混进去，不愁达不到他的目的，心里痒痒的，恨不得马上混到那群修女里边去。可他又想，还是不让努托知道为好，于是他对努托说：

“嘿！你离开那里，太明智了！一个男人怎能跟娘儿们整天混在一起呢？我宁愿跟魔鬼呆在一起，她们这些人多半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谈完之后，玛塞托开始想方设法混到修道院和那群修女之中；他丝毫不怀疑以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努托说的那些事，相信能达到目的。但他担心因为他太年轻，惹人注意，人家不要他。考虑再三，他认为：“那地方离的远，不会有熟人；如果我装成哑巴，肯定会被收留的。”打定主意后，他便装扮成一个穷汉，脖子上挂着一把长斧子，悄悄出发了。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到了修道院，他走了进去，正好碰到管事。他假装哑巴，用手势求他看在上帝的面上给他点吃的，做为回报，他可以给他们劈柴。

管事给了他点吃的，他又正好要到树林去，就带上了他，叫他在那里砍柴；砍完柴，随后搬出了一些让他劈（那些柴是努托剩下没劈的）。他年轻身强力壮，不一会就把柴劈完了又把驴子牵到他面前，做手势让他明白用驴子把柴驮回去。

这些事他做得很好，那管事的很满意，便让他留下来做些杂务。有一天，院长看到他，就问管事的他是谁。管事说：

“院长啊，他是个又哑又聋的可怜人，有一天他跑到我们这里要饭，我就给了他，然后让他干点杂役。我想我们正需要一个园工，他又强壮，如果他能在园子里干活，又愿留下来，我们会有很多活让他干的。什么事都可以打发他去干。再说，您也用不着担心他会跟年轻的修女调情。”

女院长说："天主在上，这好极了！如果他能栽花种菜，就让他留下来。找几双鞋，拣几件旧衣服给他，说点好听的，待他好点，给他吃点好的。"

管事就照办了。

当时玛塞托离他们不远处，假装在打扫院子，所有的话都听到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对自己说："如果你们把我弄进去，我将好好地耕种，这花园还是一片处女地呢！"

管事看他干得很卖力，就打手势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这里干活。那哑巴也用手势回答他，表示他愿意干任何事情，于是管事就收留了他，让他照管园圃，又告诉他应干的事，然后就去料理修道院里其他的事情了。没有几天，修女们便开始拿小伙子解闷，把他作为嘲笑的对象，并像一般人对待聋哑人一样，在他面前说了很放肆的话，以为他听不到也听不懂。但那个女院长也听任之，大概她以为一个没有舌头的人连前面的尾巴棍也没有了。

有一天，他干了许多重活累了，就躺下休息，正好有两个年轻的修女来花园散步，经过他躺着的地方，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是假装的），看了看他。其中一位胆子较大的对另一个说：

"我说给你一件事，你要保密，这事我想了很久，它对你也可能有好处。"

"你相信我吧，"另一个回答道，"我发誓我会保密。"

于是那个胆大的修女说道："不知你想过没有，这里除了管事那个老头和这个哑巴，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闯进来。我们在这里就像给关在笼子里一样，我常听来这里探望我们的女人们说，要是跟男女之间的那种乐趣相比，天下无论哪种乐趣，简直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我心里老是在想他虽然是个傻小子，可身体倒很健壮。既然我不能跟其他男人，那么跟这个哑巴总可以尝尝那种乐趣的滋味吧。再说，他也是世上最合适的人了，可是他就是想讲我们的坏话也办不到呀。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想，他虽然是

傻小子但很健壮，而且他就是想讲我们的坏话也不行。”

“哎哟，”另一个答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我们已经答应把贞节献给上帝了”

“你应该很清楚！许下这种心愿的人又不只咱们两个，每天向上帝许下心愿的有多少人啊！上帝还是去找另一个修女或其他的修女吧。”

“万一我们怀孕怎么办？”

另一个说：“事情还没发生，你就担心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再想法子吧。要想瞒过别人，法子多的是，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出去，保密就行。”

她的同伴比她更想尝尝男人是什么味道，经这么一讲，第二个修女心里早已迫不及待地心痒痒的，于是她问：“真是好主意，可我们怎样下手呢？”

第一个修女答道：“你瞧，他正在午睡，我想其他的修女们也在睡觉；我们到园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别的人，如果没有，只要把他领到他遮风避雨的小屋子里就行了。我们一个人跟他进去，另一个放风，不就成了吗？像他这样傻乎乎的蠢人，他难道会不依着吗？我们想让他做什么都行。”

她们的这些话全被玛塞托听了进去。他太乐意从命了，只等着她们中的一个把他拉进小屋。

那两个修女果真向四外看了一遍，没发现人，正求之不得，胆子大了起来。于是那个先打玛塞托主意的修女便走近他，弄醒他，而玛塞托当然立刻就站了起来。那修女媚态百出，牵着他的手就把他往小屋里拉，而玛塞托傻傻的笑着，活像个白痴。到了小屋，玛塞托也用不着教，用不着请，就按她的心愿干了起来。等她尽兴欢畅了一番之后，果然像诚实的信徒一般，把地方让给了另一个修女，而玛塞托仍旧装疯卖傻，做了她们要他做的事。事毕，那两个修女还是舍不得走，每个人都想再尝尝这个哑巴的

骑马功夫，免不了又干了几次。此后，她们私下多次回味，一致认为这种事比她们听到过的可强多了，真是美妙无比。所以，一抓到合适的时机，她们就去找哑巴取乐。

有一天，另一个修女从她房间的小窗户里看见她们在干那事，就把其他两个修女也叫来看。起初，她们商议，认为应该让修道院院长知道这件事，后来却改变了主意，反而跟犯了清规戒律的修女达成了协议，让她们也参加进去，于是让玛塞托耕种的土地扩大了。再后来，另外三个修女也在不同的场合加入其中，成了同伙。

最后只剩下修道院的女院长还蒙在鼓里。有一天，她独自到花园里散步，看到由于天气太热，玛塞托正躺在一棵杏树的树阴下睡觉（他由于夜间骑马过多，所以那天干了一点活就觉得很累）。他躺在那里，整个摊开，突然一阵风吹来，吹开了他盖在前在腰部的衣服。于是，他最隐密的部分暴露在院长面前。

那女院长看着看着，也像她的小修女们一样，禁不住凡心大动。她叫醒玛塞托，把他领到自己的房间，一连几天不断品尝她原先跟修女们诅咒的那种乐趣，不放他出去。这一来引得那帮修女们怨声载道：花园没人耕种怎么行呢！

最后，她虽然放了他，也不管她是否超过了她应得的那份，还不时地把他召回去，这样，女院长再加上那些修女，真让玛塞托精力耗尽，难以招架了。他想，如果把他再扮演哑巴角色，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所以，有一天和女院长睡觉时，这个哑巴突然张开口说：

“院长，我听说，一只公鸡可以满足十只母鸡，可十个男人怎么也满足不了一个女人。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人要对付几个女人，再加上我干的活，我已精疲力尽，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或者去见上帝，或者找个什么法子来救我吧。”

那女院长愣住了，大喊道：“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以为你真

是个哑巴呢。”

“院长，”玛塞托说：“我是多么感激上帝啊。我曾是个哑巴，但不是天生，只是由于一场大病，我才不会讲话，今天夜里我是第一次能讲话了。”

女院长相信了他的话，还问他所说的他要应付九个女人是怎么回事。他把事实全告诉了她，她听了之后，才发现个个修女都比她精明。不过女院长到底十分谨慎，为避免修道院丑名远扬，她没有放玛塞托出去，而是下决心去和修女们商量，找个法子把这些事安排好。

她们经过商量，一致同意把过去偷偷摸摸干的事安排清楚(这事征得了玛塞托的同意)。她们对外边的人说，由于她们的祈祷和院里供奉的圣者的显灵，常年哑着的玛塞托恢复了讲话的能力，周围的人们也就信了。后来，修道院的管事死了。她们让玛塞托当了管事。这样一来，玛塞托的活儿也少了，可以排开，不至于招架不住了。结果，他为修道院建造出了很多的小修士。不过这事做得十分周密，外间一直一无所知。只是在女院长死后，玛塞托也老了，又积攒了些钱，急于回家，把这事说了出去，这才为人所知。

于是，成了老头、当了父亲、又有点钱的玛塞托便跟来时一样，脖子上挂着一把长斧子，回乡去了。他凭着他的聪明机智，没有虚度他的青春，没有花钱，又养了成群的儿女，所以他常对自己说，就是让耶稣基督长出很多角来是他侍奉他的办法。

故事二

菲洛斯特拉托的故事讲完之后，女郎们有的脸上泛起红晕，有的笑了起来。女王很是高兴，于是她就让伯姆皮内娅接着再讲一个。只见伯姆皮内娅面带微笑，开始讲了走来：

诸位美丽的姑娘，有些家伙很轻浮，不管跟他有关还是无

关，知道一点什么事之后，就到处乱讲，炫耀自己什么都知道。这帮人有时还喜欢揭露别人的隐私，以为这样就能掩盖自己，殊不知却欲盖弥彰。现在，我想从反面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有那么一个人，他十分狡猾，可在高贵的国王看来，他比玛塞托还要下贱。

阿季鲁尔夫是伦巴第人的国王。像他的前几任国王一样，也把他的王国定都于伦巴第的帕维亚城。他娶前任国王阿屋塔里的遗孀为妻，名叫泰屋德琳达。这位王后美艳绝伦，聪慧过人，但她受到一个对她图谋不轨的人的侮辱和糟蹋似乎是命中注定的。

话说在国王阿季鲁尔夫的贤明统治下，伦巴第国力强盛，国泰民安，却不料出现了这么一件事：王后的一个马夫，竟疯狂地爱上了王后。这个马夫，虽然出身卑贱，可长得高大漂亮，跟国王一样，人又很聪明。说实话，让他操此贱业还真有点委屈了他。

由于他社会地位卑下，向王后表明这种爱情实属荒唐，这一点他很明确。他是个机灵的人，所以既不敢跟任何人说起，更不敢向她眉目传情。可是，尽管他知道引起王后对他的爱怜是一种幻想，却对自己的幻想而颇有得意之情。在爱情火焰的燃烧下，他比其他仆役服侍得更为殷勤，想方设法去做他认为能讨王后欢心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王后每次上马时，都不是由别的马夫而由他侍奉，每当此时，他都觉得这是无比的恩宠，寸步不离马蹬，甚至认为能碰一下她的裙角，也算是去天堂般地幸福了。

这位马夫怀着巨大的热情，可又不得不去隐藏它，因为这毫无希望。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世间的事往往如此：希望越小，热情反而更高。他是多么痛苦啊！有几回，他都想摆脱这种折磨人的爱情。他想到了自杀，但转念一想，在死之前，何不去试试运气，或多或少地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呢。即使要死，也得表明他是为了爱上王后而死的；但他既不敢跟王后去说，更不敢

给她写信，因为他知道说和写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一心想的是用什么诡计才能和王后睡上一觉：扮成国王，是唯一的方法。他又发现国王并不是每夜都到她那里去的，他可以在那时溜到她的房间。

于是一连好几夜，他都躲在王宫的一个大厅里（这个大厅连着国王的王后的卧房），看看国王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怎样走进王后卧室去的。有一夜，他终于看清了国王从他的房间出来，披着一个大斗篷，一只手拿着一枝点着的火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短棍，朝王后的卧室走去。来到王后的卧室门前，国王不讲话，只用短棍敲了一两下，门很快就从里边打开了，有人把国王的火把接了过去。他看清了一切，打算照这个样子试一下。于是，他设法弄来了一件跟国王披的那件相似的斗篷、一枝火把和一根短棍，他为了去掉身上的马粪味，免得王后怀疑，发现其中的骗局，洗了次热水澡。他随身带着准备停当的各种物件后，仍旧躲在那个大厅里。

等到所有的人都睡着时，他觉得时机已到，或者心满意足，或者为爱情而死。他披上斗篷拿出随身带的火石铁片，敲出一点火星，点着了火把，然后朝王后的卧室走去。到了门口，他用短棍敲了两下门，一个睡眼惺忪的宫女开了门。那个宫女接过火把，用手遮着光；而他脱下斗篷，一言不发掀开王后的床帐，上了王后睡的床。他装作生气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国王生气时，没有任何人敢跟他说话）紧紧地抱住王后，一句话不说（或者说王后一句也没有问），就实打实地干了王后好几次。他怕呆在那里时间过长会引来杀身大祸，虽然舍不得离开王后，还是起了床，披上斗篷，拿上火把，一言不发的，离开卧室，飞快回到自己的床铺上。

在马夫刚刚躺好的同时，国王已经来到了王后的卧室。王后不禁非常奇怪，再加上他上床之后，又跟她高兴地说笑，于是趁

着他高兴，大着胆子问道：

“噢，我的主人，今晚又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您还是保重一下身体吧。异乎寻常地拿我取乐了一阵子，刚离开我，怎么这样快就又回来了呢？”

听了这些话，国王立刻就明白，王后被一个举止跟他相似的人戏弄了。要是换上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准会回问：“我没来过这里，来过这里的那人是谁？他怎么会来？又是怎么走的？”但国王毕竟是位智者，他很快就想到，既然连王后都没有发现，别人就更不会发现了，所以他也不愿跟王后点穿这件事。如果点穿，没准还会生出许多事来，一则让王后感到羞愧难忍，再则也可能王后会产生再这么来一次的欲望，还是不要声张，暂且把丑遮起来算了。

于是国王不露声色，平静地回答：

“王后，你没想到我这个男子汉再跑来第三趟吗？”

王后答道：“我的主人，我只是想请您保重一下您的身体呀。”

国王说：“听到你的劝告，我很高兴，那我就不打扰你，我走了。”

其实，国王对这件事心里万分恼怒，但他仍违心地拿起了斗篷，离开了王后的卧室。他下决心要暗访出那个卑鄙的人，他想，那小子肯定是宫里的人，而且无论他是谁，这时他还没跑出宫里的。

于是他点着了一个小灯笼，借着微弱的光，来到了御厩上面的一个长统房内。那里有很多床，所有的仆役都睡在那里。他想，不管和王后干了一阵子的那个家伙是谁，他肯定会由于取乐了王后半天，脉博和心脏跳动得厉害。于是他一声不吭，从房子的这头开始，把所有人的胸口都摸遍，看谁的心口跳得厉害。

其他人都睡得很沉，只有那个和王后睡过觉的马夫没有睡

着。他很清楚，如果国王知道是他干的，那国王立刻会把他处死。刚才的劳累和现在的恐惧使他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看到国王走来，马上明白国王是来找他的，在这紧要关头，他想着各种主意；但他发现国王没有带武器，便决意假装睡觉，看看国王如何处置。

国王摸了好几个人，没有发觉要找的人。后来摸到马夫，觉得他的心口跳得非常厉害，便自言自语地说："就是这个人。"但国王却没有惊动马夫也不想让人知道他的意图，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的一把剪子，把他的半边的头发剪下了一把，剪完马夫的头发之后，国王便回到自己的卧室。(当时，仆役们都留着长发)，国王认为根据这个记号，第二天早晨便能认出来。

这个马夫，原本十分狡猾，看到国王的举动后，马上就明白，剪他的头发是为了做个记号。他毫不迟疑，找到马厩里剪马鬃的剪刀，轻手轻脚地把所有睡着的人的头发剪得跟他一样，剪完之后，没有人觉察，他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国王起床后，乘宫门还没有打开，便命令所有的仆役都集合到他那里去。国王仔细察看，想认出被他剪了一把头发的人，谁料站在他面前的仆役几乎个个都被剪了头发，而且剪得一模一样，这下可叫他吃惊不少，他暗自说："我要找的这个家伙，尽管出身下贱，可人倒是挺精明的。"接着，他又想，为了找出这个人来，现在非得闹得不可开交，他可不愿意为了小小的报复，招来莫大的羞耻，可是为了警告他一下，国王不是好惹的，于是对大家说：

"你们中谁做了那件事，以后再也不准做了，现在你们滚吧。"

如果换了别人，肯定会把仆役们都吊起来用刑拷问。如果这样，他也许能把那个他要找的人找出来，可是要把他找出来进行报复，那他的耻辱不但不会减少，反面会闹得路人皆知，更有损

于王后的名节。

故事三

伯姆皮内娅讲完之后，有人赞扬那马夫胆大心细，也有人赞扬那国王明智审慎；这时，女王转过身来，命菲洛梅娜接着讲下去，于是菲洛梅娜微笑着，开始讲了起来：

现在，我想给你们讲个故事，它或许更适合我们这些俗人口味。这故事说的是一位美丽的少妇如何叫一个严肃的神父上当。因为要遵从女王旨意，而且还因为要让你们知道，我们平常过分相信那些神父们，不仅能被男人们，有时还能被我们女人们巧妙地捉弄呢。说起神父，他们的大多数都行为古板，不通人情，愚蠢至极，可却自以为是聪明过人，高人一筹，其实这都是假的，这帮家伙由于懒惰成性，毫无谋生的手段，所以只能像猪那样，躲在有食吃的地方。在我们那座欺骗多于爱情和道德的城市里，有一位姑娘，她出身高贵，举止文雅，才貌双全，不必给他们讲她的名字和这故事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是不想把它们说出来，因为这样会为还活着的人带来麻烦，再说，这本来不过就是想博人一笑的故事罢了。

这位姑娘虽出身高贵，却嫁给了一个极其有钱的羊毛商，但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爱上她的丈夫，因为她觉得，尽管他极其富有，可人却粗俗之极，他只知与钱财为伍，不是挑选羊毛打样纺布，就是和女工争论毛线的粗细。他这样的人配不上她这样高贵的女人，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她是绝不会让他搂抱亲近的。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她决心给自己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情人，要比那羊毛商强的多。后来她果然爱上了一位年轻力壮、精明能干的男子，以至于哪天没有看见他，晚上就不安，就睡不着觉。

可惜，这位男子对此毫无察觉，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她呢，又十分谨慎，既不敢叫贴身女仆传话，不敢写信，害怕出什么差

错，招致祸端。后来，她发现有一位神父虽然长得肥胖粗大，一脸蠢相，却倒也极为虔诚，很受大家的好评，最重要的是他跟那位男子往来密切，她觉得可以利用神父给她和她的情人搭桥牵线。主意一定，她便找了个适当的时机，来到神父所在的教堂，派人通知他说，如果他愿意，她有事向他忏悔。

神父一看，知道她是个有身份的夫人，便高兴地听了她的忏悔。忏悔完后，她对神父说：

"神父，我想让您听我讲件事，以求您的帮助和指点。我刚才向您已经说过，您也知道，我的亲属和丈夫十分爱我。特别是我丈夫，他十分富有，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弄来，让我立刻拥有。他爱我胜过他的生命。单凭这一点，如果我还怀有二心，违背他的意愿，损害他的名誉，就真是一个该放在火堆上烧死的坏女人了。"

"现在，有那么一个男人，他样子又漂亮，身材又高大，穿着很得体的棕色衣裳，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看样子像个好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还是您的一个好朋友，可能他还不知道我的贞节的信念，以为可以追求我呢，我真奇怪怎么他今天没有跟到这里来。只要我一到门口，一靠窗户，或一走出家门，他就马上出现在我面前，这样会使清白无辜的女人受到非议呢。"

"有几次，我想把这事告诉我的兄弟们，但又转念一想，男人们有时说话做事没有分寸，弄不好恶语相伤，横生出很多争斗来；为了避免危险和造谣中伤，我一直对此隐忍而不说。我想，与其告诉别人，不如讲给您听更为合适，因为，您也有纠正这类轻浮的行为的权力，而且您是他的朋友，即使不是您的朋友，就算是外人，您也可以斥责的。我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教训教训他吧，让他停止这种行为。世上自有很多女人会喜欢他的追求和观赏的，乐于愉情乐于做这些事的，而我绝对不可能也难以成为这样的女人，我真是太讨厌他了。"

说完之后，她低下了头，几乎要哭了出来。

那神父立刻便明白了她说的是谁，他既然相信了她所说的那事是真的，便答应她会去履行职责，不再让那个男子惹她的麻烦；并把她的善意赞美了一番。又由于他知道她是个有钱的太太他想向她募捐，接着便向她赞扬起乐善好施的行为来。

那少妇说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恳求您，请您不要担心，如果他不承认这回事，就对他说是我亲口说的，马上告诉他，他害得我好苦呀。”

她忏悔完之后，马上获得了赦免，这时她又想起了神父在她面前赞扬的乐善好施之事，于是掏出一把钱来，悄悄地放到神父手里，求他为死去的亲属们做弥撒，然后站起身来转身回家去了。

事隔了不久，那位男子照例来看望神父。他们闲谈了一会之后，神父把他拉到一边，用非常客气的方式忠告他不要像那位太太所说的那样堵在门口见她并对她图谋不规，因为他深信他已经做过了的事。

这位男子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连她家的门口很少经过，根本也不可能追求她，他刚要开始辩解，可那神父止住了他。说：

“现在你装作惊奇的样子，费口舌去否认也没有用。这些事，我不是从她的邻居们那里知道的，因为她让你缠得受不了啦。是她本人亲自告诉我的。而她本人呢，也不是我所能遇到的最瞧不起这类轻浮行为的女人。再者，我对你说，这些荒唐事对你也没什么好处，所以为了她的幸福，为了你的名誉，我劝你住手吧！不要再去打扰她了。”

这位男子比神父聪明得多了，用不着多想，很快就明白了那少妇的用意，于是他表现出惭愧的样子，发誓以后不再打扰她了。但他一离开神父，便朝那位少妇的家奔过去，而那位少妇也

在她家的一扇小窗子前，一直守着看他会不会从家的门前经过。她看见他来，心里十分高兴，便用眼睛传情好叫他明白她的柔情蜜意，他听了神父的话，也弄明白了那些眼神的真正含意。从此以后，他便装作有什么事情似的，时常小心翼翼地在那条街上走来走去，可心里十分高兴，这一来，那少妇更是喜形于色了，异常兴奋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那位男子爱她就跟她爱他一样，想送给他她对他爱情的一些表记，进一步点燃起他的爱火。于是，她选准了一个时机，跑到神父那里，一到教堂就跪在他的座下，开始哭了起来。

看到她哭个不停，神父十分爱怜，便问她又发生什么事。

这位少妇回答说：

“我的神父，我再也不能俯在您的脚下听您教诲，我的事就出在我几天前跟您说过的您的那位朋友，那个该遭上帝惩罚的家伙身上。我想，他生下来就是为了让我受罪，就是为了让我终生没有好结果，让我跟他干出伤风败俗的事情。”

“什么！”神父喊道，“他怎么又去找你？”

“谁说不是呢，”少妇说，“自从我向您哭诉以后，他恼羞成怒，恨我向您揭发了他的恶行，他反而变本加厉了。平时，他在我房前只走过一次，现在要走七次呢。但愿上帝可怜。可他真是胆大妄为和无耻之至了。如果他单是从我门前经过，盯着我看，也就罢了。没想到昨天他竟派一个女仆到我家里传达那些无耻的话，送给我一个钱袋和一根腰带，就好像我真缺钱袋和腰带似的。感谢上帝和我的丈夫，我有很多的钱袋和腰带，多得我都能在它们里边淹死。这种恶行，使我更加愤怒，如果不是考虑到愤怒也是种罪过和您老人家的情面，我早就会闹得鸡犬不宁啦。但是我还是隐忍不发，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指点之前，我不想有所举动，也不想让这事弄的沸沸扬扬。”

“我把钱袋和腰带扔给了那个女仆，让她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还给他，并叫她赶快滚开。但又一想，我又怕她把东西私藏据为已有，却对他说我收了，我清楚她们这类人有时是会干出这样的事的，于是又把她叫回来，气呼呼地把东西从她手里夺过来。现在，我这两样东西，请您把它们还给他，并告诉他，我一点也不稀罕他的东西。神父，如果因为我跟您说了难听的话，您可别生气；假如以后他仍不肯罢休，不管可能有什么后果，我都要告诉我的丈夫和兄弟们了，我不能为他承担骂名。如果他挨了揍，遭了殃，我会很高兴的，神父，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说完，她从裙子下面拿出一个精制华丽的钱袋和一条漂亮值钱的腰带扔到了神父的膝上，哭得很厉害。神父由于对少妇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因而十分恼火。他拿起这两样东西，对她说：

“孩子，对你的愤怒，我不感到惊奇，更不会责怪你，而是要好好地夸奖你，因为在这事上你能听从我的建议。前几天我已经教训过他，他也答应我改过自新，没想到他又这样做。为他一直以来的恶行，我想，我能训得他面红耳赤，叫他再也不敢缠你了。可是，上帝保佑，你千万不要因一时糊涂，让你的丈夫和兄弟知道这件事，他们知道了，可是会倒大霉的。我将挺身而出，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坚定地为你的贞节作证，所以你也不必因此担心你名誉受损。”

那少妇听了神父的话，便假装得到了一些慰籍。由于她知道这位神父十分贪财，和别的神父一样，于是说：

“神父，这几夜我老是梦见我死去的亲属，他们一个劲地朝我乞求施舍，非常痛苦，特别是我母亲。看到她那难受的样子真让我心酸。我想她肯定是已知道我在受这个魔鬼的折磨。所以我想请您替我为这些亡灵做 40 天圣格利高里奥的弥撒礼和念些祷告，好超度他们，让他们从炼狱的火里摆脱出来。”说完，她拿出一块金币放到神父手里。

神父高兴地收了下来，为证明她对宗教的虔诚，说了许多好

话，祝福了她，让她走了。少妇走后，神父因为根本没有发现他又上当受骗了，就立刻派人把他的朋友叫来，那个男子来了之后，看到满面怒容的神父立刻就明白到那个少妇的又有口信来了，就等着看，神父先是把他上次答应过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就又开始教训他，严厉指责他送东西给那位少妇。

这位男子这时对神父的用意何在仍不明白，为了不让神父对他们俩间的事情起疑，就吞吞吐吐地不肯承认他曾送过钱袋和腰带给那位少妇。

但神父见此勃然大怒，说：

“你这个恶人，你现在还想抵赖吗？，就是这两样东西，是她本人哭着交给我的，你再看看，你怎么会不认得它们呢？”

这位男子假装十分羞愧的样子，说：

“是的，我认得这两样东西，我知道我错了。既然她如此坚贞，我向你发誓，以后，你再也不会为做这种事，更不会让你为此而规劝我。”

两人又说了很久，最后，这位蠢神父把钱袋和腰带给了他的朋友，又把他训斥了一顿，劝诫了一番，直到他答应改过，才放他离去。

这位男子可乐开了怀，一则肯定了那少妇对他的爱是真心，二则得到了如此贵重的礼物，所以，为了是让他的情人看到他得到了那两样东西，他一离开神父便立刻朝她住的地方跑去，而那少妇眼见她的计谋日趋成功，很高兴，只等着她丈夫出远门，便可大功告成。说来也巧，没有几天，她丈夫因某事就去了热那亚办事。

早晨她丈夫上马出发之后，她就匆忙赶到神父那里。又是先是悲泣了好一阵子，然后才说：

“神父，我实在难以忍受了。这一点您一定要明白，我曾答应过您，在向您禀告之前，我不会干出任何事情，所以我来求您

谅解来了，我对您说，今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您的那位朋友，地狱的魔鬼，就又来找我了，为此，你知道我为什么又哭泣诉苦了。”

“我丈夫昨天早晨去了热那亚，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恶鬼让他知道了。我跟您说今天早晨，天还没大亮的时候，他就跳进了我家的花园，来到了我卧室的窗户前爬上了一棵大树，弄开窗户想跳进来。多亏这时候我被吵醒了，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就要喊叫；他还没来得及跳进来，就求我看在上帝和你的面子上，不要喊叫，并告诉了我他是谁。我考虑到您的面子，这么说就忍住了，赤身裸体的就跟刚生出来时一样赶紧跑过去，把窗户关上了，把他关在了窗外，但他仍在那里等了一阵。后来，我想他大概走了，因为再也没听到他说什么。您瞧瞧，现在，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能容忍呢。即使我敬重您，可也不能过分忍受和宽容这类事呀，我再也不想忍下去了。”

神父听了这些话，简直气疯了，说不出其他的话来，只是问她，是否认清了，会不会是别人。

少妇回答：

“感谢上帝，我跟您说，就是他，我不会认不出他的，如果他矢口否认，您千万别信他。”

这时，神父说：

“孩子，除了说这是最胆大妄为无耻至极的事情外，你把他起跑，那就做对了。但是，我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考虑为你的贞操着想，就像前两次，你听从我的劝告一样，这次就再听一次吧。也就是说，你还是不要麻烦你的亲属，这件事交给我吧，看看我是否能制服这个挣脱枷锁的恶魔。我原先把他当作个圣徒呢。如果我能去掉他的兽性，那最好，如果不能，你就按着良心的指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祝福你。”

“那好吧，”少妇说，“这一次为了不让您生气，我就听您的，

但是您一定得跟他说清楚，叫他小心些，不要再纠缠我。如果这样，我就想答应您以后绝不会为这事再到您这里来了。”

然后，她装出一副极为恼火的样子，什么也没再说，离开了神父。

她离开教堂刚不久，那男子就来了。神父叫住他，把他拉到僻静处，说他不老实，发假誓，背叛朋友，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他已经有了两次遭神父痛斥的经历，知道神父的发火必有文章，于是一边注意倾听，一边支支吾吾地应答，想套出神父的话来。他说：

“神父，生气什么呢，难道是我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去的吗？”

听了这话，神父嚷道：

“你听你说了些什么！你太厚颜无耻了！你早把你的下流无耻的行径忘得一干二净了，好像时间已经过了一两年，从今天清晨到现在，不就隔了一个上午吗？你说，今天天还没亮以前，你在哪里？你不是想强奸别人吗？”

“我忘了我在哪里，”那男子回答，“不过，这事你知道的挺快的！”

“不错，”神父说，“我听说了，而且我知道，你想趁她丈夫不在家，从树上爬进人家的窗户去破坏那个女人的圣洁？让那位娴淑的女士能把你搂在怀里。嘿，老兄，你可真是个老实人！真变成夜游神了，会跳进花园，会爬树。她讨厌你的所做所为胜过一切，不信你就再试试吧。说实话，且不管她是如何厌恶你，就是为了我的谆谆劝导，你也该好好悔改了吧。我跟你说，不是她爱你，到现在还没有把你干的事声张出去，而是由于我的请求。我已经答应了她，如果你以后再干出让她讨厌的类似的无耻的事，那她就不会再忍下去了，而要按她的应该做的去做了。如果她真的告诉她的兄弟们，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从神父的话里这位男子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能干和需要干的事了，便赶忙向神父道歉。到了夜深人静，天快亮的时候跳进少妇家的花园，爬上窗前的大树，看到窗户已经打开，就从窗户跳进少妇的卧室，迫不急待的便把他的漂亮的情人搂到了怀里。他那情人，由于计谋成功得到了他，简直是欣喜若狂，也搂住他说：

“指给你来这屋里的路，神父帮了大忙，真应该感谢他。”

很快，他们俩便玩乐起来。过后，两人一边嘲笑神父的迂腐，一边嘲笑那些洗羊毛、梳羊毛、织羊毛的人，说着说着，又兴奋起来，又玩了好几次，事后，他们对他们对今后的事做了安排——这次是用不着再到神父那里去了——好多夜晚都可以痛痛快快地呆在一起。我祈求上帝慈悲为怀，赶紧把我和所有有情的基督教女教徒引到那欢乐的夜晚吧。

故事四

菲洛梅娜讲完之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迪奥内奥用温柔动听的声音赞美那机智的少妇和菲洛梅娜最后做的祈祷。女王笑了，然后转身向潘菲洛说：

“潘菲洛，让我们再乐一乐，现在你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潘菲洛赶紧答应，开始讲了起来：

女王，世上有很多人费尽心机，想上天堂，不料自己失败了，却把别人送了上去，现在我讲一个发生在不久以前的故事，它就出在我们的一个邻居身上。

据我所知，在圣布朗卡齐奥附近，住着一个善良的人，他很有钱，叫里涅里·迪普乔。他天生愚钝，是个老好人，他专心修行，是圣方济各修会的一个三品修士，人称普乔兄弟。他家里只有妻子和一个使女，也没有经营什么店铺买卖，因而专心致志，常常留在教堂里修行。每天勤诵经文，赴会听道，参加弥撒，就

连俗人唱赞美诗，他也从不漏过；他还斋戒，自行鞭笞，是能叫自己皮肉受苦的一个人。

他的妻子叫伊萨贝塔，年方二十八岁，像个熟透了的苹果，娇艳丰满，可是由于她丈夫年事已高或者由于她丈夫的圣洁生活，她经常长时间地不能同丈夫同床行房事：当她想和丈夫共寝时，或想和他打情骂俏时，她丈夫就给她讲基督的生平、纳斯塔焦神父的布道、玛达莱娜的哀泣等等来搪塞她。

这时候，从巴黎回来一个圣布朗卡齐奥的修士叫做堂·费利切。他年轻、漂亮、有学问，普乔兄弟不久便和他成了朋友，每逢有什么疑难问题总是向他请教，又由于他的地位而且他显得十分圣洁，所以他常常被普乔兄弟请到家吃饭。他的妻子见他这样尊敬这位修士，对他也很亲切，对他的光临也十分愿意。

就这样，在这位修士数次在普乔兄弟的家做客之后，看到他的妻子如此娇艳丰满，就不时狡猾地向她眉目传情，果然燃起了她的欲望。从这点上，他知道她在那件事上可能有较大的缺憾；如果可能，他将替普乔兄弟出份力气来填补她所缺少的东西。于是他找了适当的时机，向她表白了自己的求欢之意。那女的倒也十分乐意，愿意在家里成其美事，只是不愿到外边和他偷欢。因为普乔兄弟从不出城，他们也无法干那事，对此，他甚是苦恼。

过了好多天，他终于想出一个让他既能和那个女人在她家睡觉，又能让普乔兄弟呆在家里而不起疑心的主意。有一天，当普乔兄弟去看望他时，他就对他说：

“普乔兄弟，我知道你的最大愿望是变成一个圣徒，但在我看来，你的路可太漫长了，实际上还存在着一条捷径。教皇和他的大主教们走的就是这条路，不过他们不愿意把它说出来，唯恐说出之后，教会再也收不到俗人的捐献和其他的供奉了。这样一来，教会就得完蛋。因为教会正是靠捐献维持的，可是我们是好朋友，又承蒙你这样尊重我，如果你按照我的话去做，而且也不

会告诉世界上的任何人，我就把这条捷径指点给你。”

普乔兄弟对这事原本就十分热心，立即就发誓说，如果同意，他绝不会告诉任何人，迫不及待地求他教给他，想立刻就做。

修士说：“既然你发了誓，我就告诉你吧。你该明白，神学博士们认为，要获得正果的人，就得苦修，我会教给你我听到的。但你要听明白，我不是说，你原来是个罪犯了做过苦修之后就不是了；而是说你在苦修赎身之前所犯的罪孽，可以因此而全部洗净并获得宽恕；假如你以后再犯那些，用圣水就能把它们洗去，就像弥补轻微的过失一样，而不会列入该罚下地狱的天条里。”

“总之，一个要苦修赎身的人，首先要诚实地把所有罪孽一一供认，此后还必须十分严格地斋戒 40 天，在此期间，不能亲近任何女人，自己的妻子也包括在内。此外，你在家里再找一个夜晚可以望见天空的地方，放上一张大桌子；做每天规定的第二遍晚祷的时候，你就去那里，像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一样。双脚着地，仰面躺在桌子上，双臂摊开，当你仰望天空的时候，你一直要想着上帝是天地的创造者；既然你呆着的姿式跟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一样，就应该想想基督的苦难。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在桌子上钉几个短木桩给你做支撑。就保持这个姿势，直至天明动也不要动。如果你博学的话，最好我可以送一些经文给你。可你学问不深，所以要向神圣的三位一体致敬，念上三百遍天主经文，三百遍圣母颂。”

“如你愿意，清晨晓祷的钟声响过，可以起来到你的床上不要脱衣服地休息一会，到了早晨，你必须起床赶往教堂，在那里至少要看三场弥撒，念五十遍天主经文和五十遍圣母颂。过后，如果有事的话，你可简单地处理一下你的事务，然后吃饭。到了教堂打第二遍晚祷钟时，你要再去教堂念一些我写给你祈祷的经

文，非念这些经文不可，否则，苦修就没用。这样，你明天从头到尾照我说过的一样做下去。假若你能坚持像那样诚心诚意地去做，等苦修期满，你就会感受到伟大的永恒的幸福了。”

这时，普乔兄弟回答说：

“这事并不太难，时间也不长。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肯定能做到。这个礼拜日我就开始实行。”

他离开修士，回到家。由于修士许可了他，便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

他妻子一听立刻明白修士让他一动不动的在一个地方从夜晚呆到清晨的用意了。她觉得这办法真妙，就对丈夫说，只要是有益于他灵魂的事，她都赞同，她也要和他一起斋戒，还认为只要上帝让他的苦修完满，但其他事还是免了吧。

他们商量好之后，到了礼拜日，普乔兄弟便开始苦修。而那位修士老兄，早已和那个女人约定，一到天黑普乔没法看到的时候，便带来一些吃的和她共进晚餐。两人一起吃喝，一起过夜，直到清晨，普乔兄弟快回来时，他才起来离去。

普乔兄弟苦修的地方，就在他妻子睡觉的卧室的隔壁，中间只隔了道薄墙。一天夜里，这位修士老兄和那个女人纵情玩乐得有点过火，普乔兄弟感到屋子的地板有点震动。等他念过一百遍天主经文之后，就喊他的妻子（他本人依然一动不动），问她在干什么，让她不要乱动。

那个女人倒也十分幽默，此时她骑在没有鞍子的圣贝内戴托，或说得更确切些，骑在圣乔万尼·瓜尔贝尔托的没有鞍子的驴子上，竟回答说：

“哟，我的丈夫，我正不停地翻来覆去呢。”“你为什么翻来覆去，”普乔兄弟又问，“这是怎么搞的？”这时，这位风流俏皮的女人就笑了起来（她是有理由笑的），答道：

“我都已经听你讲过一千遍了：‘晚上不吃饭，整夜把身翻’

嘛。怎么你倒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普乔兄弟本来就认为斋戒是让人睡不着和会让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于是便体贴地对她说：

“太太，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要斋戒，你既然这样做了，就别多想了，快睡吧。你在床上这样折腾，把屋子里的东西都震翻了。”

“你不用操心，”那女人说，“你还是好好苦修吧，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自个的事，我会小心的。”

普乔兄弟便继续他的天主经文，不再说话。但从第二天夜里起，这个女人和修士老兄便把床放在了她家另外的一个地方，在普乔兄弟苦修时，他们就在床上寻欢做乐，直到普乔兄弟做完苦修回来前的不久，修士才离去，她再回到自己床上。

就这样，普乔兄弟夜夜苦修，他的妻子和教士夜夜寻欢，因此她常常对修士说：

“你让普乔兄弟苦修，我们却成了天堂的神仙。”

由于她和丈夫长时间地没有床第之欢，她和修士交颈共眠，她觉得这事简直妙不可言，也渐渐习惯了，在普乔兄弟的苦修结束后，她仍旧继续和修士来往，想方设法和他在别处幽会，暗地里长期地享受她的快乐。

故事五

潘菲洛讲完普乔兄弟的故事，女郎们笑了起来；这时，女王命令埃丽莎接着再讲一个。埃丽莎这个人有点傲慢，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不满。而是因为她向来的习惯使她这样。她这样开始讲道：

世上有很多人以为别人一无所知，光认为自己十分精明，因而经常故意捉弄别人，可到后来反而被别人戏弄。我认为，那种无缘无故跟别人勾心斗角的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但我的看法也可

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既然轮到我讲，我就给诸位讲个皮斯托亚的骑士的故事吧。

在皮斯托亚城的韦尔杰莱西家族中，有一位被称为弗朗切斯科骑士老爷的人，他富有、聪明、能干，但极为贪婪。他奉命到米兰去当地方官，旅途所需的东西一应俱全了，要不是还少一匹称心的坐骑，他早就可体面地动身赴任了。他到处寻访也没有找到，心里很是着急。

本地还有一个名叫理恰尔多的青年人，他出身不好，但很富有，常常穿着华丽的衣裳，招摇过市，为此，他被人们为“齐玛”。他已经爱慕和追求着弗朗切斯科的漂亮的妻子很久了，但由于她品行十分端正，总难以得逞。这时候，碰巧他买到了一匹托斯卡纳地区最出色的骏马，由于它体态优美，他十分珍爱。因为大家都知道齐玛在追求弗朗切斯科的太太，所以有好事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弗朗切斯科，让他跟齐玛商议，或许齐玛为了所爱的女人，能把马给他牵来。

贪婪成性的弗朗切斯科心里希望他把马赠给他，就把齐玛叫来，假装问他是否卖他的骏马。

齐玛听了这话，心里很是得意，便说：

“大爷，想弄走这匹马，您就是把您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都不行，但是，如果您答应我的条件，我可以送给您：在您牵走马之前，您得容许我跟尊夫人单独讲几句话。别人都站远点，只能让她一人听见。”

这位贪心的骑士想戏弄齐玛，就对他说，想讲什么都可以随便讲。说完，他离开客厅，来到太太的房间，对她说为了能赢得一匹骏马，要让齐玛和她讲几句话，但他又叮咛她，无论齐玛说什么，她都要一言不发。

这位太太很反感这事，但又不得不听从丈夫的安排，便答应了，于是她跟丈夫来到客厅听齐玛讲话。既然跟骑士有言在先，

齐玛就和这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在离人远远的地方坐下来。于是他开口说道：

“尊贵的夫人，我觉得我所见过的任何姑娘也没有您美丽，更不用说您的仪态举止和心灵的高洁了。我想像您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恐怕早就明白我爱您爱得有多深了。所有这一切，足以使任何高尚的男子拜倒在您的脚下。这一点从来没有一位男子爱他的情人，像我爱您爱得这样深沉和热烈了。我用不着向您多说：只要我的可怜的生命还能残存，一息尚存我将永远这样爱你。无论是贵是贱，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您能永远掌握，但在任何情形下，只要我生命不止，我和我的一切东西，就都归您支配。对此，我可以明确地证明：如果您命令我做任何您喜欢的事情，我都马上去做，并认为这是我的莫大幸福，否则，即使全世界都服从我的支配，我也不会快乐。除了这，即使有一天我离开人世，如果天上和人间一样也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我还会爱您，永不变心。”

“既然像您听到的那样，我便已明白了我是属于您的，那您就不能指责我竟敢不顾一切地追求您，只有您能让我安宁、幸福和身心健康，没有您，我便失去了一切。我求您，可爱的人儿，让我成为您的最恭顺的奴仆；我的灵魂正在爱火里燃烧，唯一希望是您的可怜，请您不要铁石心肠再像过去那样对我。由于您的美貌，我爱上了您，现在您只要发发慈悲，我也不枉为人一世。如果我的祈求难以让您那颗高贵的心灵颤抖，那我只有去死，而这样，别人就会说您杀了我，且不说我的死会给您带来耻辱，而且我相信这事出了之后在您心平气和的时候，您的良心也会感到不安，您会对自己说：‘唉，我的齐玛，我真不该对你这样铁了心肠。’可到那时候，而您也只有烦恼，只能追悔莫及了。”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现在您救我一命还来得及，请您发发慈悲吧，让我活下去。我这样爱您，您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我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还是最痛苦的人，全都仰仗着您了。我希望您宽厚仁慈，不要让我再煎熬下去了，现在，在您面前，我的心正害怕得狂跳不安呢。请您可怜可怜我，给我一个圆满的回答，让我的心儿得到宽慰。”

说到这里，他眼睛里流出了几滴热泪，顿住了，开始等待着那位夫人的回答。

过去，齐玛在她的窗下唱过情歌和做过其他类似的事情，一直在爱慕、追求她，但她总是无动于衷。现在，听了这位爱她的男子讲的这番多情的话，却体会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感动。可是由于丈夫的吩咐，她只能默默无语，但禁不住轻声地叹了几口气，这叹气表示她是多么愿意给齐玛一个圆满的回答呀。

见她一言不发，齐玛感到十分奇怪，他盯住她的脸，看见她不时地含情脉脉地瞅他几眼，又听到她从胸中发出的轻轻的叹息声，但立刻明白了这是骑士使的诡计。顿时希望产生了，他有了一个主意，于是他便以这位夫人的口气代替她作了回答。他凑近她的耳边说：

“我的齐玛，用不着怀疑，我立刻就发现了你在用全部身心深沉地爱着我，我很高兴，我应该高兴。现在听了你这些话，我比过去更加了解你了，过去我对你是显得有些冷淡无情，但你要相信我，我心中对你的爱意和我脸上的表现是不同的，相反，我也一直在爱着你，胜过爱任何人。但是，一来害怕别人知道，二来我要珍惜我贤淑的名誉。我不得不那样去做，现在时机到了，我能报答你对我的一往情深，明确地向你表达我的情意。你知道，在你为了爱我把马赠给了弗朗切斯科之后，用不了几天，他就会到米兰上任去了。你放心好了，凭着我的信义和我对你的真挚的爱情，不出多少时日，你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共同享受我们爱情的甜蜜了，你的希望会实现的。”

“我担心以后同你讲话的机会可能再也没有了，不如现在我

们就约好，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的房间的窗户上挂着两条毛巾（我的房间就在花园里），当天夜晚你就可以从花园的小门走进来和我相会，我到时在我的房间里等你，不过你要当心，不要让别人看见。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整夜地呆在一起，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尽情欢乐了。”

齐玛代他的情人这样讲完之后，又以自己的口吻说：

“最亲爱的夫人，对您美妙的回答，我快乐无比，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形容，那么，请您用您的聪明的大脑去想象出我希望表达、可用言语又难以表达的那种感情吧。现在我只想对您说，我会按照您叮嘱过的话去做，决不会出差错。到那时，我要竭尽全力地报答您对我的巨大恩赐。现在我就不多说了。我最亲爱的夫人，愿上帝祝福您。愿上帝给您快乐，给您一家希望的那样的称心如意。”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那位夫人一直没有开口。于是齐玛站起身来，朝骑士那里走去。骑士见他起身，赶紧迎去，笑着问：

“怎么样？我没有食言吧！”

“不，老爷，”齐玛回答，“您答应过我让我和尊夫人讲几句话，却让我和一座大理石雕像谈了半天。”

听了这话，骑士十分高兴，因此对原本就十分信任的妻子更加放心了。他说：

“无论说什么，你的马归我了。”

“为什么，老爷，”齐玛回答，“如果我早知道向您讲条件得到这种结果，还不如直接把马卖给您好了，而我却没有卖，真是上帝让我这样做呀，您算是得到了一匹骏马。”

骑士听了这话，得意地大笑起来。因为他得到了骏马，没有几天就动身到米兰赴任去了。

那位夫人独自留在家里，常常看到齐玛在自己的家门口来回走动，回想起齐玛说的那些话，想起他对她的爱情，想起为了爱

她竟把自己的马赠送给了丈夫，就对自己说：“我这样做值得吗？让我的青春虚度呢？我那丈夫已经去了米兰，半年之内怎么也不会回来，难道我的青春还能让他补偿？我为什么要一直等到人老珠黄？再说，像齐玛那样的情种我上哪里去找？我为什么不抓住这大好时机做我能做的事情呢？这样的机会以后不会总有的。现在，我一人在家，也用不着顾忌谁，况且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就算被人发现，那时再忏悔也行，总比现在独守空房，成天懊悔要强。”她就这样劝慰自己。终于有一天，她照齐玛吩咐，她把两条毛巾挂在园里的房间的一个窗户上。齐玛望见那两条毛巾，高兴极了。到了夜晚，他一个人悄悄来到她家花园，发现门开着，就溜进去，来到屋门前，看到那位温柔的太太正等在那里。

她看见她的情人来了不禁心花怒放，赶忙迎上去接待他。他搂住她就吻，足有千百遍，这才跟她上了楼梯，走进卧室，于是两人迫不急待地上了床，躺到一起尽情享受着爱情的甜蜜。男女之间的这种幽会，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在骑士于米兰任职期间，甚至在他回来之后，齐玛一直和那位夫人偷情，双方享受着互相提供的无尽的乐趣。

故事六

埃丽莎刚刚把故事讲完，女王非常赞赏齐玛的机智，又吩咐菲亚梅塔再讲一个。菲亚梅塔微笑着回答：

“女王，我遵命。”于是她开始讲她的故事：

我们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事情难以一一描述，但我还是想和埃丽莎一样，暂时先不谈这座城市，谈谈别处发生过的事。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那不勒斯。那里，有一位一本正经的妇人，对偷情这类事情非常痛恨。但爱上她的那位男子，却凭着他的聪明机智，让她在没有开出爱情的花朵之前，就先尝到了爱情的果实。这个故事，一方面提醒诸位，万一这类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千万要谨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诸位解解气，开开心。

从前，在那不勒斯这座意大利最可爱的古城里，有一位叫做里恰尔多·米努托洛的青年人，他有着高贵的血统，财富难以计数，威名远扬。他虽有一位美丽、可爱的年轻的妻子，但他却爱上了另一个人。众人说这个人比那不勒斯的任何美女都要漂亮。她的芳名叫卡泰拉，是一位跟里恰尔多身分差不多的青年绅士费利佩洛·西吉诺尔福的妻子。她把贞节和忠诚观念看得很重，所以一心一意地爱着自己的丈夫。

里恰尔多热恋着卡泰拉，凡是能献殷勤、追女人的各种手段他都试过了，可是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一点希望都没有，为此，他真是灰心透顶。但是，他又不知道怎样能够摆脱掉对她的爱情，这真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完全没有活着的意义。看到他这个样子，有一天，他亲戚的几位夫人都来劝他，劝他放弃对卡泰拉的迷惑，免得劳而无功。她们说，卡泰拉只爱她的丈夫费利佩洛，别的任何事都不关心；又说她非常爱疑心和妒忌，就连天空飞过鸟儿，她都担心它们会把她的丈夫带走。

里恰尔多听到卡泰拉这样爱妒忌，顿时有了主意，觉得利用这一点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假装对卡泰拉已经死了心，爱上了另一个淑女，本来他为卡泰拉而举行的马上比武及为讨她欢心而做的任何事情都转移到了这位淑女身上。不久之后，那不勒斯的所有市民，包括卡泰拉本人，都认为他心里已不再爱卡泰拉，而是爱上了别人。他就这样不断地向别人献媚求爱，以至于全城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就连卡泰拉也改变了对他过去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走路碰见他时，也会像老邻居那样亲热地和他打打招呼。

按照那不勒斯人的风俗，每年夏天，骑士和淑女们都要到海滨去游玩和野餐。一天，里恰尔多得知卡泰拉和她的朋友们已去了海滨，就和他的那群人也赶到了那里。在那里，卡泰拉她们请

里恰尔多加入到她们的团体里来，而里恰尔多却故意作出犹豫不决的样子，好让人家一再邀请。可是里恰尔多一到她们的圈子里，这些淑女们便拿里恰尔多新近的爱情开起玩笑来，而里恰尔多也假装对他的新欢有着火一样热烈的深情，这就更让她们谈论个不停了。后来，像人们上次出去游玩时那样，她们分头玩耍去了，只剩下里恰尔多和卡泰拉及几个女伴还留在原地。这时里恰尔多便向卡泰拉说她丈夫费利佩洛可能在外边另有新欢，她一听，就立刻妒火中烧，恨不得马上就知道里恰尔多所指的那个女人是谁。最后，她实在按捺不住了，就恳请里恰尔多看在他所爱的情人的面上，行行好，把费利佩洛干的事告诉她。

于是里恰尔多就对她说："既然您凭着我情人的名义向我求情，我怎么能拒绝回答您，那我就告诉您罢。不过，您得发誓，在您没有亲眼看见和证实我说的话之前，您决不能和您的丈夫讲，也不能和任何人谈这件事情。倘若您同意，我会让您看到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位夫人经他这么一说，越发相信这事是真的了，于是赶紧向他发誓说她不决会跟任何人讲。里恰尔多把她拉到一边，到一个其他人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地方，开始对她说："夫人，如果我还像过去那样爱您，我绝不敢把这事泄露给您，让您伤心，但由于那种爱情已成为过去，我也就不太担心向您说出事情的真相了。我不知道费利佩洛是否因为我曾热恋过您或者说他相信您也爱上了我而记恨在心——不管您爱上我这事是真是假，但他当着我的面从未有所流露。其实他是在等待时机，想趁我不备的时候报复我，去做他认为可能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想勾引我妻子。我发现他在很长时间里请人牵线搭桥，私下里向我的妻子求爱；这些事情，我妻子告诉了我，我教她如何答复。"

"就在今天早晨，我没来这里之前，我看到一个女人凑到跟前和她窃窃私语，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

把我妻子叫过来，问她那个女人来干什么。我妻子对我说，‘她就是给费利佩洛牵线的那个人，你不是让我和她会面，通过她给费利佩洛一些回话让他心存希望吗？她说费利佩洛想知道我想怎样回复他，还说如果我愿意，她能让我和他在本城的一个浴室里秘密会面；就为这事，她求我，纠缠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周旋，如果不是你让我这样，我早就走了，她休想再见我一面。’我认为这事搞得太过分了，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我对您说了，好让您知道，您丈夫真是完全值得您信赖呢，可这种信赖却要了我的命。”

“你别以为我说的这些话是凭空杜撰的，这都是实情。如果您愿意，可以亲自去看看，验证一下。我已让我妻子告诉了等待回信的那个女人，她准备明天午后大家午睡时到一个浴室去和他会面，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她才高兴地走了。我想，您总不会以为我真的会把我妻子送到那里去吧。不过，我要是您，我将让他在那里找到我，而不是他的那个她。等跟他上床后，我将让他看看他到底是和谁睡在一起，如果他想干那种不光彩的事，我也会让他受用一番的，然后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样，他对您的侮辱，对我的侮辱，都可以一齐得到报复。”

卡泰拉听完这些话，根本没有考虑事情的真伪，也没有看是谁告诉她的，只是凭着一股醋劲，立刻就相信了他的话，而且把以前的一些事同这件事联系起来，越想越对，越想越气。于是，她就答应他按他说的去做，因为这事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如果费利佩洛真的来了，她定会叫他无地自容，叫他以后再见到那女人时，永远会记起这次教训。

同时他还请求她不要告诉别人这件事是从他那里听说的，她也向他保证一定做到。

第二天早晨，里恰尔多来到跟卡泰拉说过的那家浴室，找到女主人，跟她说明了自己的意图，求她尽力提供方便。那位好心

的女人也很懂行，便示意地答应了，并和他商量好她该怎么做和说些什么。

在她的浴室里，有一间没有窗户，不透光线的暗室，根据里恰尔多的指点，她在里边放了一张床，并把它布置得非常舒适。里恰尔多吃完午饭后，便在床上躺了下去，等待着卡泰拉的光临。

再说卡泰拉听了里恰尔多的那些话，深信不疑，只是晚上回家后，满腔怒火。碰巧费利佩洛那天回来，由于心里有事，没有像平常那样跟她亲热。看到这样，她就更加怀疑，暗自对自己说："看来他心里确实装着那个女人，想着明天和她取乐。"她整夜都在考虑着这事，想象着明天在浴室碰到他，该如何教训他一顿。

诸位想想，这事还会怎样？到了第二天午睡的时间，卡泰拉按照原定的计划，朝里恰尔多告诉她的那个浴室奔去，找到女主人便问费利佩洛是否在她开的浴室里。那位女主人早已受到里恰尔多的叮嘱，因而问：

"您是那位想要和他说话的夫人吗？"

卡泰拉回答："是的，没错。"

"那么，"女主说，"请您进去自己找他吧。"

已经中计的卡泰拉被女主人领着来到里恰尔多躺着的房前，她头上披着一块纱巾，一进去，便把门关上了。

里恰尔多一见她进来，立刻从床上跳下来，抱住她，轻轻地说"欢迎你来，我的心肝。"

卡泰拉为了骗他，让他以为自己是他等的那个女人也拥抱他，吻他，跟他十分亲热，但一句话也没说，怕他从她讲话的声音中听出她是谁。

双方都很满意房间的黑暗，即使他们在房里呆上较长时间，恐怕也看不清什么东西。里恰尔多把她抱到床上，也不敢多说，

怕她听出声音来。他们俩在一起呆了很长时间，玩得好不快乐，只是其中的一个人不如另一人心甘情愿罢了。

后来，卡泰拉觉得发作的时候到了，于是就怒气冲冲地说：“唉，女人的命运真是悲惨，她们忠贞地爱着丈夫又有什么用！我也好可怜呀！八年来，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而你，正像我体验到的那样，正热恋和享用着另一个女人，可恶！你这没心肝的人！你现在以为你是在跟谁睡在一起？是我，跟你睡在一起的，是八年来一直躺在你身边、被你虚情假意欺骗的女人呀！你假装爱她，实际上在背地里却另有新欢。”

“我是卡泰拉，不是里恰尔多的妻子，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难道你听不出是我的声音吗！正是我。我觉得我在暗中憋了好长好长时间了，还是让我们来到亮处吧，这样我就能够当面羞辱你一番了，你这条找骂的癞皮狗。唉，我的命运太惨了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爱着的人，竟然是一条无情无义的狗！他还以为搂在臂里的是另一个女人呢，我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竟然比不上这么一会功夫他对我的爱抚温存呢。”

“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今天干得不错，真够卖力气的了。平日你在家里时，却是那么软弱疲乏，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感谢上帝，你耕种的依然是你自己的田地，并非像你想像的那样，在耕种别人的田地。难怪你昨晚不肯亲近我，原来是想卸掉包袱，想养精蓄锐，好做个骑士去跟别人交锋呀。多亏上帝和我的机智，水儿才没有流到别人田里。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变哑巴了，你无话可说了吧？上帝呀，我不知我为什么竟然能忍住，没有用手把你的眼睛抠出来。你以为这事你干得十分机密吧，感谢上帝，你自以为聪明，我也不笨。你不会如愿以偿的，告诉你罢，我派了人在你后面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呢。”

里恰尔多听了她的这些话，心里感到既好笑、又得意，却不敢说破，只是搂住她，吻她，对她更加温柔。她见他不说话，又

说：

“你这条令人厌恶的狗，现在你想用来回抚摸我的手段巴结我，使我不再发火，消了这口恶气吗？那你就错了。不当着我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的面羞辱你，我的这口恶气是不会消的。你这个坏蛋，我难道没有里恰尔多·米努托咯的妻子那样漂亮吗？我难道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吗？你为什么不回答呀，恶狗？她什么地方比我好？离我远点，别再碰我，今天你够卖力气的了。我再清楚不过了，我再清楚不过了，你知道了我是谁，你就装出那热乎的样子来。上帝帮帮我吧，我以后再也不让你近身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坚守贞操，不找里恰尔多解解闷。他爱我胜过爱他自己，可从来未能得到我的青睐。如果我和他相好，那又有什么坏处？你觉得你是和他的老婆睡在一起，这就等于你想过把她弄到手，至于成功与否，不是由你决定的。以后我要是和她的男人有染，你可没有理由怪罪。”

卡泰拉就这样悲忿交加，不休不止地说了下去。最后，里恰尔多想，如果她真地相信他是她的丈夫，就这样走了，那事情可就闹大了。于是他决定把这事向她挑明。他紧紧抱住她，使她无法脱身，然后说：

“我的可人儿，别生气了，我是那么爱您，但我用尽方法，您都从不对我稍假辞色，所以爱神教给了我这条妙计，我是您的里恰尔多呀。”

卡泰拉听他这样讲，又听出了他的口音，马上想从床上跳下来，但却没有成功。于是她又想喊叫，可里恰尔多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说：

“夫人，不管怎样讲，您已经不那么纯洁了，即使您喊叫一辈子，那也没用；即使您真能喊叫，或者把这事说给别人，那么摆在您面前的无非是两个结果：一个跟您有关，也就是说，会损害您的尊严和名誉。当然，您可以说是我骗您来这里的，但我可

以说，这不是真的，您是为了我允诺的金钱珠宝才来的，但是我给的不如您想像那么多，您才翻脸，讲出这些话来，大吵大闹。您知道，人们宁愿相信坏事，也不会相信好事，人们宁愿相信我，也不相信您；另外一个是，如果这事传到您丈夫的耳朵里，那他可就跟我成了死对头，不是我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如果这样，恐怕您得不到快乐和幸福。”

“所以，我的心肝，为了您、您丈夫和我的安全，为了您的名誉，请您不要轻举妄动，生出事端。再说，世上被骗的女人中，您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发誓，我不是故意要欺骗您。我太爱您了，而且将永远爱您，成为您最恭顺的奴隶。我，我所有的一切，能够奉献给您的，都早已属于您了，从今以后，就更属于您了。您在别的事情上很聪明，我想您在这件事情上也不会糊涂。”

在里恰尔多说话时，卡泰拉一直使劲地哭着，她一肚子气怎么也不能平息。但是，她心里明白，里恰尔多没有骗她，他说的后果完全可能发生，因此她终于开口说道：

“里恰尔多，我受了你的悔辱，上了你的当，如果我还能容忍，那上帝都不会原谅我。但在这里，我不打算大喊大叫，只因为我头脑简单，过分妒忌，才被你诱骗到这里来。可你记住，我早晚会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报复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否则，我绝不善罢甘休。你放手呀，别再抱着我。你已经满足了你的欲望，把我任意糟蹋够了，该放我走了，让我走吧，我求你。”

里恰尔多知道她心中仍然非常生气，决定等她平静下来，再放她走。于是便开始甜言蜜语地哄她，求她，安慰她，直至她安静下来，答应和他和好。于是两个人又玩了好一阵功夫，你贪我恋，享了极大的快感。

直到这时，卡泰拉才明白，情人的亲吻比起丈夫的来要有味得多，于是她改变了以往的冷漠，对里恰尔多充满了柔情。自那

天之后，她仍然爱着他，他们经常幽会，享受着爱的甜蜜，不过他们非常谨慎，没露出一点痕迹。但愿上帝允许我们也享受爱情的甜蜜吧。

故事七

听完菲亚梅塔的故事，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为了不耽误时间，女王命令埃米莉亚赶紧接着讲下去，于是，她开始讲道：

刚才两位讲的都是别的地方的事，现在我想回到我们的城市，讲讲我们的一位市民是如何失去他的情妇，然后又如何和她重修旧好的。

在我们佛罗伦萨，有一位贵族青年叫泰达尔托·埃利塞伊。他一直炽热地爱着阿尔多布朗迪的妻子埃尔梅利娜。他人格高尚，为世人所称道，他也确实可以消受这份艳福。可命运捉弄人，偏偏和他的幸福作对。埃尔梅利娜在和他相好了一阵之后，不知为什么就完全变了封，跟他断绝了来往。她不仅不见他，连他托人传话也置之不理。因此，他非常痛苦，郁郁寡欢。但由于过去他把这种爱情隐藏起来，没有任何人相信这是他痛苦的根源。

他觉得他没有什么过错，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要重新获得她的爱，但任何努力都是白费心机，因此他绝望了，准备离开佛罗伦萨，免得让她看到他为这事伤心而暗中得意。他带上他所有的现金，除向他的一个心腹朋友说了这事之外，没有向任何亲戚或朋友提起，便秘密地动身，到了安科纳城。在那里，他改名为费利波·迪桑洛德奇奥。后来，一位有钱的商人雇他帮忙，他就上了他的船，和他一起到塞浦路斯经商去了。他为人正直，做事勤勉，很让商人赏识，商人付给他很高的报酬，把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处理，让他成了合伙人，他也尽心尽力，把商务处理得极为妥善。不几年，他竟然攒下一笔钱，成了一个有名的富商。

在他忙于经营时，他也时常想起他那负心的情人，想起他那失恋的痛苦，非常想再见她一面。但七年来，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一直压抑着那种冲动。

有一天，他在塞浦路斯听到有人唱他从前作的一首歌，那歌词描述了他和他的情人昔日你恩我爱的情景。听了之后，他觉得她不会忘记旧情，因此又燃起了回去见她的希望，并且他再也忍耐不住，于是便决定返回佛罗伦萨。他先把所有的事务处理完毕，带上一个仆人到了安科纳，把他所有的货都集中在一起，委托他的合伙人把它们寄往佛罗伦萨，存在合伙人的一些朋友那里，然后他自己则假扮成一个从圣地回来的香客，带着他的仆人悄悄动了身。到了佛罗伦萨，他住进一个由两兄弟经营的小客店里，这家客店离他原来情人的家很近。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她情人的住宅前，希望能见到她，但是他看到窗子门户和一切都紧闭着，大吃一惊，以为她已经死了，或者搬到别处去了。

于是他便忧心忡忡，朝自己兄弟家走去，到了门前，又看到他的四个兄弟全都穿着丧服站着，就更加惊奇了。他知道自己相貌和习惯已经和他离开时不一样，有了很大的改变，不易被人认出，于是小心地走近一个鞋匠，问他为什么这几个人穿着丧服。

鞋匠对他说：

“他们穿着丧服，是因为他们的一个一直在外的兄弟泰达尔托15天前被人杀了。我听说他们指控一个叫阿尔多布朗迪的人，说是他把他们的兄弟杀了，于是法庭就把他抓了起来。据说他们的这位兄弟跟他的老婆有过奸情，这次乔装回来是想和她见面。”

泰达尔托听了这话，十分奇怪，觉得肯定是某个与他很像的人被误杀了，同时他也对阿尔多布朗迪的不幸感到难受。由于天色已晚，又得知他的情人仍然健康无恙地活着，他才满腹疑虑地回到小客店。跟仆人一起吃完晚饭，他便回到几乎位于客店最高处的客房去睡觉。但由于他心事重重，床又不舒服，也可能是由

于没有吃饱，直到半夜，他还没有睡着。正当他夜不能寐之时，忽然听到从客店屋顶爬下几个人来，紧接着又看见从他房间的门缝露进一丝光线，于是他悄悄走到门缝那里，向外张望，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手里拿着灯，接着三个男人走了过来，到了她身边。他们相互打过招呼，其中的一个人对姑娘说：

“感谢上帝，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泰达尔托的兄弟们已经控告阿尔多布朗迪杀死了泰达尔托。他已经坦白供认，并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不过，我们仍要小心，千万不要走漏风声，万一让人知道是我们干的，我们跟阿尔多布朗迪就一样危险了。”

他们说完，姑娘似乎很高兴。接着，他们就下楼睡觉了。

泰达尔托在屋里听完这些话，就想，人为什么会这么愚蠢呢？首先，他的兄弟们把一个外人当成了他来哀悼和埋葬，一个无罪的好人却被诬告，蒙了不白之冤，要被处以极刑；再者，法律是那么盲目、残酷，执法者本应弄清真相，却常常被假象蒙蔽，滥施暴行，可他们嘴上却说他们是正义和上帝的使者，实际上只是罪恶和魔鬼的代理人罢了。接着，他又想到了阿尔多布朗迪的命运，觉得应设法救他。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之后，留下仆人，只身一人来到他情人的门前。大门正好开着，他走了进去，便看到他的情人坐在楼下的小厅里，泪流满面，十分痛苦。他因为非常同情，几乎落下泪来。他走到她身边说：

“夫人，您不要伤心，大难要过去了。”

那女人听到有人说话，就抬起头来，哭着说：“好心的人呀，你大概是外乡来的香客吧。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吉凶？”

“夫人，”那个香客回答，“我是从君士坦丁堡来的，上帝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您的忧伤变成欢乐，是为了把您的丈夫从死

亡中解救出来。”

她说：“如果你从君士坦丁堡来，又怎会知道我的丈夫和我是谁？”

于是那个香客就把阿尔多布朗迪被冤枉的经过从头说了一遍，还说出了她是谁，结婚多长时间，以及很多跟她有关的事情。对此，那女人非常惊奇，认为他是个先知，便跪在他的脚下，以上帝的名义祈救他赶紧救出她丈夫的性命，否则恐怕就来不及了。

那个香客装做一个非常圣洁的人，说道：

“夫人，请您站起来，不要哭泣了，仔细听我说的话，千万不把它们讲出去。上帝启示我，这次您遭了大难，是因为您过去犯有罪过，上帝之所以降下这份灾难，是让您洗去一部分罪过，让您尽力弥补改正。否则，更大的灾难还会降临呢。”

“先生，”那女人说，“我是有很多罪过，但我不知道上帝想让我弥补改正哪一个，所以，要是您知道的话，请告诉我，我将全心全力地改正。”

“夫人，”那个香客说，“有件罪过，我知道得很清楚，用不着问您什么。但是，为了让您更加悔恨，改得更彻底，我想让您自己说出来。还是让我们谈谈那件事吧，告诉我，您过去是否曾有过一个情人？”

那女人被他一问，楞住了，长叹了一口气，她以为那件事天衣无缝是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但由于泰达尔托被谋害，尸体被安葬的那天，他的朋友言谈不慎，露出了一点口风，这才让外界略有所闻。于是她回答说：

“我看上帝把人的秘密全都向您揭露了，我也不打算再隐瞒了。这是真的，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曾全心全意地爱过一个不幸的年青人，不想他惨遭杀害，我丈夫又去偿命。他的死让我大哭了几场，非常难过。在他离开故乡之前，我曾对他粗暴、冷淡，

可是，尽管他和我分离了这么多年，尽管他已不幸地死去，我心里还是爱着他。”

那个香客说：

“您爱的不是那个已死的倒霉的年青人，而是泰达尔托·埃利塞伊。请您告诉我，他有哪点得罪了您？为了什么原因您和他断绝来往？”

那女人回答：

“不，他从来没有得罪过我。我跟他断绝来往，只是由于一个混蛋神父的胡说八道。有一次我向他忏悔，说出了和泰达尔托的私情。他对我劈头盖脸地咆哮了一顿，至今我还心有余悸。他对我说，如果我还那样，我就会堕入地狱落入魔鬼的嘴里，定会被放在烈火上炙烤。因此，我胆战心惊，再也不敢和情人亲近了。不论是他写信还是派人来传信，我都一概不理睬。我猜想，他是受了这个打击，灰心绝望，才离开故乡的。如果我看到他的生命像白雪在阳光下那样慢慢耗尽，我可能完全屈服，改变决心，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愿望，会强过我想要同他在一起的那种愿望。”

“夫人，”那个香客说，“叫您难过的罪过不是别的，正是这件事。我知道，泰达尔托并没有强迫您，您爱他是完全出于自愿，因为您心里喜欢他。后来，就像您所要求的那样，他跟您幽会，您对他充满柔情，对他说的话，做的事，也喜欢得不得了。他呢，原来就爱着您，后来就更千百倍地爱您了。我知道，你们的事就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您为什么要冷淡他，跟他断绝来往呢？这类事，您应该慎重地考虑呀，要是您提起这事，后悔了，又何必当初要做呢？何必等到他成了您的人，您成了他的人时再做呢？在他没有属于您的时候，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您的事，但他一旦属于您了，您又忽然抛弃他，那就是您的不对了，因为您没有尊重他的意愿，抢走了他生命中的珍宝。”

“现在，您应该知道，我本人就是一个修士，所以我早就把修士们的品行看透了。在别人面前，我是不会说他们的，不过对您，我不妨把话说开告诉您实情，因为这对您有好处，可以让您更好地认清他们，免得以后再次上当。”

“过去，修士们的确是极其圣洁和正直的人，但今天那些自视甚高、号称为修士的人，除了穿着一件教袍外，哪里还有一点修士的味道呢？就说那件长袍吧，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从前修士遵守教规，穿的长袍，都用粗糙的布料，尺寸样式简朴清贫，只用来遮体而已；修士们把他们的身体裹在这样不值钱的衣服里，是为了表示他们对凡俗之物的轻视。可今天他们穿的长袍却样式豪奢，布料精致，修长宽大，炫人耳目，仿照大主教的气派。在教堂，在广场，他们像孔雀似地炫耀，毫无羞耻之心，跟世俗的纨绔子弟有何不同？他们的行为像渔夫，一心总想把河里的鱼儿一网打尽。他们披着宽大的带着褶子的袍子，一心只想迷惑和欺骗少女、寡妇、愚男蠢女，再也不顾其他的责任。为此，我说真话，修士们虽然穿着教袍，但实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过去的修士想普渡众生，而今的修士却只想着女人和财宝。他们用尽心机，有声有色地宣扬，无非是恐吓那帮无知的男女，叫他们相信人生的罪过可以用捐献和望弥撒来洗净，对他们来说，当修士不是由于对宗教的虔城，而是由于卑劣的动机，为了不劳而获，为了让那些想拯救他们已死亲属灵魂的人给他们奉献面包、好酒和金钱。”

“当然，您也知道，奉献和祷告能够洗涤罪过，但是，如果那些出钱的人看到或知道那些钱被修士们如何使用，他们宁可留给自己，或者宁可扔到猪圈也不会再捐给那些修士。只是这帮修士们知道，掌握财富的人越少，拥有的人就会越开心，所以，他们中的任何人都用喊叫、威胁想尽一切办法来排斥别人，好自己独吞。他们指责人们心里的淫念，是为了把听指责的人从女人身

边赶跑，把娘儿们留下来自己享用。他们指责高利贷和不义之财，是为了让有不义之财的人害怕堕入地狱，赶紧把钱交给他们，好去买更豪华的长袍，去谋求主教或其他高级教士的职位。”

“每当这类或那类事情遭到人们的责难时，他们便面不改色地说：‘你们应该按我们说的去做，不要按我们做的去做。’以为这样，便能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好像羊群应该比牧人更加坚贞和不受诱惑。好多修士知道，一般人听到他们这样回答，不一定能理解它的意义。”

“现今的修士想让你们去做他们说的事，无非是叫你们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们，向他们捐钱，而自己过着禁欲生活，凡事逆来顺受忍耐一切，毫无怨言，这很好，很诚实，很圣洁，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世欲的人都随意去做，他们就做不成了。”

“谁不知道，没有钱还能过那种好吃懒做醉生梦死的日子吗？如果你把钱都花在享乐上，修道院的修士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如果你去追女人，谈情说爱，就轮不着修士了；我为什么对您讲出这种种事情呢？因为当着明智的人的面，他们也自责，但常常找出上面的那种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如果他们不能像他们相信的那样克制自己的欲望，过着圣徒的生活，他们为什么不守在家里呢？如果他们真想过圣徒的生活，为什么不遵从《福音书》里说的‘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样的神圣的话去做呢？他们还是先管好自己，再管别人吧。我本人就无数次地亲眼看见，那帮修士不但对民间的妇女，还对修女，进行追逐、调戏和骗奸，可是他们在布道坛上都大声地指责这种行为。对他们的所说所为，难道我们也要步其后尘吗？谁愿意那么做，就那么做，但是上帝知道他那么做是否明智。”

“退一步讲，即使在这方面修士指责您破坏了婚姻的盟誓，犯下了重大的罪过还是有些道理，但抢劫一个男人的财宝，罪过

不是更大吗？将一个男人杀死，或者放逐他，让他流落异乡，岂不是罪上加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不正当的秘密关系，总还算是人之常情，可是抢劫他、杀死他或放逐他，这可是有意的邪恶之举啊。”

“上面我跟您说过，您已经偷走了泰达尔托的心，可是又反复无常，断绝了和他的来往，我说，这不是等于您杀死了他吗？您从那以后，对他十分冷酷无情，这不是等于让他自杀吗？法律认为，促成犯罪跟亲手犯罪都是同样的罪行。您不能否认，他这七年流落异乡都是您造成的。这样看来，在上面所说的三件事情中，不论您做了哪一件，您都已犯下了比跟他发生不正当的亲密关系更大的罪行。让我们再看看，泰达尔托是否罪有应得呢？不，肯定不是。用不着我说，您本人也承认，他爱您胜过爱他自己。”

“他认为，您远胜过天下所有其他的女子，是那么值得他敬仰、赞美和崇拜，只要有一点私下亲近的机会，他就毫不犹豫地向您吐露他心中的痴情。他把他的财产、荣誉、自由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你。他难道不是一位高贵的青年吗？难道比起其他的人来说他不算漂亮？难道他不具备青年人的优秀品质，不算是优秀青年吗？难道他不受爱戴？难道他不给人以好感？难道他让任何人都避而远之吗？您不会否认这些吧。”

“那么，您怎么竟然听信那个愚蠢的疯子、妒忌的小人修士说的话，从此不理他，变得冷漠无情了呢？我不知女人们不尊重男人、厌恶男人是不是一种过错，但她们应该想到她们所处的地位，上帝赋予男子最高贵的品行，使他超过世上任何生灵，因此，女人们受到男子的爱慕时，应该感到骄傲，用爱来回报他们。应该千方百计讨对方喜欢，这样，女人才能被人永远地爱着。而您是怎么做的，竟轻信了一个神父，一个吃喝玩乐的家伙的话，这您是知道的，我看他是希望能取而代之，所以才想方设

法排除别人。”

“神圣的正义自会衡量，它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绝不会放过那种罪过。您从前毫无理由地和泰达尔托断绝了来往，现在您丈夫又为泰达尔托的事身陷囹圄，您肯定备受煎熬。如果您想解脱出来，您就要答应并且努力做到，如果有一天泰达尔托长期流浪后回来，您要给他柔情、爱意，要爱惜他，和他照样亲近来往，就像您糊里糊涂地听信那个神父的胡说八道之前一样。”

香客的一席话讲完了。埃尔梅利娜仔细地听后，觉得每句话都很有道理，认为自己的确犯了那种罪过，所以才遭受到今天的磨难。于是她说：

“上帝的使者，我非常明白，您说的话都是实情。从前我一直把修士当作了圣人，听了您的解释，我总算明白了修士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也承认，我那样对待泰达尔托，错误实在很大，如果有时间再来一次我还有机会的话，我非常愿意按您说的方法弥补。但我能做什么呢？泰达尔托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到世上了，他已经死了，所以，既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又何必向您许愿呢？”

香客听到这里，赶紧说：

“夫人，上帝启示我，泰达尔托根本就没有死。他还完好无缺地健康地活着，只是缺少您的爱。”

埃尔梅利娜就说：

“您看看您说的是什么呀，我亲眼看到他死在我门前，身上有很多刀伤。我把他抱在怀里，泪水弄湿了他的面颊，大概就是由于这件事才惹来流言蜚语吧。”

“夫人，”香客说，“不管您是否相信，我向您保证，泰达尔托还活着，只要您答应您对他的承诺，您很快就会见到他。”

她说：“我答应，也很愿意那样去做。如果我丈夫被无罪释放，泰达尔托也安然无恙，那将是我最大的快乐。”

这时，泰达尔托觉得该表明自己的身份，该用她丈夫完全有希望被无罪释放的话来安慰他的情人了，于是他就说：

“夫人，为了让您对丈夫的事放心，我有个秘密要告诉您。您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埃尔梅利娜深信这位香客是位圣人，于是把他带到离小客厅很远的一个房间里，两人单独呆在那里。这时，泰达尔托掏出他一直精心保存的一枚戒指——这是他的情人和他最后幽会的那个夜晚送给他的——给她看。他说：

“夫人，您认识这件东西吗？”

埃尔梅利娜一看到这个戒指，马上就认出来了，于是回答：

“是的，先生，这是我送给泰达尔托的东西。”

香客站起来，马上摘下香客戴的那种帽子，脱下长袍，用佛罗伦萨话说：

“怎么，夫人，您不认识我了吗？”

埃尔梅利娜一看，认出他就是泰达尔托。这可把她吓坏了，她以为是泰达尔托的鬼魂出现了。她哪里还能想到欢迎从塞浦路斯来的泰达尔托，她把他当成了鬼魂，吓得想拔脚就跑。

这时泰达尔托对她说：

“夫人，我就是泰达尔托，我活着，完好无损地活着。我从来就没有死，也不曾像您和我的兄弟们相信的那样被人杀害。”

埃尔梅利娜听出他的口音，再把他仔细看了一阵，认出他果然是泰达尔托，于是就哭着扑向他的肩头，吻他，然后说：

“泰达尔托，我的亲人，我的爱人，欢迎你回来。”

泰达尔托也吻她，抱住她说：

“夫人，现在还不是您热烈欢迎我的时候，我要除去悲伤，去让他们把阿尔多布朗迪活着、健康地还给您，我希望明天晚上之前，您就能听到好消息。说真心话，是的，我希望今天您就能有获释的好消息，如果这样，我想今晚回到您这里来，把事情的

经过仔细地向您说个明白，不过现在可不行。”

于是，他又穿上了香客的长袍，戴上了香客的帽子，吻了一下他的情人，安慰她叫他不要伤心，就离开了她。不久，他来到了阿尔多布朗迪的监狱。阿尔多布朗迪正在监狱里担惊受怕，害怕不久就要被处死，泰达尔托得到狱卒的许可，走进了牢房，在他的身边坐下，装作安慰死囚的修士，对他说：

“阿尔多布朗迪，我是你的朋友。上帝同情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派我来救你。如果你还尊崇上帝，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你答应，那么今天晚上天黑之前你本应听到的死亡判决就会变成无罪开释的宣告。”

阿尔多布朗迪回答说：

“善良的人，虽然我不认识你，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你。你既然热心地想救我的性命，那么你必然像你说的一样，是我的朋友，说真的，人们所说的那种我应被判处死刑的罪过，我的确没有犯过，我没有杀人，不过，我可能从前有过什么罪过，才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发誓，如果上帝真的大发慈悲，为了表示对上帝的崇敬，天大的事情我也乐意去做。别说一件小事了。但是，你得把你求的情告诉我，如果我躲过这场灾难，我绝对照办。”

香客说：

“我不求别的，只求你宽恕泰达尔托的四个兄弟，他们误以为你是杀害他们兄弟泰达尔托的刽子手，所以才指控了你。如果他们请求你宽恕他们，那么请你把他们当成兄弟和朋友看待吧。”

阿尔多布朗迪回答说：

“没有受到过迫害的人，不会知道复仇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也不会渴望复仇。但是，为了祈求上帝拯救我的生命，我非常愿意宽恕他们，现在就可以宽恕他们。如果我能活着躲过这场大难，我一定照你说的去做，让你满意。”

香客听了，非常高兴，也不再说什么，只是请他放心，在第

二天天黑之前一定会让他听到无罪释放的好消息。然后香客离开监狱，走到法庭，私下里求见主审官员，对他说：

“大人，我们每个人在遇到一件事情时，都很高兴地想把它弄个一清二楚，像您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就更想查明案情，以免使无幸者受刑，犯罪者逍遥法外。我现在到您这里来，一是为了使您声名远扬，二是为了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您知道，您认为阿尔多布朗迪杀死了泰达尔托，所以把他抓来要处以极刑，但这实在是冤枉。我想在今天半夜之前把杀人真凶交到您手里，好证明我讲的都是真话。”

审判官为人本来就很善良，加上对阿尔多布朗迪又有些同情，所以他仔细听着香客说的话，又跟他讨论了很多细节，然后就依照他的方法到半夜把开店的那两个兄弟和他们的仆人抓了起来，他们也没有抵抗。到了审讯室之后，一开始他们还抵赖，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受不了刑，他们就分别招供了，然后，他们三人又一起坦白交待，是他们杀害了泰达尔托·埃利塞斯，不过当时并没有看得太清楚。

审判官问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他们回答，是因为在他们不在店里的时候，被害人调戏了他们中的一个人的妻子，还想强奸她。

香客知道了事情进行的详细过程之后，就和审判官告辞，悄悄来到埃尔梅利娜的家中。家里别的人都睡觉了，只有她一人没有睡在等他，她一半是希望听到她丈夫的好消息，一半也是想和她的泰达尔托重归于好。他来到房中，高兴地对她说：

“我最亲爱的人儿，快乐起来吧，因为明天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丈夫平安无事地回家来了。”为了让她更为放心，他把他干的事情向她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埃尔梅利娜是如此地高兴，以致于她以为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因为如此让她难受和如此难以想象的两件棘手事已经

解决了：一是她认为已经死亡并为之哭泣的泰达尔托还活着，她又重新拥有了他；二是她以为不久以后就要被处死并为之难过的丈夫已脱离了危险。于是她温柔地拥抱和吻着她的泰达尔托，然后和他携手上床，尽释前嫌，两情相悦，你恩我爱，欢乐异常。

天快亮时，泰达尔托从床上起来，把他要干的事告诉了他的情人，又再次咛嘱她要保守秘密，然后就穿上香客的衣服，离开了情人的家，再去为阿尔多布朗迪的事周旋。

天亮之后，法院经过调查，彻底查清了这件案子的真相，立刻下令释放阿尔多布朗迪。几天之后，就把几个杀人犯押至肇事地点，一起处决了。

阿尔多布朗迪被释放之后，他，他的妻子，他的所有朋友和亲戚都欢天喜地，感谢香客的救命之恩，把香客请到家中，热情款待，求他在城里多呆些日子，特别是埃尔梅利娜，心里明白她是在求谁，所以更加殷勤。过了几天，泰达尔托认为替他的兄弟们和阿尔多布朗迪调解一番的时间到了，因为他听说他的兄弟们由于阿尔多布朗迪被无罪释放，遭人嘲笑，同时又担心阿尔多布朗迪报复，身边常带着武器，于是他请求阿尔多布朗迪遵守以前许下的诺言，阿尔多布朗迪愉快地答应了。香客让他在第二天设下一桌丰盛的酒宴，和他的亲戚及亲戚的女眷一起招待泰达尔托的四个兄弟和他们的妻子。香客又表示他本人愿意立刻去邀请他们来出席酒宴，让双方和解。

阿尔多布朗迪对香客言听计从，于是香客便立即赶到他的四个兄弟那里，要求他们到阿尔多布朗迪的家中，请求他宽恕，与他和解，香客举出各种无可辩驳的理由，大费周折，最后终于说服了四兄弟。泰达尔多这才请他们明天上午到阿尔多布朗迪家去吃午饭，他们知道这完全出于他的一片诚意，就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第二天上午吃饭之前，泰达尔托的四个兄弟身穿丧服，带着

几个朋友，来到了阿尔多布朗迪的家。主人早已在家里等候。他们当着阿尔多布朗迪邀请的所有宾客的面，把武器扔到地上，走上前去听候主人处置，请求他饶恕他们以前对他的得罪之处。

阿尔多布朗迪流着眼泪，亲切地接待他们。他一一吻了他们，只说了很少的几句话就把事轻轻带过，没有任何责骂，便一笔勾销，宽恕了他们。跟在他们身后的他们的姐妹和妻子，身穿丧服，也被埃尔梅利娜太太和她的女伴们亲热迎了进去。于是，男女宾朋入席，饭菜丰盛，招待热情礼节周全，无可挑剔，但是由于泰达尔托的亲戚们穿着丧服，气氛沉闷毫无喜庆的气息，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有的人甚至想责怪香客不该出主意办这次酒席。香客也看出了这一点，觉得到了该把整件事情挑明的时候了，于是趁大家吃水果的时候说：

“这次酒筵，如果不缺泰达尔托，大家便会更加尽兴了。实际上，他一直和你们在一起，只是你们没有认出他。现在我就把他介绍给你们。”

说完，他脱掉香客的帽子和长袍，露出绿色的威尼斯大披风，大家十分惊奇，仔细地长时间地观察他，可仍不敢贸然地相信他就是泰达尔托。看到这个情形，泰达尔托讲了他和他兄弟们的血缘关系，并和盘托出他家和阿尔多布朗迪家之间的事情和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兄弟们和其他人这才相信，大家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跑上前去拥抱他。在座的不管是亲戚还是非亲戚，包括女宾，也都同样地拥抱他，只有埃尔梅利娜太太坐着没有动。

阿尔多布朗迪见此，便对她说：

“这是怎么了，埃尔梅利娜？你怎么不像别的女宾一样，向泰达尔托问好呢？”

为了让大家都能听见，埃尔梅利娜故意大声回答道：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乐意欢迎他啦，如果没有流言蜚语我可以那样做，我早就那样做了，是的，我比任何人都欠他的情，正

是由于他的努力，我才再次拥有了你。但是，由于上次错把别人当成了泰达尔托来痛哭哀泣，招来了许多风言风语，我怎么能不避避嫌，离他远一点呢。”

阿尔多布朗迪说：

“去拥抱他吧去感谢他吧，你以为我会相信那些谣言吗？他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救了我的性命，这足以证明那些话是假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站起来，去拥抱他吧。”

女主人心里早就希望这样了，于是她赶紧听从了丈夫的话，站起身来，像别的女人一样，去上前去拥抱了他，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

阿尔多布朗迪的豁达大度使泰达尔托的兄弟们和在场的男女宾客都很满意和称赞。过去有些人听了流言蜚语，心中产生过怀疑，现在听了这些话，顿时豁然开朗。于是，在大家向他表示欢迎之后，泰达尔托扯掉了他兄弟们的丧服和他的姐妹及嫂子们的丧衣，让人拿来其他衣服换上了。他们换过衣服后，就开始唱歌，跳舞，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就这样，酒筵开始时气氛有些冷清，结束时却欢声笑语。宴罢，大家意犹未尽，又去泰达尔托家吃晚饭，十分快乐。大家又在他家吃喝玩乐了好几天。

开始的几天佛罗伦萨人把泰达尔托看作死人复活，总有些害怕，很多人，包括他的兄弟们，心里总有点怀疑他到底是谁，要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他们弄清了到底是谁被杀了，恐怕很长时间，他们也不敢彻底相信他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从卢尼吉亚纳来的几个士兵路过泰达尔托家的门口，看见他便上前打招呼说：“你好，法齐乌奥洛。”

当时泰达尔托正跟他兄弟们在一起，他对他们说：

“你们把我当成别人了吧。”

这些人一听他说话的口音，非常尴尬，赶紧请求他原谅，并

说：

“说实话，您长得跟他真是一模一样，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一个人跟他那样像呢。法齐乌奥洛是我们的一个兄弟，大约 15 天以前来到这里，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刚才我们对您穿的衣服也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是个雇佣兵。”

泰达尔托的大哥听见这么说，走上前去问法齐乌奥洛穿的是什么衣服，他们回答说跟他们的一样是雇佣兵的衣服，再加上这样和那样的迹象，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被杀的人是法齐乌奥洛，而不是泰达尔托。因此，大家对泰达尔托的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

就这样，泰达尔托既发了财，回到了家乡，又重新获得了情人的爱。他的情人呢，当然再也不会跟他闹翻了。自此以后两个人，始终谨慎地秘密地享受着他们的爱情。但愿上帝也让我们享受我们的爱情吧。

故事八

埃米莉亚的故事讲完了，没有因为故事很长而感到厌烦，大家都认为，像这样一个头绪众多，情节离奇曲折的故事，已讲得够简练了。接着，女王示意劳蕾塔，希望她接着讲下去，于是她讲了起来：

诸位亲爱的女郎们，我现在就要开始讲的故事，虽然刚才讲的表面上好像是虚构的，但它却是真事。我是听说一个人死了，被人当成另一个人来哭泣和埋葬这故事后，才想起这个故事来的。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活人如何被当成死人埋葬了，后来，他本人和其他很多人又如何相信他死而复活，因此，一个本该受到惩罚的坏蛋，竟被当成了圣徒来崇拜。

在托斯卡纳地区，有一座修道院，它现在仍然在那里，像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它座落在一个偏僻的人们不太常去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修士，后来他当上了院长。他在别的事情上都非常圣洁，但是他很贪色。不过，这事他做得非常机密，人们并不知道，也丝毫没有怀疑他有这种毛病，所以人们一直把他当成一个正直、圣洁的人。

院长和一个叫费龙多的农民很有交情。这个农民很有钱，但是他非常粗俗，非常愚蠢。他之所以不让院长讨厌，是因为有时院长拿他寻开心，觉得有趣。由于这种交往，院长知道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当了老婆。一来二去，他竟然火热地爱上了她，没日没夜地想着她。可那个费龙多，尽管头脑简单，什么事也不懂，却偏偏爱着他的老婆，把她看管得很严，在这一层上，倒也挺聪明的。这几乎让院长无法可想。不过，院长终究是个聪明人，他费了不少功夫，说服费龙多带着他的妻子到修道院的花园里来玩。趁着这个机会，他在花园里和他们大谈永生的幸福以及很多善男信女的事迹，说得那位太太当下就想向他忏悔，费龙多也只好同意，随后就离开了。

院长一看，非常高兴，就把她领到了修道院的一个密室里。她先在院长的脚边坐下，然后说：

“大人，如果上帝给了我一位好丈夫或者根本没有给我丈夫，那么，我也许还能像其他的善男信女一样容易地接受您的教诲，走上永生之路。但我一想到费龙多又蠢又傻，什么人也不如，就觉得自己过得还不如一个寡妇。可我毕竟已经嫁给他了，只要他活着，我就没法另找丈夫。像他这样的蠢货，偏偏毫无道理地妒忌得要命，跟他过下去，我只有受罪，只能倒霉。所以，在我没有忏悔之前，我谦恭地请求您在这方面给我一些指点，如果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忏悔呀，善行呀，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院长一听正中下怀，他高兴极了，觉得运气来了，希望的大门打开了。于是他说：

“我的孩子，我相信你的话，像你这样漂亮娇嫩的姑娘竟嫁

给一个白痴，当然是够烦恼委屈的了，不过，我想他的忌妒更让人讨厌。不论是哪个女人，如果有这样的丈夫，都是活受罪。咱们长话短说，除了有一种药可以治好他的忌妒外，我还真没别的建议和办法。这种药，我知道它非常灵验，也知道它的配方，只是有个条件，我对你说的话，你千万要保守秘密。”

那女人说：

“我的神父，请您放心，我宁愿去死，也决不会把您跟我说的话告诉别人。但这事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院长回答：

“我们要想治好他，必须把他送到炼狱里去。”

“但是，”那个女人问，“他还活着，又怎么能够把他送到那里去呢？”

院长说：

“我们先让他死去，这样他就得去炼狱了。等他在那里受了很多苦，治好了忌妒的毛病，我们再祈祷，祈求上帝让他重新回到人间。上帝会这么做的。”

那个女人说：“那我不就成了寡妇了？”

“是的，”院长答道：“只不过是一段时间罢了，在这段时间里，你可千万不要再嫁给别人，因为假如费龙多重返人间，你还得回到他那里去作他的妻子，但是如果他更加妒忌，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于是她说：

“只要能治好他的这种毛病，免得他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我就满意了。您照您的意思办吧。”

“我会治好他的，”院长说，“不过我既然为此出了力治好了他，你该怎么回报我呢？”

“我的神父，”她说，“只要我能做得到，我什么都可以答应您。可是，一个女人家，能作些什么来报答你这样一个圣洁的人

呢？”

“夫人，”院长说，“我帮你的忙，你也得帮我的忙呀。也就是说，我准备帮你使你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慰藉，你也得帮我，使我的身体得到享受，拯救我的性命呀。”

她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答应。”

“太好了，”院长说，“那你就把你的心，你的身体交给我，成全我吧。我一直热烈地爱着你，日夜不宁啊。”

那女的听他这样说，她感到十分惊异，就对他说：

“哎哟，我的神父，这是该提的事吗？我一直相信您是位圣人，好啦，圣人怎么可以向请求他指点的女人提出干这种事呢？”

院长回答道：

“我的美人儿，你用不着奇怪，我的圣洁并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减去几分。因为圣洁在于灵魂，我求你的事只不过是肉体的罪过罢了。还是别管这些吧。你的娇美妩媚对我有多大的威力呀，叫我怎能不爱你呢。我告诉你，你的美超过世上任何女子，就连看惯了天仙美女的圣人也喜欢上了你，你该感到骄傲才是。尽管我是位院长，可我也是男人，再说你也知道，我并不老。我求你的事，对你来说不是什么棘手的，甚至你还想办呢。我对你说，等费龙多进入炼狱之后，我夜里就来陪你，代他给你安慰。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这件事的，因为人们像你刚才一样，都把我看作一个圣人，比圣人还圣人呢。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该接受上帝赐与的恩宠，答应我的请求，要知道，这可是许多女人求之不得的啊。请不要拒绝上帝给你的恩宠，如果你是聪明人，就答应我的请求吧，有许多女人还希望像你这样呢。我而且还有许多漂亮值钱的首饰，除了你我谁也不给。求你了，我的温柔的救人苦难的女人啊，救救我吧，我可是帮了你的大忙了。”

那女的低着头，既不想拒绝，可又觉得答应他不太好。院长

看她听了这番话，迟疑着不肯回答，便认为她已经有一半同意了，于是又说了好多其他的话来开导她，直到她点头同意才作罢，不过，后来她又害羞地告诉他，只有费龙多下了炼狱之后，她才能委身从命。

院长一听大喜，赶忙说：

“我可以很快就让他下炼狱，只要你明天或后天让他到我这里来一次，我自有办法。”

说完，他掏出一枚精美的戒指，放到她手里，然后让她离去。

那女的非常喜欢这礼物，心里想着，有了这个戒指，将来肯定还会有别的什么。回去的时候，她找到她的陪伴，向她们讲述了院长的功德，她们都很赞叹，就这样，她们边说边往家里走去。

过了几天，费龙多果然到修道院来了。院长一看见他，就决定动手把他送到炼狱里去。原来这位院长从莱万泰的一个王公那里得到了一种神奇无比的药粉。据那个王公说，这是当年“山中长者”常用来叫人灵魂出窍、在天国往来的一种灵药，根据剂量的大小，可让服药的人睡得时间长些或短些，从没有出过差错。只要有人服了它，就会跟死去一样。现在，院长拿出了那种药粉，称好了足以让费龙多睡三天的剂量，放到一杯浊酒里，然后请他到房间里来喝酒。费龙多毫不怀疑，把它一下子全喝了下去，然后院长把他引到外面的庭院里，那些修士和院长便开始拿他的蠢话开心解闷。不一会，药力开始发挥作用，费龙多突然头昏脑涨，瞌睡起来，人还站着就睡着了，然后就摔倒在地上。

院长装得非常惊慌，解开他的衣服，叫人拿些凉水，洒在他的脸上，还用了种种其他的急救办法，好像费龙多是得了什么绞肠痧或是什么其他的急症，晕了过去，他想让费龙多恢复知觉，挽救他的性命似的。

那些修士看到院长这样，也用尽了一切办法，见他毫无反应，就去摸他的脉搏，这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于是院长赶紧派人去把他的妻子和亲戚们叫来，他们立即赶来看到费龙多已经死了，就大哭起来。最后，院长决定让费龙多就穿着原来的衣服，把他埋到墓里。

那女的回到家里，说孩子太小不想再嫁人，要留下来照顾孩子，这样，她就留下来了，教孩子和管理费龙多的财产。

当天夜里，院长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带着他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前几天刚从博洛尼亚来的一个修士，把费龙多从墓里抬出来，移到一个不透光线完全黑暗的地窖里。这个地窖是给修士们准备的，犯了清规戒律的人便被关在这里。他们剥下了他的衣服，给他换上了一身修士的服装，把他放到一个草堆上，让他慢慢苏醒过来。那个博洛尼亚来的修士已经从院长那里知道了要干什么，就守在那里等费龙多恢复知觉，而其他的人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天，院长带了几个修士去慰问那个女人，走进她家，见她身穿丧服，正在哭泣着她的不幸。他安慰了她一番，然后就请求她要遵守诺言。

那女的现在自由自在没有费龙多碍手碍脚，再加上看到院长的手指上又戴了一个漂亮的戒指，就答应了，并和他定好，让他明天晚上到她家里来。到了第二天晚上，院长穿上费龙多的衣服，由那个博洛尼亚的修士陪着，到了那个女的家里，和她大事行乐，直到天亮，才回到修道院中。从此，院长晚出早归，干着他所谓的其实是邪恶的帮忙勾当。这样来来往往，难免不被人发现，于是就有人说，费龙多在那条路上飘荡，在忏悔生前的罪恶事情；后来竟越传越神，乡下的那些愚夫愚妇谈论得有声有色。费龙多的女人听人谈论，心里自然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费龙多在地窖里醒来之后，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正在这

时，那个博洛尼亚的修士怒吼一声，抓住他，拿着棍子就照他劈头盖脸地乱揍一阵。费龙多哭喊着，拼命地问：

“我在哪里？”

“你在炼狱里。”修士回答。

“什么！”费龙多喊道，“难道我死了吗？”

“当然死了。”修士回答。

费龙多想到自己，想到他的年轻貌美妻子。想到年幼的孩子，心里一阵难过，便大哭起来，接着便是胡言乱语。等他终于平静下来之后，修士给他带来了一些吃的和喝的。

费龙多嚷道：

“什么，死人也会吃东西吗？”

修士回答：

“当然。昨天早晨，有个女人，就是你的老婆，到教堂去望弥撒，好哀悼和挽救你的灵魂，这些吃的都是她带来的，上帝准许你享用它们。”

费龙多说：

“愿上帝赐给她快乐。我生前非常非常地爱她，整夜把她搂在怀里吻她，一时兴起，也还干点别的什么。”

这时，他也实在饿了，就开始吃喝。他喝了一口酒，觉得味道不太好，就开始叫嚷：

“上帝啊，请让她伤心去吧，她怎么不把靠墙的那个桶里的酒拿给神父呢？”

等他吃完之后，那修士又一把抓住他，拿个刚才的棍子，把他痛打了一顿。费龙多急得直叫：

“哎哟，你为什么要这样痛打我？”

修士说：

“因为上帝命令我每天要打你两次。”

“这到底是为什么？”费龙多问。

修士回答：

“因为你娶了当地最好的女人为妻，却有妒忌的恶疾。”

“唉，”费龙多说，“你说得很对，她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比蜜饯还要甜蜜哪。但我以前并不知道上帝不喜欢男人妒忌，如果我早知道，就绝不会那样了。”

修士说：

“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早就应该知道这一点，那还能补救。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回到人间，请记住我给你的这几顿棍子，再也不要妒忌了。”

费龙多问：

“什么，死人还能再回到人间？”

修士回答：

“是的，只要上帝愿意，你当然可以回去。”

“噢，”费龙多说，“只要我能回去，我会成为天下最好的丈夫，我永远不会再打她，骂她，用各种粗鲁的话侮辱她，除非她像今天早上那样给我送了劣质酒，对了，还有她没有送来蜡烛，害得我只好摸黑吃饭。”

修士说：

“她当然送来好蜡烛，只是在做弥撒时全都点完了。”

“噢，”费龙多说，“你说得对，如果我回到人间，我一定让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绝不为难她。不过，告诉我，你是谁，为什么要干这个？”

修士回答：

“我也是一个死人，我原来是撒丁岛人。因为生前我经常怂勇我的主人妒忌，我才会被罚到这里来当差，给你吃喝，打你，直到上帝把你我发落到其他地方为止。”

费龙多问：

“这里除了咱们两个以外，就再也没别人了吗？”

修士回答：

“不，这里的鬼魂成千上万，只是你永远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你。”

费龙多又问：

“这里离我们的家乡有多远？”

“嘿嘿，”修士答道，“那可太远了，根本就算不清到底有多远。”

“哎呀，那可真是远得没边了，”费龙多说，“我觉得我们都远离世界了。”

就这样，费龙多在地窖里呆了十个月，每天有吃有喝还要挨两次揍，有时那个修士就跟他瞎聊。在这十个月内，院长一有机会就到费龙多的那个漂亮的老婆那里去和她寻欢作乐，美妙无比。可是后来，还是出了事：那女的怀孕了。她发现了这事，就立刻告诉了院长。两个人一商量，觉得事不宜迟，应刻赶快让费龙多从炼狱里出来，回到她的身边，好说是他让她怀了孕。

第二天夜里，院长到关着费龙多的地窖，压低声音喊他，然后对他说：

“恭贺你，费龙多，上帝要送你回到人间去了。你回去之后，你老婆会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贝内戴托，因为全靠那圣洁的院长和你妻子的祷告，还有看在圣内戴托的份上，上帝才给了你这样的恩宠。”

费龙多听见这话，高兴极了，他说：

“我真高兴。愿天主保佑神明，保佑院长，保佑圣贝内戴托，保佑我那像美餐一样可口、像蜜饯一样甜蜜的老婆吧。”

下一次在给费龙多喝酒时，院长又在酒里放了一点药粉，让他睡了大约四个小时，院长和那个修士，给他换上他自己的衣服，把他抬到了开始埋葬他的那个墓里。

第二天天快亮时，费龙多苏醒过来，从墓穴的小缝中看到了

十个月他没有见到过的亮光，于是就开始叫了起来："把我弄出来！把我弄出来！"同时，他还用头去撞棺材盖，而盖本来没有盖严，因此没费多大劲，就被他顶开了，他就往外爬。当时修士们正在做晨祷，听到费龙多的声音，赶快跑到墓那里，一看，发现费龙多正从墓里爬出来，他们吓得撒腿就跑，连忙向院长报告这件怪事。院长假装刚刚做完祈祷，站起身来说：

"孩子们，不要怕，去给我把十字架和圣水拿来，跟我走，让我们去看一看万能的上帝显现的奇迹吧。"说完，他便往墓地那里走去。

由于很长时间被关在地窖里，费龙多很久没有见过太阳，所以他面色苍白。他一见到院长，便跪到他的脚下，对他说：

"我的神父，由于上帝的启示，您的祈祷，圣贝内戴托的祈祷，我老婆的祈祷，把我从炼狱的痛苦中拯救出来，重新回到世间。我祈求上帝保护你年年好，月月好，今天好，明天好，什么时候都好。"

院长说："还是赞美万能的上帝吧。孩子，既然上帝让你重返人间，快回家去安慰你的妻子吧，自从你死了之后，她一直以泪洗面哀悼着你呢。以后，你要成为上帝之友和忠实的奴仆啊。"

费龙多回答，"神父，您说得对。以后您看我怎样对她吧。我一看见她，就会搂住她吻她，我太爱她了。"

他走了以后，院长和他的修士们在一起，他假装非常惊奇，以为这是上帝的奇迹，于是就叫大家虔诚地唱起《圣经·赞美诗》第五十一篇来。

再说费龙多，他回到村子里，一路上看见他的人都被吓得直跑，他们以为看到了鬼或别的什么恐怖的东西。他把他们叫回来，声明自己是个活人。连他的老婆看见他，也觉得非常害怕。

后来，人们仔细辨认，确定他是个活人，才放下心来，于是问了他很多事情，问他是怎样活着回来的。他居然一一作答，还

给问他的人带来了他们亲戚的亡灵的消息呢。接着他自己又编造了好多炼狱的事情，他讲得天花乱坠。最后，他竟然当着围观的听众，声称在他复活之前，加百列天使了亲口对他说过神谕。他就这样回来和他老婆团聚，重新掌管他的财产，使他老婆怀了孕，这当然是他的看法。真是无巧不成书，到了第九个月（乡下的那帮蠢人还真以为女人就是怀胎九个月生孩子呢），他老婆生出一个男孩子，取名为贝内戴托·费龙多。

故事九

由于劳蕾塔的故事已经讲完了，而迪奥内奥最后讲的特权又要得到尊重，女王知道应该由她接着讲下去了，于是不等臣下请求，她便心平气和地开始说道：

有谁曾听到过像劳蕾塔一样讲得有声有色的人呢？幸亏她不是第一个讲的人，否则，别人的故事恐怕会相形见绌呢。我真有点担心，不知今天要讲的剩下那两个故事能否同样吸引诸位，让各位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如此，我还是准备按我准备的给诸位讲一个。

从前法国有一个贵族，名叫伊斯纳尔多，是罗西利奥内的伯爵。因为他体弱多病，所有常年有一个医师在家里。这个医师名叫热拉德·德内博纳。伯爵只有一个儿子，叫贝特朗，他长得很漂亮，也很招人喜欢。小时候他常和医师的女儿吉莱塔一块玩耍；没想到吉莱塔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时，竟偷偷地疯狂地爱上了他。后来，伯爵死了，贝特朗承袭爵位，前往巴黎听候国王差遣。自从他一走，吉莱塔整日郁郁寡欢，没有多久，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她多么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一个机会去巴黎看她的贝特朗呀，但是，由于她现在只剩下孤身一人，又继承了一笔钱财，所以受到了严格的监护，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借口去那里。

吉莱塔已经到了该嫁的年纪，可她仍对贝特朗念念不忘，她

的亲戚们给她做媒，说合了很多人家，都被她一口回绝了，她也没说出为什么她不想嫁人。

她听说贝特朗到了巴黎之后，出落成一个美男子，越发风流潇洒了。因此她心中的爱情之火也燃烧得越发猛烈了。后来她又听人说，法国国王的胸口长了个瘤子，由于治疗不当变成了瘘管——这使国王心中十分烦闷，痛苦难当，虽经很多名医精心治疗，不但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从此，国王绝望了，他既不想看病，也不想吃药，听到这个消息，吉莱塔十分高兴。她认为她不但能借给国王治病的机会合法地到巴黎去，而且，如果国王的病正是她想的那种，那她治好国王的病以后说不定会天赐良缘，让她和贝特朗结为夫妻呢。原来，她父亲生前传授了很多秘方给她，她现在就按国王的病情，对症下药用一些草药制成了药粉，骑上马，朝巴黎进发了。

到了巴黎，她首先打听出贝特朗的住处，去看了他，然后她就去见国王，请求他让她给他治病。

国王看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不忍心拒绝，就让她看了他生病的地方。看完之后，她胸有成竹，认为可以治好这种病，就说：

“陛下，如果您让我给您治病，凭着上帝的助佑，不出八天，我就能把它治好，不再让您感到痛苦，或者麻烦。”

国王听了她的话，觉得她十分可笑，心想：“世上的那么多名医都治不好的病，一个年轻的姑娘又懂得什么呢？”于是国王便感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他已经决定不再看医生了。

可那姑娘说：

“陛下，因为我年轻，又是个姑娘，你可能信不过我吧；不过，虽然我不是个精通医道的名医，可是由于上帝的助佑和我的先父、名医热拉德·德内博纳的传授，我是能治好您的病的。”

国王听了她的话，心里说：“她可能真是上帝派来的吧；她

既然说短期内能治好我的病，又不会让我受什么苦，为什么不叫她试一试呢？”这样决定之后，国王对她说：

“姑娘，如果您没有治好我的病，又让我破坏了我不再看医生的誓言，您让我怎样处置您哪？”

“陛下，”姑娘回答，“请您让我治吧。如果八天之内我没治好，您就把我活活烧死；如果我治好了，您该怎么谢我呢？”

国王说：

“如果您没有嫁人又治好了我的病，我就为你挑选一个高贵英俊的丈夫吧。”

姑娘说：

“陛下，您给我选丈夫，我非常荣幸，但是，我希望能自己选择丈夫，您放心，我不会选您的儿子或王室的后代的。”

国王马上就答应了她。

于是姑娘开始给国王治病，还不到八天，她就把国王的痼疾给医好了。等国王觉得自己已经大病全愈，就对姑娘说：

“姑娘，您已经赢得了一位丈夫。”

姑娘回答：

“那么，陛下，请您让贝特朗·德罗西利奥内做我的丈夫吧。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他，直到现在，我还爱着他。”

国王觉得把他给她作丈夫，是一件大事。不过他有言在先，不便食言，于是就把伯爵召来，对他说：

“贝特朗，您已经成年，并且受到了很好的训练，我认为您可以回去治理您的领地了。现在，我选了一位姑娘给您做妻子，带她一起走吧。”

贝特朗问：

“陛下，这位姑娘是谁？”

国王答道：

“就是医好我的痼疾，还我健康的那个姑娘。”

贝特朗当然认得她，而且最近还见过她一面。虽然他觉得她很漂亮，可是她出身低微，配不上贵族门第，因此，他轻蔑地说：

“陛下，难道您想让我娶一个江湖郎中作妻子吗？上帝呀，我不会要这种女人做我的夫人的。”

国王说：

“这就是说，您是想让我失信于人吗？我曾经答应过那位姑娘，只要她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恢复健康，就可以选择一个人做她的丈夫，她选了你。”

“陛下，”贝特朗说，“我是您的侍臣，您可以支配我所有的一切，可以把您喜欢的人赏赐给我，但是，我坦白地对您讲，这门亲事，我不是很满意。”

“您会满意的，”国王说，“这位姑娘聪明、美丽，又非常爱您，您和她生活在一起比和一位名门望族的小姐一起生活要幸福得多。”

贝特朗也没有再争辩什么，国王就命人布置了一个盛大的结婚典礼。到了预定的日子，贝特朗非常不情愿地在国王面前娶了那位姑娘为妻，因为他更爱自己的身份，害怕违背国王会失去它。他早已想好，婚礼一结束，他就要对国王说，他要回自己的领地圆房，然后假装回领地，上马而去。实际上他并没有回他的领地，而是到托斯卡纳去了。到了那里，他听说佛罗伦萨人正在跟锡耶那人交战，就加入了佛罗伦萨人的军队。佛罗伦萨人很高兴地收留了他，很优待他，给他的犒银也很高，还让他当了队长。于是，他就留在军队里服务了很长时间。

发生这种事情，新娘自然不高兴，不过她认为他早晚有一天会回心转意，回到他的领地来。于是她独自来到罗西利奥内，好在那地方的人都很尊敬她，把她当成伯爵夫人看待。到了伯爵府邸，她看到由于伯爵长期不在家里，一切都乱七八糟，毫无章

法，于是凭着她的智慧和勤勉，把一切事情都理得井井有条，那些家臣仆役看到这样，都对她心悦诚服，认为她真是。一位贤慧的夫人，并都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伯爵夫人，说伯爵把她丢下不管，实在是不合情理。

夫人在把领地治理得井然有序之后，派了两个骑士去向伯爵汇报，并恳求他回来，如果他因为她而不愿回来，请讲明，她为了让他高兴，可以另作安排。没想到伯爵非常固执，竟然说：

“家里的事，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除非我的这个戒指会戴在她的手上，她的怀里会抱着我的亲生儿子，否则我是绝对不会回去和她一起生活的。”

原来伯爵有枚非常珍爱的戒指，据说有避邪作用，所以他一直戴在手上，时刻不离。

两位骑士都觉得伯爵提的条件太苛刻了，他要求的那两件事几乎是无法办到的，可是无论怎么说也无法让他改变决定，于是他们回到夫人那里，把他的意思转达给了她。夫人听了以后心中非常痛苦，但是经过反复思考她觉得如果她成功的办到了那两件苛刻的事，那么她的丈夫也许会改变主意回到她身边。打定主意之后，她便把当地的绅士和长者请来，用悲戚的语调讲述她如何爱着伯爵，如何为他管好家产，而他又是如何对待她的，然后告诉他们，她不愿意因伯爵长期漂泊在外而占有他的产业，而宁可去朝圣，把残生献给上帝，并且广行善举，好拯救她的灵魂。她请求他们照看和管理伯爵的领地，并派人去通知伯爵，让他回来接管他的财产，她要出走，再也不回罗西利奥内来了。

她讲到这里，那些善良的人早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一再请求她改变主意，不要离去，但都无济于事。她以上帝的名义叮嘱了他们一番，然后带上伯爵的一个堂弟和一个使女，穿着香客的衣服，收拾好钱和首饰，也没有告诉别人她要去哪里。就上了路，直朝佛罗伦萨走去。到了那里，她找到由一个善良的寡妇

开的小客栈，像穷苦的香客一样住了下来，希望打听到她丈夫的消息。

事情真是很巧，第二天她就看到她丈夫贝特朗骑着马和他的士兵从店门口经过，虽然她马上就认出了他，却故意问女店主他是谁，那女店主告诉她：

“他是外方来的一位绅士，贝特朗伯爵，他有礼貌，非常讨人喜欢在本城很受欢迎；现在，他爱上了我的一个女邻居的小姐，也出身名门，但是现在穷了。要说这位小姐，实在是位贞洁贤淑的姑娘，因为家里没有陪嫁，所以一直没有嫁人，她和她的母亲，一个善良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如果她母亲不在家了，说不定她已经让伯爵给勾搭上了。”

伯爵夫人听了这些话，心里就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然后又把其中的详细情况一一打听清楚，准备拿定了主意才去行动。她问明了那位老太太和老太太的女儿——伯爵所爱的那个姑娘的地址和姓名，然后找了一天，穿上香客的衣服，去拜访那母女俩，到那家一看，她们果然十分穷苦。夫人向她们问好之后，便对老太太说，她想和老太太商量件事，不知可不可以，老太太听她这么说，连忙把她请到内室坐下这时，伯爵夫人说：

“老太太，我想您跟我一样，都是苦命人，但是，如果您愿意，恰巧您也能够提供方便，那么您不但帮了我，也帮了您自己。”

老太太回答只要有合适的办法，她一定会帮助别人的，于是，伯爵夫人说：

“首先我必须得到您的誓言，否则，我相信了您，您却欺骗我，那么您的事和我的事都办不成了。”

“这是自然，”老太太说，“您尽管对我讲吧，我绝不会欺骗您的。”

于是伯爵夫人便表明了自己的身分，把自己从小就爱上了伯

爵，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全部告诉了她。老太太对这事本来就有所耳闻，又听了她讲的话，就更相信她了，所以对她十分同情。伯爵夫人讲完她的遭遇之后，接着又说：

“您瞧，我是多么不幸呀，如果要我丈夫回到我身边来，我要做的那两件事有多难呀。现在除了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因为我听说伯爵——我的丈夫，爱上了您的女儿。”

老太太回答：

“夫人，我不太清楚伯爵是否真地爱上了我的女儿，不过，他对我女儿倒是挺殷勤的，即使真是这样，您希望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老太太，”伯爵夫人说，“我会告诉您的。但是在告诉您之前，我向您保证，如果您帮了我，您的女儿这样漂亮，不过我听说她现在因为缺少嫁妆，所以还没有嫁人。您帮了我，我会给您一笔钱置办嫁妆，让您的女儿风光地出嫁，您看好不好？”

那位老太太的日子本来就已经很窘迫，听到有人资助她，怎不高兴呢？不过，她毕竟出身于大户大家，就说：

“夫人，请您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如果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我乐意效劳，至于酬劳，随您怎么办好了。”

伯爵夫人说：

“请您派一个您信任的人去告诉伯爵，我的丈夫，说是您的女儿爱上了他准备和他相好，但他要办一件事来证明他爱她，她才放心。她听说他有一枚十分珍爱的戒指一直戴在手上，如果他把戒指给她，她就相信他爱她。等把戒指送来，请您把它交给我，然后再派人对他说，您的女儿想和他幽会。让他晚上悄悄地到这里来，而我和您的女儿调包，和他睡觉。如果上帝恩宠于我，我也许会怀孕。到那时，我手上戴着他的戒指，怀里抱着他的孩子，我就会重新得到他，像天下所有的妻子和丈夫一样，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些就拜托您了。”

老太太先是觉得事关重大，担心会损害女儿的名誉，但又一想，伯爵夫人让她做的事，目的纯正，完全出于美好和忠诚的感情，只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想重新得到她的丈夫，便答应了。没过几天，她就遵从伯爵夫人的指示，谨慎地和伯爵联系上了，并拿到了那枚戒指（当时，伯爵还真有点舍不得给呢），还让伯爵夫人冒充她的女儿和伯爵睡觉，事情安排得真是天衣无缝。

仿佛上帝有意要成全她，在伯爵所热切希望的最初和她的交合中，她实际上就已经怀了孕，后来月足临盆，果然生出一对男孩来。那位老太太呢，很多次，让伯爵夫人享受到丈夫的欢爱，每次她都安排得十分秘密，没有露出半点风声。伯爵本人也一直没有发现他是和自己的妻子睡觉，还以为是和他所爱的女子在一起呢。到第二天离去的时候，伯爵常常把一些漂亮而又珍贵的首饰留给她，她都精心地保存起来。

等到伯爵夫人发觉自己怀了孕，不愿再麻烦老太太，就对她说：

“老太太，由于上帝和您的帮助，我已经有了我希望有的东西，然后，我就要离开这里。

老太太对她说，如果她的目的已经达到，她为她高兴，至于她所做的事，完全是应该的，是成人之美，并不是希望得到报偿。伯爵夫人就说：

“老太太，您对我真是太好了，您要什么，尽管对我提，这也不算什么酬劳，只不过这是我应该尽的一点心意罢了，况且我也该帮助别人。”

老太太的日子非常拮据，只得很难为情地向她开口要一百里拉，好给她的女儿做嫁妆。伯爵夫人见她不好意思，又听到她要求的酬劳实在是很低，就给了她五百里拉，另外加上价值五百里拉的贵重首饰。那老太太喜出望外，于是伯爵夫人向她道别，回客店去了。

老太太由于担心贝特朗再到她家里来，便随便找了个借口，和她的女儿一起搬到了乡下的一个亲戚家。不久，贝特朗听家臣报告，说夫人已经出走，经他们劝说，就回家乡去了。

伯爵夫人听说他离开佛罗伦萨回自己领地去了，心里非常高兴。她自己仍留在佛罗伦萨等待分娩，后来她生下了双胞胎男孩，长得非常像他们的父亲。伯爵夫人他们，等她觉得可以动身了，便上了路，悄悄地来到蒙佩叶休息了几天。在那里，她打听到伯爵在万圣节那天要在罗西里奥内举行庆典，宴请当地的贵妇和骑士，于是她又穿上香客的服装，回到家里。

当时贵妇和骑士们正聚集在伯爵的府邸里，准备入席，夫人也没换衣服，回到家乡在人群中看到伯爵，便挤了过去，跪在他的脚下，哭诉道：

“我的夫君，我是你那苦命的妻子，为了让你回到家乡，我宁可一人孤苦地长期飘泊在外。现在，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恳求你遵守上次你让那两个骑士带给我的诺言吧，因为你提出的条件，我办到了：我怀里不只有你的一个儿子，而是两个；还有，这是你的戒指。按照你的承诺，我找你的时间到了，你也该认我为妻了。”

伯爵顿时愣住了；他仔细辨认那枚戒指，认出果然是他的，又看看那两个孩子，果然跟他十分相像，于是就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伯爵夫人就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伯爵和其他所有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感到惊奇。伯爵知道她讲的全是实情，觉得她既坚韧不拔，又有非凡的智慧，再看到他的那两个小儿子是如此可爱，为了信守诺言，也为了让骑士和贵妇们高兴——他们所有人都请求他接纳她，给她伯爵夫人的尊称，认她为合法妻子——他就不再固执，把她从他的脚下扶起来，拥抱她，吻她，承认她为合法妻子，那两个孩子为合法子嗣；然后又请她

换衣服，以伯爵夫人的身分和大家相见。在座的人，甚至于听到这事的伯爵的臣民，都十分高兴，因此，人们不仅那天庆祝了一整天，而且接连又是几天盛宴。从那以后，伯爵一直守着她，尊她为夫人，非常爱她。

故事十

迪奥内奥认真地听着女王讲故事。女王讲完之后，只剩下他一个还没有讲，因此不待别人催促，便含笑讲了起来：

诸位可爱的女郎，你们可能从未听说过魔鬼是怎么被关进地狱里去的吧，现在我就告诉你们；我讲的跟诸位今天一天所讲的故事相差不远，也许诸位听了之后，能把握住它的精髓，明白这样的事理：爱神虽然更喜欢光临贵族的琼楼玉阁，但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偶尔地也在茂密的幽林，陡峭的山峦，荒蛮的洞穴显示一下他的威力；要知道，人类万物完全都要受爱情力量的主宰。

现在让我言归正传。从前，在巴巴利的加夫萨城有一位富翁，他本来并不是基督教教徒，可听城里的好多基督徒都赞美基督教的信仰，崇敬天主，也就产生了仰慕之心。有一天，他向一位教徒请教，人们应该如何侍奉上帝而不受繁华俗世的干扰。这个人就告诉她，侍奉上帝最好的办法，是像躲到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去修行的隐士们一样，抛弃一切世俗的事务。

听了这话，他众多子女中，其中有一个女儿叫阿折贝，长得美丽端庄，有一种幼稚的冲动。这位小姑娘才十四岁左右，头脑非常简单，在第二天早晨，她孤身一人，悄悄地向泰巴伊达沙漠进发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去向。她凭着那种冲动的力量，忍受了饥饿之苦，几天以后，她终于来到了荒漠地区。她看到远处有一个小茅屋，就朝那里走去，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圣洁的人。那个人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一个小姑娘，就问她来这里做什么。

她回答说，她受了上帝的感召，来寻找侍奉天主和一位能指导她如何侍奉天主的人。

那人见她又年轻又漂亮，担心一收留了她很可能会引来魔鬼的诱惑，所以先赞扬了她坚定的志向，拿出了一些草根、野果和椰枣给她吃，倒了一点清水给她喝，然后对说：

“我的孩子，离这里不远，还有位圣洁的修士，他比我在侍奉天主方面强多了，你去找他吧。”说完就打发她上路了。

等她到了那位修士那里，得到的回答竟跟第一个修士的话一模一样，她只好再往前走。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叫做鲁斯蒂科的隐修士。她看到他又年轻又虔诚为人又和气、便把自己的来意跟他说了，这位修士想试试自己对宗教的坚定信仰，所以没有像前两位那样把她打发走，而是收留了她，让她和自己一起住到了他的小棚子里。晚上，他把一些棕榈树叶铺在地上，就是床，让她睡在上面。

这样安排好之后，没过多久，肉欲的诱惑就开始向他的宗教力量进攻了。他这才知道他是自己骗自己，他根本经不起魔鬼的几番猛攻，只得低头认输。什么圣洁的思想、祈祷、禁律，全让他丢到脑后了，他开始一心想着她是多么年轻漂亮，怎样才能把她搞到手，既满足自己的欲望，又不让她看出他是一个淫荡的人。他先问了她几句话，发现她从来没有跟男人交往过，就像她表现的那样，十分单纯和纯洁，因而他想还借口让她侍奉天主的敌人，接着就让她明白，要侍奉天主，讨他欢心，便把魔鬼重新放到天主惩罚它的地狱里。

那姑娘便问如何送进去，鲁斯蒂科说：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你看着我,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说完,他就把穿的很少的几件衣服脱下来,浑身上下赤条条的。那姑娘也跟他学,把穿的衣服剥了个精光。然后,鲁斯蒂科跪在地下,做出祈祷的样子,让那姑娘和他面对面地跪下。

他们就这样跪着。鲁斯蒂科看着那姑娘的胴体如此美丽诱人，欲望就燃烧起来，那块肉也活动起来。阿莉贝看到这样，就惊奇地问：

“鲁斯蒂科，我看见你下身有个直挺挺的东西，它是什么呀，我怎么没有呢？”

“我的孩子，”鲁斯蒂科说，“这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魔鬼呀，你看，它让我痛苦极了，我都快忍受不了啦。”

“噢，赞美天主，”那姑娘说，“我可比你强多了，我身上就没有那种魔鬼。”

鲁斯蒂科说：“你说的很对，你身上是没有魔鬼，但是你也有一件我没有的东西。”

阿莉贝就说：

“那是什么东西呀？”

鲁斯蒂科回答：

“你身上有一个地狱。我相信上帝派你到这里来，带来了地狱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因为我被这个魔鬼害苦了。如果你可怜我，就让我把这个魔鬼关进你的地狱里去吧，那你就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同时也做了一件善事，会叫上帝高兴的。你来这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侍奉上帝吗？”

那个虔诚的姑娘说：

“噢，我的神父，既然地狱在我身上，那么你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把魔鬼关进去吧。”

鲁斯蒂科说：

“我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现在就让我们把魔鬼关到地狱里去吧，免得它继续折磨我。”

说完，他就把姑娘引到一个小床上，教她躺好，以便把那个遭天主谴责的魔鬼关进去。

那姑娘的地狱从来没有关过魔鬼，开始时很痛，于是她对鲁

斯蒂科说：

“我的神父，这个魔鬼真是一个罪恶的东西，是天主的敌人，就连把它关进地狱时，它还要伤人，它真应该受到惩罚。”

“孩子，以后它就不会这样凶恶了。”

为了制服这个魔鬼，鲁斯蒂科把它连续打入地狱了六次，直到魔鬼再也不斗志昂扬，这才下床休息。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又多次把魔鬼打入地狱，每次那姑娘都恭敬地接纳了它。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竟开始喜欢起这种游戏来，于是她对鲁斯蒂科说：

“我想，加夫萨城的人说得对，侍奉上帝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回想一下我做过的事，我觉得没有哪一件事能比把魔鬼关进地狱里去更让我舒适和幸福的了。我认为，那些不去侍奉天主而干别的事情的人，真是太愚蠢了。”

所以，她常常让鲁斯蒂科去干那件事。她对他说：

“我的神父，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侍奉天主，而不是为了瞎逛悠，让我们去把魔鬼放进地狱里去吧。”

事情完后，她又说：

“鲁斯蒂科，我不明白为什么魔鬼还要从地狱里逃出来，如果能把它留在里边，我就像地狱那样愿意接受和容纳它，它还是永远不溜出来吧。”

就这样，那姑娘不断地要求鲁斯蒂科和她一起侍奉天主，讨天主喜欢，以至于那个修士的身子都被掏空了，当别人开始流汗的时候，他还感到冷呢。他对姑娘说，“既然魔鬼已被制服，不能再向天主进攻了，那么不必再惩罚它，把它放进地狱里边去了。由于上帝的恩宠，我们已经打掉了它的嚣张气焰，它正在请求上帝饶恕呢。”这才叫那姑娘安静了几天。

过了一阵，那姑娘见鲁斯蒂科不再求她把魔鬼关进地狱里，便对他说：

“鲁斯蒂科，或许你的魔鬼已经受到了惩罚，不再来纠缠你，可我的地狱里却闹腾呢。你还是行行善，让你的魔鬼来救救我地狱的急吧，就像原先我的地狱帮助你制服魔鬼一样。”

鲁斯蒂科吃的是草根，喝的是清水，最后实在是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只得向她解释说，平息地狱的火焰，需要很多很多魔鬼，他的魔鬼只是其中之一，只能干他能干的事。因此，他只是偶尔地满足她一下，但是次数太少了，就像把一颗豆子扔到狮子嘴里一样，不能让她吃饱呢，所以那姑娘觉得不能尽力服侍天主，经常抱怨鲁斯蒂科。

正当鲁斯蒂科的魔鬼和阿莉贝的地狱——一个已经疲软，一个却火焰熊熊——发生矛盾的时候，加夫萨城发出了大火灾，在这场大火中，阿莉贝的父亲和她的兄弟们，还有她的亲族都死了，这样，阿莉贝便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城里有个叫内尔巴莱的青年，他吃喝嫖赌，把自己家财挥霍了一空，他听说阿莉贝还活着，就到处找她，竟然在政府还没有把她父亲的家产作为无人继承的家产充公之前找到了她，把她带走了。当时她心里非常不愿意，可鲁斯蒂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把她带回了加夫萨城，娶了她做妻子，这样，他和她成了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在他和阿莉贝同房之前，城里的女人们问阿莉贝她在沙漠里是如何侍奉天主的，她就回答说是把魔鬼关进地狱里去。内尔巴莱把她硬带到这里来，使她不能再继续侍奉天主，真是非常缺德。

女人们又问她：

“怎样才能把魔鬼关进地狱里去呢？”

她就绘声绘色地向她们演示了一下，她们听了以后，个个笑得前俯后仰，边笑边对她说：

“孩子，你不用难过，这里的人都会干这件事，内尔巴莱也会这样和你一起侍奉天主的。”

后来，这事便被当成笑谈传遍全城，最后竟变成了一句口头

语：侍奉天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魔鬼送进地狱里去。再后来，这句话飘洋过海，流传到我们这儿，至今还在流传呢。

年轻的女郎们，诸位要想得到上帝的恩宠，就要赶紧学会怎样把魔鬼关进地狱里去，因为这不但让天主高兴，而且男女双方从中还可获得快乐，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迪奥内奥的故事讲得如此的好，笑坏了那七个纯洁的女郎，她们笑啊，笑啊，笑了无数次。等他把故事讲完，女王知道她的任期已满，便从头上摘下桂冠，很高兴地戴在菲洛斯特拉托的头上，对他说：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头公狼领导我们这群羔羊，是不是比我们这群羔羊领导这群公狼要强。”

听了这话，菲洛斯特拉托笑着说：

“如果大家信得过我，那么狼早就教会羔羊把魔鬼放进地狱里去了，而且绝对比鲁斯蒂科教阿莉贝要教得好，你们不要称我们为狼，你们也不是羔羊。不管怎么，现在既然轮到我做国王，我一定尽力领导好大家。”

内伊菲莱插话道：

“听好，菲洛斯特拉托，如果你们要教我们，首先得学聪明点，就像玛塞托·达兰婆雷基奥领教了修女们的厉害以后学聪明了一样，否则，还是等你们到了骨瘦如柴，只剩下一副骷髅时再说话吧。”

菲洛斯特拉托见自己敌不过女郎们的机敏锐利，就不再取笑，开始管理王政了。他把管家召来，机巧锋利地查问了一下所有该做的事情，还作了别的指示，目的无非是让伙伴们在他的任期内过得愉快，然后他转身对女郎们说：

“可爱的女郎们，我是一个明理的人，自从我爱上了你们之中的一位美人后，我就成了爱情的奴仆，不幸的是我对她百依百顺，尽力讨好，却难成好事，先是被抛弃，接着她又跟了别人，

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我恐怕是要为此而终生痛苦了。所以我想明天的题材，只能像我的事那样，讲一些结局悲惨的爱情故事。我早就知道我会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因为你们叫我菲洛斯特拉托，由此知道，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很合适的。”

说完这些，他站了起来，让大家自由活动，到吃晚饭时再集合。

花园这样美丽，叫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再没有地方比这里更令人愉快的。这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不再那么炎热，有几个人就去追赶小鹿、小兔和小动物，因为它们总是在他们周围蹦蹦跳跳，真有点让人讨厌。迪奥内奥和菲亚梅塔开始唱起《古列尔莫阁下和维尔吉乌的女子》这首歌，菲洛梅塔和潘菲洛开始下棋，大家各自娱乐，消磨时光，这样，时间一晃而过，不知不觉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饭桌放在美丽的喷泉旁边，大家愉快地就餐。

吃完之后，菲洛斯特拉托按照前几位女王立下的规矩，命令劳蕾塔跳舞唱歌。劳蕾塔说：

“我的君王，别人的歌我不会唱，我也想不起我有什么歌能配得上这样美妙的时光，让大家高兴；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唱的话，我就唱一首我记得的歌罢。”

国王说：

“没有什么东西比你的歌声更悦耳的了，你就挑你记得的，尽管唱吧。”

于是劳蕾塔便唱了起来，其他的女郎们给她合声，轻轻哼唱。她的声音十分甜蜜，略带一些伤感的韵味：

世上没有任何一位姑娘，

会像我这样痛苦悲伤，

……

唱到这里，劳蕾塔的歌停住了。唱过歌曲，大家的体会各不

一样。有的按照米兰人的谚言“宁可做蠢猪，也不做美女”去品味，以为红颜薄命；有的人则了解她的真正心意，有着更精妙的解释；蒂蕾莎在叹息。

然后，国王命令点起火炬，大家坐在草地上，周围鲜花环绕，唱起了别的歌儿，直到月落星稀，国王觉得睡觉的时候到了，便跟大家道了晚安，让大家回房歇息去了。

第四天

最亲爱的女士们，听了仁人智士的见解，又凭我经常看的很多事情和读的很多书籍，我一向认为妒忌的风暴和火焰只会袭击高楼、危塔或大树的最高枝，可是我发现我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为了躲避妒忌的风暴的无情袭击，我不仅仅逃到平地上，而且还不得已藏到无人问津和幽深的山谷。读过这几篇故事的人会有相同的看法，这些故事都是用通俗的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而且写的还是散文，它们不但没有一个像样的题名，甚至文风也极尽卑下粗俗。可是，这一切都没能让我躲过妒忌的狂风，它无情地吹着，吹得我浑身摇晃，直到站不稳脚跟；也没能让我躲过妒忌的狂咬，咬得我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聪明人常说的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遭受不幸，才不会遭人忌恨。

贤明的女士们，你们有些人读了这些故事，说我偏爱你们，讨你们喜欢，给你们以安慰，实在不成体统；有些人则说得更坏，怪我巴结奉承你们；另外一些人虽然想说得较为心平气和，实际上却指责我这样一把年纪，不应该谈风月，迎合妇道人家的心思。还有很多人假装关心我的声誉，劝我和住在希腊帕尔纳索山上的文艺女神缪斯呆在一起，不要在你们中间厮混，废话连篇。

更有些人讲的与其说是至理名言，倒不如说是居心恶毒的闲言碎语。他们说我应当深谋远虑，去设法挣面包，而不应该东拉西扯，去喝西北风。还有另一些人处心积虑地想证明，我讲的故事，全是子虚乌有的，完全与事实不符。

尊贵的女士们，我为你们服务，含辛茹苦，却招来如此之多的人，如此之大的阴风，如此锋利的牙齿，如此之锐利的目光，

要把我打倒、摧残，甚至要把我活剥了才解恨。天主明鉴，对这些，我听着，玩味着，心里极其平静。当然，我还得仰仗你们支持，但我并不敢吝惜自己的精力，即使我不能有力地回击他们，也要申斥他们一番，好叫我耳根清静一下；因为我的故事还未讲到三分之一，就有这么多狂妄的人指手划脚，我要是不先赶紧申斥他们，他们便会越发嚣张，使我不能把故事讲完，到那时，任你们有多大力量，也无济于事了。

在申斥他们之前，作为自己的辩白，我想讲一个不完整的故事，目的是让人们不要把我讲的这个故事和我们可爱的朋友讲的那些故事相混，也就是说，由于我讲的故事有头无尾，它会和那些故事有区别。我讲的这个故事是针对那些诽谤我的人的。现在我就开始讲吧。

从前，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有一个男子，名字叫菲利波·巴尔杜奇。他虽出身微贱，但手里却颇有些钱财，也懂得处世之道。他有一个妻子，两人相亲相爱，互相体贴，从无一言半语的龃龉。但人的生死有命，他那位贤德的太太后来不幸过世了，只留给了他一个两岁的亲生儿子。

爱妻之死使菲利波哀痛欲绝。从此，他觉得失去伴侣孤零零地活在世上毫无意义，便决定抛弃红尘，带上他的幼子去修行，去侍奉天主。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宗教的慈善机构后，带着儿子来到了阿西拿伊奥山上，和他的儿子在一间小房子里住了下来，靠布施、斋戒和祈祷度日。对他的儿子，他非常留心，从不跟他到尘世，也不让他看到，唯恐扰乱了他侍奉天主的心思，只和他谈论永生的荣耀、天主和圣徒的光荣，只教给他神的祈祷词。父子俩就这样在山上住了好多年。那孩子也从未走出那间小屋一步，除了他父亲外，没见过任何人。

善良的菲利波也偶尔下山几次，到佛罗伦萨去向善男信女们讨些施舍，然后再带回小屋来。

光阴似箭，菲利波已是个老人，那孩子也十八岁了。有一天，菲利波正要下山，那孩子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完了，孩子就说：

“父亲，您年事已高，不能再劳累了，何不把我带到佛罗伦萨，领我认识一下您的朋友和天主的信徒呢？我现在年轻力壮，以后您有什么需要，就派我去佛罗伦萨，您留在这里休息岂不更好吗？”

善良的老人想，现在这孩子已长大成人，也勤谨地侍奉天主，世俗的浮华恐怕也不致使他迷失本性了，于是私下里想：这孩子说的有道理。第二天下山时，果然带了他同去。

在佛罗伦萨，那小伙子看见全城都是些宫殿啊、邸宅啊、教堂啊，他从未见过，惊奇不已，一个劲儿问他父亲那些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他父亲给他解释，他听了十分高兴，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就这样，一个问，一个答，一路走着。事有凑巧，他们遇到一队衣服华丽、年轻漂亮的姑娘，刚刚参加过婚礼回来。那小伙子一看见她们，立即问父亲她们是什么东西。

他父亲回答：

“我的孩子，快低头，眼睛盯着地面，别去看她们，她们全都是祸水。”

小伙子便问：

“可是她们到底叫什么？”

他父亲生怕会唤起小伙子的邪恶的肉欲，没有告诉他她们的真正名字，即女人，而是说：

“她们叫绿鹅。”

小伙子平生哪里见过这样奇妙的东西！于是对他看到过的宫殿啊、牛呀、马啊、驴呀、钱啊，都不再留意，而是冷不防地说：

“父亲，您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

“唉，我的孩子，”父亲说，“别闹啦，她们都是祸水。”

小伙子问：

“噢，祸水就是这样的吗？”

“是啊。”父亲回答。

儿子却说：

“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话，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是祸水，对我来说，我还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这样讨人爱的东西呢。她们比您给我看的那些天使的画像还要好看呢。看在天主的面上，要是您还疼我，让我们想个法子，把那些绿鹅里的一个带回去吧，我想喂它。”

父亲说：

“不行，你又不知道怎样喂它们。”这时，那老人才明白，自然的力量比他的精心教诲要强多了，深悔把他带到佛罗伦萨来。

现在，我不打算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我讲的也足够反驳那些人了。

年轻的女士们，有些人指责我错了，说我一味地想讨好你们，过分地喜欢你们。我对此直言不讳，你们使我快乐，我也极力想博取你们的欢心，我现在要问问这些人，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温柔的女士们，不说你们让我们消受了多少甜蜜的亲吻，热情的拥抱，甚至是同床共枕，就光说我们看到过和仍在看到的你们的丰采，娇容，优美的仪态，还有那女性的高贵，就足以让我这样做了。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远离尘世在深山里长大的小伙子，他的足迹不曾出那小屋一步，除了他父亲，再也没有别的伴侣，可一旦下山看到你们，就只想得到你们，要把他的爱慕之情奉献给你们。

如果一个小隐士，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小伙子，一个近似于野人的青年眼里，觉得你们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可爱，那么这帮人怎

么能因为我喜欢你们，讨你们欢心而恨不得咬我、摧残我呢？我天生是个情种，从小时起，我就立誓把我的灵魂和身体全部献给你们，那都是由于我感受到了你们明亮的眼波、柔情的蜜语的力量和温柔的叹息所点燃的火焰呀。说真的，那些不爱你们，也不希望被你们所爱的家伙，哪里还算得上是人！他们不懂得，也根本感受不到这种自然的感情，却来谩骂我，对这种人，我是不屑一顾的。

还有些人把我的年纪作话柄，这表明他们根本不懂得韭菜头尽管发白，可叶梢却碧绿常青。不过，还是笑话少谈，让我正经地回答他们：直到我生命的尽头，我也决不会认为侍候女性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就连已过中年的圭多·卡瓦尔坎蒂和但丁、已到晚年的奇诺·达皮斯托亚都推崇你们，以侍候你们为荣。

要不是不便离开论辩的通则，我真想从历史中举出很多有名的到了晚年还一心想讨女子的欢心的古人呢。那些谩骂我的人，如果对此一无所知，那就赶紧走开，去翻翻历史书吧。有人劝我还是和帕尔纳索山的缪斯女神们呆在一起的好，这是个好意见，但我们没法和她们住在一起，女神们也不可能和凡人作伴，如果有人甘心离开女神，去看一下跟女神相似的人儿，难道这不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吗？缪斯女神们也是女人，世上的女人虽然望尘莫及，但她们的模样，一眼看去，还是跟女神们相似的。抛开别的原因不说，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讨她们的欢心。但不是说只有女人们才是让我写出千行诗句的动因，而缪斯女神们不是。缪斯女神们帮助我，指导我写出了这些诗。这些东西虽然算不上什么，但她们也会常常降临到我身边帮助我，也许是因为女人们跟她们相像的缘故，我才会有这样的荣幸吧。所以，在编这些故事时，并不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我远离了缪斯女神和她们居住的帕尔纳索山。

对那些担心我会挨饿，劝我去留意面包的人，我还有什么可

说的呢？真的，我不知该讲什么好，不过我倒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不得不向他们乞食面包时，他们会怎样回答呢？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说："到你的故事里去找面包吧。"真的，过去的诗人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比富人在他们的财宝中更多的面包。他们努力地写作，声名永存，而那些贪得无厌、只知道面包越多越好的人却往往不得善终。我还能说什么呢？有朝一天我真向他们讨面包，让他们把我赶走好了。感谢天主，现在我还不缺面包，如果有那么一天我的面包不够了，那我也能像耶稣的使徒保罗一样，能够饱足，能够忍饥。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用旁人为我操心。

还有些人说我写的这些故事不合事实，我倒是希望让他们去弄清真实情况，如果我写的是捏造的，我愿意承认他们的指责是对的，也愿意尽力去纠正自己。但是他们光这样说而提不出事实，我断然不会理睬他们，而是按自己的意见去做，拿他们指责我的话回敬他们。

现在，我想，用这些话来回敬他们已经足够了。最温柔的女士们，凭着天主的助佑和你们的支持，不管暴风刮得多么猛，我都将背过身去，继续我已经开始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我决不会比暴风中灰尘的结局更糟。不管它被卷上半空或停留在地面上，不管它被扬到高空，随后又落在人们的头上，落在帝王的王冠上，或者落在宫殿和高塔之上，也决不会落到比原来更低的地方。

再者，我早就发誓要把我的全部力量奉献给你们，讨你们欢心，现在这意志就更加坚定，因为我和那些有理性的人只能这样做，我们爱你们，这完全是出于天性。要是想和这种天性作对，倒真是需要极大的本领呢。不然不但枉费心机，而且到头来只能弄得自己头破血流。

我承认，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也不希望有。即使我有，我

也要借给别人，绝不自己使用。那些诋毁我的人总该住口了吧，如果他们麻木不仁，就让他冷冰冰地过一辈子吧。他们可以去找他们的乐趣（不如说，找他们的腐败的嗜好），但也得让我去找我自己的乐趣呀。

故事一

今天，我们的国王指定我们要讲些悲惨的故事，我们不得不讲。他可能是认为这几天我们太舒适了，也该听听别人的痛苦，好叫讲的人和听的人生出同情心来；也可能是由于我们这几天日子过得太快乐了，想改变一下主题，调节一下。不管怎样，我不能违背他的旨意的，所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令人同情，甚至是绝顶凄惨的故事，少不得让你们流出苦泪来。

萨莱尔诺的坦科雷迪亲王本是个仁慈、宽厚的王爷，可是到了晚年，他的双手却沾满了一对情侣的鲜血。虽说他的一生中，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谁想到，如果没有这个女儿，他的晚年可能会过得更幸福些。

作为父亲，亲王对他的女儿百般疼爱，要说疼爱的程度，自古以来，当父亲的也不过这样罢了。由于这种疼爱，他竟一直舍不得放女儿离开他，把她嫁出，到了她该结婚的年龄以后许多年，才把她嫁给了卡普阿公爵的一个儿子。后来，丈夫不幸死了，她成了寡妇，重又回到她父亲身边。当时，她正当青春年华，面目娇美，身段漂亮，比起其他女子来，堪称绝色，不仅如此，她还才思敏捷，只可惜做了个女人。她住在父亲的皇宫里，过着贵妇人般的豪华生活，但看到她父亲这样爱她，根本不想让她再嫁，所以对这种正当的要求她也不好意思开口，只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会私下里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做她的情人。

像我们在众多宫廷里所知道的那样，在她父亲的宫廷里也有很多人经常出入，她仔细地留意考察了他们的举止行为之后，看

见了他们当中有一位年轻的侍从，名叫圭斯卡尔多，他是本地人，虽说出身微贱，但是人品高尚，气宇轩昂，确实比众人高出一等。她对他非常中意，竟悄悄地爱上了他，而且由于经常看到他，欣赏他的举止，爱火燃烧得更加猛烈了。那小伙子也并非傻瓜，很快就觉察到了她的心意，不由得也动了情，除了爱她，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

两个人尽管相爱了，却没有公开挑明。那年轻的郡主一心想着找个机会和他幽会，但又不敢把她的心事托人向他讲明；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好主意。她写了一封信给他，教他怎样第二天和她相会，然后把信藏到一根空心的竹竿里，交给圭斯卡尔多，开着玩笑地对他说：“今晚你把这个交给你的女仆作吹风筒用吧，她用它保管把火烧得更旺呢。”

圭斯卡尔多接过竹竿，心想郡主决不会无缘无故地送给他这类东西，而且还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回到家后便查看竹竿，发现上面有一道裂缝，劈开一看，里边藏有一封信。他急忙读了起来，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于是他作好准备，按她信里教他的办法，去和她幽会。

在亲王住的宫殿附近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很多很多年前开凿的石室。山腰里，又另凿了一条隧道，透着微光，直通那间石室。石室早已废弃不用，所以那隧道的出口处已被山上长的荆棘杂草掩盖住了。在那间石室里，有一道秘密的石级，直通宫殿的一个房间，郡主就住那里。在那间房和石级之间，有一道非常结实的门，把门打开，就是郡主的房间了。由于那石级和山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人使用，所以大家早已把它们给忘了，可是没有什么秘密能逃过情人的眼睛，爱神让这位多情的郡主记了起来。

她悄悄地找来几件工具，背着别人，亲自动手，经过好几天的努力，终于把那个门打开了。她登上石级，找到了山洞的出口处，然后把隧道的情形、洞口离地大约有多高都画了下来，都写

在信上交给了圭斯卡尔多，叫他设法来找她。圭斯卡尔多立即准备了一条绳子，在中间打了许多结和活扣，以便攀上爬下。第二天晚上，他穿了件皮衣，免得叫荆棘刺伤和让别人听到响声，独自一个人来到山脚下，找到山洞，把绳子的一个活扣系牢在一棵结实的树上，顺着绳子降落到山洞里，在那里静待他的情人。

第二天，郡主假说要午睡，把侍女们全打发走了，然后把她的房门锁上，打开那道暗门，独自一人沿着石级来到山洞里，果然找到了圭斯卡尔多。两人一见面，彼此都喜不自胜。郡主把他领到自己的卧室，两人在房间里一起逗留了很长时间，莫大的快乐难以形容。分手时，两人相互约定，一切都要谨慎行事，不能让别人发现他们私情。圭斯卡尔多走后，郡主锁上暗门，离开卧室，去找她的侍女。

等到天黑之后，圭斯卡尔多才顺着绳子爬出那个洞口，回到自己的住处。自从发现这个洞以后，他们常常用这种办法幽会。

可是，他们如此频繁、如此快乐的幽会竟引起了命运之神的妒忌，两个情人的欢乐终于酿成了一场厄运。

原来坦科雷迪亲王常常独自一人到他女儿的房中，呆上一会，和女儿聊聊天。有一天，他吃过午饭，又来到女儿——她的名字叫吉斯梦达——的寝宫，看到女儿正和她的侍女在花园里玩耍。他不愿意打断她的兴致，就悄悄走进她的卧室，也没有被人发现或听见。进房一看，见窗户紧闭，床帷低垂，便在床脚边的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头靠在床头上，拉过帷帐遮掩住自己，好像有意要藏起来似的，不知不觉就这样睡着了。

那天，恰巧吉斯梦达和圭斯卡尔多有幽会，所以她在花园中玩了一会便偷偷地溜回房间，锁上门，也没有发现她的父亲在房间里。她把暗道的门打开，让等在隧道里的圭斯卡尔多进来，然后两人一起上床，像往常那样高兴地玩了起来，这么一来，坦科雷迪就听到了声响，他被惊醒。看到他们俩干的好事，他简直要

气昏了头，真想立即起来，教训他们俩，但一想家丑不可外扬，便没有作声，仍藏在那里，心里其实早已想好了该怎样处置这件事。

那两个情人并没有发现坦科雷迪在房间里，仍像往常那样，在床上交欢了半天，直到不得不分手时，才下了床。圭斯卡尔多从暗门出去，等在洞口，吉斯梦达走出卧房，而坦科雷迪，却不顾年事已高，从女儿卧室的一个窗户，跳到了花园里，趁公主没发现，赶紧回宫，心里非常生气。

回去之后，坦科雷迪派了两个大汉守在洞口，到了夜晚时分，圭斯卡尔多穿着皮衣，刚刚从洞口爬出，就被他们抓住，秘密地押送到坦科雷迪那里。坦科雷迪一看见他，板着脸说：

“圭斯卡尔多，我一向不亏待你，不曾想到今天让我亲眼看到你所做的事，竟敢破坏我女儿的名节，真是色胆包天！”

圭斯卡尔多没有多辩解一句，只是说：

“爱情的力量可比尘世的束缚要大得多。”

坦科雷迪只好命令把他严加看管，囚禁在一间暗室里。

公主吉斯梦达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坦科雷迪就开始考虑该如何处置他女儿。吃过午饭后，他跟往常一样又来到女儿的房间，叫过女儿，锁上门单独和她呆在屋里边，然后哭着对她说：

“吉斯梦达，我一直以为你贞淑贤惠，从未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要不是我亲眼目睹，就算别人告诉我，你和你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发生关系，我想都不会想，更不用说会相信你会做那种事了。我已经老了，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可是一想到你做了这种事情，就觉得痛心。

“你就算想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来，也得找一个和你同样高贵的男子呀。上帝呀，在我的宫廷里，有多少王孙公子出入，可你偏偏选中了圭斯卡尔多，一个出身低贱的青年。我只是由于怜悯，才把他养大，留在宫廷作仆人的，你干的事让我如此痛苦，

都不知该怎样处罚你才好。圭斯卡尔多那奴才，昨晚一爬出山洞，就被我抓住关了起来，我已经决定怎样去处置他。天主呀，可对你，我不知怎么做才好。一方面，我狠不下心，我一直爱着你，这爱比其他任何父亲对女儿的爱都要深；另一方面，由于你的轻浮浪荡，我怎能不怒火中烧。前者让我饶恕你，后者却让我必须不顾骨肉之情，非得去处罚你不可。不过在处罚你之前，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说完，他便低下头，像挨了打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吉斯梦达听完父亲的话，知道不仅他们的私情已经败露，而且圭斯卡尔多也被关了起来，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有好几次差点像平常的女人嚎哭起来。但是，她那高贵的灵魂战胜了心中的怯懦，她的脸上积聚起一种神奇的力量，决定坚持到底至死也不求饶，因为她知道，她的圭斯卡尔多已经必死无疑了。

所以，她并不像一个因为犯了过失受到责骂的女人那样痛哭流涕，请求宽恕，而是无所畏惧，面无愁容，眼中无泪，毫无不安地对父亲说：

“我的父王，我既不准备否认，也不准备向你求饶，因为否认没有一点用，求饶我又不屑去干。再说，我也根本不想利用你对我的父女之情和父亲对女儿的爱来为自己谋取好处，不，我要把事情的真相告白天下，用充足的理由来捍卫我的荣誉，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我灵魂的高贵。不错，我是爱过也仍爱着圭斯卡尔多，而且只要我活着——我恐怕活不长了——我将永远爱他。假如死后还能有爱的话，那么我就是死了也会一直爱着他。我堕入情网，一方面是作为女性所不能自制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不关心我的再嫁，以及圭斯卡尔多的可敬可爱。

“坦科雷迪，你自己是血肉之躯，你也该知道，你养的女儿也是血肉之躯，而非顽石。尽管你现在年事已高了，可你仍该记得那青春的法则有着什么样的、多么大的力量。虽说你的青春年

华大部分都用于征战上了，但你应该承认安逸舒适对老人的影响，更不用说对青年人了。

“总而言之，我是你养育的，是个血肉之躯，而且生活安逸，仍还年轻，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你都不该责怪我有着青春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受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所支配的呀。再说，我嫁过人，知道那种快乐的感受，这让我又怎能不去想得到它。我年纪轻轻的，又是个女人，怎能按捺住那青春的烈火，所以，我情不自禁，私下里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做出这事来，虽说是由于自然的冲动，可我也千方百计地不让你因我而蒙受羞辱呀。在仁慈的爱神和好心的命运之神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条没人知晓的暗道，才让我如愿以偿。这件事，不管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目睹的，我都不会否认。

“我并非像很多平常的女人那样，随便找一个男人就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找到圭斯卡尔多的。在许多男人中我挑选了他，并谨慎地把他引向我的怀里，我们俩海誓山盟，矢志不移，的确也享受了不少难忘的乐趣。除了风流罪过之外，你刚才还指责我，不该找一个出身卑微的男人发生关系，好像我只有找一个王孙公子做情夫，你才不会如此生气，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世俗之见。在这件事情上，你早应该知道，这不是我的过错，而是命运不公。它常常把庸人提到显赫的高位，却把英才埋没在底层。

“好了，暂且不谈这些，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事物的一些根本的道理与法则。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血肉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同一天主用同样的力量创造的，具有同样的能力以及同样的德性。从人类诞生开始，我们一出世就是平等的，只有德性才是人的贵贱的首要区别。那些拥有大德并且能把它们发挥的人才配称得上是高贵的人，否则只能算是低贱的人。尽管这条法则被世俗的偏见隐蔽起来，可它不会消失，时时刻刻会在人的本性和高雅的举止中显现出来。所以，那些发挥大德的人就表明了他

们自己的高贵，如果这样的人还被视为低贱，那就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以低贱之心看待他的人的过错。

“你看看你的满朝贵族，观察一下他们的德性、行为和举止，然后再比比圭斯卡尔多的，只要心无偏袒，你肯定会说圭斯卡尔多才是最高贵的，而你的那些贵人全是无能之辈。关于圭斯卡尔多的德性和才能，我除了你说过的那些话和我的眼光，不会相信任何人的判断。有谁曾像你那样三番五次地赞赏他的德性和才能，并认为他是值得提拔的英才呢？当然，这一点错都没有，因为我的眼睛不会欺骗我，你对他的任何赞赏他都受之无愧，但你没有发现，我对他的赞赏比你对他的赞赏还要强出百倍。如果是我把他看错了，那也只能是你欺骗了我。

“现在你还会说我委身于一个低贱的人了吗？如果你这样说，那么只可能是你说的不是真心话。如果你说我跟一个穷人发生了关系，那么为此感到羞愧的应该是你，因为你没有把一个英才提到高位，而把他当成了你的仆人才造成现在的局面。贫穷不能去掉一个人的高贵，反之富贵却能。多少王侯，多少国王都曾是穷人，而现在又有多少牧人、农夫都曾是显赫的富豪。

“最后，无论你怎样处置我，都不要犹豫了。如果在你的风烛残年时你要干出连你在年轻时都没有干出的事来，残酷地处置我，我也会准备接受。请你残酷地处置我吧，我决不向你求饶，如果我做的事也算是罪恶的话，那你才是罪魁祸首。如果我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处置圭斯卡尔多，而不用相同的手段处置我，那么我自己会动手这样做的。

“现在，你可以走了，跟女人们去哭泣吧。哭完了后，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死的话，就下狠心把我们俩一刀杀了吧。”

这时，亲王才发现，他女儿有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但他又并不完全相信他女儿的意志能像她所说的那样坚定。离开女儿之后，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不用残酷的手段处置她，但要处罚她

的情人，以扼杀她那火热的爱情。当天晚上，他命令看守圭斯卡尔多的两个禁卫兵把他秘密地绞死，挖出他的心脏送给他。两个禁卫兵果然这样做到了。

第二天，亲王叫人拿来一只精美的大金杯，把圭斯卡尔多的心放到里边，然后派一个亲近的侍卫把金杯交给他的女儿，要他对公主说：“这是你尊敬的父王送来的，目的是用你最爱的东西来安慰你，就像你曾用他最爱的东西来安慰他一样。”

等她父亲走后，吉斯梦达矢志不移未改初衷。她让人找来一些有毒的草药和毒根，捣碎蒸馏，制成毒汁，如果她担心的那件事发生，就准备服下这些毒汁。那侍卫送来了亲王的礼物，还转述了亲王所说的话。吉斯梦达神色泰然地打开那个金杯，发现里边有一颗心，就明白了他父亲的话，也相信了那颗心肯定是圭斯卡尔多的。

于是，她抬起头来，对那个侍卫说：

“我父王这件事做得真是恰到好处，大概也只有黄金才配得上做为这颗心的坟墓了。”

说完，她拿起金杯，凑到唇边吻了那颗心，然后说：

“在任何事情上，我都能感受到我父王的慈爱，在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更能感受到他的父爱。他送给我如此宝贵的礼品，我应该更加感激他。”

说完，她拿起那只金杯，低下头去，看着那颗心说：

“我的最可爱的住所啊，我所有快乐的归宿啊，多亏那个人的可诅咒的残酷行为让我现在又亲眼看到了你，而过去我是时时刻刻都在用思想的眼睛注视着你的呀！现在这对我来说，已经够了，你已经走完了你生命的行程，命运使你不能再生；你已经到了生命行程的终点，解脱了尘世的苦役和烦恼。你的敌人把你埋葬在了只与你的才德相称的金杯里，你的葬礼，除了你生前所爱的女子的眼泪，其他什么都齐全了，现在你很快会连眼泪也不缺

了。天主感化了我狠心父亲的灵魂，让他把你送到我这里来。我原准备无所畏惧、双眼无泪地死去，现在，我要痛哭一场了，哭完之后，我的灵魂将追随你的灵魂而去，毫无迟疑，让你的灵魂和你喜爱的曾守护的灵魂结合在一起。我极其愿意和你的灵魂作伴，我肯定会和它结合，一起走向冥界，除此以外，我还能怎样做呢？我相信你的灵魂还在四处徘徊，看着你和我的欢乐的归宿，我相信它爱着我；你等等我，我那深深爱着的灵魂啊。”

说完之后，她低下头，凑到金杯上，泪如雨水般落下。可她的哭泣并不像平常女人那样哭哭啼啼，而是一边流泪，一边多次吻着那颗死去的心，旁边的侍从们都看呆了。

她周围的侍女不知道这是谁的心，也不明白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都被她的话所深深地感动了，陪她一起流泪。她们再三询问她哭泣的原因，但她一点也不肯说，她们只有竭尽所能地安慰她。

不久，她觉得哭泣够了，才抬起头，擦干眼泪说：

“噢，最可爱的心儿呀，我对你已完成了我的祭礼，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那就是让我的灵魂去和你的灵魂作伴。”

然后，她叫人取出昨天准备好的盛有毒液的那个瓶子，把毒液倒在那颗泪水浸泡着的心上，举起金杯，毫无惧怕地凑到嘴边，一饮而尽。饮完之后，她手里依然拿着金杯，登上闺床，十分端正安详地躺下。她把她那死去的情人的心放到她的胸口上，静静地，只等着死亡。

她的侍女不知道她已经服毒，但从她的话、她的行为有些反常，便派人把公主的种种情况向坦科雷迪作了报告。坦科雷迪害怕发生意外，赶紧来到他女儿的房间，这时，公主已经躺在床上了。他想用好话安慰她，可已经迟了，又看到她很快就要死去，便放声大哭起来。

听见哭声，她对国王说：

“坦科雷迪，把你的眼泪留给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吧，我用不着你来哭，更不需要眼泪。谁看到过，除了你，这世上有谁达到了目的还哭泣呢？假如你还没有完全全放弃从前对我的慈爱，我求你赐给我最后的一点恩典。虽说你反对我和圭斯卡尔多偷偷摸摸地、不加声张地做夫妻，但我求你把他的遗体（不管你把它藏到了哪里）和我的遗体公开地合葬在一起。”

亲王听到她这样说，心如刀割，竟一时答不上话来。这时，她觉得死亡之神已经来召唤她，于是把圭斯卡尔多的心紧紧按在自己胸口上说：

“天主保佑你们，我们要走了。”

说完，她闭上眼睛，完全失去了感觉，摆脱了人生的痛苦和烦恼。

这就是你们听到的圭斯卡尔多和吉斯梦达的爱情故事的悲惨结局。当时坦科雷迪非常悲痛，但后悔已经晚了，于是把他们两人隆重地公开合葬在一处。全萨莱尔诺城市的人听到这段爱情故事，悲痛不已。

故事二

菲亚梅塔的故事无一不让她的女伴们生出同情心，流下了泪水，但她讲完之后，国王却神色严肃地说：

“我觉得圭斯卡尔多和吉斯梦达所拥有过的快乐，只要我能有一半，哪怕是因此而付出生命，也很值得了。诸位女士，你们不要惊奇，虽然我活在世上，却时时刻刻感到已经死去千百次了，他们所享受过的各种快乐，我一点儿都没有享受过。好了，还是把我的事放在一边，现在我想由伯姆皮内娅接着讲一个跟我的事有点相类似的故事。如果她能像菲亚梅塔那样把今天的故事讲下去，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就会像清晨的露珠，给我那颗燃烧着情焰的心带来几许清凉了。”

伯姆皮内娅听了国王的命令，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国王的偏好，而是考虑到她女伴们的心意，可是她又不便违背国王的话，所以决定讲一个既要使女伴们满足，又不会超出国王指定的题目，聊供大家发笑的故事。她开口讲道：

民间有一句俗语说得好：“恶人被当成好人，他只会作更多的恶，可又常常不被人相信。”这句话给我提供了不少题材，叫我有好多故事可讲，同时也能让我揭穿那帮修士们心中的虚伪。他们穿着宽大的道袍，脸上故意装出一副悲惨的样子，说话柔顺谦卑，不过只有在他们乞求别人时才会这样；一轮到他们指责别人的缺点，他们就声色俱厉，满脸凶相。他们说他们在修道院里是为争取达到永生，其实不过是想把手伸到别人的钱包里，索取供奉。再说，他们也不像我们平常百姓，在争取上天堂的路，而是自封为天堂的拥有者和维护者，把天堂分成若干大小不等、优劣不一的地段，然后根据死者生前捐献给他们的金钱的数目，指派给死者。因此，他们首先自欺欺人（如果他们相信自己说的那些话），然后欺骗那些把他们的话信以为真的人。我要是把他们的丑行公开地揭露出来，很多被欺骗的男男女女就会看到他们的长袍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但现在，我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威尼斯一个行骗老手，一个赫赫有名的阿西西派的神父的故事；但愿天主显灵，叫所有那些跟这个威尼斯的神父一样的神父的伪言伪行被公开。再说，我也喜欢说说这个故事，刚才大家听了吉斯梦达之死的事，心里肯定充满同情，有许多悲痛，这个故事能让大家欢笑一下，轻松轻松。

诸位德才兼备的女士，从前在伊莫拉有一个作恶多端的恶人，名字叫做贝尔托·德拉·马萨；他的种种恶行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管他说谎也好，讲真话也好，反正再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他看到在当地无法立足，十分绝望，便到威尼斯来了，而威尼斯却是个鱼龙混珠的地方。在那里，他摇身一变，

但心里想的都是干他在别处没有干成的罪行。于是，他好像是受了良心的谴责，非常忏悔他过去的罪恶似的，表现得异常谦逊，似乎比任何人都更像是天主教徒。后来，他竟成了小兄弟会那一派的神父，自称为阿尔贝托·达伊莫拉。既然他穿上了这套神父的衣服，便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过着清苦的生活，赞美苦修和实行斋戒，在弄不到他想的酒肉时，也能够忍住不吃肉喝酒。

总而言之，一个无赖，一个窃贼，一个杀人犯，一个造假币的家伙，竟成了一个有名望的布道者。但只要有暗中作恶的机会，他是绝不会放过的。现在他当了神父，在他主持弥撒时，他会在祭台上常常当着很多人的面，为哀悼救世主耶稣的苦难而痛哭流涕；其实，他的眼泪值不了几个钱，眼泪是恶人最擅长的工具。

长话短说，他凭着布道和眼泪，竟骗取了威尼斯人的信任，好多富人立遗嘱，都请他当监护者和委托人，甚至还有好多贵族家庭，请他当财产的保管人，大多数的善男信女也到教堂向他忏悔，征求意见。就这样，一只狼变成了牧人，他神圣的英名却比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还要大得多。

话分两头，再说威尼斯有个年轻的妇女，她的头脑简单而且愚蠢。她叫莉赛塔·达卡奎里诺，是个富有商人的妻子，丈夫经常乘船到佛兰德经商去。一个礼拜天，她到那位神圣的神父那里去忏悔，跪在神父的脚下，像所有愚蠢的威尼斯女人一样，把她所有的私事全向他说了。说话中间，阿尔贝托神父问她可曾有过相好的。

她一听，便沉下脸来说：

“嘿，神父大人，您头上难道没有长眼睛吗？看不出我比任何其他女人长得都漂亮吗？如果我想要情人，那真是我要多少就会有多少，可惜，我的美貌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得到的。你看不出像我这样漂亮的女人这世上能有几个？就是把我放到天堂的

仙女中，我也算是最美丽的。”

总之，她一个劲儿自捧自吹她的美貌，听起来叫人肉麻。

阿尔贝托神父一眼就看出她是个爱虚荣又没有头脑的女人，觉得她将是一块可供他的淫具开垦的土地，甚至当场就想和她欢爱一番。不过时机未到，他只得继续不动声色，不敢用花言巧语奉承她，反而用严厉的口气指责她不该这么虚浮等等。这样一来，那愚蠢的女人便大骂他是个无知的畜生，说他分不清美女丑妇。为了不过分刺激她，引起反感，阿尔贝托神父便让她做完忏悔，放她走了。

几天之后，神父带着一个心腹朋友，来到了莉塞塔的家，说是有要事不能让旁人知道，要单独和她讲。他和她来到了闺房后，便双膝跪在她面前说：

“夫人，看在天主的面上，我求您饶恕我上礼拜天在您忏悔时，关于您的美貌所说的那些愚蠢话吧。因为就在那天晚上，我受到了惩罚，一直躺到今天才能起床。”

那傻妇人问：

“是谁把您惩罚成这个样子的？”

阿尔贝托神父回答：

“我马上向您详细道来。那天晚上，像平常一样，我正在做祷告，忽然一道亮光来到我的房间，我刚要回头望去，只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天使手持一根棍子出现在我面前，他抓住我的袍子，这么一推，又那么一拉，劈头盖脸地拿棍子打过来，弄得我遍体鳞伤。我赶忙问他为什么打我，他说：‘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你今天竟敢指责绝顶美丽的莉赛塔夫人，要知道除了上帝，我最爱的就是她了。’我当时问他：‘您是哪位天使呀？’他回答说他是天使加伯列，我就说：‘噢，我的主人，求您饶了我吧。’他又说：‘这次我先饶过了你，不过你到她那里去求她，求她宽恕你；如果她不宽恕你，我还会回来用棍子打你，让你天

天接受难受的折磨。’他后来说的话，如果您不宽恕我的话，我不敢说出来。”

那个女人本来就是没头脑，现在也十分糊涂，听了他的话，信以为真，高兴得心花怒放。过了一会，她说：

“阿尔贝托神父，我跟您说过，我的确是绝顶美丽的女人；现在天主真帮了我的忙，但我可怜您，所以为了使您免得受苦，我将宽恕您。不过，您得把天使后来跟您说的话如实地告诉我。”

阿尔贝托神父说：

“夫人，如果您真宽恕了我，我是很乐意跟您说的，但您得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听了之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您不想坏了您的好事，那您可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加伯列天使让我传话给您，他说他很喜欢你，好多次都想和你一起厮守，要不是怕惊吓了您，那天晚上他就来找您了。现在他派我来对您说他在哪一夜想和您一起睡上一觉。不过，他是天使，如果用天使下凡的方法的话，您是不能接触的，但他为了讨您的喜欢，想借一个凡人的肉体到您这里来。他让我问问，您想让他什么时候来，来时借用哪个人的肉体。如果他到时能来了，您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

那傻妇人回答说，如果加伯列天使喜欢上了她，她真是太幸福了。因为她也喜欢他，每次看到他的画像，她总是在像前点上一支四分钱的蜡烛，至于他什么时候来，她都愿意，而且欢迎，因为她是一个人呆在她的房间里，不过得有个条件，将来他不要抛弃她而爱上圣母马利亚，因为据说，他对圣母有爱慕之情，在任何地方她都看到过他跪在圣母面前。至于他要借用哪个凡人的肉体，随便他好了，只要不吓着她就行了。

阿尔贝托神父说：

“夫人，您讲得句句有理，我一定照您说的向他转达，把你们的事办好。但我想求您给我一点恩惠，这对您也算不了什么，

也就是说让他借用我的肉体。说这是一种恩惠，是因为他会抽走我的灵魂，把它放到天堂里，然后钻进我的肉体内。只要他跟您一起呆多久，我的灵魂就会在天堂里呆多久。”

于是那位愚蠢的女人说：

“我看这样办很好。您为我挨了他的惩罚，我也该让您得到些恩惠。”

阿尔贝托神父说：

“今天晚上，您必须把门打开，好让他进来，因为他借用了凡人的肉体，就只能像凡人一样从门口进来了。”

那女人答应一切照办。阿尔贝托神父走后，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裙子都碰不到屁股了。一心等着加伯列天使来找她，竟觉得这白天有数千年那么长。

话说阿尔贝托神父却在想，宁愿当个骑士，也不当个天使。所以他吃了点滋补养生品，又吃了些精美的食物，以利于晚上交往作战，免得战不了几个回合便支持不下来。到了晚上，他向院里请了假，便和一个心腹朋友先到了一个女友家里。原来他把她当成妓女的，当他需要男女之欢时，就去她那里，此事已发生过多次。在那个女友家里，他脱了神父的衣服，觉得时辰已到，便带着化装的衣物，来到了莉赛塔家门口，躲在一个角落，把自己装扮成天使模样，然后进门，直奔莉赛塔的闺房。

莉赛塔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形闯进来，便赶紧跪下迎接。天使先祝福了她，扶她起来，做手势让她到床上去准备好。她马上照办，天使也跟其崇拜者一起在床上躺下。

阿尔贝托神父以前是个身强力壮的俊美汉子，干这事又很在行，而莉赛塔呢，是个貌美肉嫩的娘们儿，觉得和她丈夫睡觉比起来，感觉的确不一样。那一夜，他虽然没有天使的翅膀，可还是用力地摆弄了多次，其程度之猛，让她高兴得直叫唤。此外，他还跟她讲了些天国的美好。就这样，两人战了一个通宵，直到

天明，那神父才收拾起他的东西，回去找他的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承蒙那家女人的美意，怕他单独睡觉清冷，陪了他一夜。

第二天，莉赛塔一吃完早饭，就带着女仆直奔阿尔贝托神父那里，把加伯列天使的模样和天使对她所讲的永生的美好向他描述了一番，还添枝加叶地吹嘘了一通天堂的美景。

阿尔贝托神父说：

“夫人，我不知道昨晚您和他怎样度过的，我只知道昨晚他找过我，我就把您的回话转达给了他，他立刻便把我的灵魂抽走，带到了一个鲜花盛开、玫瑰争艳的地方，像这类地方，我在尘世是无法看到的。我的灵魂呆在那令人销魂的美景中直到今晨。而在这段时间内我的肉体怎样，我却不清楚。”

“我不是告诉您了吗？”那女人说，“您的肉体和加伯列天使整夜都睡在我怀里。如果您不相信，请您看看您的乳头下面，在那里我给天使一个长吻，留下的印痕恐怕好几天都消失不了呢。”

于是阿尔贝托神父说：“我今天倒要破破例，脱下衣服看一看您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样胡吹瞎侃了一阵之后，那女人便回家去了。此后，阿尔贝托神父便一直假扮天使，多次去找她寻乐，从没有被人看出破绽来。

不想有一天，愚蠢的莉赛塔和她的一个女伴谈论什么样的女人最美时争执起来，她本来就不知分寸，自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所以就说：

“如果你知道我的美貌竟让谁喜欢上了我，你就再也不会夸奖别的女人的美貌了。”

她的女伴很想听听，两人又彼此熟悉，就说：

“夫人，你说的也可能是真的，不过，在我没有知道你的情人是谁之前，我是不会轻易改变我的态度的。”

这位傻妇人本来肚子里就藏不住什么秘密，于是说：

“好朋友，他可不是随便可以让人知道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情人是加伯列天使，他爱我胜过爱他自己，因为他对我说，我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你现在相信我了吧。”

她的女伴一听，差点要笑起来，不过为了让她继续讲下去，便忍住了。女伴说：

“夫人，天主保佑，如果加伯列天使是你的情人，并且是他亲自告诉你这些话的，那恐怕这事是真的了，但我还是不太相信，天使怎么也会干这类尘世中的事情。”

那傻妇人回答说：

“好朋友，你错了。我向天主起誓，他干这种事的本领比我的丈夫可强多了，他还说，天堂里也干这事，但我比天上的仙女还美，所以他才爱上了我，时常来和我过夜。这下你可明白了吧？”

那个女伴离开莉赛塔之后，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把这事讲给别人听，让别人取笑莉赛塔一番呢。后来，终于在一个节日里，她把这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的女友。

她的女友们又把这事告诉了她们的丈夫和女友们，而他们又告诉了其他人。这件事就这样传开了，不出两天，便传遍了整个威尼斯城，自然也传到了她的大伯、小叔子的耳朵里。他们也没有去问她，只是心里想看看这个天使能不能飞，所以一连几夜都守着她。

真是无巧不成书。却说阿尔贝托神父听到关于莉赛塔的传闻后，有一夜赶到她家里，想责怪她不守诺言，他刚一脱下衣服，就听到门外一片喊闹声，原来，莉赛塔的大伯小叔们看见神父走进她的宅子，都来到她闺房的门前，要把门打开闯进来。神父情知不妙，急忙中又找不到其他的路可逃，只得打开一扇对着大运河的窗子，跳了下去。

好在河水不太深，他又会游泳，所以没有受伤，总算游到了